

七大世家戰楞嚴（新派俠情湖海恩仇錄）南宮宇·著

　　鐵逸民在沙漠中遇"不死駱駝"長樂不安，獲贈"金蠶天衣"與"虎魄强魂丹"，且看他以有限的武藝，無窮的智慧，平伏了一段七大世家與楞嚴堡之戰，個中有血有肉，激情動人！

第30年

20

$8.00

編者話

今期和大家見面的巨型小說是南宮宇先生又一佳作「七大世家戰楞嚴」。故事主角鐵逸民是個大內禁軍侍衞，他奉了皇上密諭去呼和浩特查探楞嚴堡，鐵逸民在途經沙漠時遇上危險，幸而遇上長樂不安，在他的相助下，才能順利通過沙漠，抵達楞嚴堡，但在查案的過程中，鐵逸民發現了七大世家因受到奸人的挑撥離間，準備聯手對付楞嚴堡，在緊要關頭，鐵逸民毅然出手相助，使楞嚴堡倖免於一場大災難……故事情節曲折離奇，感人肺腑，道出了危機重重的江湖中，你虞我詐，爭權奪利的各種醜惡面貌，佳作當前，請勿錯過！

☆ ☆ ☆

下期的巨型小說將刋登馬騰先生所撰著的「高處不勝寒」，高勝寒與秦銳這兩大高手在獨孤峯上決鬥，而秦銳更自甘死於高勝寒劍下，到底他因何要這樣做呢？而他的死又引發出甚麼事情？

下期另有新秀上官雲龍所著「恩仇未了情」，黃木先生所著「覆雨翻雲」，篇篇佳作，令你目不暇給！

督印人：羅輝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光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H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四樓 電話H—466799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208.00
	一年港幣	$416.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234.00
	一年港幣	$468.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294.00
	一年港幣	$587.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800半年26期NT.$95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40元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厦弍樓
電話：H四六六七九九

武俠世界
第30年
第20期
（總號1516）
1959年3月創刋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八元・
H.K.$8.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新派俠情湖海恩仇錄

七大世家戰楞嚴

南宮宇·文
可飛·圖



身懷密令 遠赴內蒙

黃沙莽莽。

沙漠的風景，是單調而使人納悶，不過，狂風一起，沙塵翻飛，却是奪人心魄。

鐵逸民離開北京，入大戈壁沙漠，轉眼已有十五天，他出門之時，是錦衣長袍，腰纏玉帶，配以黃金束鈎，脚踏絲綢薄底快靴。

腰上掛的是鑲有斑爛七色寶石的長劍。

七色寶石依然是耀眼生輝。

可是，走在夕陽下的鐵逸民，却已變得不似人形。

錦衣長袍已變成衣衫襤褸，玉帶金鈎不知去向，那對薄底快靴，已是沙粒滿沾，變成赤黃，更露出兩隻脚趾！

他的皮革水壺早已空。

近兩天，連神駿的白馬也已成爲他的晚餐，濃腥的馬血，暫時使他忘却口乾舌焦之苦。

他不斷的自言自語道：「千萬不要迷路！」

事實上，他是迷了路。

而且迷失在大戈壁沙漠之內！

在沙漠迷途，簡直是自找死神。

幸好鐵逸民的意志，就像他的姓氏一般，鐵的意志，他向來是一個不易放棄的人。

對於武功，學問，他不斷尋求，永遠執着。

可是，沙漠的變化，却不容你執着。

夕陽已下，晚風開始輕輕地刮起。鐵逸民頹然的坐在沙堆之上，他內心是明白不過——他可能看不見明天的朝陽！

他不怕死，却是不甘心。

他想到父親。

他的父親是大內禁軍的教頭，文武俱佳，可惜的是，一次爲救皇帝性命，英年早逝。

因此，他的身份極爲特殊。

他自小在宮中長大，却並不是皇族中人。

他因父親名聲，而接受王侯般的生活——他有宮內高手教他武功，也有大學士授他文才。

鐵逸民今年二十歲，他已決定繼承父業，投身入大內禁軍。

這是他第一次的任務。

他隻身出宮，直奔沙漠。

沒有人知道他此行的任務。

他自己知道自己的任務重要，可是，想不到的是，出師未捷身先死！

本來，他有戈壁大沙漠的詳細地圖，可惜他從未出門，更從未走過大沙漠！

入了沙漠十天，還是好端端的走着，不過，在第十一天，遇到了一次風沙，一切都立時變了。

地圖失去，水壺半空，駿馬垂死，連他自己也變得迷惘，迷失在黃沙之中！

他殺馬飲血，支持了三天！

昨天已是用本身意志堅持了一天。

今天，他的意志仍是十分堅強，不過，身體已是虛弱，看來，今晚可能是最後一夜！

他實在不甘心。

他不能實現他的雄心壯志。

他不能爲民請命，救民於水火。

他頹然的躺下。

夜寒濃重，狂風初起。

他甚至不能完成第一次任務！

他那裏有面目，去見泉下的父親——

他奮身坐起，迎着透骨的寒風。

他突然拚盡了一切氣力，仰天狂嘯。

這一嘯聲，却改變了他的命運！

* *

狂風刮起，是一陣接着一陣的。

當風暫時停了下來，鐵逸民在模糊中，似乎也聽到了一些嘯聲。

是自己嘯聲的迴響？

不，這地方四面一望無盡，何來迴音？

嘯聲是綿密而清晰，既像從老遠的地方傳來，也像從不遠的地方所發。

鐵逸民感到一陣振奮。

這次狂風的停頓，也出乎意料之外的長久。

他又再狂嘯一聲。

迴响更近。

而且看到了一個身影，一個瘦長的身影。

轉瞬之間，那身影已移近。

「小子，找死？」

鐵逸民牙關打戰，已無氣力回答。

那人一手便挾起了他，就像挾起一隻懶貓似的。

這時狂風又起，奇寒透骨。

不過，那人衣衫單薄，迎着寒風，似乎一點也不覺得寒冷，他挾着鐵逸民，迎風而去。

走了一會，却是一個沙丘。

在狂風之中，這沙丘並不溜走，看來並不是沙漠中常見的浮游沙丘，而是一個小山崗。

轉過山崗，完全沒有了風，出奇的平靜。

山崗之前，燃着了一堆篝火。

篝火之上，似乎在烤着一些東西。

這東西並不是一般野獸。

不過，這東西却透着一陣肉香。

這地方寒意已減，肉香傳來，鐵逸民精神爲之一振。

那人放下了鐵逸民，遞上一個皮囊。

鐵逸民接過，便要狂飲。

那人道：「小子，先濕濕口唇舌頭，然後慢慢喝下一兩口，否則會被水

噎死!」

水也會噎死人?

是的，一個久渴的人，一旦見到了水之時，猶如一個被溺之人，找到一截木棍之類，會拚命抓着。

拚命狂飲，上氣不接下氣，是會被水噎着而窒息的，在沙漠長久生活的人，都知道這點。

這人懂得在風沙狂吹的沙漠中，找到一個如此隱蔽的山崗，更能燃起篝火，燒烤食物，當然是個行走沙漠的老手，鐵逸民彷彿覺得，死神已暫時離他而去。

他喝了兩口水，望着篝火上的烤肉。

那人從木架上拿下了烤肉，却沒有遞給他，只是一口一口的咬着。

看來味道實在不錯。

鐵逸民吞了幾下口水，幾乎連舌頭也要吞下。

「我……」

他實在不知怎樣說才好。

「你……你甚麼?」

「前輩……恩人……」

他狠狠的咬了一口烤肉，道:「我既不是你的前輩，也不是你的恩人!」

「恩公，恩公……」

他又狠狠咬了一口烤肉道:「我既不姓恩，也不叫阿公，我姓駱——」

「駱恩公!」

「我叫駱駝!」

「駱駝?」

他已遞了那烤肉給鐵逸民。

鐵逸民咬了一口，肉質鬆軟，香甜可口，他不敢再多吃一口，遞回那自稱駱駝的人。

「假若我不是駱駝，怎能在沙漠中生存?」

他並沒有接過鐵逸民的烤肉，並示意他再吃下去。

鐵逸民又再咬了一口，這一口肉味更濃，滋味更佳。

那人道:「小子，你叫甚麼?」

「小子姓鐵……」他口中仍嚼着肉，呼剌呼剌的道:「叫……爛……人……」

「鐵爛人?你這人倒像!」

「不——」鐵逸民咽下肉，道:「我叫鐵逸民!」

「鐵逸民!」

他喝了一口水，這兩口肉，一口水，比起他過去廿年所吃的每一餐，都更爲滋味。

「前輩高姓?」

「我不是已告訴了你?」

「我想——」

「你倒也聰明，我複姓長樂，名不安!」

「長樂不安?」

「先父取我名字之時，想及我們的複姓長樂，人生那有長樂，而且長樂未必是佳，因此配以不安，就給了我這一個怪名字!」

「長樂不安恩公!」

這六字說來，有些怪異，兩人同時笑了。

忽然，鐵逸民想起一些東西，問道:「你想過你是駱駝?」

他得意地點了點頭，道:「假若我不是駱駝，又怎能生存在這沙漠之中!」

「對了，你是——」

鐵逸民望着那人，半晌才續道:「你是沙漠中，人所皆知的『不死駱駝』長樂先生!」

「你怎知道?」

「我從宮中出來，早已有人對我說，假若你迷失在沙漠，遇到『不死駱駝』便會不死!」

「你是從宮中出來?」

鐵逸民點了點頭。

長樂不安想追問，却又咽回，道:「這肉可口?」

「可口極了!」

「你知這是甚麼肉?」

鐵逸民搖了搖頭。

長樂不安走到篝火的另一邊，拿了一堆黑褐色的東西過來。

「是這傢伙的肉!」

鐵逸民仍看不清楚那是甚麼東西。

長樂不安把東西攤開，竟是一塊皮——

「是蜥蜴?」

他點了點頭。

鐵逸民立時感到喉頭一點古怪的味道。

「這蜥蜴肉質佳美，是天下美味之一!並不是隨便可以吃到的!」

鐵逸民點頭表示同意，並多吃了一口。

長樂不安十分歡喜，似乎是遇到了知己似的。

「你可倦了?」

鐵逸民躺在沙上。

長樂不安道:「你進帳睡吧!」

「你呢?」

「我還不想睡!」

鐵逸民走入那帳幕，其實那並不是甚麼帳幕，只不過是一塊皮革，遮擋了風沙，沙面上也有另一塊皮革，可以阻隔地氣。

鐵逸民一躺下，便呼呼的睡着了。

多日來的迷途生活，折磨得他不似人形，幸好，他遇到了「不死駱駝」。

天下竟有不死的駱駝?

沒有人知道。

也許長樂先生的確是一隻不死的駱駝，他生活在沙漠已二十多年，他仍然生存着。

不過，從他粗糙的臉皮，粗糙的雙手，他的生活似乎並不快樂。

他躲在沙漠，究竟爲了甚麼?

他怔怔的望着篝火，似乎是陷入了深邃的回憶。

* * *

翌日醒來，鐵逸民感到身心舒暢。

沙漠的早晨，可算是一日最好的時刻，微風吹來，略帶寒意，却不會使人發抖。

長樂先生似乎是一夜未睡。

鐵逸民一起來，便向他請安。

長樂先生似乎十分欣賞他的舉動，在這沙漠之中，廿多年來，有誰向他請過安?

「小子，你究竟想往那裏?」

「長樂先生，我本想過戈壁，入呼和浩特!」

「那是個蒙古人的地方!」

「是的，本來我可以繞道而行，避過大戈壁沙漠，爲了爭取時間，却迷途於沙漠!」

「如果你這樣走，包保你一輩子也走不到!」

鐵逸民却笑了。

長樂不安十分奇怪，道:「你不想走出這沙漠?」

「我在沙漠遇見『不死駱駝』，我還要擔心甚麼?」

人那個不愛聽好話?

長樂不安也不例外。

「好小子，算你與我有緣!」

於是，兩人收拾了簡單的行裝上路。

長樂不安把昨天剩下那塊蜥蜴皮搭在肩膊上，讓他在太陽之下蒸發。

那蜥蜴皮發出難聞的氣味。

鐵逸民奇怪道:「恩公，你喜歡聞這氣味?」

長樂不安笑道:「不——生活在沙漠，有很多東西是與外面不同的，你要走出這沙漠，還要有很多東西要學，一會你便知道這蜥蜴皮有用!」

鐵逸民實在想不通，這難聞的蜥蜴皮，究竟會有些甚麼用途。

他們慢慢的走了一個上午。

太陽開始發出酷熱。

長樂不安道:「小子，你的脚可疼?」

鐵逸民看看自己的薄底快靴。

昨日還是露出兩隻脚趾，如今却是整排[illegible]列，而且脚板疼痛。

他點了點頭。

長樂不安仰望長空，道:「今天太陽厲害，不能再行，找一個避蔭之處!」

找一個避蔭之處?

偌大的沙漠，一望無際，那來片瓦，那來樹蔭?

鐵逸民皺着眉。

長樂不安道:「跟我來!」

他們行了一里許。

太陽更熱。

不遠之處，却有一個巨大的下陷地方。

這些沙漠中的下陷，對一般沙漠行旅來說，是相當危險的，因爲，只要風沙一過，這個下陷可能立時便被沙土填滿，人在其中的話，自然會被活埋。

長樂不安是藝高人膽大。

他看了天色一會，道:「我們就在這下陷中安歇一會!」

鐵逸民當然沒有異議。

他們滑落了下陷之處。

立時，他們感到一陣清涼。

原來熱向上升，沙下却是很涼的。

長樂不安把昨天用來搭帳幕的皮革遮擋着陽光，沒有了太陽照射，他們更感舒暢。

「脚可疼?」

鐵逸民看着自己的脚趾，笑了起來。

長樂不安把肩上的蜥蜴皮取下，那蜥蜴皮經過半日的蒸發，已乾了，却不太硬。

他把蜥蜴皮撕開，其中一塊按在鐵逸民的薄靴底上，繞了一圈，便把薄底靴修補好了。

鐵逸民接過另一塊蜥蜴皮，依樣葫蘆，也修理好另一隻薄靴!

「你走走看看!」

鐵逸民依言，果然是十分好!

長樂不安道:「生活在沙漠之中，有很多東西都要活學活用，例如這蜥蜴皮，可比你北京皮靴更爲[illegible]用與耐用!」

鐵逸民道:「小的自當謹向前輩恩公學習!」

「喝點水嗎?」

鐵逸民當然是求之不得。

他遞過了水壺。

水壺存水似乎不多。

鐵逸民只輕輕喝了一口。

長樂不安道:「行多一天，我們便可到一處綠洲，那時又可儲足糧和水!」

「那麼今日怎麼辦?」

「在沙漠中也可取水!」

鐵逸民實在不相信。

「你不相信?」

鐵逸民搖了搖頭。

長樂不安脫下了長袍，他骨瘦如柴。

接着他又脫下一樣東西。

似乎是脫下了他身上的一層皮——

原來那是一件極薄的衣裳，薄而透明，在普通光線之下，是幾乎看不見的!

鐵逸民不禁問道:「這是甚麼?」

「金蠶天衣!」

「天衣?天衣無縫的天衣?」鐵逸民隨口而說。

長樂不安點了點頭。

他把那薄如蟬翼，却十分堅韌的天衣用隨身的竹枝張了起來。

長樂不安道:「你看看，奇蹟快要出現!」

天衣的四週是被竹枝支撐着，竹枝插在沙裏，便形成了一個小小的下墜的布篷。

過了一炷香時份，天衣之上，竟然有些水氣。

再過一會，水氣積聚，便成了一顆水滴。

因爲布篷是下墜的，因此水滴也聚在中央，長樂不安立時把一個皮兜接着。

是的，沙中取水！

鐵逸民做夢也沒有想過！

這樣一點一滴，過了一個時辰，竟可以積成像嘴裡的一口水那麼大小，不要小看這一口水，假若一個人在沙漠之中，有這一口水，足可以多活命一天！

鐵逸民實在佩服這位長樂先生，也明白他這「不死駱駝」並不是浪得虛名！

長樂不安道：「小子，生活在沙漠，也不能一本『通書』看到老，例如我們在這沙陷休息，不是時時也可以！」

「要看時辰八字？」

「不，要看天色！」

天色與躲在沙坑之下，又有何關係？

「我下這沙陷之前，已看過天色，萬里無雲，看來今日不會有風暴，我們才可以下來，否則——」

鐵逸民當然明白其中兇險。

他們休息了整個下午。

當他們醒來，夕陽開始西下。

那皮兜之內，已有了小半兜的水了。

長樂不安喝了一口，鐵逸民也喝了一口，味道是淡淡的，當然不及清冽的山泉。

長樂不安道：「小子，咱們起程吧！」

鐵逸民道：「長樂先生，多蒙指點迷津，不過，我是否阻礙你的行程？」

「不——其實我在沙漠是漫無目的的……」

「那麼，你……」

長樂不安已行遠。這位古怪的沙漠奇人，不知心底下埋藏了甚麼不願人知的往事！

鐵逸民追上，兩人並肩，直到月亮已在半空。

長樂不安突然俯身看着地上，只見沙上呈現波浪的痕跡，不知是甚麼東西走過。

然後，他傾聽着。

鐵逸民也試聽，却聽不見甚麼聲音。

長樂不安笑道：「想吃個豐富的晚餐嗎？」

「當然想！」

長樂不安沿着沙上波浪紋的痕跡，走了十步。

鐵逸民正想追問。

他已示意鐵逸民噤聲。

長樂不安蹲下，慢慢的走近沙上的幾個小洞。

突然，有些「沙沙」的聲音自小洞傳出。

長樂不安用力拍了小洞附近幾下，就在這時，一條黝黑的東西自小洞中奔出。

鐵逸民根本還沒有看清楚，長樂不安已牢牢地抓着……是一條蛇！

那蛇「沙沙」作响！

鐵逸民有點害怕。

長樂不安一掌拍下，蛇聲立止，看來蛇已死去，但身體仍然是扭動着。

長樂不安吁了口氣，道：「這傢伙好狡猾，但也逃不過我的五指！」

「是响尾蛇？」

「對，這是响尾蛇，著名的沙漠毒蛇，只要給牠咬一口，行不到七步，便要身亡！」

「那你冒險捉牠爲了甚麼？」

「這蛇雖毒，但蛇肉却是天下美味之一！」

突然，他又示意鐵逸民安靜下來。

長樂不安又再全神貫注的看着小洞，晃眼之間，另一條蛇又再出現，他以靈敏的手法，把蛇抓着。

他們架起了火，剝下蛇皮，就把蛇肉烤熟了。

長樂不安道：「响尾蛇的毒在牙床，只要去頭，蛇本身便不再有毒，不過，吃的時候，還要十分小心，因爲蛇骨有倒扣，讓骨刺着喉嚨也是致命的！」

鐵逸民小心的吃着，果然是肉質鮮嫩甜美，並不是一般肉類可比！

蛇肉滋補，吃了氣力大增。

兩人在月色之下，一直行至天亮。

在天亮前的一段時間，十分寒冷，他們也感到疲倦，就生了個火，坐下來休息。

鐵逸民問道：「長樂先生，還有多久才走出這沙漠？」

「過兩天吧！」

「出了沙漠，要走多久才可到呼和浩特？」

「那要看你的脚程！」

「走三天可以嗎？」

「如果你買到良馬，一天也可以走到！其實，你去呼和浩特找甚麼？」

鐵逸民沈吟着：「去找個前輩朋友！」

長樂不安見他不願說，也不追問。

天亮之後，他們繼續了行程。

直到中午，他們在一個石丘的陰影下休息。

那天傍晚，他們又吃了一頓奇怪的晚餐，那是燒烤蜈蚣與毒蠍！

這兩種毒物，也是異常可怕，不過，在長樂不安的烹調之下，又是天下美食之一！

吃完了東西，也喝完了皮囊中的水。

鐵逸民很擔心，因爲他們還有一天才可以走出沙漠，但這只是估計，

可能要多走一兩天也說不定。

長樂不安却完全無顧慮，他道：「小子，不用擔心，明天，我們便可以到一個綠洲！」

老馬識途，「不死駱駝」當然是熟知沙漠的形勢！

* * *

這是長樂不安和鐵逸民相遇的第三天。

以長樂不安的推算，他們走完這一天，便會走出沙漠。一老一少，在這三天的共同生活中，顯得十分投緣，雖然是各懷心事，並沒有透露。

那夜，在月色之下，繼續行程。

行到半夜，他們突然聽到了一連串的嘷聲。

長樂不安靜了下來，聽了一會，才道：「小子，附近有狼羣！」

「我們怎麼樣？」

長樂不安看着天色，半晌才道：「天氣似乎有些變化，幸好風向並不是吹向西邊，否則，那邊的狼一定嗅到我們的氣味！」

「嗅到又怎樣？」

「那便是一場災難！」

長樂不安似乎有點不安。

他的預感靈驗了——風向果然轉變！

不一會，他們已看到一羣黑影奔來——

差不多有三十多隻的狼！

牠們低哮着，向着二人奔來。

長樂不安叫道：「快逃！」

鐵逸民拚命跟着長樂不安逃跑，一時之間，簡直是不知天南地北，因爲後面追來的狼眞的是如狼似虎！

他們根本就是狼，飢餓的狼！

跑了半個時辰，狼羣仍是尾隨不捨。

鐵逸民已有點氣力不繼，不停喘氣。

在百忙之中，長樂不安遞了一顆藥丸給鐵逸民，道：「快吞下！」

鐵逸民依言吞下。

他們繼續狂奔。

不及半盞茶，鐵逸民感到一股熱氣，自丹田向上升起，一時之間，百穴暢通。

他猛地吸了一口氣。

這時，他已不感到氣喘，反而覺得氣力頓生，脚步加速，而長樂不安也是如此。

這顆藥丸竟可以提高內力，實在神奇。

他們體力大增，轉眼便拋離了狼羣，因爲狼羣已奔了半夜，氣力不繼了！

他們聽不到狼聲，才坐下來休息。

鐵逸民正想追問長樂不安那葯丸，突然，他們又聽到了一陣低吼。

長樂不安道：「那不是狼！」

「是甚麼？」

「是沙漠野貓！」

「野貓？」鐵逸民很不經心地道。

「這比野貓還要厲害的傢伙！」

長樂不安話未說完已開始奔走，鐵逸民當然沒有慢下來！

他們奔了十多步，已嗅到一陣腥風從後而來。

長樂不安道：「快逃！」

後面那隻野貓已撲來，長樂不安叫了一聲，看來他已被野貓抓着。

鐵逸民回身，只見長樂不安左右掌挺擧，正圖以掌力擊退野貓！

他看見鐵逸民停了下來，怒道：「還不快走，你想成爲野貓的晚餐！」

他說話之際，雙掌並沒有慢下來。

野貓的攻擊也是十分凌厲。

鐵逸民不但沒有逃走，反而加入了戰圈。

那野貓極是機靈，知道鐵逸民較弱，便立時轉向鐵逸民，鐵逸民手中已多了一匕首。

野貓凌空一撲，鐵逸民揮刀相迎！

刃寒似水。

野貓猶豫一下，便立時又轉向長樂不安。

長樂不安雙掌擊出，道：「逃！」

鐵逸民又再衝上。

這樣，二人一貓，邊打邊逃。

他們兩人是不知方向的亂竄。

野貓一會攻向鐵逸民，一會又轉向長樂不安。

突然，野貓用盡了氣力似的撲向鐵逸民，鐵逸民以匕首相迎，但來勢極兇，他不由不退！

長樂不安看見形勢兇險，也全力擊出！

「嗚」的一聲，野貓似乎已被匕首刺破胸膛，血水灑開！

野貓受傷，反而更爲兇猛。

他們倒退着。

鐵逸民身未穩，野貓又撲至，這次，他招式已老，未能抽刀再迎，被野貓撲個滿懷！

這野貓撞來的力度極爲巨大，鐵逸民心口感到一陣疼痛，並且連翻了五個觔斗！

野貓趁勢再撲！

鐵逸民無法再防，暴退十尺。

落在地上之時，他只感到那地是軟綿綿的！

長樂不安是個沙漠老手，看見他着地的情形，已知他陷入了浮沙！

致命的浮沙！

他奮不顧身的撲向鐵逸民，拉起他雙手！

野貓見二人沒有攻擊，又再撲向二人之間！

兩人手臂被爪傷，極爲痛楚，無法不暫時分開。

雙手一分開，二人無聲的墮入了浮沙之中！

鐵逸民再被野貓撞了一下，他再毫無反抗的力量，只有死抱着撞來的

野貓，向下一按！

整隻野貓已陷入浮沙之中。

牠掙扎着，不過，鐵逸民本身已知陷入死亡邊緣，本能地按着野貓。

他就像一個遇溺的人，碰到任何東西也是拚命的抓着！野貓已被按至窒息而死。

鐵逸民只覺身體下沉着。

回首看看長樂不安。

他也是下沉着，離開他大約有五尺之遙。

鐵逸民掙扎着。

長樂不安道：「不要再用力了，否則下沉的速度更快，盡量放鬆身體！」

「我們怎樣出去？」

「出去？除非是奇蹟！」

「甚麼奇蹟？」

「假如在兩個時辰之內有人經過，我們便有得救了，否則……」

「我們自己沒有辦法？」

「沒有，完全沒有！」

他們都靜了下來。

似水的浮沙，壓迫着身體的每一部份，那種壓迫的力量，就像死神收緊着的雙手。

長樂不安見鐵逸民雙手仍插在沙中，便問：「你拿着甚麼？」

鐵逸民一鬆手，那野貓的屍體，却慢慢的浮了上來，那野貓已不成野貓，全身蓋滿浮沙。

長樂不安自言自語道：「枉我半生以沙漠爲家，却仍要死在浮沙裏！」

鐵逸民道：「會有人來的！」

長樂不安聽了，突然大笑起來！

身體慢慢的下沉着，已來至腹部。

長樂不安道：「小子，快要死了，有甚麼話想講？」

鐵逸民道：「我不知道，我不想死！」

「天下人又有那個想死？」他的語音帶着一些淒涼的味道。

「我們還有多少時間？」

「看現在下沉的速度，還有個多時辰！」

鐵逸民又掙扎了幾下，下沉的速度立時加快。

長樂不安道：「你再掙扎，便沒有個多時辰了！」

鐵逸民只好放鬆了身體。

長樂不安嘆了口氣，道：「小子，究竟你去呼和浩特要做甚麼？」

鐵逸民道：「我去楞嚴堡！」

「楞嚴堡？你認識堡主韋矢言？」

「我當然認識這位名震江湖的韋堡主，可惜他是不認識我的！」

「難得你在此存亡之間，還有說笑的器量！」

「人生自古，有誰不死！」

「你能看透這一關，實在難得！」

「這又有甚麼用？」

長樂不安道：「據說韋堡主是個怪人！」

「是的，他人如其名，很少說話，一向在江湖之中，我行我素！」

「也因此有人稱他爲大魔頭，也有人認爲他是行俠仗義的善人！」

鐵逸民道：「以前輩在江湖的歷練，你如何看法？」

「我不知道，江湖之內，奇人異士，多不勝數，很多人行事怪誕，也許是另有苦衷！你既然不認識他，那你找他爲何？」

「唉，而今也不再成秘密了——」

長樂不安當然明白他的意思，死亡在即，又再有甚麼秘密可言！

「我來自宮中，是大內禁軍侍衛之一，皇上密諭我去查探楞嚴堡，看看其中有沒有叛國的組織！」

「啊，原來你是欽差大人！」

「其實以我的武藝歷練，也擔不上這個職位，但爲人臣者，食君之祿，擔君之憂！」

長樂不安並不多言，江湖人對君主的看法，當然有其另外的一套。

忽然，長樂不安的身體下沉速度似已加快，他改變了話題，道：「你從宮中出來，熟悉宮中一切？」

「皇宮那麼大，連皇帝也不完全熟悉！」

「如果要在宮中找一個人，可能嗎？」

「假若是一個默默無聞的人，那就難了！」

長樂不安似乎有點洩氣。

他的身體又下沉半截，已到了胸間。

但說也奇怪，鐵逸民仍浮在腰腹之間。

長樂不安道：「這裏有一朵珠花——」他伸手入懷，掏出珠花，這一下的動作，又令他下沉了一些。

鐵逸民道：「前輩，你還是忍耐一下——」

「看來我已危在旦夕，不過，我臨死之前，盼你能爲我做一件事——把這珠花交與梅艷！」

「梅艷是甚麼人？」

「我不知道，她十多年前入了宮，不知是當了宮女，還是當了妃嬪！」

「那很難說，假若她當了妃嬪，那是難上加難！」

「你盡力而爲好了，請你告訴她，我對她仍像以往一樣，我避走沙漠，也是因怕見繁華世間！」

看這粗豪的沙漠異人，竟是那麼多情。

他把珠花向鐵逸民一拋，鐵逸民接着。

長樂不安這一用力，又下沉多了一些，已到達了頸項邊緣！

長樂不安道：「小子，我並不是隨便使你，珠花之內有暗格，格內有十顆葯丸——剛才你服的那種葯丸，可以暫時增加功力，名爲虎魄强魂丹，不過，功力只能維持兩個時辰，不過，你却不能一次服下兩粒，否則，你身體抵受不住而燥裂！」

鐵逸民道：「其實我也與你差不多！」

「那也未必……還有，我身上這件金蠶天衣，刀槍不入，你也可拿去！」

鐵逸民不忍再說甚麼，無論如何，他把這兩件寶物交給自己，也是一番好意！

長樂不安又再下沉，已到了嘴唇，他仍張口道：「記得找梅艷……」

浮沙入了他口中，使他無法再說下去。

漸漸沙已浸至他的眉毛。

鐵逸民不忍再看下去。

一代英雄，就此長埋浮沙，鐵逸民再睜開眼睛，已看不見長樂不安。

浮沙仍然平靜如昔。

人生那是這樣？拚命掙扎，却是了無聲息。

他哭着，感到一陣難以言喻的空虛。

而他的身體也下沉。

他感到驚慌，不期然的掙扎着。

身體一動，下沉速度加快。

那隻全身蓋滿浮沙的野貓仍浮着，他毫無意識的抓着那野貓。

不知是否那野貓死後，身體發脹，竟有些浮力。

既有東西可抓，他的心也較爲安定。

忽然，他感到脚下有些硬物——

他用力一撐，他的身體竟能躍高至半腰之處，他感到一陣喜悅。

浮沙之下那硬物足可以支持他的身體，只要用力向上，也許能掙扎出去！

可惜，自己的輕功又沒到達那種境界。

他抓着死野貓。

求生的慾望使他清醒起來，他想起長樂不安臨死之前，交給他的珠花與其中的虎魄强魂丹，只要自己內力增加，躍上的力度自然增加。

不過，剛才奔跑時已服下一顆，再服一顆，不知會不會抵受不住？

然而，這還是值得一試。

他小心地掏出珠花，開了那暗格，果然有十顆葯丸，他吞服了一顆。

不一會，他的丹田有異動，再過一刻，功力似乎大增。

他試圖運力，功力真的提升，他猛然一躍，果然是應聲而出，上了半空。

他不敢怠慢，連翻五個觔斗，向那邊的石堆滾去！

着了實地，鐵逸民才鬆了一口氣！

看着那浮沙，他已忘記抹去額上的冷汗！

他躺在石上過了大半個時辰，才坐了起來，脫險了，應該做些甚麼？

他茫然，腦間是空白一遍！

半晌，他再小心走近浮沙，試圖抓起長樂不安，不過，那希望是渺茫的！

不過，他爲了感謝長樂不安，在浮沙邊緣找了一會，竟然被他抓着他的頭髮，他用力一拉，慢慢地那屍身被他抓起，那虎魄强魂丹葯力還未消失！

他把長樂不安的屍身拉了上來，然後解開他的衣服，他記起那件金蠶天衣！

鐵逸民並非貪心，不過，這世間難得的寶物，怎能讓它長埋沙漠。

何況長樂不安早已送了這寶物給他，而他自己武功並不是如何出衆，此去楞嚴堡，身負重任，不知會遇到多少兇險，有了這件金蠶天衣，相信一定可以減少很多危險。

這金蠶天衣果是異物，薄如蟬翼，迎風一曳，浮沙已盡退。

鐵逸民試穿，也合乎身材，原來這金蠶天衣有彈性，可大可小，實在是天下異寶之一！

他恭敬地把長樂不安葬了，在石堆之前，豎起了一塊石碑，上書「不死駱駝長樂不安之墓」！

不過，只要風沙一起，這墓塚又會長埋黃沙之下。

那夜，他伴着墓碑睡了一夜，不知道是否服了葯丸之後，體力透支，像死了一樣，甚麼也沒有知覺！

翌日醒來，已是中午。

他毅然離開了長樂不安的墓地。

鐵逸民不久便走到一個綠洲，並遇上一隊駱駝隊，隨着他們，一天便走出了沙漠。

三天之後，他已到達了內蒙的呼和浩特。

這地方在沙漠一帶來說，倒也算得上富庶。

他是個漢人，在這地方出現，極爲顯眼，於是，他買了一套當地人的衣服鞋帽，換過之後，便在市集內行走，打探一下民情。

當地人民極爲熱情喜客，雖然多爲蒙古人，但受漢人影响同化，很多地方都有四進五進的大房子，只有近郊的地方，才有些蒙古包。

那天恰巧是大墟期。

蒙古人趕了大量的牛馬羊，在廣場上交易。

在呼喝聲音與蒙古土話之間，加上牛羊的鳴叫，倒是熱鬧非常。

那邊有一羣人圍攏着。

鐵逸民走上前去。

只見人羣當中，有一個老頭兒，帶着兩個女兒，牽着一匹極爲驃駿的馬匹，站在中央。

那匹馬全身是紅色的毛，鬣鬃飛揚，十分好看，懂馬不懂馬的人看了，都會喜歡。

老頭叫道：「這是大宛良駒，本是家傳之寶，但因妻子逝世，無以爲殮，只有把寶馬賣了！」

兩個女孩子也十分漂亮，站在馬旁，撫摸着馬兒，顯得極爲愛惜與依戀。

「你們出價好了！」

有人叫道：「三十兩！」

「五十兩！」

「七十兩！」

出價之聲，此起彼落。

一個滿面于思的蒙古胖漢子出價一百兩之後，再沒有人出價，看來這匹馬會落在他的手上。

忽然，有人叫道：「二百兩！」

一出價便跳升一倍！

人們都靜了下來，找尋聲音的來源。

聲音竟是來自一乘極為豪華的轎子之內，坐在轎中的人，並沒有露面。

轎的四週，站了四個奴僕打扮的轎夫。

雖然他們是抬轎的奴僕，但衣着也極為光鮮。

賣馬的老頭子，有點興奮地道：「二百兩！二百兩！還有沒有人出更高的價錢？」

那出價一百兩的胖漢，鼓着腮兒，却始終沒有再出高價，其實一百兩已是太高。

經過三番四次的叫問，再沒有人出價。

老頭子道：「客官，這馬是你的了！」

一個轎夫，走上前來，送上四個金元寶。

可是，他並沒有牽馬，便回到轎旁。

老頭子道：「客官，你的馬——」

轎中人道：「兩位姑娘，你們喜歡此馬？」

兩個女孩，同時點頭。

「那麼，這匹馬便是你們的了！」

人羣立時哄動起來！

那有人出了高價，都不要馬匹！

兩個女孩子，也有點不知所措，因為她們做夢也沒有想到，竟有這事發生！

鐵逸民也感到奇怪，好一個善人！

老頭叫道：「客官慷慨……叫老頭兒如何受此大禮，報此大恩大德！」

轎中人並沒有答話。

四個轎夫也把轎子抬起。

老頭道：「請客官留下高姓大名……」

轎中人道：「你趕快回去，好好殮葬你的妻子！」

轎子已離開，但人們仍談論着。

「何處來的大善人？」

「難道眞的是那山上古怪堡的人？」

鐵逸民聽了，忍不住插口問：「甚麼古怪堡？」

有人答口道：「城郊有一個高山，山上有個古堡：我們不懂那些深奧的漢字，而那古堡有點陰森古怪，因此我們便叫他古怪堡！」

「那古怪堡的主人也是古怪的人？」

「從來沒有人見過堡主！不過，這幾十年來，這堡却為這地方做過很多好事！」

「甚麼好事？」

「那年羊兒發瘟，古怪堡派了個神醫下來，挽救了一場浩劫，客官，你也知道，羊兒是我們的財產，也是我們的性命！」

「還有其他呢？」

「那年我們兩個部族械鬥，古怪堡派了個書生下來！」

「書生可以擺平械鬥？」

「是的——那書生能言善辯，在兩族中說了一大番話，兩族不只停了械鬥，而且成了親家！」

「那麼這古怪堡堡主是個大好人了！」

「是的，不過，近來却不見堡中人下來！」

「我聽我們部族長老說過，這古怪堡一直都為我們族人做了很多好事，可是並沒有人見過堡主！」

「這堡是否叫楞嚴堡？」

「對了，是甚麼寧……甚麼鹽的……」

鐵逸民聽了，也不禁笑了起來。

「這堡究竟在甚麼地方？」

「很容易找的，這附近只有一座極高的石山，而堡便建在石山之上！」

「那倒要去見識見識！」

「那可不容易！」

「為甚麼？」

那人故意賣弄關子，道：「你去到便知道了！」

人們已開始散開。

鐵逸民心想：「這楞嚴堡的聲名也不差，為當地人做福，受人擁戴！」

那時日已近午，墟集開始解散。

鐵逸民買了一匹馬，問過市販去那石山的方向，便騎馬而去。

那馬並不是甚麼良駒，跑了大半個時辰，已開始氣喘，鐵逸民也不勉强，停了下來。

這地方有點荒涼，遠處有三兩個破敗的蒙古包。

忽然，他看見了四個人。

是那四個衣着頗為華麗的轎夫——

他們兩人各拖着一個大包袱，從那破敗的蒙古包走出來，兩個大包袱中，不知是否藏有人，只見其中起伏不定，看來也是相當沉重。

鐵逸民好奇之心驟起，他躲在草叢之中。

只見那四人，抬着兩個包袱，鬼祟祟的看了一會，便加快脚步程而去。

那四個轎夫身體輕靈，並不是普通的轎夫，他們脚步輕快，輕功造詣也不差。

鐵逸民暗地隨着。

下了山坡，却是一個小樹林。

望眼過去，小樹林不遠之處，便

是一個高聳的石山，石山之上果是一個古舊的堡壘！

看來那便是楞嚴堡。

四個轎夫，已入了小樹林。

鐵逸民追近，伏在一棵樹旁偷看。

林中果然停了那乘豪華的轎子。

四個轎夫把兩個大包袱放下，其中一個恭敬地道：「主人，不負所託！」

轎中人道：「那兩個丫頭是否死了？」

「沒有，只點了啞穴！」

「好，放入轎內！」

那轎子相當寬大，多坐兩人也不成問題。

聽他們的對話，包袱中定是兩個少女。

鐵逸民心中好生奇怪：「這轎中人上午贈金助人，而今却是暗中擄人，這打的是甚麼主意？」

他眞想知道，包袱中擄去的是甚麼人家的女兒。

他踏前一步，便踩着一段小枯枝。

轎中人道：「誰？」

聲音沉鬱，却是清晰。

鐵逸民未開口，已感到一陣勁風撲面而來，他稍一側身，避過了那支暗器。

他回頭一看，那並不是甚麼暗器，而是一顆枯了的甘欖，已嵌入了樹身。

「好險！」鐵逸民心想。

念頭未轉，三股勁風又來。

鐵逸民昂頭，閃身，踢腿，只能避開攻上下盤二顆暗器，却躲不過向他胸前招呼的一顆。

他感到一陣微痛，那甘欖已滑下。

起初他有點奇怪，後來才醒起自己穿了那件金蠶天衣的護體寶物！

轎中人道：「格殺！」

四個轎夫已應命而來，圍着鐵逸民。

四人並沒有武器，但指掌翻飛，同取他的要害。

鐵逸民雙拳難敵八手，左支右絀，連連退却，被他們迫入了樹林之內。

四個轎夫所出的每一招，都是致命的招數，鐵逸民知道，如今不只不能取勝，只求不敗也難，唯一的只是逃！

不過，四人聯手合攻，彷彿是佈下了天羅地網，那能輕易逃離？

他突然横身飛竄，一個風車大轉身，四人不知他使的是甚麼怪異招數，暫時分開。

其中一個轎夫雙掌挺出。

鐵逸民竟以身體硬接雙掌。

那轎夫這掌，已使出了八成功力，可是，打在他的身上，却像打在破絮之上。

那金蠶天衣竟能護體卸力。

轎夫呆了一下，想不到這小子竟有如此功力。

鐵逸民趁此良機，指間已多了一只錐子，這錐子是一種陰毒武器——一反手把錐子插在那轎夫手腕上的「神門穴」。

那轎夫只感到一陣微痛，之後却是胸口翳悶，血氣翻湧！

鐵逸民錐子已拔出。

轎夫手腕之上，並沒有血溢出。

這「神門穴」是人身大穴之一，假若用指、用判官筆這類點穴暗器點中，也會感到身體痲木，而今却被一個銳利的錐子插中，且深入筋骨，就像一個汽球，被針戳破，立時爆破。

鐵逸民這尖錐一刺一拔，手法異常迅速，其他三個轎夫過於接近，以為他使的是小巧擒拿手之類的功夫，竟能把同伴擊敗！

可是，這手法却瞞不過冷眼旁觀的轎中人！

「這小子好陰毒！」

其餘三個轎夫已會意，手上已有了薄刀。

薄刀是異常的鋒利，破空之聲，已令人肌膚起慄。

鐵逸民知道，這錐子已不可再用。

一個竄身，已臨近轎子。

有道是擒賊先擒王，可是，鐵逸民這個算盤倒是打錯了。

轎中人看得非常清楚。

只見他一竄身，轎中人已雙指破帘而出。

指力破空，「嗤」的一聲，已然點中鐵逸民的胸前兩大要穴「神封穴」與「華蓋穴」！

這種隔空點穴手法，實在驚人。

鐵逸民只感到一陣疼痛，掉在地上。

轎中人哈哈大笑，然後是一陣嗆咳。

「主人，怎麼了？」

轎中人嗆咳不止。

「快——」

「這小子？」

「不用……理會……已死……」

那轎中人斷斷續續的說話，似乎十分辛苦。

兩個轎夫上前抬起轎子，另外一個轎夫抬起受傷的同伴，揚長而去。

鐵逸民癱瘓在林中。

他並沒有死去。

普通人中了這雙指隔空點穴手法，而且中的部位是兩個大穴，定然是受不了，因此，轎中人極有信心，不用再檢查也斷定這小子死了。

是的，鐵逸民是幾乎死去，不過，他的金蠶天衣實在了不起，竟能卸去了指力！

不過，那破空力度極其剛猛，況且兩大要穴，就算被人撞倒，也會使人暈眩，何況是這破空之指？

因此，他立時癱瘓下來。

不知過了多久，他才醒了過來，胸前仍有點隱隱作痛，他坐了起來，運氣調息。

那時日已西斜，他走出林子，只見夕陽殘照，石山上那古堡在金色雲霞下，更顯得神秘。

這時，鐵逸民的思緒極爲混亂。

究竟楞嚴堡是甚麼地方？

附近居民對這個堡極其擁戴，而堡主所作所爲也都是爲民請命，造福百姓！

可是，在江湖傳言，却是大大不同。

很多人都說楞嚴堡的韋堡主，是個邪魔外道，行事怪誕，每事只順其個人心意，又不向人解釋，實在是個怙惡不悛的組織。

聽說江湖上的七大世家，是恨他入骨，其中原委，當然並非外人所能知道！

據宮中人說，近日七大世家的人，要聯手對付這個魔頭韋矢言。其實，這也是鐵逸民此行的目的之一。

在宮中，更有另一派的說法。

有人說楞嚴堡養有一班奇人異士，正密謀通番賣國；更有人說，堡內正製造一種火器，可以殺人於無形，假若一旦成功，韋堡主便會來犯中原！

這傳說使當今聖上也有些擔心，因此派了鐵逸民前去，不理會他用任何手法，看看能否殲滅這個神秘的堡壘。

無論傳說如何，鐵逸民看見的是兩件事實。

第一是贈金贈馬，慈善爲懷之舉。

第二却是擄去平民，更圖殺人滅口。

這坐在轎子中的人，不一定是韋矢言韋堡主，不過，看他的豪華轎子，華服轎夫，百萬黃金輕易出手，這一切一切，附近的人，那有這些豪氣？

這地方邊處塞外，會有甚麼其他能人異士？

究竟這位韋矢言是個怎樣的人？

爲了找尋答案，當然是直接赴楞嚴堡，可是，這樣唐突冒昧——

不過，楞嚴堡已在眼前。

鐵逸民找回了馬匹。

那馬停了半日，吃過青草，已回復了體力。

楞嚴堡在石山之上，一眼看去，石山是在草原之末，並不太遠。

可是，策馬馳去，却也費了個多時辰。

走到石山，才發覺石山並不是筆挺，而是斜斜向上，最令人費解，却是無路可上。

鐵逸民騎馬行了一週，仍找不到上山的路徑。

這附近怪石嶙峋，滑不溜手，並無甚麼植物生長，根本不能攀爬。

若用輕功借力躍上也是難乎其難。

假定韋堡主有此能耐，那麼他的家人、傭僕又怎能上去？

鐵逸民在下面徘徊了一刻。

突然，上面有人叫道：「公子？可是找人？」

鐵逸民擧首一望，只見是個老頭，便接口道：「老爺子，我是來投堡的！」

「投堡？」

那老頭子似乎並不明白鐵逸民的意思。

鐵逸民索性撒了個謊道：「有人託我送個口信給貴堡主人！」

「啊，原來是你，我們等了大半天！」

鐵逸民隨口而言，竟中了個正着。

不一會，只見一個竹籃從上面垂了下來。

他也不理會馬兒，自己上了籃內。

這籃子很巨大，可以載得四個人以上。

籃子慢慢升起，上面傳來一些軋軋的聲音，看來這籃子上落並非全用人力。

上到崖頂，却是使人眼界大開！

原來這崖前，是一塊大大的空地，堡壘是建在廣場之後面。

鐵逸民上了崖上。

一瞥眼看去，便看到那乘豪華的轎子。

那老頭道：「少俠，口信呢？」

「我要親手交給貴堡主！」

老頭道：「敝上事忙，暫時不能見客。」

「那麼，在下也可以多等幾天！」

老頭有點不高興，但仍忍耐道：「假若是緊急口信，那便——」

「因此，請老丈立即通傳。」

「不過，不過……」老頭似有難言之隱。

鐵逸民也不着急。

老頭請了鐵逸民入了一間小偏廳。

廳內陳設幽雅，並不像外面看來那麼神秘，擺設都是非常漢化，並看不到一些塞外痕跡。

那時天色已晚，從偏廳望出去，四處都是漆黑一遍，只有在遠處的山峯上幾間房屋，點上了燈火。

一會，女丫頭送來飯菜。

鐵逸民也感到肌腸轆轆，便把飯菜吃個清光，他心想：「堡主倒也是奇怪的人，既招呼客人，却又不肯抽身見客——難道眞是有很重要的事情？」

他又想起那乘豪華的轎子以及兩個被搶的女孩子——堡主是否害怕與我相見，怕我揭穿他的邪行？

不過，江湖之上，一直都把楞嚴堡視爲一處神秘地方，却從沒有人說

園嚴堡有淫慾邪行之事！

其實，楞嚴堡的「楞嚴」兩字，是取自佛經的楞嚴經，經云：「攝心爲戒，因戒生定，因定生慧。」是佛家修證法門的方法與途徑。

楞嚴堡既以佛經爲名，當然是以佛爲依歸。不過，從來人心不古——

所謂天道難言，人事難知。

天下間有甚麼事是不可以發生的呢？

這時，那老僕人進來，臉有憂色，仍然十分客氣道：「少俠，把口信告訴我，可以嗎？」

鐵逸民道：「不可以，我定要親自見堡主！」

老頭看着鐵逸民，半晌才道：「堡主實在是無暇見你，不過，你——你跟我來！」

鐵逸民站了起來，跟着老僕。

他們穿過了一列的長廊。

長廊的建造，十分宏偉，足有普通樓宇內的長廊兩倍那麼高，足音廻響，有點陰森的覺。

鐵逸民心中盤算着，見了堡主，應該說些甚麼呢？

假若他確實是日間所見豪華轎子的主人，那麼，直斥其非——

可是，自己的武功與這名聞江湖的堡主比較，簡直是微不足道，這樣的指責，豈不是送羊入虎口？

如果不提這事，日間他在轎中，早已看過我的面目，定然會殺人滅口。

如果亂說一個口信，讓堡主對自己有一個戒心，暫時不下殺手，自己再趁機會，打探堡中情形，再救出那雙姊妹花……

這些念頭在他腦海上下翻騰着。

其實，他埋怨着自己，實在太衝動了，這樣冒昧投堡，既沒有打算，也沒有計劃，怎能完成重任？

鐵逸民一直生活於大內宮中，從未涉足江湖。他的武藝由高人指點，努力練習，自會有成，可是在江湖上如何對人對事，並不能只靠人指點，一定要親身經歷，才能眞眞正正的解決問題。

幸好他雖見識淺薄，但腦筋卻轉得很快。

這時，他們已走到長廊的盡頭。

老僕道：「少俠，你在這裏等着——」

他帶了鐵逸民進了一間相當大的房間。

入門處是一個客廳，客廳後面似乎相連另一個房間，一時之間，却看不清楚。

他坐下之後，老僕退出。

鐵逸民坐着，盤算着見到堡主後對付之策。

可是，等了差不多一個時辰，老僕仍未返來。

他走近大門，輕輕一推，只覺大門是緊閉着，他再用力推，大門果是在外面鎖着。

鐵逸民心中一急，再用力推。

這門是用生鐵鑄成，嵌入石壁之內，異常堅固，那能推得動？

鐵逸民情急之下，叫道：「來人，來人呀！」

聲音在廳內廻響。

這房間的四壁俱是用花崗石建成，是個天然隔聲的地方，外面絕不能聽到任何叫聲。

他走過客廳，後面相連的是一間睡房。

房內設備齊全。

看來這老僕是有意囚禁自己在此處！

睡房之內，四處密不通風，沒有窗戶，看不見外面的情形。

忽然，他記起客廳之中，是有窗戶的。

他返回客廳，果然是有一個窗，他走近，掀起窗帘，却是一個假窗！

這實在是個建築得很好的囚室。

這老僕爲甚麼要囚禁自己？難道是堡主的命令？

囚禁了自己在這裏，又有甚麼好處？

鐵逸民一直在想，可是，無論如何，也想不到一個可以使自己也信服的理由。

他感到十分疲倦，便躺在床上睡了。

他發了惡夢，夢見自己又陷入了浮沙之中……

醒來之時，汗衫濕透。

忽然，他感到有點奇怪——這密室密不通風，可是，自己睡了一夜，却無窒息之苦？

空氣是從那裏來的？

室內一定有些通氣槽，才能使室內空氣流通！既有氣槽，定然有通往外面之處。

他感到有點振奮。

於是，他開始在睡房之內搜索。

果然，他在屋角之處發現一個通風的地方，可是，那個地方是用花崗石封着，只不過石上有幾個孔道，空氣是從孔道送進來。

他再看另外四個屋角。

有兩個是送風到外面的，再看客廳，四個屋角也有通氣道，結構與睡房之內，一模一樣。

然而，那些氣槽全用花崗石封着，就算有鐵槌，也不易打開。

他試用那廳內的酸枝木櫈撞開封口，只見石塊封口依然不動，酸枝木櫈却是爆裂了。

他再用室中硬物撞去，都是沒有功效。

他感到有點氣餒。

可是，鐵逸民並不是個易於放棄的人，他又走近一個氣槽，敲敲打打的研究。

他看得氣憤，用力敲打了幾下。

然後頹然的坐下。

忽然，那通氣道也傳來幾下敲打之聲。

他起初以爲是廻響——不過，廻響並不會那麼久才傳回來。

氣道又傳來有節奏的聲響。

鐵逸民依照聲響的節奏再敲打氣道。

不一會，那邊又傳來同樣的敲打聲音。

他感到有點興奮——那邊是有人的！

他向氣道叫喊：「喂，你是誰？」

通氣道並沒有傳來人聲。

他等了一會。

索性把耳朵靠近了通氣道，却聽到一聲一聲沉重的呼吸聲，這呼吸聲入耳，使人有點毛骨悚然之感。

「喂，你是誰？你在那裏？」

沒有回聲。

只是呼吸聲更濃，更沉重。

聽來似不只一人。

而且還有一些呻吟之聲。

看來這房間與另外一間相連，而且還囚禁着至少兩個人以上。

他們是誰？爲甚麼又被囚禁着？

這楞嚴堡確是神秘！堡內發生了甚麼事？

忽然，他又想起「不死駱駝」……對，那「虎魄强魂丹」！

服了之後，可以暫時把內力提升，他記得在浮沙之中，借力使勁，竟可一躍而出，而今何不一試？

他掏出了那珠花。

珠花之內，本有十粒「虎魄强魂丹」，不過，在沙漠之內，吃了一顆，還餘九顆。

再吃一顆，那便只餘八顆了。

鐵逸民知道，自己武功並不是如何出類拔萃，假若要探得堡中秘密，完成身負的重任，這八顆丸一定要好好的利用！

過了一會，他感到丹田驟熱，一度熱力向上提升，他伸了一個懶腰。

這一個普通的懶腰，却是「辟啪」作響。

他感到百穴舒暢，無意一掌揮出，却隱含風雷之聲，這一下子，他自己也感到驚慌起來！

在這一個時辰之內，他暫時會成爲一個武功高手，普通的一套拳術，在內力加强之下，立時成了不世的武功。

他走近通氣道，一掌擊出。

他用盡全力，「呼」的一聲，花崗石上，氣孔之處，立時崩裂。

本來，花崗石是極其堅硬，並不易擊碎，不過，那石上有幾個氣孔，變得較爲薄弱，加上鐵逸民這一擊，力度極爲勁猛，便應聲碎了。

石是碎了，但只是氣孔周圍，推開碎石，也只是可容一隻手伸出。

鐵逸民再試一掌，只擊落了一些碎石，孔道也大不了多少。

突然，他覺得向外擊出既然無功，何不向內拉入？

他運氣紮馬，雙手一拉——

一塊二呎見方的花崗石竟應聲拉出。

這個建築密室的匠人，果是個巧匠，因爲一般人要破牆而出，一定只會向外擊去，那會想到反抽的方法！

鐵逸民放下花崗石，小心一看，只感到通氣道傳來的風更猛，更有些古怪的廻聲。

他上了那通氣道，慢慢的移身入內。

通氣道對鐵逸民來說，也相當寬闊，那石塊相當光滑，並向下傾，他稍一用力，便向下滑去。

滑了一會，已看見盡頭之處，傳來光線。

他小心的滑着，盡頭之處也有一塊封着的石塊，他雙腿一蹴，花崗石應聲而開。

碎石落下，鐵逸民不敢立即滑下。

他等了一會，又再聽到那些呼吸聲，更爲接近。

他慢慢的滑了下去，接近洞口之際，轉身向外而出，輕盈的落在地上。

這是一間更爲寬大的房間。

房間之內，却囚着三個人。

三人都是躺在床上，臉露痛苦之色，其中一人呼吸沉重，另一個却呼吸微弱。

只有一個似乎受傷沒有那麼嚴重，半臥半躺，見了鐵逸民，如見救星地道：「公子……」

「你們……」

「公子，請你先到那枱上，把那些丸子拿來。」

鐵逸民一看，房間的盡頭果然有一張長枱，枱上放着一些五顏六色的丸子。

那人道：「公子，快把七色藥丸各一顆，先餵了靈獒先生！」

他指的是那個呼吸微弱、面貌清癯的老者。

鐵逸民知道事態危急，也不多言，依他所指，先餵了那老者服下七色丸子。

那人又道：「公子，在丸子中，揀出赤黃棕灰黑五顆，餵諸葛先生！」

他指着那個呼吸沉重的漢子。

鐵逸民又依言。

接着那人道：「我要服赤黃棕三顆。」

鐵逸民把三顆藥丸遞了過去，那人一口氣吞下，然後，閉目臥着。

看來這人正運功調息。

鐵逸民也不打擾他，只細看二人，又巡視一下房中，只見這囚室也是密不通風，只有一些通氣槽是與外界相連，大門也是從外面反鎖的。

一炷香之後，那半躺的人首先睜開了眼，而室內其他兩人，呼吸似已回復正常。

那人舒了一口氣，拱手向鐵逸民道：「多謝公子救命之恩。」

鐵逸民正是一頭霧水。

「公子高姓？」

「在下姓鐵，草字逸民！」

「鐵公子！」這人是彬彬有禮。

「先生呢？」

「在下姓吳，叫續命！」

「吳續命？」他不禁笑起來。

「我是楞嚴堡的大夫！」

鐵逸民實在忍不住笑，大夫竟叫吳續命，實在是滑稽得可以！

不過，看他剛才吩咐鐵逸民，把不同的藥丸送進各人口中，他實在是個深懂醫理的人。

吳續命道：「鐵公子，在下行動仍然不便，請把靈獒先生扶持過來。」

鐵逸民把那位靈獒先生扶持過來。

吳續命小心爲他把脈，看他神色並不太凝重，而那靈獒先生氣息也調和，那些藥丸已奏效。

他又爲諸葛先生把脈，情況亦已好轉。

鐵逸民道：「吳先生，究竟發生了甚麼事？」

吳續命道：「我也不知道！」他呆了半晌，又道：「鐵公子，我在堡中從未見過你！」

「當然，我只是剛來投堡。」

「投堡？」

「是的——是送一個口訊！」

「甚麼口訊？」

鐵逸民遲疑着。

吳續命道：「在下明白，那口訊是給堡主的！」他沉吟一會，又道：「你見過堡主嗎？」

鐵逸民搖了搖頭。

吳續命臉色大變，自言自語道：「難道堡主已遭毒手？」

「堡主遭毒手？究竟發生了甚麼事？」

吳續命嘆了口氣道：「說來話長——」

多行善事　挽回聲譽

吳續命道：「公子，你可聽過楞嚴堡？」

鐵逸民點了點頭。

「我入堡之時，老堡主還在世，老堡主韋軒轅，自幼是個孤兒，却立志做一個驚天動地的人，他武功了得，爲人足智多謀，雄霸了北省武林。

「公子，創業艱難，韋老堡主爲了鞏固自己的勢力，很多時候，也會使出一些手段，甚至不擇手段，江湖名門正派，日久便視之爲邪魔外道，稱他爲韋殺！」

「韋殺」這名頭十分響亮，鐵逸民在宮中前輩口中，也見提及，這人極爲威風，連官府中人，也避之則吉。

「韋老堡主雖然有神功蓋世，不過，孤掌難鳴，終於被各大門派，迫出了中原武林！

「老堡主並不氣餒，走過沙漠，入內蒙，來到這裏，建成了稜巖堡！」

「稜巖堡，而今叫楞嚴堡？」

「對，其中當然有原因——那時老堡主已步入老年，知道自己一番雄心壯志，也許不能實現，於是，他想起了後繼之人。

「不過他終生奔走江湖，創基立業之心巨大，何來娶妻生子？因此，他收了三個徒弟，這三個徒弟也是孤兒，在稜巖堡內積極教養，希望在其中一人找到個可以繼承他的事業的人。」

鐵逸民道：「而今的韋堡主韋矢言是其中一個？」

「對，韋矢言雖然年紀最小，但無論在武功、人品、學問方面，都比他兩個師兄好，韋軒轅當然是慧眼識人，便立了韋矢言爲堡主！

「三師兄弟在老堡主在生之時，十分團結，但老堡主一仙逝之後，堡中便發生了大變！」

「還有一位徒弟呢？」

「啊！他叫長樂安！」

「長樂安？」

「是的，不過，後來他離開了稜巖堡，入了沙漠，却改名爲長樂不安。」

鐵逸民道：「不死駱駝長樂不安？」

吳續命道：「你認識他？」爲了不打斷吳續命的話，他沒有再說下去，只是點點頭。

「在老堡主的三個徒弟之中，長樂不安一生爲情所累，他的意中人被送入宮，使他終身抱憾，因而他對楞嚴堡並沒有多大貢獻。」

「大師兄又如何？」

「大師兄名爲龍嘯天，他外表平庸，不過，他爲人工於心計，武功也得到老堡主的七八成，他最大的缺點便是爲人心胸狹窄，起初，老堡主在世之時，立了韋矢言爲堡主繼承人時，表面也沒有甚麼，不過，老堡主一離人世，他便向三師弟韋矢言挑剔！

「韋堡主當然知道他的心意，不過，這是老堡主的命令，他未能隨便的把稜巖堡交與他人，因此，龍嘯天便向他挑戰，韋矢言感到十分心痛，因爲兩人都是孤兒，世上再無其他親屬，兩人自小一起長大，情如手足，而今却要爲繼承的事而作生死之鬥！

「經過多次的躲避，韋矢言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之下，接受他的挑戰，這一戰沒有人看到，不過，却是在堡中密室舉行，我們在門外守候，結果是六日六夜之後，密室門才打開！」

鐵逸民心急問：「兩敗俱傷？」

「你猜得不錯——龍嘯天負傷走了出來，但甫出門口，便大聲道，我定要報此大仇，並要將稜巖堡殺得鷄犬不留！」

「韋堡主又如何？」

「他也受傷不輕，他坐在地上，運氣調息，聽到他師兄臨走的話，十分

激動，一時之間，血脈不和，血氣上衝，竟然吐了一口鮮血！

「這十五年來，龍嘯天果然回來三次，三次都要與韋堡主決一死戰，但結果都是灰頭土臉的離開楞嚴堡！」

「而今你們受傷，而我無端被人囚禁又爲甚麼？」鐵逸民問。

「我不知道，但我直覺上有此可能——你還是再聽下去，以局外人身份，也許看得較爲徹底！

「在三次挑戰仍失敗後，龍嘯天却消聲匿跡，韋堡主以爲他已有悔意，不再來犯，於是，便集中精神處理堡中之事！」

「爲甚麼他一定要做堡主？」

「你的問題問得不錯，其實，韋矢言並不是一定要當堡主，不過，他有他的苦衷，原來韋軒轅臨終之時，已明白自己終生作事，不擇手段，早已得罪了無數江湖朋友，結下了許多血海深仇！

「臨死前幾年，他看佛經，而領悟到人生的虛無，殺戮的罪孽，爲了補償他的過錯，他希望新任的堡主，能夠爲江湖作點事，爲百姓造些福！他沒有選龍嘯天爲繼承人，也是因爲他做事不擇手段，爲人心胸狹隘，他知道韋矢言爲人沉實，一定可以把他在人們心目中的形像改變過來。

「自從龍嘯天沒有再來挑戰，韋堡主便努力改變稜巖堡在人們心目中的形象，他的武功不凡，也擁有相當多的財產，因此，這十多年來，也做了很多好事！

「爲了不再使人想起過去，他索性把『稜巖』二字，改爲『楞嚴』——因爲『稜巖』二字，意思是多角的岩石，被人一碰，會帶來傷痕；改爲『楞嚴』，是佛經上的名字，是修心養性之法，也有祥和之氣！」

鐵逸民道：「我雖初涉江湖，不過，楞嚴堡在江湖之上，名聲似乎沒有很大的轉變！」

「對，很多人仍視楞嚴堡爲邪魔外道之地，這是有原因的，第一，過去的深入人心，受過韋軒轅所害的人，一代傳一代，誓死報仇；第二，韋矢言韋堡主，人如其名，他做了很多好事，却從來不宣之於口，因此，知道的人並不太多，只有受恩的人才知道！」

「那也不錯！」

「最要命的地方是我們地處蒙古，與外界接觸不多，尤其是中原之事，我們要大半年後才知道，而韋堡主所作的事，只惠及附近蒙古及東北之地，中原之人根本未有所聞——

「三年前，我奉堡主之命，入中原辦事，也順便採購一些葯材，才知道我們楞嚴堡名聲比以前更壞！」

「爲甚麼？」鐵逸民問。

「據說有人以楞嚴堡之名，開罪了七大世家！」

「七大世家？」

「七大世家在中原各處一方，本來是各無特別關連，却是因楞嚴堡之事，而聚首一起！」

「究竟發生了甚麼事？」

「我也不知道——我急忙趕回堡中，把事情告訴堡主，韋堡主知道，肯定龍嘯天在外搞的鬼，他既然不能用武力取堡，便用計害人，利用七大世家的力量，要把韋堡主置之死地！」

「好毒的計謀！」

「我並沒有證據，以上所說的，只是我與堡主——」

這時，那位諸葛先生已醒過來，並插口說道：「我認爲這是事實！」

鐵逸民看着諸葛先生。

吳續命道：「鐵公子，這位是本堡的『智囊』諸葛先生！」

鐵逸民道：「諸葛先生而今覺得怎樣？」

「多謝少俠救命！」

吳續命道：「諸葛先生智謀過人，他推斷的事物，十中八九，既然他認爲這是龍嘯天的惡計，看來雖不中亦不遠矣！」

「智囊」諸葛先生道：「其實這事也不用怎麼推敲，看來今次七大世家下的戰書，也是龍嘯天一手所促成！」

「下戰書？」

「是的，三月之前，七大世家已向楞嚴堡堡主下了戰書！」

鐵逸民問：「這對於他——」

諸葛先生道：「鷸蚌相爭，漁人得利！」

這時，那位中毒最深的靈獒先生也醒了過來。

鐵逸民走近扶起了他。

吳續命道：「鐵少俠，這位是我們堡中的靈獒先生，他對於訓練狗隻最有心得！」

「楞嚴堡有很多狗？」

「是的！」靈獒先生道：「楞嚴堡地處石山之上，佔地極廣，派人守衛極爲困難，反而派狗守衛，極其有效，省却人力！」

「不過，我上堡之時，却全沒有聽過一聲狗吠！」

靈獒先生臉色大變。

鐵逸民以爲他身體有事，急忙上前。

靈獒先生道：「看來牠們先遭毒手——」說罷眼中竟有淚水滴下。

吳續命道：「靈兄，我看……」

諸葛先生道：「看來，他們大舉來犯本堡，先行除去犬隻，可見他們有計劃而來，極有剷堡的信心！」

三人陷於沉默。

鐵逸民聽了一大堆有關堡中過往歷史，其實還有很多問題並不明白。

於是，他打破了沉默，問：「三位，你們三位都是韋堡主的得力助手，爲甚麼又會被人下毒，却又放解葯於房中！」

諸葛先生道：「這也是個好毒的計謀！」

吳續命道：「我們怎樣被人下毒，其實也是糊裏糊塗！」

三人面面相覷。

靈獒先生道：「也許是那日晚飯！」

諸葛先生道：「對，那碗濃湯——」

吳續命道：「對，那碗湯極有鮮味，我們都不覺多喝了兩碗！」

靈獒先生道：「那麼堡主也同樣中毒了！」

三人又再不安的思索着。

鐵逸民道：「桌上的解葯又如何？」

諸葛先生道：「看來下毒之人，不但要用毒殺死我們，又要用精神折磨我們——我們中毒之後——」他突然轉問「神醫」吳續命，問道：「那是甚麼毒葯？」

「可能是軟筋蝕骨散！」

「葯性如何？」

「使人昏迷，筋骨痠軟，十個時辰之內，沒有解葯，葯力散入骨內，置人於死地！」

諸葛先生道：「對了，我們中了這種軟筋蝕骨散，一時之間並不會死去，甚至會有一段時間醒來，當少俠出現之時，我們正開始醒！」

「那又怎樣？」

「我們雖然醒了，但全身筋骨痠軟，無力動彈，移開一步也沒有力量，眼裏看見那些七彩繽紛的葯丸解葯，却無法拿到，一直讓那葯力腐蝕筋骨而死，你道這精神虐待與折磨，是何等巨大！」

「好惡毒的心腸！」

諸葛先生又道：「幸好少俠從天而降！」

「我不是從天而降！」

吳續命道：「少俠是帶口信投堡的，不過，我也有一個疑問，我們這個古堡，建築堅固，那些花崗石，用刀斧鑿之，也難以開動，爲甚麼你却能把整塊花崗石也可以抓下？」

諸葛先生道：「以你的年紀，功力達到如此境界，實在難得！」

靈獒先生也插口問：「少俠師承何人？」

一時之間，鐵逸民眞不知如何作答，他又不想透露自己來歷，也不想說出自己是服用了「虎魄强魂丹」，才會把功力提高。

他支支吾吾的。

幸好三位先生俱是明白事理的人，知道江湖之中，很多人不想提及師承之事，也沒有再追問下去。

說到這裏，鐵逸民開始覺得十分疲倦，因爲他服下的「虎魄强魂丹」葯力消失，而他體力透支，便不自覺的沈沈睡下。

三位先生服了解葯，一時葯力未全消散，也覺得極爲疲勞，便昏昏睡了。

當他們醒來之時，却感到腹如雷鳴。

不過，他們處在石室之內，不知外面情形，更不知是晨是昏。

諸葛先生道：「我們困在這裏，終究必死！」

靈獒先生道：「沒有食物也可，沒有水却是捱不了多少天！」

吳續命道：「你不提起水也可，一提起水却使人渴得要命！」

鐵逸民聽了他們的話，也覺得很口渴。

他想起沙漠中，用「金蠶天衣」在空氣中取水之法，於是脫下了那薄如蟬翼的寶衣。

三人看着他脫衣，不知他在弄些甚麼玄虛。

鐵逸民道：「你們要喝水也可以，不過，先要等一會兒才可以！」

他在石室之中，用撕下來的布帶，把那「金蠶天衣」張了起來，並用一塊墨硯放在上面，使天衣向下墜，下面放上了一隻碗。

楞嚴堡建於石山之上，滿是山岩瘴氣，比起那乾旱的沙漠，空氣之中更多水份，不消一刻，各人已分得一口水來喝。

正是久旱逢甘露，衆人對這空中取水之法都大爲驚奇，也大爲讚歎。

喝水之後，各人精神爲之一振。

他們便分頭在石室各處，看看有沒有出路，或者較爲脆弱的墻壁，可惜，找了半天，仍無縫隙尋着。

忽然，鐵逸民想起那轎子之事。

「三位，你們堡主可慣於乘轎？」

「乘轎？堡主步履如飛，怎會乘轎？我們這地方，崎嶇難行，怎會用轎子！」

鐵逸民道：「可是，我入堡之時，看見崖頭廣場之上，是放了一頂豪華轎子！」

「甚麼？」吳續命緊張地問。

「轎子，一頂豪華轎子！」

「那麼，沒有錯了！」

其餘二人聽了這話，也覺奇怪，急問：「究竟甚麼事沒有錯？」

吳續命道：「這一切的事都是由他而來！」

三人益發不明白。

吳續命道：「這頂轎子是龍嘯天的——剛才我們說的事，一切都是猜想，而今可以確定，一切都是龍嘯天所爲，看來他眞正的要把楞嚴堡剷平！」

「爲甚麼你這麼肯定？」

「因爲近日江湖傳出，龍嘯天因急於提高功力，不惜用旁門左道之法，又服丹葯，這種急功近利之法，竟然使他雙腿廢了！」

「雙腿廢了？」

「是的，不過，他並沒有氣餒，改乘轎子出入，他訓練四個門徒，負責抬他出入！」

鐵逸民道：「是的，轎子是由四人

抬的，那四人武功也是不弱！」

靈獒先生問：「你與他交過手？」

鐵逸民點了點頭道：「那四人身手了得，並且配合得宜，手中的薄刀，實在厲害！」

諸葛先生問：「你見過轎中人？」

「沒有，他一直坐在轎子之中，我不知死活，曾攻向轎子，幾乎被他破空點穴手法所斃！」鐵逸民說罷，心中也感到一陣寒意。

吳續命問道：「少俠為甚麼與他們交起手來？」

鐵逸民便告訴了他們在墟場上拍賣馬匹之事，又道：「起初我看他們這麼慷慨，贈金殮人，以為他們是大大的善心人！」

吳續命道：「那是欲蓋彌彰的手法，後來——」

「後來，他們却去掠奪那窮苦蒙古人的一對女兒！」

靈獒憤道：「難道龍嘯天也是一個淫徒？」

吳續命道：「據我所知，龍嘯天是要治好那雙廢腿，才掠奪童男童女！」

鐵逸民問：「童男童女可治廢腿？」

吳續命道：「是的，治腿之法，却不可知，有人說是用童男童女之血，塗在腿上，不過，也有人傳言，他是吸取童男童女之血！」

三人聽了，都感到毛骨悚然。

鐵逸民道：「而今一切都已經證實，龍嘯天為了報仇雪恥，用盡一切辦法來對付楞嚴堡！」

靈獒先生道：「諸葛先生，你綜合各點，有何意見？」

諸葛先生想了一會，才道：「我想龍嘯天念念不忘楞嚴堡，並不是只向韋堡主復仇那麼簡單！他一手促成七大世家來攻堡，竟也不大放心，自己先來堡中下手，先毒殺我們幾人，再毒殺犬隻，那麼，看來堡主也不見得安全了！」

鐵逸民道：「先生所說七大世家，其實與楞嚴堡有甚麼恩怨？」

諸葛先生道：「七大世家是甚麼背景我是知道多少，但與楞嚴堡有甚麼糾紛，是近日龍嘯天一手做成，我們自然是不知道的了！」

「那麼七大世家是如何顯赫？」

「所謂七大世家，是指獨孤、慕容、令狐、長孫、鮮于、納蘭與公冶！」

吳續命道：「這七大世家，其中有些早已崛起多年，例如獨孤世家，慕容世家，早已聞名江湖，人所敬仰，而像令狐、長孫、鮮于、納蘭與公冶，是近十年來才在江湖之上，稍有名聲！」

諸葛先生補充道：「鮮于與納蘭兩大世家，上代都是外族之人，而今早已漢化，他們也是以漢人自稱，與其他世家一樣名震江湖！」

鐵逸民聽得津津有味。

靈獒先生插口道：「我最清楚公冶世家！」

諸葛先生道：「你與他們有些淵源？」

靈獒先生道：「我是擅於訓練狗隻，而公冶世家擅長訓練鳥獸，據說這世家之祖，便是著名的公冶長，此人能聽鳥語，據說此一絕技傳了下來，更發揚光大，竟可聽到其他禽物之語言！」

吳續命道：「有此能力，也不足以發展成為一個聲名顯赫的世家！」

靈獒先生道：「公冶世家主人擅用鳥語之道，他所養的訊鴿，是天下靈鴿，發放消息，千里可達，而且絕無走失之誤！因此，他們日益發達，而在江湖武林，也舉足輕重！」

鐵逸民問：「其餘世家又如何？」

諸葛先生歎了口氣：「知道了他們的來龍去脈又如何？我們出不了去，救不了堡主！」

鐵逸民道：「那也未必！」

三人聽了此言，不禁昂首細問。

鐵逸民道：「這石室無論如何堅固，既可以送你們三人入來，自然有入口，入口即是出路！」

這句話淺而易解，誰人不知？

可是出路在那裏？

四人又再集中精神找出路。

其實，楞嚴堡外，所發生之事，更為震人心弦。

韋矢言廿五歲接任稜巖堡堡主，十多年來，應付師兄龍嘯天來犯，又要秉承堡主遺言，改造堡中一切，包括外在名聲，以及內裏組織，實也費了不少心力。

幸好他為人豁達，心地磊落光明，對人並無私心，因此堡內衆人，對他十分擁戴，他日理萬機，有時微服出行，做一些好事，而日常在堡內，勤練武功！

這十多年來，他苦心孤詣，力改稜巖堡的形象，倒也有些成績，不過，個人之力，倒也有限，他只能向附近地方發展勢力。

三個月之前，他收到了七大世家下的戰書。

起初他是感到有點愕然，他與七大世家何來仇怨？

他立即召集了「神醫」吳續命，「智囊」諸葛先生，和「狗將軍」靈獒先生。

三人見了戰書，也感到事情的嚴重。

神醫吳續命道：「龍嘯天？」

韋矢言立即想起這位師兄，他最後來犯楞嚴堡，算來已有五年。

諸葛先生道：「中原七大世家，向來沒有甚麼聯繫，而今竟然聯名下戰書，對我們仇恨是不淺！」

韋矢言嘆道：「我們地處於內蒙，根本上與中原武林，相互隔絕，那些世家主人，稍為有頭腦的，都會知道我們楞嚴堡不會作壞事！」

吳續命道：「龍嘯天是個非凡人！」他不敢再下甚麼判語，龍嘯天畢

竟是堡主的師兄。

韋矢言道：「吳先生，上次你從中原趕返，向我報告此事，老實說，我一直沒有放在心上！」

吳續命道：「那是堡主仁義大量！」

韋矢言道：「上次你說過，有人以楞嚴堡堡主之名，曾劫掠了長孫世家一大批黃金火葯！」

吳續命道：「是的！還有是納蘭世家——」

「納蘭世家在武林中以書畫出名，藏有歷代無數古畫，也有人以楞嚴堡之名，奪去一批古畫，價值連城！」

吳續命道：「是無價之寶！」

「還有呢？」

吳續命道：「我想事態嚴重，趕回堡中，向堡主報告詳情！」

韋矢言道：「吳先生，那時我並沒有感到事態嚴重，因為我們楞嚴堡，雖然並不是十分富有，但區區十萬両黃金，我仍是不看在眼內；至於歷朝古畫，我出身於孤兒，幸有老堡主栽培教養，一向都以武學為重，雖然我也略識皮毛，但怎會垂涎這些東西！我以為外人會明白的！」

諸葛先生道：「堡主——在下實在忍不住口了！」

韋矢言道：「先生，你可以暢所欲言！」

諸葛先生道：「堡主，你為人忠厚，做事又不肯向人言明，你以為人們明白，其實很多事情，人們並不明白，於是有人藉着你的弱點，亂放謠言！」

韋矢言點頭，覺得諸葛先生所說的正是自己的弱點。

「事實上，謠言並沒有止於智者，看來，你與七大世家所結下的仇怨，並不是黃金古畫那麼簡單！」

韋矢言道：「那還有甚麼？」

諸葛先生道：「金銀會引起人們貪念，但人命會激發起人們的義憤！」

吳續命道：「諸葛先生說的是——我看，這三年多，有人以我們聲名，做了很多使人義憤的事！」

韋矢言道：「那麼，這一戰不可避免的了！」

諸葛先生道：不單是不可避免，而且是關乎我們楞嚴堡生死榮辱的一戰！」

靈獒先生一直沒有插口，也道：「堡主，你不能再以仁義之心待人，否則，我們楞嚴堡就算搬到深山，也終會被人剷平！」

吳續命道：「堡主，你有甚麼打算？」

韋矢言嘆了口氣。

半晌，他才感歎地道：「假若師兄長樂安在堡中，我也不致於如此孤掌難鳴！」

靈獒先生道：「堡主，你並非孤掌，有我們，有千多隻靈犬，你不用擔心！」

韋矢言道：「我們楞嚴堡，地處險要，易守難攻，這點我也不擔心，不過，我也要改變一下，做人處事，只守不攻，也不是辦法！」

諸葛先生道：「七大世家，一向是以名門望族，名門正派的身份在江湖出現，因此，我可以肯定一點，他們不會派人攻堡，而是以各世家武功，來與堡主決一高下！」

吳續命道：「我也是如此想，七大世家，以車輪戰的手法，堡主，我看——」

韋矢言道：「我明白，任我有天大本領，以車輪戰法，無論如何，也是難以應付！」

諸葛先生道：「堡主，這一戰事關重大，我們一定要找一些幫手！」

韋矢言點頭。

吳續命道：「這幾年來，我們也為遼東、陝北、外蒙、內蒙一帶地方，解決了不少武林恩怨！」

韋矢言道：「他們？」

吳續命道：「假若不是借助他們，我們——」

諸葛先生道：「雖說是施恩莫望報，但事到臨頭，也不拘泥於小節，況且他們都說過，假若楞嚴堡一旦有事，他們無論在那裏，都會趕來。」

韋矢言道：「在武林內，他們都被人視為邪魔外道，假若他們來楞嚴堡助拳，那麼，我們更被他們視為大魔頭，必要剷除我們，才令人心大快！」

諸葛先生道：「因此，這一戰是要份外小心，我們雖然不能令他們相信，我們是仁義之師，但至低限度，我們也要使他們相信，我們並非與七大世家結下仇怨之兇手，也不是邪魔外道！」

這是何等艱巨的一戰！

韋矢言道：「看來也只是如此！三位，你們分別約他們前來！」

靈獒先生道：「那三位武士，行踪不定，不過，他們都是外族人，我想也容易探到行踪！」

韋矢言道：「那麼，你去找吧！」

靈獒先生領命，帶了一隻巨大的靈犬，下堡去了。

他所找的三位外族武士，一位是東瀛武士，一位是波斯武士，另一位是天竺(印度)武士。

諸葛先生道：「我往知會血僧與苗疆，他們兩人，飄泊江湖，希望他們會在內蒙一帶！」

吳續命道：「至於斷眉與獨臂，他們隱居在東北長白山，較易找到！」

二人相繼離開楞嚴堡。

韋矢言立時感到有點落寞不安。

這三位跟隨老堡主，又再跟隨自己多年的忠心助手，實在是楞嚴堡的重大支柱，沒有了他們，自己又可以做出多少事情？

假若沒有了他們，楞嚴堡多年基業，就要無端的毀於自己的手中？

他不敢再想下去。

* * *

其實，韋矢言一早便想到這七位武功出衆，可以獨當一面的武林人助楞嚴堡。

不過，這七位並不是普通的武林人物，他們都是自視甚高，桀傲不馴的人物。

更要命的是，他們之間各有恩怨，雖然，韋矢言曾經在他們之間，做過了和事老，把恩怨化解，不過，轉眼三年，他們再有沒有糾纏，却不得而知。

恩怨仇恨之事，有時實在難以解釋，更難以化解。

所謂人心如面，各有不同。

況且，世上各人觀事察情，各有各的角度，世上很多事，有人覺得不值一哂，有人却認爲是深仇大恨。

就像血僧與獨臂二人。

血僧原名爲淡云和尚，他出家於京城的白馬寺，不過生性愛好遊歷與練功，不耐日夕躲在寺中唸經誦課，便離開白馬寺，雲遊四海，一方面可以滿足遊歷的愛好，也可以尋師學武。

十年以來，他走遍大江南北，倒也逍遙自在。

有一次在雲南遇一異人，傳授他「赤血掌」，他苦心練掌，果然有成，不過，這「赤血掌」以內力爲重，不知是否他練得其法，每次運功，便會臉紅如血，因此，人們便不再叫他淡雲和尚，而叫他「血僧」。

「血僧」這二字並不好聽。

不知來龍去脈的人，以爲「血僧」二字，代表這和尚嗜血，而不知是他練「赤血掌」而來。

「血僧」行事也是怪異，因爲他愛好遊歷，越是荒無之地，他越是有興趣。

爲了適應不同地方，他早已打破吃葷之戒，因爲在高山雪嶺，或是沙漠盤地，吃的東西，根本沒有選擇，只要可以充肌，便可入口。

也因爲如此，這個甚麼都吃的和尚，人們更以爲他是怙惡不悛，其實，他與世無爭，雲遊四海，逍遙自在。

血僧也愛抱打不平。

遇到官兵欺壓良民，盜賊劫掠商旅，他也會挺身而出，可是，每次行事之後，他並不說話，但人人却認得他臉紅如血！

被打的官兵與盜賊，心中當然不慣，事後便大說血僧如何不是，如何嗜血殺人！受血僧恩惠的平民百姓商旅，脫離魔掌，早已慶幸，何來爲血僧解釋？

因此，漸漸人們便把血僧當成一個怪僧，一個兇僧，他平常若不運動，使出「赤血掌」，人們也不知他是血僧，只以爲他是一個普通和尚。

那日是合該有事。

血僧經過一個樹林，林中一個空曠地，却有一座剛下葬不久的新墳。

新墳之前，站着一個人。

那人長袍披身，右邊衫袖空空如也，是個獨臂人。

他並不是在拜墳。

血僧也不理會。

忽然，那人長嘯一聲，左掌一拍而下，那塊墳頭石碑，竟應聲裂開。

血僧驚異於此人武功之外，還覺得此人實在不近情理，就算墳中是仇人，屍體已埋，一切都應完結，爲何這獨臂之人，竟要挖墳鞭屍？

他站着不言。

那獨臂人裂碑之後，果然是挖墳開棺。

血僧實在看不過眼，上前道：「老兄，這又何必？」

獨臂人道：「關你臭和尚甚麼事？」

「他人已死，對你有甚麼仇恨，也應化作灰飛煙滅！」

「你知甚麼？」

「貧僧只是本上天好生之德！」

「上天好生之德？那麼，我一條臂呢？」

「沒有了一條臂，倒還好過他死了！」

「不，我寧願他活着，還我一臂！」這獨臂人說這話時，異常激動。

「阿彌陀佛！」

「你說我應有此報！」

血僧愕然，不知他說此話有何意思。

原來這個獨臂人，被墳中人所迫害，殺他妻兒，却不殺他，只割下他一條手臂，讓他獨自一人在悲苦惶恐中度日，這獨臂人本想自刎，但想到已死的妻兒，看到自己只剩下一條胳膊，便憤然下了決心，定要練好武功，把仇人剁爲肉醬，以洩心頭之恨！

因此，他日夕以復仇爲己任，苦練左掌，甚至不再提自己的名，就以獨臂爲名。

可是，八年苦練，却再找不到仇人踪跡，只找得一個墳地。

他悲憤之心，是可想而知。

血僧不明所以，只是看不過眼。

仇恨是火焰，是可以使人忿怒難平。

獨臂人悲憤難解的心，已變爲瘋狂。

他突然轉身，甩開手中泥土，怒目視着血僧。

血僧看見他雙目目光散亂，心中已覺不安，但又不能立時走開。

他正不知如何是好，獨臂人已怒吼在撲上。

拳風撲面，血僧錯身避過。

那獨臂人似已陷入瘋狂狀態，視血僧爲其仇人似的，忽拳、忽掌、忽爪，拚命而來。

血僧無奈，只好閃避，希望他怒心稍降，才再加以解釋點化。

不過，獨臂人的多年積鬱悶火，

韋矢言力戰波斯八武士

一時如何能消？

因爲他練的是單臂功夫，專注左面，右面却露出空門，血僧見有破綻，便向右攻。

那知右面空門却是一個陷阱！

獨臂人一引到敵人攻其右面，便以左拳環迴，一個半圈，已把血僧攔腰抱着。

這一抱有如鋼環緊鎖，無法脫身。

血僧知道假若再被他緊扣，再無脫身希望，於是內功一運，兩手臂向外伸張！

「蓬」的一聲，血僧已掙開獨臂人的左臂。

這時，因爲血僧運勁，立時臉紅如血。

獨臂人見了他的模樣，血紅滿臉，竟也懂得叫了一聲：「血僧！」

血僧聽他呼喚，以爲他回復清醒，便道：「施主，我並不是你的仇人！」

那知就在這說話的空隙，獨臂又再出奇招，他左臂暴長，一爪而下。

血僧只感勁風襲來，無法不以「赤血掌」迎去。

爪掌一拚，像個悶雷，兩人分別躍開！

獨臂人只覺手指疼痛，怒意更盛。

而血僧的「赤血掌」練成以來，未逢敵手，而今無端碰上這個濁臂人，竟被震退，心中暗道：「果然是天外有天，人外有人！」

血僧向來自負之極，這時，却不信這獨臂人能挫他的「赤血掌」，於是，他要再上。

獨臂人忽道：「我殺不到仇家，殺死你這個爲害江湖的血僧，也算不枉一生！」

血僧聽了，怒道：「我爲害江湖？」

「誰人不知你這血僧害人！」

血僧更怒。

其實這獨臂人也並沒有看過血僧害人，不過，只是順口開河，亂說亂道。

獨臂人左臂迎風一晃，不知何時，竟又多了一柄貼臂的薄刀。

血僧見刀光閃爍，並無懼色，他仍以「赤血掌」相迎，一時之間，刀光掌影，混成一片。

這一場爭鬥，也可算是無中生有。

一個是無端惹事，一個是遷怒於人，發展至今，却成了一場要取對方性命的決戰。

這件事的發生，一直瞧在一個人的眼裏。

他也是偶然經過。

他便是楞嚴堡的堡主韋矢言。

本來，他也不想理會這一場無端的打鬥，但他是愛材之人，不忍看見二人惡鬥，兩敗俱傷！

於是，他在二人血戰之時，一躍而出。

韋矢言硬架血僧的赤血掌，也以短刃一推一帶，接了獨臂人的薄刀，然後，暗中運勁，分開二人。

兩人十分詫異。

韋矢言身材高大，臉目威嚴，站在當中，有如一個從天而降的天神模樣！

韋矢言道：「兩位英雄，何必再鬥？」

獨臂人道：「我要殺此血僧！」

血僧也道：「這獨臂人好野蠻！」

韋矢言道：「兩位有這般身手，爲何只作意氣之爭，獨臂先生，我知你有深仇大恨，不過，仇人已死，你的仇恨已了！」

獨臂人道：「我的仇恨永遠不了，我要挖這仇人上來，砍碎其骨！」

血僧道：「我便是看不過他這樣！」

韋矢言道：「血僧，我也明白你一片好心，不過，你亦要體諒獨臂先生一時的瘋狂！」

獨臂人突然來一個偸襲。

血僧反應快，韋矢言反應更快。

獨臂人的薄刀已疾射而出，韋矢言在短距離以短刃相擋，不能盡禦其力，臂上衣袖被割開一片，而韋矢言的手臂也吃了一刀，血流如注。

血僧驚訝，爲甚麼這個陌生人要爲自己擋這一刀？

這一刀並沒有傷及筋骨。

韋矢言也沒有再攻那獨臂人。

獨臂人看見血光，似乎已清醒了很多，他呆呆的看着韋矢言，臉上有歉仄之意。

韋矢言道：「大丈夫建功立業，何必再爲意氣而爭！」他說罷便要揚長而去。

忽然，獨臂人道：「我應該怎麼做？」

韋矢言回首，笑道：「你可做的事極多——假若你不願理人間世事，可勤練武功，日後武藝出名，也許是一派宗師！」

血僧歎道：「其實我浪蕩江湖多年，亦是無所事事，一無所成！」

韋矢言道：「血僧名頭響亮，却被人們以爲是邪魔外道，何不再入江湖，把苦海中人們，拯救至彼岸？」

血僧似乎有所悟，合什道：「聽先生一席話，勝我多年唸佛！」

韋矢言道：「其實，我也有你的煩惱！」

血僧問道：「施主聰明過人，因何也有煩惱？未請敎施主貴姓高名？」

韋矢言道：「我是楞嚴堡的韋矢言！」

兩人同道：「原來是韋堡主！」

血僧突然笑了起來，道：「我明白韋堡主之言，楞嚴堡以前叫稜巖堡，聲名也不好！」

韋矢言道：「是的，因此，我見你們二人無端相鬥，冒昧作和事老，希望至少世上有兩人知道，楞嚴堡並非邪魔之輩！」

獨臂人道：「一人可傳十人，二人便可傳二十人！」但他停了半晌，才道：「要世人知道，那又怎樣？」

韋矢言道：「人間本已多愁苦，爲何要加深更多誤會，引起不必要的仇恨！」

獨臂人道：「對，堡主之言有理！」

三人說話十分投機，就在林中，談文論武，渡過三天，這才分手。

分手之時，獨臂人與血僧已成好友，並約了見面之期，他倆都十分感激韋矢言，知道他要爲楞嚴堡作一番大事業，便答應若堡中有事，定然立刻赴堡支援。

* * *

韋矢言認識斷眉與那位波斯武士，亦是一段傳奇。

那年韋矢言因事到了陽關。

陽關是絲綢之路的交滙點。

西去波斯，定要經此重鎭，而從絲綢之路東來的商旅，也必需在此地落脚。

那時東來貿易的波斯人也不少。

他們携來地毡，寶石，來換取我國的絲綢、香料。

絲綢之路，一直並不太平，因爲這路既是商旅必經之路，綠林之士，便常在道中伏擊商旅，掠人錢財。

可是，這地方十分荒涼，官府也無從管治。

然而，有好利潤的生意，自然有肯冒險的商人。

這日，波斯來了一隊商旅。

這隊商旅人材鼎盛，携來的貨物也多，他們知道定有盜賊覬覦，因而聘了一隊波斯武士作爲護隊，也就像中原的保鏢一般。

不過，他們不單保護貨物，也要保護商人。

波斯武士擅用長而薄的大彎刀。

爲首的一個波斯武士，名爲格納查，他爲人精明能幹，使的一把大彎刀，在波斯國內，是所向無敵。

不過，他從未與中原人士比拚過。

那時，漢人赴波斯的也不少，中原人去到外國，少不免誇張本土武功如何了得，如何出神入化。

格納查聽得多了，心中便是不服。

他身爲波斯第一武士，當然是十分自負，他極想來到中土，看看中原人的武功。

因此，他便承接了這商旅的護衛，保護他們東來。說也幸運，在絲綢之路上，並沒有遇到甚麼强敵，有的只是一些不成氣候的宵小，這更加强了格納查的信心。

過了陽關，已是成功一大半。

他更希望找到一個强手，與他彎

刀來一次大比試。

那日，他的願望實現了。

在一條荒涼的山道上，遇見了一幫匪人。

這幫匪人，爲首的是斷眉。

斷眉臉孔兇殘，年輕的時候，與江湖上的出名高手對招，被人一刀砍下，把他左眉斷了。

他當然視爲奇耻大辱。

不過，他爲了鼓勵自己，竟用了這耻辱作爲自己的名字，人們便一直叫他「斷眉」。

斷眉並不是一個毫無頭腦的人，他的知耻近乎勇的心態，這幾年來已獨霸陽關周圍五百里，無人敢來犯，就算官府也讓他三分。

這隊人材鼎盛的波斯商旅東來，由波斯武士護送的消息，一個月前，斷眉便已得知，並且計劃劫貨。

他在陽關已察看過來人，知道其中護鏢的波斯武士，並不是一般普通武士，只看他腰間所佩彎刀，便知是一個有眞材實料的武士。

斷眉決定不在陽關下手。

因爲過了陽關，他們都知道東來一段路，已成功大半，武士自然較爲鬆懈下來。

斷眉却部署了兄弟在山道之上。

當商旅一到，斷眉已出。

那波斯武士格納查，一看斷眉臉相兇殘，肌肉虬突，知道遇上了勁敵。

他也不甘示弱。

陽光之下，一抽彎刀，耀人眼目。

因爲言語不通，兩人並沒對話，斷眉就以空手迎戰彎刀！

波斯武士格納查認爲此人以空手迎戰，實在是大大的侮辱，於是，彎刀揮開，便削他的斷眉。

斷眉已成了一個標誌，那能成爲受削對象？

他以「空手入白刃」的功夫，乘彎刀下劈之勢，便要奪取。

那知格納查並非弱者，他借力使力，彎刀順勢而起，這一招出乎斷眉的意外——

眼看刀是可以奪得，但却要被傷手腕，他無法奪刀，只好鬆手。

斷眉試過三招兩式，知道不能小看這波斯武士，於是亮出他的長劍，「刷刷刷」連進三式。

格納查彎刀閃動，抵消了進攻。

斷眉立刻使出他成名絕學「雨打飛花」劍法。

格納查實在想不到，中原劍術，竟是發揮到如此淋漓盡緻，一時之間，左支右絀，顯得十分狼狽。

其他波斯武士亦看出主帥有難，紛紛撲上。

這一上便中了斷眉所部署的計劃。

斷眉手下亦是蜂湧而來。

荒涼的山道之上，展開了激烈的打鬥。

波斯武士被斷眉手下纏着，再不能保護那些波斯商旅，而斷眉雄霸之一帶，手下衆多，便趁這個機會，下手搶奪波斯人財物！

格納查眼見自己功敗垂成，却無法去保護他們，心下怒極，彎刀使法便有些淩亂。

斷眉如何看不出。

他立時使出「風拂玉樹」「雲灑瓊苞」兩招，眼看便要把格納查刺殺。

忽然，「噹」的一聲。

斷眉只感虎口奇痛，第二招無法使出。

格納查在斷眉這一慢下來，才能把彎刀護身，雖然他暫時無礙，也使他冷汗涔涔而下。

斷眉怒喝：「誰人敢淌混水？」

只見不遠之處，一人如天神般站着。

這時，斷眉手下，已搶到了波斯商旅的財寶，各自散去，而那些波斯商旅，有些是受了傷，有些害怕刀劍，各自奔逃。

那天神般的大漢，正是楞嚴堡堡主韋矢言！

他微笑道：「何必趕盡殺絕！」

波斯人格納查看見了韋矢言，知道是他出手相救，目光露出感激的神色。

斷眉道：「來者何人！」

韋矢言道：「楞嚴堡韋矢言！」

「你想作個賊阿爸，黑吃黑？」

「不——這些波斯商旅，千山萬水而來，財物已盡失，境況可憐，何必再傷害他們生命？」

斷眉道：「原來是個好心腸的俠客——」

話未說完，他的劍如白蛇吐信。

韋矢言昂身一避。

斷眉劍招未老，向下砍去。

韋矢言避無可避，只好弓身，作了個鐵板橋。

只見他足如鐵鑄，身挺似板，斜起若橋。

格納查看到韋矢言如此身手，也不禁喝采。

斷眉劍仍向下，直削韋矢言腰身。

韋矢言早已知有此着，雙腿向空蹴起，右脚光是向他的持劍的手腕骨蹴去。

不要看輕這一蹴——

登時，斷眉手腕上的「腕骨」「陽谷」「養老」「神門」四大要穴，已被點中。

他感到手部痲木。

這時，韋矢言已翻身上竄，兔起鶻落，只是瞬間之事。當他落下，已是站在斷眉背後。

斷眉不及回身。

韋矢言雙手一搭，已按着他背部大穴。

斷眉只感內力緩緩而進，却不似

要他的命，不過，只要韋矢言稍一加勁，他便會脈絕身亡。

斷眉只好閉目待斃。

韋矢言輕輕一推，斷眉衝前幾步。

格納查雖不懂中原的點穴手法，但也知道，背部被敵人所按，亦即是性命在敵人手中。

韋矢言道：「斷眉先生，我看財物已得，所謂盜亦有道，何必──」

斷眉知道命是從他人指間撿回，得些好意須回首，接口道：「多謝韋矢言先生賜教！」

他一聲唿哨，手下衆人四散，轉眼之間，這山道上只剩下格納查的七個武士。

格納查上前學中原人拱手，道：「多謝大俠！」

韋矢言道：「只是舉手之勞！」

格納查道：「你是──」

「我在那邊的楞嚴堡來的，我是堡主韋矢言！」

「韋先生──」格納查不知如何說下去。

韋矢言道：「我明白你的苦況，不過──」

衆武士突然繞着韋矢言跪下，連格納查亦跪下，衆人臉露悲戚之容。

韋矢言扶起格納查，也不知用甚麼言語去安慰。

衆武士緩緩站了起來。

這時他們面朝西方，慢慢抽出武士彎刀。

韋矢言知道不對。

武士狂號一聲，彎刀便向前面的武士刺去。

這種互刺，集體自盡方式，倒是聞所未聞，見所未見，實在是詭異之極！

韋矢言一時之間，不能阻着八人的刀，他人急智生，一腳踢起，泥土飛揚。

衆人因泥塵入眼，一時之間擾攘散開。

韋矢言道：「大丈夫豈可──」

泥塵落下，格納查哭道：「先生，我們都是波斯最好的武士，在父老面前保証過，要好好保護商旅，而今商旅財物盡失，而商旅人命也不知怎樣，你叫我們不互刺自盡，還有甚麼可做？」

「再找斷眉！」

「中原地方，我們都不熟悉，而且人手又不多，武藝也不及他們──」

韋矢言回心一想，有道是：送佛送到西！只是救了他們的性命也是無用，其實他們的性命，便是商旅的財物，失了財物，他們有命也沒用。

可是，他知道斷眉在附近勢力龐大，他們做這無本生意，已有多年，官府也沒他們奈何，自己又如何可以在他們手中拿回財物。

不過，假如可以平息這段干戈，無論對自己，對楞嚴堡的聲望也大大提高。

韋矢言一時之間，也想不出甚麼計謀，但爲了不忍見八大武士客死他鄉，便道：「你們先找回商旅，看看有沒有人命損失，三日之後，再在這山道上，那時，也許有辦法找回財物！」

格納查喜極，率武士向他跪拜。

韋矢言扶起他們，指點了附近形勢，便離開了他們，直往斷眉的山寨。

斷眉回到寨中，心中已感到有點不安，因爲今天一戰，假若韋矢言不是手下留情，自己性命已不保。

這劫鏢的事並不會就此平靜下去。

假若韋矢言再來，自己又如何應付？

他在寨外，點齊了各弟兄手足人數，又看過了所劫來的貨物，感到十分滿意。

他吩咐嘍囉，小心把守山寨，因爲他預感到韋矢言一定會再來。

他獨自一人，回到議事廳白虎堂。

這議事廳很大，當中有一太師椅，椅上鋪着一張白色的稀有虎皮。

斷眉很多時候，也喜歡坐在白虎皮之上。

他一入白虎堂，便感到不對──

白虎皮上，竟有一團黑物！

那團黑物却是一個人──

那人身材矮小，頭上是一蓬亂草似的頭髮，臉上虬髯如戟，渾身上罩着白袍，却也可看到他肌肉虬突，足上是一對芒鞋，斜倚在太師椅上。

斷眉喝道：「你這──」

那人微笑，黝黑的臉孔却露出一口白牙，然後伸了一個懶腰。

斷眉早已放下兵刃，唯有雙手運勁。

那人又打了個呵欠，用古怪的語調道：「斷眉先生，我來是和你做生意的！」

斷眉見他好整以暇，而且能夠避過寨中暗卡，潛入白虎堂，當然不是平庸之士。

斷眉道：「甚麼生意？」

那人道：「是那批波斯寶石！」

斷眉一驚，這人竟知自己掠奪了波斯人的寶石。

那人道：「不要驚，朋友，我在絲綢之路，早已看清楚那批寶石！」

斷眉不知此人來龍去脈，便道：「你究竟是何人？」

「我──」那人格格地笑，臉帶輕蔑。

「我從大天竺國來，我與達摩是同鄉！」那人又再格格地笑。

斷眉實在忍不住他的不屑神情。

那人又道：「在絲綢路上，我一直監視着那批無用的武士，不過，我沒有下手，因爲我知道一入陽關，便有人下手，倒不用勞煩我！」

「是我下了手又怎樣？」

「那麼麻煩你了，我只想要了全部寶石，其他的東西，我不會沾手！」

斷眉氣極，這古怪的天竺人，憑甚麼要與自己分贓，但看他神情，却蠻有把握。

「你出多少錢買我寶石？」

「我沒有錢！」他又格格大笑，道：「假若我有錢，又何必要那寶石？」

「那究竟是甚麼生意？」

那天竺人不知如何，雙手一晃，右手中已多了一支東西，放在旁邊的檀木几上。

「我是靠這蘆葦！」

「蘆葦？」

那人格格大笑，半晌才道：「那年達摩一葦東渡，敎化了整個中原武林！」

斷眉被這些怪人弄得啼笑皆非，怒極上前。

那怪人執起他所說的蘆葦，輕輕一拂，斷眉感到勁風拂面湧來。

他雙拳挺出，近他胸前之前，右掌變指，左掌變爪，要硬生生的傷他。

那人仍是好整以暇。

當指掌一近，他手中蘆葦一拂，斷眉的右指似有尖針相對，左掌也像有無數尖針刺入。

斷眉立時縮掌變招，但那尖針一般的內力，却是源源而至，那人似是駕御着蘆葦，直衝向斷眉。

斷眉身不由己的向後暴退。

這一退却是無法停下來，一直退到白虎堂的另一端，身貼牆壁，才能停下來。

而那怪人，不知在什麼時候，又坐回白虎皮椅上。

斷眉知道，此人武功厲害，便要喊人入來。

怪人又似知他意思，蘆葦一拂，一縷勁風，却封着他的喉嚨。

這種隔空勁氣襲人，實在是匪夷所思的武功，不過，在這怪人手中，却是揮灑自如！

怪人道：「我爲人十分公平，寶石是我先看到，自然歸我，但念在你劫奪有功，其他東西歸你，我們互不相欠，生意便算做成！」

斷眉無法，心中暗想，只要你人留在山上，看你武功再强，也不能逃出此寨！

斷眉道：「以先生武功之强，掠奪寶石，是輕而易舉的事，那麼，就依你所言，寶石便算你的！」

怪人道：「你倒也是一個明白事理的人！」

「既是如此，我便吩咐手下──」

「斷眉先生，你不要以爲叫人幫手，欺我一人，我自有法寶對付──」他從懷掏出了一支嗩吶似的吹管。

「天竺先生──」

「我是達達星！」

「達達星先生，我們做了這一筆生意，不如多在山寨盤桓幾日！」

「我自有主意，不過，你先奉上寶石再算！」

斷眉按捺着怒氣，他行走江湖幾十年，見過很多賊阿爸，却從來未見如此氣燄迫人的賊中賊！

他退出了白虎堂，立即宣召了寨中各隊好手，重重圍着白虎堂，並派了五十個弓箭手，伏在白虎堂屋頂之上，只要聽到斷眉的號令，便從屋頂射下，就算那位天竺怪人達達星有如何本領，也難逃箭鏃！

一切安排妥當，斷眉把寶石捧入。

天竺怪人達達星在白虎皮上的太師椅上假寐。

斷眉入來。

寶石在室中，陽光透射之下，耀目生輝。

達達星見了，也是眉開眼笑。

斷眉見一切佈置就緒，也學他格格大笑，半晌才道：「達達星，看你──」

達達星也笑。

他既是看着寶石而笑，也是在嘲笑斷眉。

斷眉一揮長劍。

白虎堂在轉瞬之間已圍滿了人，却是默然無聲，可見斷眉平日訓練有素。

達達星環視四週，並不言語，只緩緩地拿起那嗩吶一般的吹管。

斷眉長劍便要刺出。

只聽見吹管傳出尖銳的聲音。

這尖銳之聲仿似千萬條有刺昆虫，向人耳膜刺去。

外圍武功平庸之輩，早已忍不住那一聲響，各自奔出了白虎堂。

武功較好的仍然忍受着，不過，他們也有極其不安而煩躁的表示。

斷眉長劍呆着──

知道這聲音會使人瘋狂，他立時定下心神。

嗩吶之聲越來越厲害。

屋頂上面的弓箭手，有一大半已從屋頂跌了下來，而屋內退出的人更多。

斷眉忍不住放下了劍，按着耳朵，並且示意達達星不要再吹奏下去。

可是，達達星不加理會，他目露兇光，似乎是要懲罰一下斷眉不聽勸告。

有些人開始倒地猛滚。

斷眉胸口發悶，有點作嘔的感覺，心想：「難道這十多年的基業，便要敗在這天竺人的手上？」

嗩吶聲突然止了。

斷眉還以爲達達星手下留情。

不！

那是因爲門口之處，站着天神般的韋矢言。

韋矢言爲了拯救波斯武士，在完全沒有辦法之下，仍然上了斷眉的山寨。

他剛近白虎堂，已覺不妥。

只見寨中人狠奔豕突，而一陣刺耳的嗩吶聲傳來，越是走近白虎堂，越是使人煩躁不安。

他當然知道那是一種音波功。

達達星看見韋矢言，氣定神閒，已知來者是高手。

韋矢言道：「兄台是——」

斷眉一見韋矢言，叫道：「這怪人好厲害，韋先生你救——」

韋矢言道：「斷眉兄，你先塞上耳朵——」

達達星却放下了嗩吶，站了起來，這人身材，似有韋矢言那麼高大。

他把手中的「蘆葦」揚起，不發一言，便已攻向韋矢言，手法却是十分怪異，既似點穴，又似刺殺。

韋矢言就以雙袖應戰。

雙袖拂起狂風，四方八面的攻向達達星。

達達星的蘆葦就像風中勁草，以拂穴、錯脈、刺、點、打、戳、壓、擊、撞的手法，向韋矢言上中下三盤攻去，這手法並非中土武林所見，怪異之中，自成一派。

韋矢言雙袖有如大海波濤，一浪接一浪，使他攻來之勢，就在招式與招式之間無形散去。

這時，韋矢言靈光一現。

假若能以自己武功，壓倒這個怪人，斷眉自然對自己感激不盡，那時，他可以利用這段恩情，再解決斷眉與波斯武士之間的矛盾。

他立時雙袖再拂，手中又多了一條長帶。

帶作七色，那是他師傅獨創的一套「飛虹綑帶」。韋軒轅一次觀看沙漠中的海市蜃樓的虹光，見七色變幻無定，一時互相纏繞，一時互相分散，極爲奪目。

他便以七色帶互纏互散，創造了「飛虹綑帶」。

只見韋矢言手中那七色飛帶上下飛舞，一片爭光耀目，波瀾起伏，此起彼降，彼進此退，交織成無數光華，便要綑着這天竺怪人。

怪人在飛虹綑帶之內，飛躍騰挪，十分靈活，他那手中蘆葦，雖然不能再發揮威力，但仍可以在綑帶下綑之時，掠開纏結之處。

綑帶越舞越急。

天竺怪手開始手忙脚亂。

韋矢言知道那是最佳時刻，一聲：「着！」

只見那怪人左手已被飛虹綑帶綁着，而右手那「蘆葦」已被韋矢言內力震飛。

天竺怪人道：「服了！」

這話倒出乎他們意料之外，中原人士講求節氣，講求寧死不屈，但這天竺怪人，竟一口便說服了。

原來天竺地方，不似中原，人們生性單純，是非黑白，絕不混淆。

韋矢言把布帶一晃，已放鬆了那左手的綑綁。

天竺怪人道：「我是達達星，甘心拜服——」

「我是楞嚴堡韋矢言！」

「多謝韋堡主不殺之恩！」

「達達星，你此行的目的是——」

「我是天竺第一武士，酋長賜我十柄寶刀，因此我赴中原，找寶石相配，我從天竺北上，入絲綢之路，見波斯人帶來寶石，正合我的心意，那我——」

斷眉已明白他所指。

韋矢言道：「你非要此批寶石不可？」

「我是你手下敗將，如何能說非要二字！」

「那好極了，斷眉先生，你——」

「多謝堡主相救，這批寶石——不，我這條命也是你的，甚麼也是你的！」

韋矢言心中一陣激動，感到這兩個漢子，雖是粗鄙不文，但也是熱血漢子。

韋矢言道：「我並非想要這批寶石，斷眉先生，那波斯第一武士，千山萬水而來，既不能保護商旅，也不能保護貨物，你叫他如何回去？」

兩人無言。

韋矢言續道：「雖說他是學藝不精，不過，他人生路不熟，未遇過強勁對手……」

斷眉道：「韋堡主，我明白你的心意，這一批寶石，就任由你拿主意！」

天竺武士達達星道：「其實我也可以向波斯人買這些寶石，他們目的是來做生意！」

韋矢言道：「你們既然信得過在下，那麼——」

兩人同時道：「韋堡主之言，絕不違拗！」

於是，兩日之後，領了兩人，下山往那山道，會見波斯武士格納查。

格納查得回寶石，又見商旅沒有損傷，俱十分感激韋矢言。

天竺武士向波斯人購了多顆寶石，當然價格從廉，半賣半送。

波斯武士與斷眉不打不相識，也介紹了無數中土商人前來，購買寶石地毡，使他們不用再入中原，便滿載而歸，但格納查不願回去，遣派了身邊的七位武士護着商旅回去，自己却與斷眉切磋武藝。

那天竺異人達達星却要上楞嚴堡，與韋矢言談論磋研那飛虹綑帶的武功。

一場恩怨，便已消彌，韋矢言沒有得到甚麼寶石，却贏得三位好友。

護堡不成　身受毒傷

韋矢言的心目中，還有兩位助拳的。

這兩位的怪異，與上述五人，不遑多讓。

認識「花面武士」苗疆與東瀛武士

「佐佐木」，也是在一次偶然的機會。

那年韋矢言有事赴長白山，途經一個森林，却見有兩個怪人在相鬥。

其中一個，臉有繪花，在一般人看來，極爲怪異，還有，那時，天氣已是秋末冬初，長白山地處北方，已是十分寒冷，那人竟是穿了十分單薄的衣裳。

另一個怪人，全身由頭至脚都包着黑布，手執東瀛刀，一看便知是個東瀛武士。

兩人在林中大戰。

原來那臉有繪花的人是個苗人，他本人是雲南來的，不過他爲了採集葯物與毒物，一直北上，他並無一個目的地，只要發現需要採取的葯物與毒物，他便前去。

他是個苗人，名字就叫做苗疆。

他使的是一種怪異的武器，名叫孔雀鈎，這孔雀鈎平時使來，就像普通中原的鈎一般，不過，在重要的關頭，那鈎可以像孔雀開屏那麼散開。

而那東瀛武士，是來自日本，據說他是屬於「伊賀派」的忍者。

所謂「忍者」，與一般武士是有點不同，他不但有上乘武功，還有其他武士所沒有的本領，例如他們可以突然隱身！

究竟這兩人如何大戰起來，韋矢言並不知道。

當他們戰得難分難解之時，韋矢言才經過樹林。

東瀛武士那長而略彎的武士刀揮起來，苗疆的孔雀鈎相迎，「砰」的一聲，火花四濺！

就在這時，那孔雀鈎已散開。本是一鈎，而今却成爲十多柄利刃，便要把日本武士的胸前刺得變成個蜂巢！

東瀛武士並不弱，身形稍退，武士刀竟然從下而上，反手斬上，眼看便要苗疆把孔雀鈎撤去。

苗疆聽風辨來勢，猛然躍開。

東瀛武士使出一招，像中原武林人士所使的「橫掃千軍」，不過這「橫掃千軍」並不只是一招過，而是沿着身體不停旋轉而使出，他的身體已成一個風車，而鋒利的武士刀在風車外殺上。

他的步伐怪異，身體斜斜而上，又好像是脚已離地，這招迫使苗疆直退二十步。

東瀛武士刀所過之處，落葉無數。

武士刀刀氣迫人，韋矢言在一旁，也感到一陣寒意。

苗疆猛退，只是暫時阻擋不了這殺氣。

不過，東瀛武士所展這招，極爲浪費氣力，假若這一招不能殺退或嚇退敵人，自己氣力不繼，便會爲敵人所乘而落敗！

花面武士苗疆似乎是看到他這個弱點。

他一直退，孔雀鈎並無出手抵禦。

直到刀光一停。

這次，孔雀鈎便出，一出便已是孔雀開屏，十多柄的利刃一同攻來。

東瀛武士氣喘着，脚步已有虛浮，他反身一躍。

苗疆却如影隨形，孔雀鈎緊封他的喉嚨與前胸。

東瀛武士立定。

苗疆孔雀鈎猛力推前。

突然，苗疆「呀！」的一聲，叫了起來！

原來，他眼見這東瀛武士，便要死於孔雀鈎之下，可是，一刺之下，竟是刺在一棵樹幹之上！

而那東瀛武士竟然消失了！

是的，突然的消失了！

韋矢言冷眼旁觀，也感到愕然。

一個人竟能在另一個人眼前，突然消失。

苗疆呆了半晌。

他又再持孔雀鈎向前不斷刺去。

但那裏還有東瀛武士的踪影？

韋矢言本想離去，但看到這裏，實在難以相信，便信步出來。

苗疆還以爲東瀛武士又再出現，返身一刺。

韋矢言道：「好漢，我並非那東瀛武士！」

苗疆見韋矢言虎威凜凜，道：「你——」

「我看到你們相鬥，那人實在奇怪！」

「我看是撞了邪！」

「撞邪？好漢，我看你是來自苗疆之地？」

「我根本便是苗疆！你——」

「我是來自內蒙的楞嚴堡——」

話未說完，忽然半空之中，飄下一葉。

苗疆竄身抓葉。

葉上有刀痕，寫了二字——「明戰」

另外一旁，似乎是個署名——「忍」

苗疆不明所以，遞給韋矢言看。

韋矢言一看，道：「那東瀛武士約你明日再戰！」

「那忍字是——」

「那可能是他的名字，也可能是他的派別！呀！對了，他是個忍者！」

「甚麼是忍者？」

「我也不大清楚，不過，我聽黃海沿岸一帶的漁民說過，東瀛武士，是會隱身術的！」

「隱身術？」

韋矢言道：「好漢來自苗地，也看過很多邪術？」

「有，雲南有很多邪術巫術！」

「有隱身術嗎？」

「我不知道，我沒有看過！」

「以我看來，這東瀛武士是個忍者，據說忍者本領高强，可以隱身，不

過，我却不信！」

「不過，他的確在我眼前消失！」

「我相信他是利用當時昏暗環境，你記得嗎，當時樹葉仍不斷飄下，那情景令你分心，而且那時你自認必勝，一刺而下，那武士使的上乘輕功，無聲無息的飄去，那便是隱術！」

韋矢言的話也只是推測。

苗疆道：「大俠多見識廣，我還有很多事向你請教！」

「不敢當！」

於是，兩人便在林中坐下。

苗疆在地上弄了個火，從懷中掏了一些草葯出來，在火上薰着，發出一些奇異的氣味。

韋矢言問道：「你弄些甚麼——」

苗疆輕聲道：「來了！」

只見樹林那邊，一隻小獐鹿，正嗅着氣味而來。

苗疆一揚手，那隻小獐鹿已應聲倒下，接着，苗疆一拉，那隻小獐鹿已來到他身邊！

原來他發的暗器，有一條堅韌的絲線繫着，因此，不用動身，獵物便可在拉到前。

韋矢言看了，十分佩服。

苗疆道：「這也並不是甚麼大本領，我們苗疆之地，並沒有開發，爲了食物，我們打獵方法極多！」

所謂工多藝熟，天下事都逃不出這個道理！

苗疆以熟練的手法，把獐鹿劏開，在火堆上燒烤，轉眼之間，獐鹿的肉香四溢。

兩人一邊吃，一邊談論天下怪事，十分投契。

忽然，韋矢言問：「你與那東瀛武士，爲甚麼會廝殺起來？」

苗疆道：「其實也沒有甚麼大不了——我正在捉一隻赤蜈蚣，那赤蜈蚣遍體通紅，極爲難得，我希望可以活捉，抽取牠身上毒液，那知——」他嘆了一口氣。

「怎麼了？」

「那赤蜈蚣十分機靈，在小洞口內，總是不出來，我伏在洞口三天，希望牠一出來，便手到擒來，終於，我等到了好機會，赤蜈蚣全身出了小洞，我一手攫下，那知那武士刀比我的手還快，一揮之下，我縮了手，而那赤蜈蚣却成了七段！」

「那武士多管閒事？」

「他以爲我一直伏在那裏，是偷窺他的武功，而他從未見過這可怕的赤蜈蚣，一見之下，情不自禁，揮刀斬下，還以爲是救了我的性命！

「我們言語不通，我在盛怒之下，便要殺他，他當然不甘示弱，以爲我是個蠻橫的人，忘恩負義，結果我們就大打一番！」

韋矢言聽了，也不禁笑了起來。

苗疆續道：「不過，我們越打，便越覺得對方武術怪異，也因而越打越有勁！」

韋矢言道：「天下武術，其實同出一源，不過，各派有各派鑽研之道！」

「不過，那忍術實在怪得可以！」

「明天，你又會用甚麼辦法對付他？」

「我看要你幫忙一下——」

韋矢言心下暗道：「這苗人倒也心思週密！」

苗疆續道：「你我雖是不同種族的人，不過，我們都是屬於中土的人，而那外族——」

韋矢言道：「其實你們爲的只是小事！」

「那你不幫我了？」

「我想幫忙，却不是幫你殺他！」

「我不殺他，他會殺我！」

「因此，我希望作個和事佬！」

「這人蠻不講理，又不懂我們語言，你怎能說服他？」

「那要看明天怎樣。」

一宿無話，那東瀛武士在曙光初露之際便來了。

那時，林中霧水氤氳。

東瀛武士見苗疆身邊多了一個人，也有些意外。

韋矢言立即退在一旁。

那東瀛武士明白。

於是，又一場大戰開始。

兩人開始之時，都用他們傳統武功，不過，戰意既酣，打鬥已開始有些變質。

苗疆的花臉，似有一股嚴霜罩着，並露了一些淫邪之氣。

韋矢言在旁，已可以感覺到，苗疆會使一些毒辣手段，不過，韋矢言却不能阻止。

因爲，他一直在觀看兩人，從沒加手，假若一加入戰圈，他們都會誤會自己。

可是，坐在這裏，讓苗疆下殺手，那也沒有甚麼好處，而且兩人之間，並非血海深仇，任何一方有損，便會眞的結下血海深仇！

韋矢言正在不知如何是好。

却見苗疆伸手入懷，隨即一揮。

韋矢言已無考慮，向暗器發出之處搶身上去。

武士反應較慢，只知苗疆發暗器，而不及抽身而退。

韋矢言本想以袖拂起暗器，不過，暗器極爲細小，速度却是驚人，便中了一着。

他只感到手腕對上之處，有點痲木而痕癢！

低頭一看，手臂之處，只有一點藍印，韋矢言當然知道，那是劇毒！

苗疆千萬也想不到，韋矢言竟會這樣爲這非親非故的人擋去他的「孔雀鈎針」。

東瀛武士上前，見他臂上有藍印，也知是中了劇毒！他嘰嘰咕咕的說了一番。

苗疆心下也過意不去，立時用牛筋縛着韋矢言的臂，並拿出一顆葯丸給他。

韋矢言知道，苗疆毒葯厲害，便吞下葯丸。

經過一番擾攘，毒氣不再擴散。

苗疆道：「對不起韋好漢！」

韋矢言沒有說話。

東瀛武士向韋矢言又跪又拜，口中不斷說出一些咕咕嚕嚕的語言，雖然他不明白，但看他的神情，也知道他是感激自己救命之恩！

可是，三言兩語之後，兩人又再激起怒火。

韋矢言知道，再讓他們打下去，便再無寧日，於是，找了一塊大樹葉，用指甲寫了兩個字——

「和平」

那東瀛武士却也似明白。

韋矢言道：「苗兄，何必再爲小事動怒，天下赤蜈蚣雖少，但總有一天，你可再找到一條，但朋友却並不輕易找到，我看這武士，也非蠻惡之輩！」

苗疆面對韋矢言，心中實在慚愧，一方面是令他中了孔雀針毒，第二是自己以暗器殺人，並不光明磊落。

韋矢言知他有愧，便轉向那東瀛武士，道：「好漢，就做個朋友？」

他拉着苗疆的手，也拉武士之手。

東瀛武士會意，道：「朋友！」

他竟然也懂得一些中原語言。

東瀛武士又道：「殺……蜈蚣……對不起……」

韋矢言道：「不用再提了！好漢，你來中土爲何？」

「遊蕩……看……」

原來他是一個流浪的東瀛武士，他用了一些斷斷續續的中原語言，說出他素來喜歡遊山玩水，在大自然中學取武功，他仰慕我們中華山明水秀，因此大着膽子東渡高麗半島，再入東北，偶然闖入了長白山。

韋矢言又詢問了他有關「隱身」之事。

果然不出韋矢言所料，他使的是掩眼之法，並配以上乘的輕功，才能在敵人眼前突然消失。

其實，他還用了一種中原人從未見過的噴霧手法，在他隱身之前，他唇間噴出一口細霧，擾亂了敵人視線，才可以在無聲無息之際隱去。

他又表演了很多東瀛功夫，都大開二人眼界。

苗疆也不甘示弱，展示他擁有的怪異隨身武器，各種毒物的使用，也使東瀛武士大爲佩服。

韋矢言在林中過了七天，毒性才完全排於體外，而在這七天之內，三人亦成爲好友。

＊　＊　＊

「神醫」吳續命、「智囊」諸葛先生與「將軍」靈獒先生下堡，便是要找這七人，這七人而今行踪不定，他們能否及時而來？對付前來的七大世家，這七個桀傲不馴的傢伙，又能幫得楞嚴堡堡主韋矢言多少？

＊　＊　＊

韋矢言在堡中等候了十天，吳續命、諸葛先生與靈獒先生，亦陸續歸來。

他們都是不負所托。

血僧、斷眉、獨臂、苗疆、東瀛武士佐佐木、波斯武士格納查與天竺武士達達星，會在日內趕來。

是夜，三位與韋堡主商議一切，並打算明天開始，在堡中作種種部署。

可是，一覺醒來，吳續命、諸葛先生與靈獒先生，只覺全身酥軟，被人扣在石室。

之後，便是遇到鐵逸民從氣槽滑入之事。

他們不知被困了多少時候，飢餓難熬。

鐵逸民從室內各通氣槽着手，終於又再被他找到一個破綻，他又服了一顆「虎魄强魂丹」，待功力大增之後，一掌擊向一個通氣槽末端，竟然打出了一條生路。

不過，這小小的出口，只能容鐵逸民一人出去，三人已畫了一個堡內略圖，使他可以找到堡主或其他人等，救他們出生天。

鐵逸民從石室出來，已是掌燈時份。

四週是黑漆一遍。

只見山上一個廳堂，却是燈火通明，那時，他所服的那顆「虎魄强魂丹」，藥力未散，功力仍然充沛，他沿着堡外石級，竟可直接到了那透光的廳堂。

他不敢妄動，只在一個窗角伏着。

大廳之內坐滿了人，看他們的情形，似乎是在爭吵一些甚麼似的。

鐵逸民伏着，側耳細聽。

當中一個大和尚道：「各位，我們都是曾受楞嚴堡堡主大恩的人，這次，七大世家來挑戰楞嚴堡，我們來助拳是義不容辭的，不過，假若我們自己先傷了和氣，那不只不能報恩，反而是累了楞嚴堡韋堡主！」

一個神情威猛，高大的漢子，看來便是楞嚴堡韋堡主，站了起來道：「各位，多蒙你們義助敝堡，假若你們之間有甚麼誤會，在打退七大世家之後，各位在楞嚴堡多盤桓幾天，讓我爲各位排解！」

大廳中的人，對韋堡主極爲信服。

韋堡主道：「各位，七大世家聯手而來，看他們聲勢，像要剷平楞嚴堡才覺甘心，想我楞嚴堡，地處內蒙，與中原武林隔絕，竟也會得罪他們！」

血僧道：「聽說有人以楞嚴堡之名，在外犯了很多大案，却與七大世家有關！」

韋堡主道：「我少到中原走動，只有我三位助手，偶到中原採購物品，也聽過一些，例如，有人說我劫了長孫世家一批黃金火藥，又劫奪納蘭世家一批稀有古畫！」

斷眉接口道：「這兩事在下也聽過！」

全身黑衣的東瀛武士道：「聽說有一個擅養小鳥的人——」

花面武士苗疆道：「佐佐木兄所指的是公冶世家，他們懂鳥語，是創五禽法的世家！」

東瀛武士道：「對了，那是公冶世家，聽說他們所養的一批獵鷹，一夜之間，被人毒死！」

苗疆道：「對公冶世家來說，雀鳥的性命，比人命更爲寶貴！」

東瀛式士道：「那馴鷹的漢子，是被一種特異武功所打死的！」

韋堡主問：「甚麼特異武功？」

「聽說是『軒轅神通』！」

韋堡主道：「那的確是我師傅所創的武功——不過，我師傅在生之時，也說過這『軒轅神通』太過霸道，而且內力不足是難以練成，並沒有傳授於我！」

東瀛武士道：「軒轅神通能把人的五臟打翻震裂？」

韋堡主道：「是的！」

東瀛武士道：「因此那養鳥的——公冶世家，便認定是你們所幹的！」

韋堡主歎了口氣，道：「各位，你們還聽到甚麼？」

獨臂道：「慕容世家的御賜金鐧，可有所聞？」

斷眉道：「那是前朝皇帝所賜，據說是上打昏君，下打讒臣！」

獨臂道：「慕容世家已退出官宦之途，不過，他們有保存這對金鐧，而且在慕容世家內，設有兩位護鐧金剛！」

斷眉道：「那兩位護鐧金剛，據說有金剛不壞之身，而且他們來自天竺！」

衆人都看着天竺武士。

天竺武士達達星道：「我沒有見過兩人，不過，在天竺之時，也聽過他們已練成般若神功！」

獨臂道：「據說般若神功練成，金身便沒有死門？」

天竺武士道：「是的！」

獨臂道：「不過，這二位護鐧金剛卻有死門，他們的死門在頭頂，被人用利石插死似的！」

天竺武士不明道：「甚麼利石插死？」

獨臂道：「當然不是用眞正的利石所插死，據江湖人說，那是一種叫『稜嚴插』的武功！」

韋矢言聽了，臉有不安之色。

獨臂道：「也是楞嚴堡的功夫？」

韋矢言臉色蒼白，點點了頭。

獨臂道：「慕容世家兩大護鐧金剛被殺，金鐧被震斷幾截，雖無盜去，卻是最大的侮辱！」

* * *

這時，有幾個小僮僕送來一些酒水，這種酒水並非中原所有，據說是用沙漠綠洲中一種名爲「凝脂葡萄」所釀，香氣四溢。

衆人却是江湖豪容，也不客氣，各盡幾杯。

接着，他們又入了話題。

波斯武士格納查道：「過去一年，我到過高麗，據說那裏的人，懂得種人參！我知道人參有起死回生之功，倒也希望移植一些回波斯！」

苗疆道：「波斯氣候不合，那能種人參！」

格納查道：「學種人參不成，却聽過一件有關鮮于世家的事！」

斷眉道：「鮮于世家並不在高麗！」

格納查道：「是的，鮮于世家在東北，接近高麗之處，不過，鮮于世家，不論是漢人，或是高麗人，都十分熟悉的，因爲鮮于世家好客！」

血僧道：「是的，鮮于世家是『勝孟嘗』，無論甚麼人投靠，他們都歡迎！」

格納查道：「四個月之前，有三百人同時中毒，結果是四十人毒發身亡！」

韋堡主道：「用的是甚麼毒？」

格納查道：「據說是『紫藤末』！」

血僧道：「這種紫藤末是用一種特別的野生紫藤所研，這種紫藤攀生在石上，很少地方有人種植，據說也是內蒙特產？」

韋堡主點了點頭，道：「紫藤末無色無味，單是一味粉末，並沒有甚麼毒性，只有混和了鹽，才會產生劇毒，令人腹痛如絞！」

「對了！」血僧道：「那次鮮于世家行獵，射下了一大批肥雁，他們便用紅燒之法，招待來訪食客，食客用雁肉沾鹽進食，便中了劇毒！」

格納查道：「鮮于世家起初不知甚麼人下毒，後來才知道這種紫藤末，而這種紫藤末，是內蒙石山的特產，內蒙石山不多，那箭頭自然是指向——」

韋堡主道：「又是本堡？」

血僧道：「這次中毒而死的人，有幾個是名門子弟，他們認爲鮮于世家下毒殺人，『勝孟嘗』欺世盜名的手法，因此鮮于世家主人，大爲震怒！」

韋堡主道：「還有獨孤與令狐二家又如何？」

斷眉道：「先說令狐世家，他們是以劍法聞名於中原武林，並且歷代的世家主人，各編了一套劍法，存於他們世家內的『劍譜庫』內，令狐世家已有幾百年歷史，因此，『劍譜庫』內所存的劍譜，也極爲豐富，可是，有一日，劍譜庫內無端失火，燒了一大部份的劍譜，你道令狐世家主人如何不心痛！」

獨臂道：「沒有人保護『劍譜庫』的嗎？」

「有，當然有，是令狐十二劍連環！」

血僧道：「好有氣勢的名字！」

斷眉道：「這令狐十二劍連環，是令狐世家中練劍最有成就的弟子所組成，平時他們很少十二人連陣，因爲他們認爲十二人連陣，定然是天下無敵，因此，保護劍庫，通常是六人！」

獨臂道：「六人威力如何？」

「沒有人試過，不過，以他們幾代專注劍法，六人的劍連環也是非比尋常！」

「結果呢？」

斷眉道：「結果是——六人劍連環被破，其中兩人被利劍所殺，却找不到劍刺破之處！」

「爲甚麼？」

「因爲出劍的人，劍鋒異常鋒利，而且出手極快，快至血不流，傷處不現！」

血僧道：「這倒也大削令狐世家劍法的威名！」

斷眉道：「大破劍連環的人，無疑是劍法卓絕，但也是有點僥倖，因爲他們只有六人，而且他們的劍法並非頂尖兒的！」

「其他的劍連環呢？」

「那日是令狐世家的喜慶日子，其他的人都往喝喜酒，留下的劍連環，實在是較弱的一輩！」

血僧道：「令狐世家主人震怒？」

斷眉道：「震怒還不只此！」

衆人都異口同聲問：「還有甚麼？」

斷眉道：「『劍譜庫』被燒毀，庫內石牆之上，却留下幾幅圖畫！」

「甚麼圖畫？」

斷眉道：「是四個劍式——第一幅是『雨打飛雪』，圖中的人，竟能把飄下的雪花用劍一開爲二！

「第二幅是『劍鋒無摧』，繪的是長劍一劈而下，極盡陽剛的劍法，也大違使劍之道！

「第三幅是『劍氣穿心』，一劍竟可連穿四人，這當然是誇大的劍式！

「還有最後一劍，却是繪有一人，手中並無握劍，但人挺立，就像一柄劍！」

血僧並不明白，問道：「是甚麼的意思？」

「那是人已到達不用再使劍的地步，因爲，他本人已成爲一柄劍，一柄無所不摧的劍！」

血僧道：「簡直是匪夷所思！」

韋堡主道：「以劍法來敎訓一個以劍法著名於世的令狐世家，這實在是一絕！」

血僧道：「令狐世家，劍譜庫被毀，六劍連環被殺了二人，更要被人以劍招劍譜敎訓——不過，這次他們又如何入楞嚴堡之罪？」

斷眉道：「堡主你很少入中原，認識你廬山眞面的人並不多！」

韋矢言點頭。

斷眉道：「不過，令師傅早年叱咤江湖，有誰不認識他的尊範！」

「那又如何？」

斷眉道：「在畫中使出四招的人，正是令師傅的容貌，他們如何不知！」

血僧道：「令狐世家主人未免太不清醒！」

斷眉道：「爲甚麼？」

血僧道：「假若眞的是楞嚴堡所爲，也不會繪上自己師傅的面貌！」

斷眉道：「佛兄有所不知，假若你是令狐世家主人，一看如此慘淡情況，你會怪誰？而且事後，又找不到其他線索，他明知不是楞嚴堡所爲，也都要指向楞嚴堡！」

衆人都明白斷眉的意思。

韋堡主臉色更爲蒼白，起初他還以爲，師兄龍嘯天只得罪了一兩家世家，這兩世家便號召其他世家來攻，想不到楞嚴堡與七大世家，各有深仇大恨。

事已至此，唯有面對。

公道自在人心，自己沒有做過，又怎會驚懼七大世家的誤會？事情總有水落石出的一天。

忽然，他反而覺得，七大世家來攻，正好給予楞嚴堡一個辯白的機會。

韋堡主坦然道：「還有餘下的獨孤世家又如何？」

血僧道：「獨孤世家的事，我倒也清楚！」

衆人聽着，又有僮僕送上水酒，這凝脂葡萄所釀的酒，並沒有使人酒醉，只是使人感到香氣襲人，他們各自乾了幾杯。

鐵逸民在外面，本已極爲飢餓，但聽廳中人所說，十分吸引，一時之間，也忘了飢餓。

血僧放下酒杯，續道：「獨孤世家可以說是當今中原各大世家之首，而這次聯手，也是以獨孤世家爲尊，一切發號施令，也是由獨孤世家主人定奪。

「他是最大世家，受楞嚴堡之害——」他轉向韋堡主道：「對不起，韋堡主，我指的是有人借楞嚴堡之名——」

韋堡主道：「我明白，你快說下去！」

血僧道：「獨孤世家一向人丁昌旺，否則，也不能成爲武林第一世家，不過，到了這一代，却只有一個長子嫡孫，成爲獨孤世家的唯一繼承人！

「這繼承人今年九歲，生得聰明伶俐，學文練武，都聰慧過人，一學便會，因此，他們相信，雖只一人，獨孤世家仍然是繼續興旺！

「不過，而今却成絕望了？」

衆人似乎並不驚訝，因爲這件事早已傳遍武林，只有韋矢言身處內蒙，並未知悉。

韋矢言問：「為甚麼？」

「因為這九歲兒子，身中『亘古寒毒玄冰掌』！」

「亘古寒毒玄冰掌？」

「是的，這是天下最惡毒的掌法之一！中掌的人，並不會立刻死去，身上除留下黑掌印之外，還有便是寒毒入體，終生不渝，而且掌毒不斷折磨中掌之人！」

韋堡主道：「先師雖然在江湖名聲並不很好，却從來沒有學過，或使用過這種惡毒功夫，而且，施之於孩子身上，這人還有人性？」

血僧道：「是的，這小孩子日夕臥床，間中發冷發熱，已被折磨得不成人形——幸好獨孤世家也有能人，他們互相輪流用內力為孩子迫出寒氣，不過，寒氣只能迫出一小部份，而受傷的血脈又在體內再生寒氣！

「這樣，不單耗了獨孤世家家中高手氣力，也害了孩子不斷受苦，實在是一件慘無人道之事！」

韋堡主道：「這又如何入罪楞嚴堡？」

「證據是確鑿的！」

韋堡主不明所指道：「甚麼證據？」

「那孩子身上的黑掌印！」

「掌印也有記號？」

「有——掌印之上，有個指環印！」

「甚麼指環？」

「我也不知道，據獨孤世家的人所說，上面刻有『稜巖堡』三字，很多人以為堡主把稜巖堡改為楞嚴堡，也是避開這個大罪！」

韋堡主道：「荒謬！」

血僧道：「明眼的人，都知道這是嫁禍於堡主的低下手法，不過，受害的人，那七大世家，却不是如此想法！」

「他們以為——」

「他們認為，是你向中原武林挑戰，揚威立萬，並要稱霸武林的先兆！」

韋堡主苦笑。

斷眉道：「堡主，我們都是受你大恩之人，當然不會相信——」

眾人也附和着。

斷眉又道：「你心目中可有誰人嫁禍？」

韋堡主當然明白，不過，自己有如此師兄，怎能宣之於口？

他沈吟着。

忽地，大門外面，傳來一陣香氣。

眾人都注視着大門。

除了香氣之外，似乎還有一陣陣絲竹奏樂之聲。

「甚麼人？」韋堡主道。

沒有人回答。

接着，兩個華服的人出現，却是半幪着臉。

這兩人手中持着一個花籃，另一隻手正從花籃之中，拿出殷紅的花瓣，向四周撒去。

「仙女散花」的形象是美妙優雅的。

可是，這兩個幪面男人撒花，却有說不出的詭異。

香氣從花瓣中散播開來。

眾人不禁深深地吸了一口。

香氣透人心脾，十分寫意。

接着，是那頂豪華轎子，由另外兩個幪面男子抬着，這廳子極大，轎子入了廳門，也不覺狹隘。

轎子放下。

韋堡主立時叫道：「是你——」

四個轎夫並沒有理會，轉身把轎門打開，然後，四人用力一抬——整個轎頂便離開了。

幪面轎夫合力，竟可以把拆下來的半截轎摺疊起來，他們手法熟練。

這乘豪華轎子，只剩半截。

轎中人華服，金光閃閃，頭帶高冠。

那人臉白無鬚，表情却是冰冷，他拱手道：「各位，久違了！」

韋堡主當然認識他，道：「師兄！」

「你還記得我這個師兄？」

「當然記得，你——」

「你你我我甚麼？」他頓了頓，道：「各位都是來義助楞嚴堡堡主韋矢言的麼？」

眾人無言，望着他說話時那麼輕蔑，都感到有點噁心，此人派頭極大，態度也極為令人厭惡。

「我叫龍嘯天！各位雖然不認識我，不過，對我過去幾年的所作所為，都瞭如指掌！」

龍嘯天竟然在眾人面前承認了一切惡行。

最氣憤的當然是韋矢言，他暗中運勁。

龍嘯天又道：「各位，七大世家是名門望族，義滿江湖，我龍嘯天便是最看不起這些自認為正派的人，連我可愛的師弟，也要把師傅留下的稜巖堡改為楞嚴堡，把自己弄成一個正氣凜然的堡主！」

他仰天長笑，眼光仍露不屑的神色。

接着，又道：「七大世家都快來了，看你們又如何！」

韋矢言道：「龍嘯天，你我之間的恩怨，為何要牽涉這麼多無辜的人？」

龍嘯天道：「無辜？他們完全無辜？」

韋矢言道：「就算他們七大世家有做錯的地方，也不用你去干涉，你找的只是我——」

他走了出來，面對龍嘯天。

龍嘯天仍然坐在半截轎子之內。

「找你，我怎能找你啊？」他的聲音充滿了怨毒，接着道：「師弟，我的武功比不上你，我的人品更比不上你，你是師傅指定的繼承人，你叫我如何找你？」

韋矢言真不知如何去答這話。

龍嘯天又道：「其實，我也可以用旁門左道去暗算你，奪了稜巖堡過來，可是，江湖上的人如何看我——那時我只是個欺師滅祖的人，是個殺師弟的禽獸，我雖擁有稜巖堡，却仍是一個江湖敗類！

「既然殺你是江湖敗類，在江湖上橫行，也是江湖敗類，那倒不如做得名頭更响，我冒你名，向七大世家挑釁，讓你也嘗嘗江湖敗類的滋味！」

韋矢言看着這位師兄，憤怒之火仍熾，不過，心中同時也憐憫他的瘋狂。

韋矢言道：「龍嘯天，你再多說話也是無益，既然你已來到堡內，咱們師兄弟面對面，就來一次了結！」

「了結？了結甚麼？一切都不是了結了嗎？」

韋矢言不明白他的說話。

龍嘯天陰險地笑了，道：「來，你試試運勁攻來！」

韋矢言拱手向天，作了一個向長輩發招的架式，他仍然是尊重他的師兄。

然後，他引力運勁，可是，力却不從心，他試圖再運，雙手竟然有些顫抖。

龍嘯天大笑，道：「各位，我龍嘯天從來不打無把握的仗，七大世家，在江湖上何等威名煊赫，世家之內，防守何等嚴密，對我來說，却是如入無人之境，我那一次不是予取予攜？

「他們擁有財富、勢力，仍然奈何我不得，以你們這些本是邪魔外道，散兵游勇，奈何我甚麼？」

眾人聽了，都是怒上心頭，都不覺地各自運勁。

可是，他們都感到力不從心。

龍嘯天環視各人，又再大笑。

韋矢言突然一竄上前，他身未到，四個轎夫已站在龍嘯天的身前。

龍嘯天道：「韋堡主，你的武功……還不及我四個低三下四的轎夫！」

韋矢言這一動身，不單是力不從心，而且開始感到有些氣喘心口翳悶。

韋矢言心知不妙，不過，一時之間，却想不到為何有此現象。

龍嘯天道：「我今日現身，第一、當然是清理門戶，把我這個正義的師弟除去，第二，我要把與我師弟稍有關連的人也要除去！」

眾人已站了起來。

龍嘯天道：「運勁齊攻啊！」

眾人運勁，都各知不妙，沒有內功基礎的三個外族武士，更感全身乏力，慢慢坐下。

龍嘯天道：「各位，當你們談論我對七大世家所施的惡行之時，是何等意氣風發，說到要齊心協力助韋堡主之時，是何等敵愾同仇，那些僮僕送上的『凝脂葡萄』酒，是多麼的可口！」

眾人心中一凜，原來是喝了毒酒。

龍嘯天道：「酒中並無毒——假若有毒，韋堡主慣飲這醇醪，如何不知！」

龍嘯天再看各人，看來他們所中的毒，毒性已發作，臉色極為灰頹。

龍嘯天拿起一個花籃，道：「毒便是在這裏！」

他撒了一手花瓣，香氣四散。

「毒也是由此而來！」

眾人都止住了呼吸。

不過，回心一想，龍嘯天在這大廳之內，也盤桓了一段時間，他也無法不吸入這些香氣，換句話說，如果大家中毒，他又何嘗不會中毒！

「我並不會中毒！」龍嘯天笑道：「因為我沒有飲過那些『凝脂葡萄』！」

那時，鐵逸民在外，深深吸了一口氣，暗中運勁却無異樣，並沒有中毒，正在奇怪。

龍嘯天續道：「只有這些高山桂花，混和了凝脂葡萄的酒力，毒性才發！」

眾人心驚，坐了下來。

龍嘯天道：「你們都已成為了我刀俎上的魚肉——」

話未說完，四個轎夫蹲下，抬起了龍嘯天。

四人手腳極其矯捷，合作純熟，轉瞬之間，轎子已在韋矢言跟前。

一掌拍出，韋矢言連出手招架也不能，便中了他一掌倒地。

轎子並沒有慢下來。

一個環轉，已到了三位外族武士之間。

這次是三掌挺出。

三人應聲倒下。

轎子又動。

血僧、斷眉、獨臂與苗疆看到這情形，雖有準備，可是力不從心，也無法招架。

左右連環四掌，四人已是應聲倒下。

鐵逸民實在看不過眼，龍嘯天這人的確是卑鄙無恥，既下毒於先，又在眾人完全無力抵抗之時發掌。

他不再猶豫，從窗外竄入。

龍嘯天見人影閃動，有點愕然。

繼而看到鐵逸民，笑道：「你這小子，我正要找你！」

鐵逸民道：「你這無恥匹夫——」

他不知如何說下去，撲身前去！

這無疑是以卵擊石。

龍嘯天的武功與其相比，不知要高出多少倍。

但正義的力量有時是不會計較。

龍嘯天稍為移身，便已避過。

「移開！」四個轎夫依言，已把轎子移開。

「我看你這正義小子，又如何救這位正義之人！」他鄙笑着。

四個轎夫已把他團團圍着。

鐵逸民並不害怕，施展平生所學

，招架着四人。

龍嘯天一邊看着鐵逸民，一邊又對受傷的各人道：「你們不用害怕，在三天之內，你們不會死去，反而會有迴光反照之現象，等到七大世家來到，就讓他們一一宰了你們！」

好狠毒而又週密的計劃。

明天，七大世家來到，看到他們各人，表面並無不妥，就算是一人對一人，他們都無力招架。

龍嘯天又道：「當你們一一被宰，我又會出來，我扮的却是一個大大的受害者，我說我被韋堡主囚禁，而且受到毒打而雙腿廢了，那時，七大世家，更會名正言順的擁我爲楞嚴堡堡主，那時，那時……」

他臉色紅潤發光，似乎開始享受他成功的果實。

「那時，我才是正義的化身！」

韋矢言吃了一掌之後，血脈受挫，昏了一陣，這時已醒來，聽到龍嘯天的毒計，心下更覺不安，但又無能爲力，只道：「你……你……這……」

龍嘯天笑聲充滿了勝利的味道，喝道：「送這小子來吃我一掌！」

四個轎夫撲身一送，迫鐵逸民走近龍嘯天。

龍嘯天掌力運起，「波」的一聲——

鐵逸民被四人迫着，正是避無可避，硬生生的吃了一掌，被拋起高至屋樑。

可是，他一倒下，又再起來。

龍嘯天也感到愕然。

他這麼雄渾的一掌擊出，多少成名高手都無法抵禦，而這小子竟然能再站起來。

鐵逸民自己也吃了一驚，他只覺得一股有如浿濤洶湧的掌力連綿而來，胸口壓力大增，身體也不由自主的被拋起，可是，身體却無半點受傷的痕跡！

金蠶天衣！

這寶衣既可護身，也可卸力！

龍嘯天並不知道，在場的人也不知道，還以爲這小子修爲到家！

這時，四人抬轎，又已移近。

「波波波」竟是連環三掌！

鐵逸民知道，掌力雖然厲害，却傷不到自己，因此，暗運內力，他功力雖淺，但是一般江湖成名高手，已相差並不太遠，竟然後退十步之後，依然站着。

龍嘯天心思何等周密，他已認定這無端出來的小子，是個禍根！

他的臉發出猙獰的顏色，非要置此小子於死地不可。

他不知道鐵逸民身穿寶衣，不過，身體既然攻不下，頭部任你有非凡功力，也是避無可避，擋無可擋。

「上！」四個轎夫立即迫上鐵逸民！

他雙手遞出——

竟是向鐵逸民天靈蓋而去——

稜巖插！

眼看鐵逸民天靈蓋便要多了幾個窟窿。

可是，鐵逸民也是何等機靈，知他攻向自己頭部來，這地方沒有金蠶天衣的保護，他便要原形畢露。

他身體稍一凌空，却是個虛晃，然後是極快的，整個身體沉下，從四個轎夫之間竄了出去。

一出了包圍，再竄向大門。

他並不是怕死，而是自己不能如此死去！

龍嘯天與韋矢言之間的秘密，只有他才可作一個有力的證人，才可化解七大世家與楞嚴堡一段被冤枉的仇恨！更重要的，他不能讓龍嘯天活下去。

假若龍嘯天身爲堡主，天下武林便是多災多難！

他出了大廳，見路便逃。

四個轎夫已熟悉堡中道路，因而脚下並不慢。

鐵逸民却逃向狹隘之地，免他們轎子追近。

終於，龍嘯天不再追下去，不知隱身到堡子的那一端去了！

* * *

鐵逸民亂竄了一回，見轎子再無追來，才坐下喘氣，定神之後，却發現是一個地道入口。

他用力推那石門，竟可以推開一些，他也不猶疑，立即便閃身進去。

洞內漆黑一片。

他定神一會，仍看不見什麼東西。

他摸摸身上，看看有沒有火摺子，幸好火摺子仍在懷內，他正要擦着——

「千萬不要引火——」

那是一個女孩子甜美的聲音，但在黑暗之中，突然响起來，也令人毛骨悚然！

「你是誰？」鐵逸民問。

「你又是誰？」是那甜美的聲音。

兩人都不願披露自己的身份，洞中寂然。

鐵逸民想了一會，心想：這女孩子聲音很嫩，以常理推斷，應該不是什麼大魔頭，或者是龍嘯天的人。

他大着胆子問：「我是堡外來的人，你呢？」

「我也是！」

「你是龍嘯天——」

「我是被龍嘯天扣押在這裏！」

既是被龍嘯天扣押，便不是敵人。

這時，鐵逸民已習慣洞內黑暗，可以勉强看到前面不遠之處的人影。

他又想引火。

「這裏佈滿了炸藥，要是你想——」

鐵逸民立刻停了手。

「你慢慢跟我來——」

他隨着聲音，慢慢摸索而行。

靠着石壁，他們行了一會，開始有些水聲，也有些微弱的光線。

他們轉出了一個山坳似的地方。

這山坳並不十分光亮，却是可以看見對方的臉。

那女孩子的聲音雖甜，臉却憔悴。

「我被龍嘯天扣押在這裏多天，我看着他在這一帶佈滿了火藥，只要用火一引，我們便要葬身此地！」

那女孩子坐在地上。

「你是——」

「我是獨孤世家的人！」

「你們的人都來了？」

「我想他們都來了！那麼你又是誰？」

「我叫鐵逸民，無意中來投堡的！」

「我叫獨孤璀燦，是獨孤世家的大女兒！」

「你怎知扣押你的人叫龍嘯天？」

獨孤璀燦道：「我本不知道，那天一個幪面人來犯我家，打了我弟弟兩掌，便要逃離，不過，家父當然不會任他離去，而那人却擄了我作人質，護他離開之後，便帶我來到這堡壘，扣押我在此！」

「那人爲什麼要打你弟弟？」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那人心狠手辣，連一個小孩子也不放過！」

說罷，她已哭起來。

鐵逸民好言安慰。

「爲什麼你不出去？」

「那洞口門極爲堅固，我無法推開！」

鐵逸民覺得奇怪，他推門而入之時，却是極爲容易，他心下記掛着外面的人，也害怕七大世家之人齊來，一言不合，便要殺死衆人。

「你跟我來試試！」

兩人沿着山洞，走到出口之處。

那石門是完全的掩了。

鐵逸民試試用力，那石門有如銅牆鐵壁，動也不動，這堡壘的設計是十分巧妙而且怪異，看來這石門的設計，是外面關上容易，裏面推出却極難。

這無疑是一個扣押人的好地方。

忽然，他們都嗅到一陣煙火味。

鐵逸民道：「糟了！」

「什麼？」

「龍嘯天發現我逃入了這口洞，他要用火在外面燒，一方面要迫我出來，假若我不出來，煙火也可使洞內火藥自燃……」

他們都覺得心寒起來。

「出去——」

「出去是死路一條！」

獨孤璀璨道：「在這裏也是死路一條！」

「不過，我們怎有力推開此門？」

忽然，他想起那「虎魄强魂丹」！

這道門的設計，外掩容易，內開困難，那只是力度的問題，假若有足夠的力量，門也是可以從裏面推開的。

他吞服了「虎魄强魂丹」，然後坐下調息。

鐵逸民有過兩次服丸的經驗，知道服下丹藥，再用氣息調和，藥力發揮更快！

不一會，他已感到丹田氣動。

他站了起來，雙掌抵着門緣，用力一推，石門似乎略有移動。

鐵逸民道：「姑娘，我再用力，你身體較小，只要一有空隙，你便側身出去！」

這時，洞內已十分燠熱。

一些接近門口的火藥堆，似有煙上升。

那不知是眞是假的煙，兩人暫時不敢再開門，獨孤璀璨把身上披風脫下，拍打着有煙之處。

兩人合力，暫時也止了煙起的地方。

漸漸，洞內氣溫稍降。

看來外面的人已離去，不知發生了什麼事。

於是，他們又再合力推門。

鐵逸民此時藥力已發，一推之下，已露出了一條可容身的空隙。

獨孤璀璨一閃而出。出了外面，門却是很容易便推開了。

鐵逸民也出了外面。

鐵逸民道：「我們先把火藥弄濕才走！」

兩人在一些山洞渠內找到水，濕了披風，把水點灑遍了整條山洞內的火藥。

他們兩人合力，獨孤璀璨筋疲力盡，但鐵逸民仍是生龍活虎的，兩人相對坐下，却有另一番感覺。

代殲元兇　冰釋世仇

鐵民與獨孤璀璨休息了一會，不敢再停留，他領了獨孤璀璨，在堡中通道閃縮而行，他害怕再見龍嘯天，堡中通道十分繁複，不過，鐵逸民被迫走過幾次，已開始有些頭緒。

他首先走回自己被囚的地方，然後走過隔鄰，那便是堡中三位先生被囚之處。

鐵逸民在外面細看一次，已發現開門的暗掣。

門開了，三位先生躺在地下，無聲無息。

鐵逸民連忙上前，一把諸葛先生的心脈。

身上仍有暖意，心脈很弱，但跳動仍是正常，看來是太過飢餓所至。

其餘二人，也是如此。

鐵逸民見室內並無藥物，或是食物，自己又不知堡中食物放置在什麼地方，於是，他運用內力，輸入諸葛先生體內，首先救醒了他。

諸葛先生甦醒，發現鐵逸民回來，並且多了一個女子，也感奇怪。

鐵逸民道：「諸葛先生，我已從外面開了門入來——快告訴我食物放在那處！」

諸葛先生道：「那邊上去的通道通往廚房！」

鐵逸民道：「你可以走動嗎？」

諸葛先生試移動一下，手脚都是無力。

鐵逸民道：「獨孤姑娘，你試去找些食物回來——不過，千萬小心！」

獨孤璀璨道：「好——你們也要小心！」

接着，鐵逸民用內力輸入「神醫」吳續命與「狗將軍」靈獒先生體內。

當獨孤璀璨捧着一大盤稀粥回來之時，兩人也醒了過來，看見稀粥，不獨三位先生如獲至寶，鐵逸民與獨孤璀璨也有如久旱逢甘露！

細算一下，他們已有多天沒有眞眞正正的吃過東西，而今晚吃的雖然是淡而無味的稀粥，却比鮑參翅肚，滋味猶勝百倍！

鐵逸民一邊吃一邊告訴他們，聚義廳內所發生過的事，又複述了龍嘯天借楞嚴堡之名，與七大世家結仇經過，他們聽了，既是義憤塡膺，也是唏噓嘆息！

獨孤璀璨更像在聽故事似的，臉上一時驚惶，一時緊張，一時高興。

大盤稀粥吃罷，體力已恢復不少。

獨孤璀璨道：「看來，我要在七大世家來堡之日，挺身而出，說明一切！」

諸葛先生道：「獨孤姑娘，你是古道熱腸，不過，七大世家又如何會相信你？」

「至少我爹爹會相信我！」

諸葛先生道：「那有何用？其餘六大世家，也不會放過我們韋堡主！」

吳續命道：「看來這一戰是難免的了！」

靈獒先生道：「不過，他們已中毒，體衰力弱，如何對付七大世家？」

諸葛先生望着鐵逸民。

其餘三人也望着鐵逸民。

鐵逸民閃身道：「請三位起來，勿折煞小子！」

三人站了起來。

鐵逸民續道：「龍嘯天這叛徒惡魔，只要有血性的人，都會得而誅之而後大快人心，不過——」

獨孤璀璨道：「公子，你顧慮什麼？」

「我武功低微，怎能對付江湖聞名的七大世家？」

諸葛先生道：「你忘記了你身上的『金蠶天衣』與『虎魄强魂丹』嗎？」

鐵逸民道：「我沒有忘記，金蠶天衣可以護體，否則，我早已逃不出龍嘯天的雙掌；不過，我看虎魄强魂丹並沒有什麼用！」

吳續命道：「那丹藥功效卓然！」

鐵逸民道：「那丹藥只能維持兩個時辰，兩個時辰之後，我便回復原形，又不能立即再服另一顆！」

吳續命道：「是的，那丹藥究竟是把你體力暫時聚攏而透支，透支太多，你會心力枯竭而死！」

諸葛先生道：「不，我有辦法！七大世家與楞嚴堡一戰，也不是一天可以解決之事，我會用辦法，把這一戰時間拖延，這樣，也許可以好好利用丹藥！」

吳續命道：「你說來有理的，包括堡主，也中了龍嘯天的毒，倒不如先去看看他們，看看有沒有解毒的辦法，如果可以解毒，我們這邊的實力又不同了！」

靈獒先生道：「讓我先去看看形勢，相信龍嘯天一定有所佈置！」

說罷他便出了門外，靈獒先生輕功極佳，對堡中情況極爲熟悉，一定不會被龍嘯天發覺。

不到半盞茶工夫，靈獒先生已回。

他道：「那聚義廳由四個轎夫把守，看來擊退這四個轎夫，也即是喚來龍嘯天！」

諸葛先生道：「既是如此，我們也不急在一時，不過，公子，七大世家到來，這一頭陣，你却非擋不可！」

鐵逸民道：「我會盡力而爲！」

諸葛先生道：「我看，當你與七大世家對陣之時，龍嘯天一定不會現身，因爲他要隔岸觀火，以收漁人之利，到最後關頭，他才會出現！」

他低頭盤算一會，又道：「吳兄，當鐵公子與七大世家週旋之時，你一定要想辦法解救衆人之毒！」

「這個我自然了得！」

諸葛先生道：「靈獒兄，你手上仍有狗隻？」

「在堡後的狗場仍有！」

諸葛先生道：「那好極了！你好好把狗隻佈置分派，再看看堡中還有什麼人手，可以幫助我們！」

獨孤璀璨道：「先生，我呢？」

「姑娘，你本是龍嘯天手中人質，也是他心目中一張皇牌。不過，而今你與我們，敵愾同仇，却是我們手中一張皇牌，假若我們大敗於七大世家，那時一切要看你了！」

獨孤璀璨無言。

吳續命道：「公子，你剛才說過，那毒是由『凝脂葡萄』酒與高山桂花香氣混和而成？」

「是的！」

「那麼——」吳續命轉向獨孤璀璨道：「你有很多事情要做了！」

「什麼事？」

「你要幫我煮一些解藥！」

諸葛先生道：「而今唯一要做的是——每個人都好好休息一下！」

* * *

翌日起來，靈獒先生已外出，看來他是佈置一切，而吳續命也携了獨孤璀璨出外找藥。

石室之中，只留下諸葛先生與鐵逸民。

鐵逸民似乎有點緊張。

諸葛先生道：「公子，你不用緊張，有道是，生死有命，富貴在天！」

鐵逸民道：「我也明白，不過，這担子實在太大，而我武功低微！」

諸葛先生道：「天下武功，其實是同出一途！一套普通健身用的八段錦在一個普通人手中，自然是只可作健身之用，但在一個內力充沛的高手中，何嘗又不是一套威力驚人的武功！」

鐵逸民聽了，開始有點意會。

諸葛先生又道：「你學的武功也不少，加上你服丹藥後的內力，一定可以力敵七大高手！」

* * *

那日傍晚，他們從堡內望去，只見天空突然閃出各色火花。

夜空斑爛，十分好看。

獨孤璀璨道：「那是七大世家的聯絡訊號！」

鐵逸民道：「他們會立即趕到？」

獨孤璀璨道：「看來明早必可趕到！」

諸葛先生道：「你們進展如何？」

吳續命道：「煎藥已差不多了！」

靈獒先生道：「我已把犬隻佈置妥當，而人手並不多，不過，我自會打點一切！」

諸葛先生道：「盡人事而安天命矣！」

衆人明白他的意思，反而安心就寢。

* * *

翌晨，天還未亮，山脚似已有人聲。

因爲上山並無通道，要靠那鐵索絞盤扯纜，那四個轎夫，早已換了傭僕的衣服，用巨大的竹籃，把所有人等一一載上。

當他們上了山上，已是朝陽東升。

韋矢言覺得身體無力，但行動仍是方便，其他人也是如此，便出了崖頭，迎接七大世家。

各大世家主人都是親臨，並帶有三兩個家人或徒弟，氣勢凜然。

因爲人數太多，無法招呼衆人入廳。

韋矢言朗聲道：「各位世家主人，承蒙光臨敝堡，令敝堡蓬華生輝！」

這時，鐵逸民與三位先生亦已混入了血僧等人之內，看情形再作打算。

鐵逸民更坐在人堆之後，盤腿運功，因爲他已服下了「虎魄强魂丹」。

一個老者，肩上臂上站着一雙大鳥，已站起來，大聲地道：「韋矢言，不要再多說話，咱們來堡，只是討回一點公道！」

韋矢言看這老者，只見他雙手一揚，兩隻大鳥已拍翼齊飛，飛上了崖頭，却向下虎視眈眈！

能馴鳥至如此地步，已不用介紹，也知是公冶世家主人——公冶翺翔！

公冶翺翔道：「韋堡主，我要首先領教一下你的『軒轅神通』！」

在場的人都明白，公冶世家一夜之間，數百獵鷹與馴鷹漢子被殺，而那幾個馴鷹漢子，更是被人用『軒轅神通』震碎內臟而死的。

韋矢言不知怎樣說才好。

公冶翺翔鷹爪手揮出，威勢嚇人。

韋矢言暴退五步，在場的人，都看得十分清楚，這位堡主是脚力虛浮。

不過，公冶翺翔報仇心切，連出三招——

「鷹擊長空」，「展翅飛騰」，「萬點金星」！

三招俱是極厲害的攻擊，韋矢言回手擋格，因爲實在無力，只有騰閃，却已被公冶翺翔撕破長袍。

「『軒轅神通』，使出你的軒轅神通啊！」

韋矢言道：「軒轅神通是陰毒功夫，我既不懂，就算懂也不會用作害人！」

「那麼你又用來殺我世家中獵鷹及馴鷹漢子？」

「那人並不是我！」

公冶翺翔仰天長笑，道：「好個狡猾小人！」

「韋堡主並不是狡猾小人！」說話的人聲音洪亮，內力充沛，正是鐵逸民。

衆人看這小子，以爲是韋矢言的助拳。

公冶翺翔一看，見他年紀那麼輕，毫不起眼，便道：「小子，你憑什麼說此話？」

「殺你家獵鷹與馴鷹漢子確是另有其人——」

「你不用風言風語！」公冶翺翔退後，撮唇一呼。

兩隻早已蓄勢待發的大鳥，已然飛撲而下。

那是一雙罕見的金鵰與銀鵰。

金鵰全身金色羽毛，銀鵰却是一身雪白羽毛，兩鵰俯撲齊下，配合有數，再撲鐵逸民。

鐵逸民挫身一閃，雙掌挺出，勁風凌厲，金鵰銀鵰連忙轉身，迴旋飛起。

公冶翺翔趁此空隙奔上，切入，左手鷹爪，右手鶴嘴，猛向鐵逸民身上攻去，招式是俐落疾猛，迅速而靈巧！鐵逸民見招拆招，暫時也無損傷。

這時雙鵰又撲下。

原來公冶翺翔以本身功力，配合雙鵰，這種人鳥合一的打法，實在是

江湖中罕見。

羽翼拍打，鐵逸民幾乎多次中招，幸好他的內力綿延，招式未老，又有新招，總而言之，是在瞬間避過。

鐵逸民使的並不是甚麼出奇制勝的招式，而是一般基本的入門功夫，在場的人，那個不識？

可是，而今這些基本功夫，在他手裏，却變成長江大河，滔滔不絕，那是因爲他的內力充沛。本來，他可以在五十招以內，便把雙鵰折翼，可是，回心一想，雙鵰有如公治翙翔的命根，假若下手傷鵰，那時再有甚麼道理，他也難聽入耳。

由於這個制肘，使鐵逸民無法突破。

這樣與公治翙翔纏鬥下去，定然會失手，就算不失手，也不能取勝。

公治翙翔是來楞嚴堡挑戰的第一人，假若不能使他挫敗，揚威立萬，如何對付以下六大世家的挑戰？

於是，他急運氣息，那時，「虎魄强魂丹」已完全滲於他的體內，血液奔流，內勁源源不絕。

他突然左腕倏偏，右手爪化爲掌，身體向前一翻，全身急旋而起，他竟也變成一隻大鵰似的！

鐵逸民向上衝去，湧起一陣空氣激流——

兩隻大鵰甚具靈性，似已知其厲害，便向左右翻飛，鐵逸民這上衝之力比兩鳥更快，左右手同時搭在金鵰銀鵰的巨翅之上！

左手抓起，右手又抓，兩支巨大羽毛已在手中！

兩鵰怪叫幾聲，不知是痛楚還是恐懼，不再回頭，直上雲霄！

公治翙翔見鐵逸民從金鵰銀鵰身上攫下羽毛，心痛不已，立時向他猛攻。

鐵逸民就以雙羽毛接他猛招。

羽毛本是柔軟無力，可是，這雙大羽毛，在鐵逸民手中，却是强猛凌厲，而且變化多端。

這雙羽毛，忽地成了一雙判官筆，點打戳擊，無不是向公治翙翔身上大穴招呼，一時之間，迫使他暴退護身，忽地又變成一雙鋼刺，猛向他的雙目而來；忽地又變成一雙劍，刺向他胸腹要害！

一時之間，公治翙翔，顯得左支右絀，十分狼狽！

公治翙翔見他一雙羽毛攻勢凌厲，便轉而使出擒拿手法，奪他羽毛！

公治翙翔，日夕觀鳥，也與不同的雀鳥同行，因此，他使的擒拿手法，也與一般擒拿手不同——

只見他急迫近身，雙手閃電般翻飛，使的竟是小巧的擒拿手，仿如一隻小鳥在挖土啄蟲，急速靈巧，眼看便要奪了鐵逸民手中羽毛！

鐵逸民見他要奪羽毛，心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他靈光一現——

他的雙手似被擒着，羽毛飄升！

公治翙翔心中大喜，那知，鐵逸民雙手一甩，隨着羽毛上升，又再抓着羽毛！

不過，這次他抓着羽毛前半部最軟之處！

公治翙翔見他所抓之處，毫無着力用勁的地方，心下並不爲意，便要使出殺着——

鐵逸民是一心以驚世駭俗的手法，震驚羣雄，以此震懾其他挑戰者心頭！

他立時以軟羽毛拂出！

本是普通的拂穴手法，可是，他的內力充沛，而且控制自如，看似無力的拂出，却像蘭花在晚風搖曳，或像玉女拈花微笑！

這手法是輕軟而俐落——

旁人都看得清楚！

公治翙翔正詫異之際，雙掌已感痲木，右腕上「會宗」「曲池」，右腕「外關」「陽谿」，已被點中！

鐵逸民內力直透各穴，一時之間，公治翙翔竟然連舉起雙手的力量也沒有！

他頹然躍開！

鐵逸民亦步亦趨——

這時雙鵰見主人有難，似有靈性，不顧自己生命，也猛然撲下。

鐵逸民感到勁風襲來，雙手一甩，兩枝羽毛便如猛箭，向二鵰飛射！

他的手脚並沒有慢下來。

左手一個圈手，右手也是一個圈手，向着公治翙翔雙耳擊去！

這一招「如雷貫耳」，雙拳內力在受害者頭內激盪，幾無倖免之理！

公治翙翔雙手無力，閉目以待斃！

鐵逸民猛力倏發倏收，只是雙拳輕按！

右旁的人並不知曉，只以爲公治翙翔便要頭骨爆裂，當場斃命！

鐵逸民雙拳已化爲雙掌，輕按公治翙翔雙耳，把他晃動的身體扶着，並以身掩着，立時解開他的穴道！

這一按耳，解穴手法，極爲迅速，在場的人，只有那些武功較高的，才可以看到，其他的人，只以爲他扶着公治翙翔而已！

但公治翙翔却是身受，本以爲自己天靈破碎，命喪當場，却料不到這個小子，只輕按自己雙耳，把己身扶正，同時爲他解穴，使他在各大世家之前，保留顏面！

他怔怔的望着鐵逸民，心下好生感激，却是不知從何說起！

雙鵰在半空盤旋，發出悲鳴！

鐵逸民拱手退下，道：「承讓！」

公治翙翔撮唇唿哨，雙鵰飛下，站在他肩膊之上，仍向鐵逸民怒視。

公治翙翔口中唸唸有詞，半晌，雙鵰羽毛垂下，似乎已明白一切，難道這公治翙翔竟眞懂鳥語？

這時，七大世家中，已有一人躍

出。那人身穿書生長袍，態度儒雅，右手拿着摺扇，一搖一晃的，站在衆人之前。

那人道：「在下納蘭雅聖！」

鐵逸民一望，這位飄逸書生，長袍在風中飄動，看似懦弱無力，實則是馬步穩如泰山！

他正想躍出，但諸葛先生已然排衆而出。

諸葛先生道：「納蘭先生！」

納蘭雅聖拱手，便要進招。

諸葛先生道：「納蘭世家所藏書畫，天下聞名，却不是楞嚴堡所盜！」

「不是你們所盜，却是何人？」

「他本屬我們楞嚴堡——」

「既屬楞嚴堡，便不要多言，接我三招再說！」

納蘭雅聖摺扇連指，攻向諸葛先生。

諸葛先生雙手揮動，連避三招，叫道：「納蘭先生，在下與你過招，只不過是以卵擊石，你勝了我也勝之不武，惹人耻笑！」

納蘭雅聖道：「那麼，叫你堡主應戰！」

諸葛先生躍開道：「納蘭先生，堡主也在這裏，不過，他身中劇毒，氣力猶未恢復！」

韋矢言拱手。

諸葛先生續道：「其實我們也是受奸人所害，本來是助拳的，也身中劇毒！」

七大世家看在座各人，臉容倦乏，已知是並無虛言，只不過不知底蘊，又恐防兵不厭詐！

納蘭雅聖道：「難道那位少俠，不是你們堡中來助拳的人？」

「不，他並不是助拳，不過，他偶然投堡，見奸人控制我們，挑撥離間，極欲以七大世家與楞嚴堡一拚，以收漁人之利！」

納蘭雅聖道：「先生是堡中何人？」

「在下諸葛！」

「啊，原來是楞嚴堡中的『智囊』諸葛先生，你的說話，倒也不負你的名號，智計百出！」

納蘭雅聖言下之言，便是不信。

「其中原委複雜……」

納蘭雅聖不耐煩道：「韋堡主身中劇毒，未復元氣，你諸葛先生謙讓，難道叫我就此罷手，就算我肯，其他世家，也絕不願意！」

其餘六大世家也劍拔弩張。

諸葛先生道：「在下也明白，一時之間，任我有千百張嘴，也不能使各位入信，既是如此，我也不欲多言，只盼各大世家明白，天下事絕不是非黑即白！」

納蘭雅聖道：「我不理會你甚麼非黑即白，那位少俠既然已與公治翙翔過招，便是負上助拳之實！」

諸葛先生道：「我想鐵少俠當時是路見不平，拔刀相助，不過，你們七大世家人多勢衆，難道便以車輪之戰，恃勢凌人？」

各大世家，一向是以名門望族，義滿江湖的姿勢雄霸江湖，當然不願以多人欺壓弱小！

諸葛先生又道：「本來，我們已邀請了助拳，他們都知道整件事的來龍去脈，不過，他們也是身中劇毒，而今毒性並不妨害性命，但仍在解救之中……」

「不要囉嗦，鐵少俠上便可以！」

其實，諸葛先生是在拖延時間，希望鐵逸民可以暫得歇息之機。

「鐵少俠上也可以，不過，我們要訂下一個原則，今日若然鐵少俠再勝一仗，那便要停手，再待明日！」

衆人一想，這條件也合情合理。

納蘭雅聖道：「好——」

鐵逸民經過一番休息，內息調和，血氣更形剛猛。

他一躍而出，擺出一個以下輩向上輩求教的起手式，納蘭雅聖一見，心下對這謙卑少俠，倒也有一番好感！好感還歸好感，仍是要挫他，奪回無價古畫！

只見他把摺扇一揚，左手交右手，以扇柄點向鐵逸民的面門。

鐵逸民回身一閃，那知對方招、突呈變化，扇柄似已變成數十支點穴之筆，向上中下三盤攻來。

以招式硬拚，鐵逸民當然不能，他只能仗着「虎魄强魂丹」的內力，雙掌上下移動，築成一道氣牆護着全身。

那扇柄一到，被內力激起，無法再進。

納蘭雅聖知他以內力取勝，不過，心下却想，以你這般年紀，有甚麼修爲，於是，運內力於扇柄，一時之間，「嗤嗤」之聲不絕！

扇柄猶如一支利錐，向鐵逸民的氣牆取去，可是，扇柄雖然可以刺人，但那氣牆似有黏力，倒引扇柄伸入，却不可運用自如！

納蘭雅連發七招，七招俱是泥牛入海，無聲無息，仿如被甚麼物質膠着！

鐵逸民本是心驚膽顫，非常恐懼，內力便不由自主的發出，而且力量不似從前，卻是剛柔並重，虛虛實實，使人無從捉摸。

忽地，納蘭雅聖招法大變。

他的摺扇忽張忽合，大起大落，外人看來，不知他是在潑墨還是狂草！

原來這一手正是納蘭世家以本身功夫，滲入了作畫中的潑墨，以及書法中的狂草，合而爲一的厲害功夫！

扇子晃閃，大開大合，仿如身在千軍萬馬之中！

鐵逸民護着全身，看着來勢，三十招之後，已略見其中要訣——身如勁草，任他風從那裏起，也是順勢而

去，風停而又屹立！

這樣連拚三百餘招，兩無損傷！

鐵逸民知道，這樣再拚下去，虎魄强魂丹效力一失，便要被對方立斃當場！

他一定要以快打慢！

時間要爭取，但拳却要慢。

因爲他心中想着一套長拳，那是宮中盛行的一套長拳，差不多稍懂拳脚的人都會練過。

那一招一式，極其普通，不過，而今在鐵逸民手中，一拳接着一拳，却是勁力剛猛，而納蘭雅聖的「狂草殺」雖快，却被牽引着！

納蘭雅聖心中一凜，想不到這少俠，竟練出如此內功，竟能牽引自己！

他心下一急，破綻便露，內力更被鐵逸民佔了上風。

鐵逸民看準這千載一時之機，拳化爲指，直戳向他腋窩而去。

腋窩是人身敏感之地，他不由自主的一避，這一避便被鐵逸民右手擊個正着，手臂一振，扇已脫手，飛上半空，鐵逸民人隨扇上！

納蘭也是人隨扇上，不過，他是後發而先至！

他把扇搶到手，却不提防鐵逸民竟能半空發力，又再把扇擊上！

這時納蘭雅聖力已盡，半空更無借力之處，只覺肩頭一重，鐵逸民却已用他肩膊作爲借力之處，已然向上再躍而奪扇！

兩人在半空忽上忽下的騰挪姿勢，好看極了！

鐵逸民奪了扇，立時使個千斤墜。

納蘭雅聖本已先他下墜，但他及時墜下，千斤之力，兩人同時沾地！

而鐵逸民身未穩，扇便遞出。

這一遞出是指向納蘭的前胸「神封」大穴，也是人身死穴，只要再一挺進，納蘭雅聖性命便會了結！

納蘭雅聖如何不知，自己性命已在生死一線，可是，身子未立穩，一切內力無從使出！

鐵逸民並沒有把扇再挺進一步！

他却把扇拋起，輕輕的拋起，就像頑皮小孩子，把扇拋與人一般！

納蘭雅聖接過，身子才立穩。

他呆着，只感到一隻脚從墳墓拔了出來似的。

圍觀的人本是屏息靜氣，但看鐵逸民像頑童的拋扇，立時轟然叫好！

連在場的其餘世家，也是禁不住的喝采！

鐵逸民低聲道：「納蘭先生，相信我，楞嚴堡並無盜去你的無價古畫！」

納蘭雅聖點頭退下。

諸葛先生已躍出場中，道：「各位，夕陽已下，今日兩戰，總算是個平手，就讓少俠休息一下，明日再戰！」

七大世家是名門望族，也是守信之人。

他們並不入堡內，只在崖頭搭起了一些篷帳，他們是從中原遠道而來，一切用具俱全，也不要堡中飲食，自己在崖頭煮食。

＊　＊　＊

韋矢言走近鐵逸民身畔，並無言語，只一拱手，已盡表他一番內心感激之意。

衆人入了大廳，討論着今日崖頭之戰。

鐵逸民感到非常疲倦，竟在人聲之中睡着了。

翌日醒來，吃了一些早點，鐵逸民又再服一顆虎魄强魂丹，然後與衆人來到崖頭。

經過兩天的解毒，衆人已覺體力漸次恢復，其中三位異族武士，恢復更加快，這是因爲他們筋骨粗壯，而且又是一向練武之故。

崖頭之上，七大世家也早已商議就緒。

韋矢言拱手道：「各位遠道而來，在下未能好好招呼，實令在下不安……」

長孫世家已有三人同時步出。

鐵逸民上前，拱手爲禮。

長孫世家爲首的一人，鬚髮皆白，名長孫正明，後面跟着的是他兩個兒子，一個叫長孫機，一個叫長孫括，兩人是孖生兄弟，樣貌衣式一模一樣。

長孫正明道：「咱們世家，被劫去黃金與火藥，有確鑿證據是貴堡所爲，此事我也不想再多言，就讓咱們在武藝上見個眞章，不過，咱們三父子，慣於一同上陣，這位少俠雖然是內力充沛……」

鐵逸民正想說話，東瀛武士佐佐木已上前，道：「就讓我與少俠一起，見識見識長孫世家的高藝！」

鐵逸民看着佐佐木，只見他已握着武士刀。

長孫正明一拱手，他身後的一雙孖生兒子已從兩面包抄而入。

長孫世家善於機括暗器，也善於陣法，對於五行八卦之道，更有心得。

鐵逸民佐佐木被迫背對而立。

長孫機與長孫括瞬間已近，兩人手中已多了一支軟劍，向鐵逸民與佐佐木前胸刺來。

鐵逸民閃身。

佐佐木却已武士刀橫揮而出。

可是，這兩支軟劍並非實招，兩人一刺，便倏然退後，長孫正明就在這空位中切入，迫近二人。

二人再退，已是背貼背。

長孫正明身形微旋，雙掌化爲手刀，同時向二人喉頭襲去。

這招式看似簡單，不過，長孫正明內力雄渾，出手又快，他的手刀竟像金刀這般威力，劃過寒氣，一陣秋水似的波光橫湧。

鐵逸民便要硬接這一手刀。

可是，丹藥剛服，藥性未能發揮，他以左手一格，只感到手臂以上，筋骨痛極。

而佐佐木是以刀迎手刀。

當然，長孫正明不會以血肉之手，硬碰鋼刀，只見他手刀上下翻飛，劈在他手背之上。

這一劈力度威猛。

佐佐木的手指，有如被鋼刀砍下，痛入心脾，武士刀無法不撤手。

武士刀長而彎，佐佐木一撤手，刀便迴旋不絕。

長孫機與長孫括已再從兩面切人。

兩人同時一躍，便要奪刀。

鐵逸民手臂雖痛，但眼睛仍然看得清楚。

他心下明白，長孫父子三人，以這個速決速戰之法，想一擧而挫鐵逸民與東瀛武士的銳氣。

假若武士刀一被奪去，東瀛武士心下更怯。

鐵逸民也不猶豫，斜身橫躍。

這一躍是後發而先至，武士刀仍在半空盤旋，他並沒有奪刀，只是以指撥刀。

武士刀旋勢本已弱，不過，鐵逸民一撥之下，旋勢又加强起來。

長孫機與長孫括如何敢奪。

在半空之中，突然一齊倒翻。

他倆是孖生兄弟，自幼更是一起練武，心意相通的能力，比常人高出百倍。

一齊倒翻，四隻脚同時一蹴。

這一蹴之力，眞有碎山裂嶽的力量。

鐵逸民早已感到勁風從四方八面湧至，然而身在半空，如何可改這逆勢？

這逆勢根本無可改變！

他的胸背同時硬受這一蹴。

長孫兄弟心下暗自高興！

不過，他們雙腿剛貼上鐵逸民身體，却像蹴在牛皮之上，並沒有聽見肋骨碎裂之聲，反而是巨力被卸，身體不由自主的向前飛去！

鐵逸民心中說道：「好險！」

這當然是他身上「金蠶天衣」之功！

這天衣把來力卸去，同時，也因力度剛猛，使鐵逸民血脈激起！

他的身體旋轉着，擧手抓回武士刀，緩緩落地！

這一番筆墨的形容，却只是瞬間的事。

鐵逸民身剛着地，長孫正明又已攻來，他知道鐵逸民內力雄渾，以硬攻硬，未必有取勝的把握。

他臨敵經驗老到，一招「長虹經天」，看似軟弱無力，其實剛勁有如疾矢離弓！

鐵逸民心中一寒，倒地，雙腿有如剪刀，撲向長孫正明腰間！

他兩腿用力不同，右腿是硬生生的蹴上，而左腿却已全伸直，薄靴已成一隻點穴武器！

左腿一伸一縮，已踢中長孫正明右腰上的「京門」穴，他只感到全身酸軟，便要倒下！

鐵逸民並不想這位長孫世家的主人，在衆人面前失去面子，連忙滚前，一手托着他的腰間——

這一托已解開他的穴道，並且扶了他起來。

長孫正明心下感激。

可是，長孫機與長孫括在這時已返身，一見老父在鐵逸民手中，心下一急。

這一急令他們沒有想到他們是名門望族！

兩叢黑針已從東西兩面射出。

東瀛武士佐佐木也是十分眼利，他是忍者出身，當然知道暗器厲害，他一聳身，武士刀直劈而下，已把從東面射來的黑針，一一打下。

可是，右面的黑針，他是無法兼顧，而鐵逸民因爲捧着長孫正明，也無法避開——

他並不是完全沒有辦法，他只要側身，一推長孫正明擋在他前面，便可避過，不過，他並沒有這樣做！

只見那叢黑針已盡入他的脅下。

長孫機與長孫括高興地叫了起來。

長孫正明也驚叫，因爲他知道他們長孫世家的暗器，並非一般的暗器！

只見鐵逸民倒下！

長孫正明道：「少俠！」

在旁的人，大都不明白，爲甚麼長孫正明竟然在酣鬥之中，關心起對方來？

只有他自己明白。

假若鐵逸民當時稍爲一推，中針的便是他自己，可是他並沒有推。

這推與不推之間的猶豫，便是自己生命的決定！

長孫正明汗水涔涔而下，他既感到慚愧，又感到羞耻，因爲自己的兒子，竟乘人之危而發暗器！

最令他不安的，是鐵逸民本可下手殺他，但他不單沒有下殺手，反而用手扶起他，還解開了「京門穴」，使他不致在各大世家面前丟人！

他雙手抱起鐵逸民，叫道：「快拿解藥！」

可是，鐵逸民輕聲道：「多謝前輩關心！」他仍然躺在長孫正明懷內！

長孫正明詫異的望着鐵逸民。

鐵逸民輕輕躍下，一揚右袖。

一羣剛飛過的小鳥，應聲跌了下來。

鐵逸民道：「多謝前輩關心！」

長孫正明道：「你沒有中針？」

「沒有！」

「爲甚麼？你有刀槍不入之身？」

「不——」鐵逸民並沒有解釋，笑道：「也許我將來有機會可以解釋！」

忽然，有個粗獷的聲音，從七大世家人叢之中叫了出來：「小子，你使的是甚麼妖法？」

眾人向聲音來處望去。

却是鮮于世家的人。

鮮于世家主人鮮于烈已走了出來，他手持一支短戟，可是，來到場中，只見他把戟一拉，已成了一支足有二丈八尺的長戟。

鮮于烈道：「少俠，你來？」

鐵逸民沒有甚麼表示，只是微微一笑。

波斯武士格納查已挺身而出，道：「在下久仰鮮于世家好客，我這個不速之客，與少俠同上——」

鮮于烈大笑道：「好極，好極！」頓了一頓，道：「閣下是——」

「在下格納查，使的是一柄彎刀！」格納查把刀一亮，迎空晃了幾下，刀花耀目生輝。

鮮于烈又轉向鐵逸民，道：「少俠拳脚使得，內力充沛雄渾，我看你的兵器如何？」

鮮于烈外表雖然是粗獷，品性也是火一般烈，但他觀人於微，公治、納蘭與長孫三大世家，與鐵逸民一戰之中，他已窺出這位少俠為人光明磊落，早生好感，他閱盡天下人，相信自己不會看錯鐵逸民，而七大世家聯手攻撈嚴堡的事，已非他們出發之時所想像一般。

鐵逸民見他語氣祥和，也從容在崖頭拾了一支足有鮮于烈長戟那麼長的竹桿。

「前輩請！」

格納查來自波斯，不知是不懂中原禮法，還是急於求勝，已揮起彎刀，劈向鮮于烈。

鮮于烈長戟迎着，一個半圓揮動，長戟便把周圍二丈八尺之內，成了一度不可逾越的範疇！

鐵逸民持着竹桿，沒有什麼花巧，直搗鮮于烈的中宮，鮮于烈只好一格，而格納查也切入，彎刀斜削。

鮮于烈長戟雖長，但在他手中，猶如他暴長的手，近身可守，遠處却可攻。

鐵逸民竹桿大開大合，招式簡單，旁人都以為他不擅長使長兵器，那知他是試圖找出鮮于烈的長戟弱點，鮮于烈半生在長戟上下功夫，那有弱點？

鮮于烈却突然叫道：「韋矢言，你下毒我世家，毒死江湖好漢，為何？」

韋矢言看着三人游鬥，既然鮮于烈指明要自己回答，也只好答道：「鮮于先生，我身在蒙古，竟以蒙古的特有劇毒往中原殺人，殺的却是來自五湖四海的中原武林人士，而我與他們毫不認識，毫無仇怨，你說我犯得着嗎？」

這段說話，使七大世家也暗中點頭。

韋矢言又道：「就算我有蛇蝎心腸，我會用蒙古特產，引你們來攻堡？」天下豈有這樣的傻子？

鮮于烈一戟揮出，與逸民竹桿硬碰，鮮于烈只感到虎口疼痛，心想：「好充沛的內力！」

鮮于烈迎着格納查的彎刀，道：「有人插贓嫁禍？」

「鮮于先生是明白事理的人！」

「誰？」他一戟砸向格納查。

格納查迴身，但已來不及，眼看長戟壓下，而鐵逸民急忙中以左肩相迎！

為了格納查，他不惜自己受傷！

格納查心中感激，而鮮于烈却是心中奇怪！這少俠為的是什麼？

他也不想打傷鐵逸民。

長戟一卸，但招式已老，無法抽離，長戟已打在鐵逸民左肩……

他只感到長戟似乎打在一堆敗絮之上，毫不受力！

天蠶金衣護住鐵逸民，不過，鮮于烈的力度也是雄渾無匹，他只感到肩頭一陣疼痛！

「是在下師兄龍嘯天！」韋矢言道。

鮮于烈已把長戟收了，道：「他為何要嫁禍於你？」

韋矢言道：「說來話長！」

「不要聽他花言巧語——」慕容世家已有人躍出，而且是一躍五人。

五人手持金鐧。

為首的是慕容世家主人慕容孟德，叫道：「撈嚴堡人還我護鐧金剛！」

鐵逸民正想走上，血僧已走近，道：「鐵少俠，我氣力已恢復，你休息一下！」

其實，那時眾人氣力已大為恢復，但為了看清楚形勢，都只好按捺不動。

鐵逸民撫着肩臂，感到氣力有點不繼，看來虎魄强魂丹功效已失，格納查扶着他，回撈嚴堡那邊歇息。

血僧道：「慕容世家，金鐧馳名天下，就讓我不自量力的雙掌迎敵，以報堡主之恩！」

慕容世家的金鐧陣已列開，把血僧圍在當中。

血僧雙掌拂起，僧袍飄動。

十支金鐧突然齊齊壓下，血僧雙掌已呈淡紅，向上挺去，那知這壓下的金鐧，突然收住，改為橫捺，改向血僧腰股攻去。

血僧身形雖然粗大，但身手極其靈活，只聽見他大喝一聲，雙腿一躍，人已在半空，雙掌前後，雙腿左右，同時猛力挺出——

四個持金鐧的慕容世家，應聲震開五步！

慕容孟德見他如此威猛，不禁叫道：「好！」

血僧在百忙之中，道：「承讓！」

慕容世家金鐧陣又再合攏。

血僧的赤血掌在金鐧中揮動，他臉色呈血色，好不怕人，而他的掌力

，更形可怕！

忽地，血僧雙掌凝着——

慕容世家的金鐧陣那容許你凝住，十支金鐧眼看便要把血僧打為肉醬！

只見白光一閃。

慕容世家的十支金鐧也凝住。

在崖頭觀看的人也都呆住，因為在劇鬥中的人突然中邪似的凝住，情景實在非常詭異！

那白光原來是一長劍，持劍的是斷眉。

斷眉見血僧突然雙掌凝着不動，知道他受了暗算——其實他已發覺，撈嚴堡這方似乎多了一人，但那人一直不動，打扮也如堡中傭僕，他也不為意。

不過，當那人一動，已經太遲。

斷眉本想追那人，不過，只要再一猶豫，血僧便成肉醬，因此，他連忙奔入金鐧陣之內，以快速身法，用劍柄點向五人腰間大穴。

因此，十支金鐧也同時凝住。

這間不容髮的情景，血僧已面無人色！

斷眉叫道：「救人！」

韋矢言已奔來，抱開了血僧。

斷眉輕聲在金鐧陣內，道：「得罪！」

他橫劍一揮，慕容世家五人，以為要喪命在這人的長劍之下。

不過，斷眉揮劍，並不見殺人，而是解穴！

劍鋒鋒利無比，竟可解穴，斷眉的劍技，實在已臻化境！

慕容世家五人，半呆中躍開，雖然面子上不大好看，然而，在死裏逃生的感覺，也非外人所能感受！

韋矢言把血僧放下，只見他臉無血色，眉心之處，却有一點小小黑印。

眾人圍攏，花面武士苗疆一看，叫道：「玄冰毒！」他一面解開腰間一個葯囊，一面道：「吳續命，你把我葯囊內的七色粉末，為他解毒！」

說完之後，他已向大廳之內奔去。

神醫吳續命立刻解開葯囊，為血僧解毒。七大世家的人，已大部份人相信，撈嚴堡與七大世家為敵之事，確是有人插贓嫁禍！

這人正是發出玄冰毒的人！

不過，七大世家之中，以劍聞名的令狐世家，却並沒有理會血僧所中的毒，他們只看着斷眉的劍！

斷眉突覺一陣寒意——

是劍氣，是殺氣。

令狐世家的主人令狐冷鋒道：「斷眉先生——」

斷眉道：「慕容先生，而今一切，都已明顯的指出，破你們劍連環的並不是撈嚴堡中人！」

「我明白！」

「殺貴世家二劍手的也不是堡中人！」

「我明白！」

「以劍式侮辱貴世家的——」

「當然也不是撈嚴堡中人！」

「那麼，你的劍是殺氣——」

令狐冷鋒道：「我是羨慕閣下手中的劍，也妒忌閣下手中的劍！」

斷眉愕然。

令狐冷鋒道：「劍可拂穴，解穴，實在是令人欽佩，不過，學劍之人，觀此奇技，那有錯過之理！」

他的意思也明顯不過！

斷眉也明白他的心境。

令狐冷鋒道：「請賜教！」

二人便在人羣之外，劍光展開。

令狐冷鋒劍下不容情，殺氣隨着劍氣溢出。

斷眉也盡平生所學。

忽然，劍式一變，令狐冷鋒道：「先生，這劍一出，你中門大開——」

斷眉道：「這中門大開，只不過是誘敵之計，你不相信可以直刺而來！」

令狐冷鋒果然依言直刺。

斷眉橫身一閃，劍已絞向令狐冷鋒刺來一劍，這一後之力，竟立時令他長劍脫手！

「佩服佩服！」

斷眉把絞脫的劍一挑，交回令狐冷鋒。

令狐冷鋒道：「假若我不受誘，不刺你中宮，你又如何？」

斷眉道：「本來，無論你劍藝如何高超，也很難不會被我空門引誘，不過，你既不刺中宮，你又如何？」

「我側劍斜入！」

「好殺着！我自然要迴劍——」

「另一個破綻便露！」

「對，但這個破綻並非故意露出！」

「我一刺三式——」他揮劍一刺，果是變幻的三式劍招！

斷眉道：「我暴退——」

「不，你暴退反而助我劍氣……」

兩位劍術大家，從對敵轉而互相切磋，實在是大大出人意表。

擾攘中血僧的毒氣已然止住。

為首的七大世家——獨孤世家主人獨孤鴻，兩日以來，完全沒有開聲。

這時，他已站了出來。

只見他懷中負着一物。

獨孤鴻道：「韋堡主，咱們七大世家，打擾貴堡，不過，咱們也沒有來錯這裡！」

韋矢言道：「得獨孤鴻先生明白，我韋矢言實在感激！」

「不過，小兒中的毒掌——」

原來他身上負着是他的兒子。

只見他兒子臉色青白，青白之中又略帶黑氣。

「我只希望堡主能賜以解毒之方！」

韋矢言道：「令郎中的是——」

「亘古寒毒玄冰掌！是貴堡的功

夫！」

「是的，先師臨終之前，已命我盡毀這惡毒功夫——而我亦從未學過這掌法！」

「那麼——」獨孤鴻臉上變色！

神醫吳續命上前看看獨孤鴻的兒子，他把脈一看，道：「令郎寒氣攻心，脈息時強時弱——幸好你多日來以內力輸入他體內——」

慕容孟德道：「解鈴還需繫鈴人！」

眾人如夢初醒，叫道：「捉拿龍嘯天！」

諸葛先生上前道：「龍嘯天這廝熟悉堡內一切，而且詭計多端，倒不如——靈獒兄，你的犬隻預備妥當？」

「將軍」靈獒先生道：「我派犬隻追踪，發現他的踪跡之後，我們楞嚴堡與七大世家聯手，看他是否有插翅飛天的本領！」

眾人轟然叫好。

靈獒先生先出，一部份人跟着。

吳續命再按獨孤鴻兒子的腕脈，突然歡喜地道：「你兒子有救！」

獨孤鴻道：「先生妙手——」

吳續命道：「你令郎寒毒攻心，靠你內力維繫生命，假若有霸道靈葯——」

他眼看鐵逸民，道：「少俠——」

鐵逸民有點愕然，隨即明白，道：「那虎魄强魂丹，可以救獨孤先生令郎？」

神醫吳續命點頭。

鐵逸民想也不想，便掏出那珠花。

珠花之內仍有五顆葯丸。

鐵逸民有點靦覥道：「各位，在下武功微弱，與各位週旋，也只靠這葯丸！」

吳續命道：「鐵少俠，這葯丸不單可以暫時提起你的功力，假若你服了這餘下葯丸，你的功力也大爲增進，你有沒有感覺，而今功力已有大進？」

鐵逸民道：「是的，我服了五顆，開始之時，似有體力透支，不過，而今却是百穴暢通！」

這是人間至寶，尤其是對武林人物而言。

得十年功力，談何容易，要費多少耐力與毅力！

可是，鐵逸民却毫不猶豫，遞與獨孤鴻。

獨孤鴻十分感激，不知如何答謝，只見淚水承睫。

吳續命把一顆葯丸塞入那孩子的口中，道：「獨孤先生，你再用內力，看看——」

獨孤鴻放下兒子，盤膝而坐，以內力輸送入兒子的體內，只見他額上汗水涔涔而下，不一會，頭頂之上，一縷白煙嫋嫋升起。

本是青白略呈黑色的臉色，便見紅潤。

吳續命道：「有救了，有救了！」

獨孤鴻向鐵逸民道：「少俠，大恩不敢言謝——」

鐵逸民道：「什麼也不用說了，吃完這四顆葯丸之後，令郎一定是生龍活虎！」

這時，大廳之內，傳來一陣吵鬧聲。

有人叫道：「發現了龍嘯天！」

眾人聽了，都飛奔前去。

沿着堡中石級而上，漸漸，已聽到了狗吠聲音。

獨孤鴻已把兒子安頓妥當，也隨人羣追上。

狗吠聲越來越响，只見堡壘對上一個小小的山峯之上，站着一人。

這人頭髮十分凌亂，衣衫也不整，不過，却是一臉正氣，面容也是英俊，並不會令人討厭。

想不到這人便是龍嘯天。

羣犬正由靈獒先生指揮之下，一步一步進迫。

龍嘯天並無驚懼之色，他似乎正在找尋機會。

眾人已圍在山峯之下。

忽然，有人叫道：「爹爹。」

獨孤鴻回首，只見獨孤璀璨眼含淚水。

「啊，璨兒！」

兩人走近。

就在這時，龍嘯天突然奔向山下。

羣犬猛然攻之。

只見龍嘯天雙手忽掌忽指——「軒轅神掌——稜嚴插——」

幾十隻撲上的巨犬，頭骨碎裂，或是被手插下，連最後一聲吠聲也沒有，便躺在地上。

眾人羣起而攻之。

龍嘯天身手異常敏捷，輕功又佳，身形在人羣之中，左穿右插，像是穿花蝴蝶！

獨孤鴻迎着女兒。

獨孤璀璨一心奔向父親，却突然被人攔腰一抄，龍嘯天的確是看準了機會。

他一手抄起獨孤璀璨的小腰，又再奔回小峯之上。

那時，未遭毒手的巨犬，也不敢上。

人也靜了下來。

龍嘯天笑道：「獨孤鴻，你女兒在我手上，快叫七大世家退下！」

獨孤鴻叫道：「你這惡魔！」

眾人開始退下。

龍嘯天又叫道：「韋矢言，你小心你地下室的火葯！」

韋矢言道：「地下室？」

「那是師傅當年練功閉關之所！」

韋矢言道：「你要殺盡堡中人，爲何竟要連這師傅心血所建的堡壘也要毀去？」

「我要毀滅一切！」

獨狐璀燦掙扎道：「爲什麼？」

「因爲這天下間的人都對我不

起！」

「對你不起？誰人對你不起？」

「我師傅，師兄，師弟，你們七大世家的人，天下間所有的人！」

「我不明白！」

「你不是我，你當然不明白！」

他頓了一頓，見眾人似有異動，便道：「你們別亂動，否則，這標緻的姑娘，便要——」

他作勢要把獨孤璀璨推下。

眾人吃驚。

獨孤鴻怒道：「你害我兒子，又要害我女兒，老夫豈能讓你……」

龍嘯天道：「獨孤鴻，你是七大世家之首，你求我吧，你求我吧！也許我會考慮……」

獨孤鴻擔心女兒在他手中，不知所措。

天下間父母那有對兒女不憐惜的，自古英雄人物，面對死神，也沒有哼出半句，可是，可憐的獨孤鴻却要屈服在這惡魔之下，非要跪下不可。

鐵逸民突然一躍而上了小山峯，面對龍嘯天。

龍嘯天一愕，隨即道：「是你這小子，破壞我一切大好計謀！」

鐵逸民道：「禍由我起，你便放下獨孤姑娘！」

「沒這麼容易！」

獨孤璀璨驚叫，鐵逸民已出手。

龍嘯天這幾天以來，一直看着崖上的比武，看過鐵逸民與幾個世家主人交手，看出他身手非凡，當然，他不知道他是有虎魄强魂丹的幫助！

因此，他對鐵逸民也有忌憚。

龍嘯天見他掌起，也以掌相迎。

鐵逸民却是虛招，早已迴身，一手拉了獨孤璀璨過來，道：「快下去！」

龍嘯天掌下，鐵逸民以身相迎。

接得住龍嘯天這一掌的，天下並沒有幾個人，眼見這少年迎身接掌，自己八成功力的掌竟像打在棉絮之上，這一驚却非同小可！

鐵逸民的金蠶天衣可以阻他掌力，却阻不了他內勁從掌中透出。

一時之間，只感到五臟六腑翻騰，喉間一甜，一口熱血噴出。

獨孤璀璨已下了小山峯，回身見鐵逸民口吐鮮血，却想奔回。

鐵逸民百忙中叫道：「快退！」

龍嘯天又再一掌劈下，這掌看似無力，實在這暗勁已有他十成功力，他知道只有內力才能摧毀這小子。

鐵逸民把頭一歪，也挺出一掌，他的功力怎能與龍嘯天比較？而且，他剛鬥罷，葯力已失。

不過，他日來共服了四顆葯丸，功力實已大爲增進，這一掌，也可稍爲卸去龍嘯天的掌力。

他感到手腕疼痛。

龍嘯天一掌未老，改掌爲指，便要用「稜嚴插」插死鐵逸民。

突然，他感到腦後有勁風襲來，不過，那已是太遲，七把飛鈎已飛來，其中兩把，已釘在左右肩上。

那是花面武士的「孔雀鈎」。

花面武士苗疆奔出大廳之後，隨着那些巨犬，追上龍嘯天，不過，他一直沒有辦法接近龍嘯天的身體。

他一直在旁窺伺着。

當龍嘯天要下掌殺鐵逸民的時候，他不知道是不是一個最佳的時刻，不過，「孔雀鈎」已出手！

龍嘯天感到雙肩痲木。

花面武士苗疆道：「你中了我的斷腸蠱毒，半個時辰之內，蠱毒發作，你將會肝腸寸斷而死！」

眾人聽了，都覺大快人心。

龍嘯天似乎死前也要找人陪葬，道：「小子，我要你陪葬！」

他一手抓下。

他抓着鐵逸民的衣襟，那裏有一朵珠花，是「不死駱駝」要他帶入宮中的。

龍嘯天拿起珠花，喝道：「小子，這珠花從何而來？」

鐵逸民道：「是長樂不安托我帶回宮中！」

「那果然是他們的訂情信物！」

「不過，他倆並沒有在一起！」

龍嘯天道：「小子，你見過不死駱駝，你認爲他强過我嗎？」

「你指什麼？」

「我指面貌，人才，武功！」

鐵逸民搖了搖頭，道：「老實說，他沒有一樣可以比得上你！」

「可是，她爲什麼會喜歡他？」

鐵逸民搖了搖頭。

龍嘯天又問：「小子，你說，下面的韋矢言，可比得上我？」

韋矢言面目比不上龍嘯天的英偉，武功看來龍嘯天也勝一籌。

鐵逸民道：「比不上！」

「你害怕我一手把你推下！」

「不，我既然上來救璀璨姑娘，早已置生死於度外！」

「那你說的是眞話？」

「我何必騙你？」

「那麼，爲什麼她不喜歡我？師傅也不喜歡我？我應該當掌門的，却被師弟搶了！」

「韋堡主搶了你的堡主？」

「沒有，那是師傅偏心！」

「你師傅沒有看錯人，因爲韋矢言比你好！」

「你不是說過他比不上我？」

「那是外表——」

「我那樣比不上他？」

「你的良心！」

「我的良心？」龍嘯天頹然坐下，「我的良心？我的良心在那裏？」

突然，他大聲叫起來，並且手捧腹部。

那斷腸蠱毒已生效。

有人叫：「少俠，快下來！」

鐵逸民並沒有下去。

龍嘯天道：「你……你打……死我

吧！」

鐵逸民看着他滿臉汗水，臉孔扭曲。

龍嘯天道：「你……打死……我……我送你……」他從懷中抽出一些紙片。

鐵逸民一看，知道是楞嚴堡的一項武功秘笈，他隱約可見「稜嚴插」三字，似乎還有其他功夫。

龍嘯天又從懷中抽出一張地圖，他已不能說話，示意他可以用這地圖找到寶藏。

鐵逸民接過，但不忍下手。

這時，龍嘯天實在痛苦已極。

他一聳身，已躍下山後的深谷。

＊ ＊ ＊

鐵逸民也不回首，慢慢地下了山峯。

他把武功秘笈交回了韋矢言，道：「這是你師傅所留下的，你收回吧！」

韋矢言一看，把那些陰毒功夫立刻在衆人面前毀掉，留下的只是一些有用而正道的功夫。

鐵逸民又把藏寶圖交給獨孤鴻，道：「獨孤先生，這些寶物，相信是七大世家之物，請你分還與各大世家！」

衆人與七大世家，本來是預算有激烈的一戰，卻想不到有一個和好的收場。

對於鐵逸民的義勇，衆人都衷心敬佩。

獨孤璀璨看着鐵逸民。

獨孤鴻道：「少俠，你跟我回獨孤世家，一方面可以看看那些葯丸有沒有效！」他的話當然有深意。

鐵逸民道：「我先回宮中——韋先生，我本是朝廷派來看看楞嚴堡是否儲有火葯通番賣國的事情，而今，我已知道，那是龍嘯天弄的手腳！」

說起了火葯，大家才想起地下室已埋火葯。

衆人散去之後，鐵逸民對獨孤璀璨道：「姑娘，我回宮覆命之後，便會來你家！」

獨孤璀璨道：「這是我的珠花！」

（全文完）

武林英雄軼事　　馮明‧編繪

靚仔玉勇創下山虎（中）



55　直到半個月後的一個黑夜，黃玉帶上同胞們湊足的路費，感激萬分地向大伙告別，搭船回祖國了……



56　黃玉回到廣州之後，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份苦力——他每天和伙計們一起運貨物，從早忙到黑。



57　當時的廣州，正是滿清的一統天下，豺狼當道，蛇蝎橫行，到處是流浪的人羣，充耳是乞丐的悲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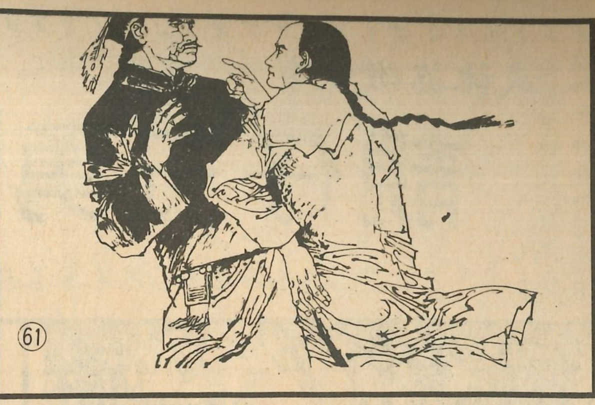
58　一日，黃玉路過城隍廟，只見廟前黑壓壓地圍着一圈人。黃玉好奇地擠上去看個究竟。



59　只見一位滿臉橫肉的滿族官人正向一位盲公大打出手，打過之後緊接着又要打盲妹了，黃玉向身旁的婦人問："這是怎麼回事？"



60　婦人告知：那人是滿族拳師，綽號叫做"飛毛虎"。他剛才在光天化日之下竟要調戲盲妹……



61 黃玉一聽，一步跨了進去，指着拳師的鼻樑說："好你個'飛毛虎'，大白天竟當衆調戲良家女人，還敢打人，你眞是色膽包天！"



62 "飛毛虎"被這突如其來的訓斥嚇得愣了好一會兒，待他定睛一看，見是個溫雅文靜的小子，於是他怒吼道："你是哪山的瘦猴崽子，竟敢在我面前放狗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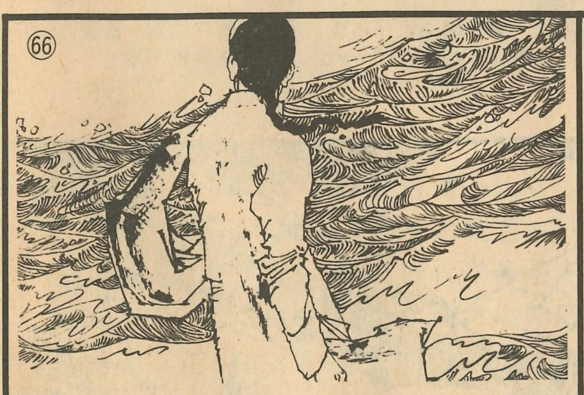
63 說着，"飛毛虎"一把抓住黃玉的胸衫，高高將他提起，掄起沙煲大的拳頭，正想當頭擊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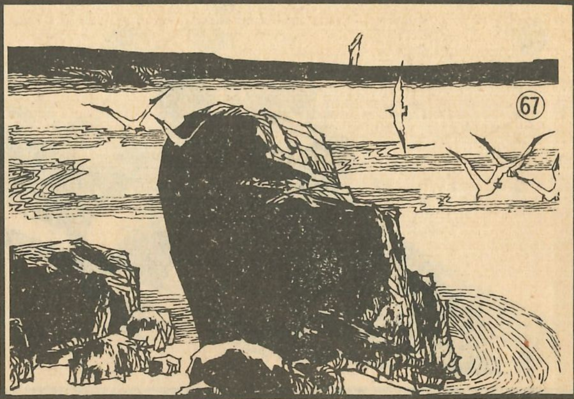
64 說時遲，那時快，聰明的黃玉隨機應變，只見他順勢用力提起右膝，往"飛毛虎"的下腭狠狠一撞——"飛毛虎"便往後跌在地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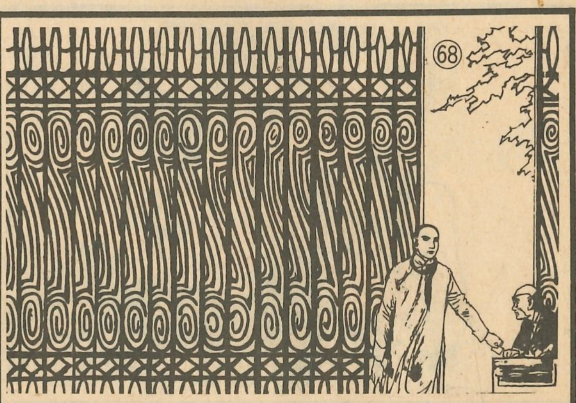
65 掌聲起，衆喝采。"飛毛虎"不甘失敗，爬起再鬥時，却被黃玉猛踢腹部一脚，頓時大噴鮮血，一命嗚呼了！



66 爲此，黃玉又受到兩廣總督簽署的通緝命。在廣州無法生存，他只得再次離鄉背井到香港去了。



67 當時的香港，已變成洋人的天下，中國人反倒無立足之地。黃玉四處奔走，都找不到半份工作，全靠親戚朋友接濟過日，他苦悶地徘徊在海堤上。



68 一日，海京伯雜技團正在香港石塘咀太平戲院表演，黃玉閑得無聊，前往觀看。



69 說實話，連場雜技表演還是相當精采的，一齣"空中飛人"博得滿場喝采。黃玉也情不自禁地鼓掌叫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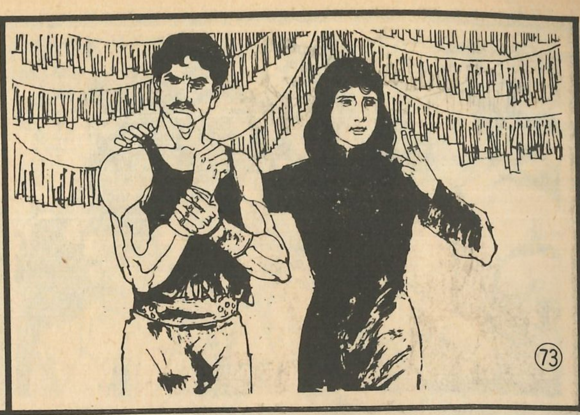
70 "腰斬美人"的節目十分驚險，惹得觀衆個個伸長脖子，提心吊膽，但最終却又令人大飽眼福，紛紛稱贊。



71 這時，只見妖艷的女報幕員上台報幕說："下一個節目是'打擂台'，由西班牙拳王菲路擔任台柱。"當牛高馬大的菲路出現在台中央的時候，全場發出一片唏嘘之聲。



72 女報幕員神氣十足地說："菲路以一雙拳頭，環遊世界，曾打敗拳師三十五人，所向披靡，堪稱無敵於天下！"菲路洋洋自得地撅起屁股，一副高傲的神態。



73　菲路拖着鼻音咕嘟咕嘟講了幾句洋話，女報幕員翻譯說："拳王菲路說，「攻打擂台的辦法是：有誰能打中他的軀幹一拳，可得十元；兩拳，可得二十元……」"



74　"但比賽時被他打傷或打死的，責任自負，各安天命。"女報幕員隨後還鄭重宣佈，"上台攻打擂台者先交報名費二元，不是中國人不得參加打擂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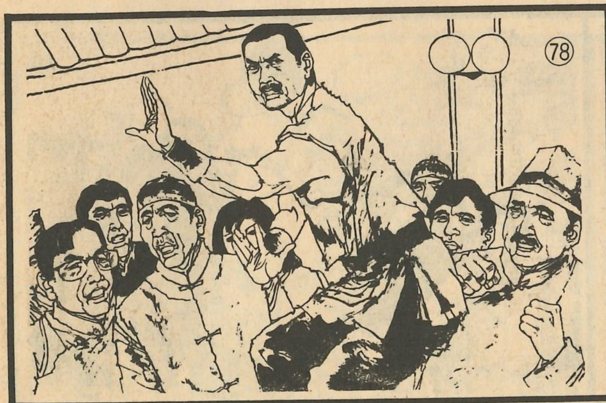
75　這番話，無疑是藐視中國人，專向中國人挑戰。菲路此舉，當即激怒了在場的所有中國人。他們個個磨拳擦掌，義憤填膺，先後上台報名應戰的足有上百人。



76　香港石塘咀教頭陳英，一馬當先，上台應戰，可惜他剛一揮拳，就被菲路一腳掃到台下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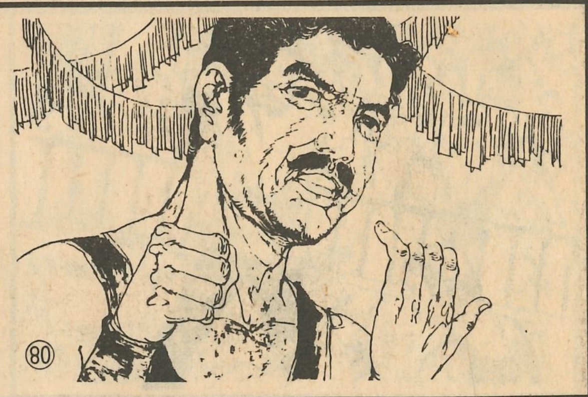
77　緊接着，香港九龍教頭呂龍山吶喊着冲上台去，但不到第二個回合，又被菲路撩倒在台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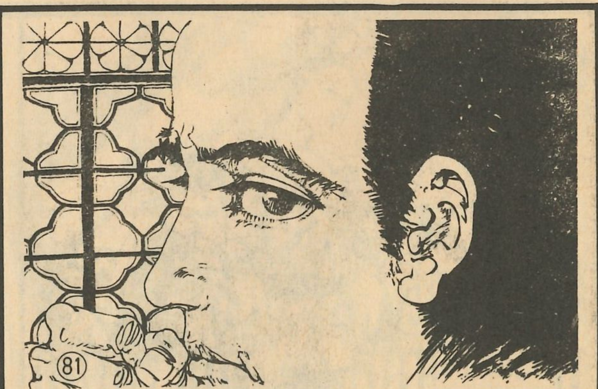
78　香港灣仔教頭陸正剛雖然力大過人，馬步穩紮，但左右開攻，却總近不了菲路的身。台下的中國觀衆急得直跺脚！



79　這時，香港旺角教頭陸大雄登台應戰。只見他猛殺猛冲，却被菲路連連擋回。陸大雄求勝心切，不講戰術，結果又被菲路打了下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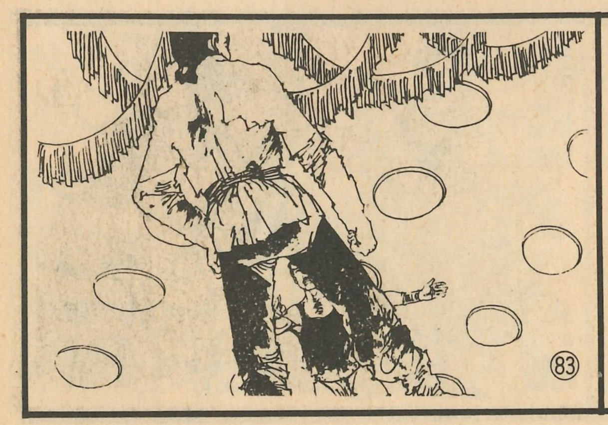
80　中國觀衆急得嗓子眼都冒火了！而菲路却在台上連連冷笑，他翹起拇指和尾指，對着嘴唇比劃道："哈哈，中國人，中國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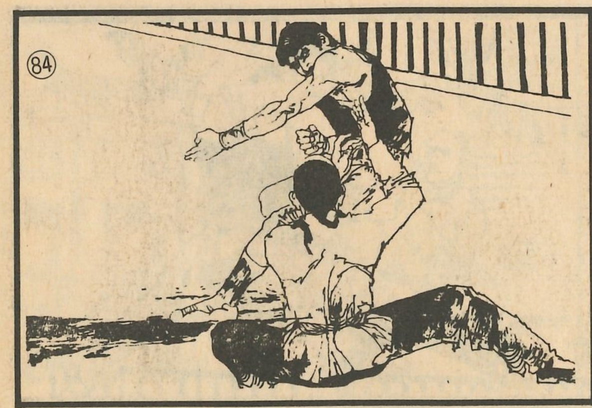
81　黃玉對這一切，看在眼裏，恨在心上。他早就想上台應戰了，只是還未輪到他。他心想：我們中國人，人窮志不短。今天再不能讓這傢伙作惡了，我要爲中國人爭口氣！



82　於是，黃玉把上衣一撩，腰帶一勒，雄赳赳，氣昂昂，"通通通"地走上台去，女報幕員攔住問他："你是何許人？"黃玉响亮地回答："我是堂堂中國人——黃玉！"



83　菲路瞥了黃玉一眼，接着他左手豎起個尾指，右手掌匆匆往外一撥，意思是說你這個中國人個子那麼小，趕快下台吧！



84　黃玉猛地擺開架勢，菲路却根本不把他放在眼裏，隨隨便便地使個左冲拳向黃玉擊去……



85　不料，這一左冲拳却被黃玉用左拳頂住了。當兩拳相擊時，菲路感到拳頭一陣疼痛。



86　但菲路畢竟不是豆腐做的，他迅速鎮靜下來，搶起右拳向黃玉冲擊，黃玉揮起右掌一斬，斬得菲路右腕立刻紅腫起來。菲路收手一看，驚嘆道："糟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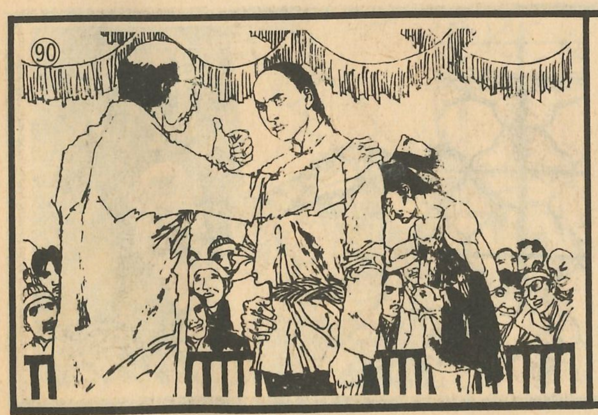
87　菲路惱羞成怒，急急揮起牛角拳連連向黃玉襲擊。這時，黃玉不慌不忙，且戰且退，然後使用雙掌向外一撥，一撥，又一撥……



88　菲路自以爲得計，便使盡吃奶的力氣撲過來。這時，黃玉猛地騰躍飛起穿心腿向菲路的腹部一蹬，那牛高馬大的菲路便踉踉蹌蹌地向後倒下去。



89　緊接着，黃玉一個箭步竄到菲路的背後，雙手好像鐵錘擂鼓似的朝他一連擂上十多拳，直擂得菲路跪地求饒，甘拜下風。觀衆投以熱烈掌聲，全場爆發雷鳴般的歡呼："中國——黃玉！黃玉——中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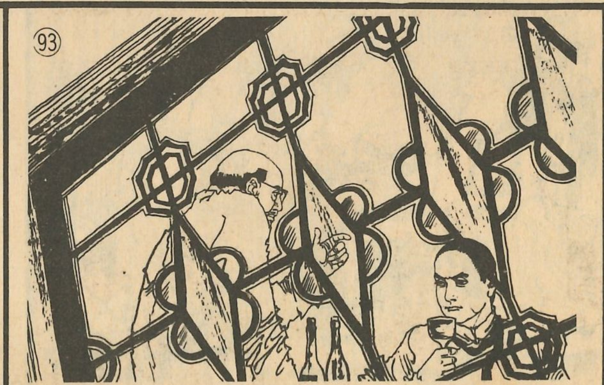
90　擂台賽後，海京伯雜技團老板親自給黃玉發獎，並當衆辭退了西班牙拳王菲路。在一片斥責聲中，菲路垂頭喪氣地溜走了。



91　人們像歡呼打虎英雄武松似的簇擁着黃玉，老板也一路笑臉相送到戲院門口。老板對黃玉說："今天辛苦你了，如先生不嫌棄，我要在半島酒店爲您舉杯慶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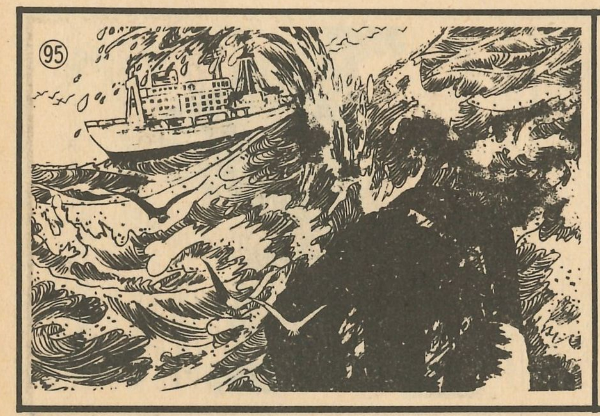
92　盛情難却，黃玉便跟着老板來到了半島酒店。面對着滿桌山珍海味，黃玉不解地問老板："你何必這麼破費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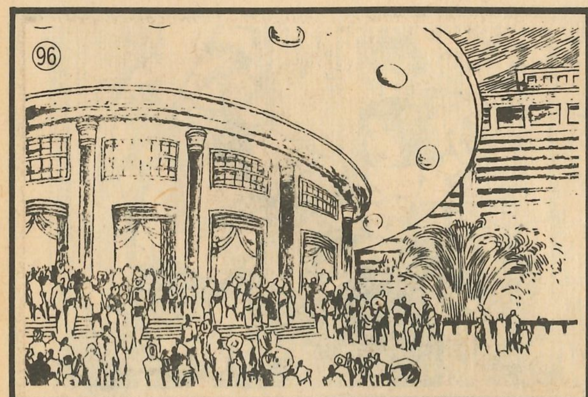
93　老板頗是眞誠地說："黃先生，不瞞你說，你和菲路的對賽，我都認認眞眞地看了。你的中國功夫實爲上乘，很了不起呀。爲此，我想特聘你參加我們的雜技團，一同到世界各地巡迴表演好嗎？"



94　黃玉想：反正眼下正失業，就靠賣武藝弄碗飯吃吧。他說："不過，有一條，往後要比武我只能和外國人比。你若贊成，我就參加雜技團！"老板連連點頭："當然，當然，我也是中國人，我再也不幹傷害我們中國人自尊心的蠢事啦！"



95　就這樣，黃玉開始了人生的新的旅程。他隨着海京伯雜技團，乘上航船，乘風破浪，前往日本演出。



96　海京伯雜技團到達日本橫濱的第二天，即舉行公演。日本觀衆蜂擁而至，偌大個劇場擁擠得水洩不通。



97 演出順利進行着，"頂碗"、"爬竹竿"、"疊椅子"等節目一個緊接着一個，精湛的雜技表演博得滿場掌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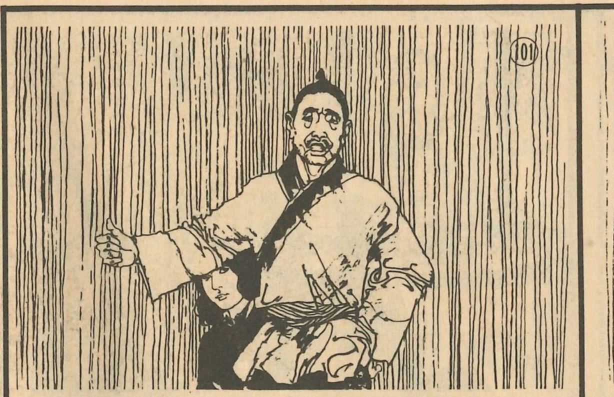
98 該輪到黃玉上台了。女報幕員走到台前報幕說："下一個節目「少林拳」，表演者中國南著名青年拳師——黃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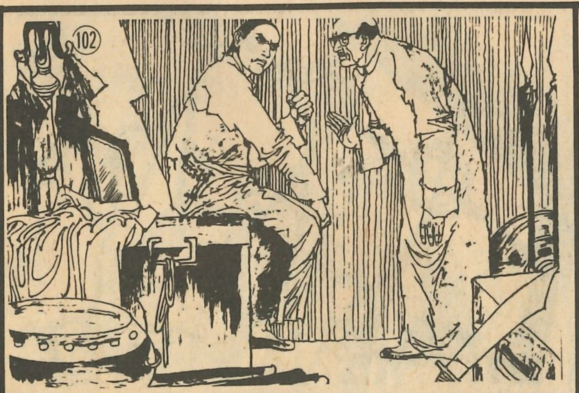
99 可是，報幕員話音未落，只見一位身穿印有"橫濱拳會"字樣衣服的矮子竄上台來，凶神惡煞地攥着拳頭，宣佈道："這個節目不准演！不准演！"



100 這是爲什麼呢？原來那時候正是中日甲午（1894年）戰爭之後，中國海軍被日本人打得幾乎全軍覆沒，中國的尊嚴由此喪失殆盡，日本人壓根兒瞧不起中國人。



101 矮個子站在台前，趾高氣揚地說："如果你們中國人硬要在日本「表演」什麼拳術，那就先和我們「橫濱拳會」的會員交手吧！假若你們失敗了，那就收起爲妙！"台下的日本觀衆鼓掌附和，吵吵嚷嚷地起哄了。



102 這無疑是一種挑戰，雜技團的老板深感棘手，膽顫顫地跑來幕後找黃玉商量說："黃玉先生，我看「少林拳」這個節目你就暫時別演了吧？""不行！"黃玉捏緊拳頭說："我一定要爲中國人爭這一口氣！"



103 說着，黃玉"通通通"走上舞台中央，再高聲地對那位矮個子日本人說："好吧！要交手就交手。你別在這裏欺人太甚！"矮子追問道："那什麼時候交手呀？""明天！"黃玉斬釘截鐵地回答。



104 第二天，比賽場設在日本拳擊總會的演武廳，前來觀看的日本人比昨天多了十倍，氣氛也比昨天緊張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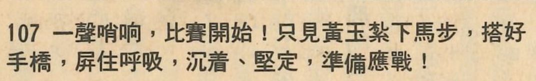


105 黃玉的對手是日本空手道高手河合其。裁判由日本拳擊總會會員山本太郎担任。那位矮個子正在忙着組織啦啦隊。



106 這時，黃玉穿着一身傳統練武服，腰際緊勒着一條大紅綢帶，顯得格外精神，格外幹練。可當他出場時，日本人見他身材瘦小，竟吹起口哨嘲諷他。





107 一聲哨响，比賽開始！只見黃玉紮下馬步，搭好手橋，屏住呼吸，沉着、堅定，準備應戰！



108 河合其傲慢地向黃玉瞟了一眼，壓根兒不把他放在心上，心想三拳兩脚就能結束戰鬥。（待續）

社會秘聞／狄奇·文
可飛·圖

殺嬰

嬰兒失踪　忙煞幫辦

父母愛子女，可算是一項用諸四海皆準的事實。但是亦有些父母，對子女不但不加以愛護照顧，反而更覺得他們是一個負累的包袱。尤其是有些父母對一些剛出世不久而未滿一歲的孩子，更覺得那是最煩躁的時刻，因此，就在沉不住氣的時候，竟然將自己的孩子也殘忍地殺掉。這就是法律上的殺嬰(INFANTICIDE)，而小說中的王仕美夫婦，就正是一對被疑為殺嬰的夫婦。

* * *

「不是太可憐嗎！自己的孩子失踪了，還被警方懷疑把孩子殺掉。」

「是啊！孩子剛好六個月大，上個月我見小孩的時候，還是白白胖胖的，但可惜他就是整日的吵吵鬧鬧。」

「仕美夫婦其實也很痛愛兒子的啊，你看他們在兒子失踪以後，終日愁眉苦臉，尤其是太太，每日更哭得死去活來。」

「對啊，可不知道警方是做什麼的，連那份同情心也沒有了，終日只知道向他們夫婦倆打轉，却沒有查清楚孩子是否被歹徒入屋騙帶了。」

鄰居李太和麥太的對話，正好反映出一般鄰居對王仕美夫婦的孩子失踪的看法，他們大多數對這對不幸的夫婦都表示同情和關懷。

* * *

王仕美夫婦是在兩年前搬入觀塘區內這幢大廈居住的。

王仕美今年廿九歲，是在觀塘一家工廠內做生產管理主任的工作，王太小茜本來是工廠的女職員。在近水樓台先得月的條件下，王仕美終於贏得美人歸。

王仕美和小茜結婚後，兩人恩愛的程度令人羨慕，一年多後，兩人的愛情結晶品亦瓜熟蒂落，本來正當所有朋友都替這對夫婦高興之際，突然就傳來了這一個噩耗——嬰孩無緣無故地失踪了。

警方曾經四處搜查，但也無法找到嬰兒的踪跡。而據案情透露，王家除了嬰兒失踪以外，就沒有任何財物失竊，所以負責這宗案件的魏林帮辦就懷疑案中有案，王仕美夫婦究竟會否對自己的孩子下毒手呢？

魏帮辦起初也以為嬰兒被拐騙可能性最大，也曾派出大隊人馬搜查，但是卻未曾接過一個勒索的電話，簡直就沒有線索。

「眞奇怪，如果不是王太或者王先生對嬰兒下毒手的話，嬰兒為什麼會無緣無故失踪呢？」魏帮辦對李沙展說。

「或者王仕美夫婦有些仇家，他們為了報復就將嬰兒擄走吧。」

「我也有這樣想過，但據所有熟悉他們夫婦的人說，他們對人和善，誰都不相信他們有仇家的，就因為他們夫婦倆有這樣的性格，更令我們不能相信他們會狠心地連自己的孩子也殺

掉。」

「對，我們調查所得，王太自從產下了嬰兒以後，就停止了工作，每日都在家裏照顧着兒子。」

「那不是對兒子很照顧嗎？」魏帮辦說。

「對。不過鄰居說他們的孩子也倒很麻煩，終日嘈嘈吵吵的，而且還聽說兒子在出世時患了什麼病。」

「孩子在出世時患上了什麼病？」

「那對孩子失踪重要嗎？」李沙展反問。

「我們不能放過任何一個可以破案的機會，否則許多案件就變為無頭公案了。」

李沙展點了點頭。

「還有。我想你去調查多一些王仕美夫婦的背景資料，因為我覺得我們所得到的資料，只是這兩年的王仕美和陳小茜的生活，但對兩年前的生活，卻好像一無所知。雖然，在表面上，他們並沒有什麼疑點，但我覺得我們還是較為審慎處理一下好些。」

李沙展接過命令以後，就立刻去調查有關嬰兒出生的資料以及安排伙記再深入調查一下王仕美夫婦的背景了。

* * *

在政府醫院的副院長室，李沙展拿着一份醫院登記的出生紀錄。

「王廷光，男，三月二日出生，父親是王仕美，母親是陳小茜。唔，對了，這一份就是我想要的資料了，不過下面這一堆文字，我可攪不清楚，醫生你可以解釋一下給我聽嗎？」李沙展指着那份紀錄說。

「哦，那是指嬰兒在出世的時候，患上了先天性心臟病。」

「這個病嚴重嗎？」李沙展問。

「病情最初還算輕，不過如果嚴重的話，就一定要做手術的。」

「那麼這個嬰兒……」

「沒有，我們並沒有替這個初生的嬰兒做手術。最初我們只將他放入了氧氣箱，然後觀察了兩個星期，才將他放回嬰兒房，但我們一直都特別小心照顧他，直至孩子的父母帶他回家為止。」

「那麼，孩子在出院以後，醫院還有什麼特別的安排嗎？」

「有，在最初的兩個月內，我們都安排嬰兒每一個星期覆診一次。」

「有沒有孩子的診治紀錄呢？」李沙展問。

「有，你跟我來兒科部，我相信他們一定有一份詳細的診症紀錄的。」

李沙展跟着醫生走到二樓的兒科部，護士很快就找到了一張覆診咭，上面詳細地紀錄下每一次覆診的結果。

「嬰兒每一次都有定期覆診，在最初的兩個月內，嬰兒的病情還算正常，並沒有什麼特別的異象，但接着下來，嬰兒的情緒似乎不太穩定，終日啼啼哭哭，這個情況是會令到病情惡化的。」

「那麼病情是否已經惡化呢？」

醫生再小心地看紀錄後，說：「我們也不能夠肯定，因為表面上並沒有轉壞的徵象，但我們也担心嬰兒的心臟因哭啼過多而負荷加重，所以已經建議王太於本月底作徹底檢查的了。」

「那麼嬰兒現在有沒有定期吃藥呢？」

「有，醫生開了一種特效藥給嬰兒吃，以防範病情惡化。只要是嬰兒定期服用這種藥，相信是沒有問題的。」

「多謝醫生提供這些資料給我們，我相信現在最急切要做的，還是要找回嬰兒，好使他的生命得到照顧。」

李沙展影印過那份報告後，急忙將所得的資料帶回給警署的魏幫辦。

這個時候，魏幫辦亦正在整理着一些剛由其他探員帶回來有關王仕美夫婦的資料。

「李沙展，你回來得正好，我正在想和大家研究一下有關王仕美和陳小茜的資料。」

於是魏幫辦所帶領下的一組人，就坐在魏幫辦的辦公室內討論有關案件的案情。魏幫辦說：

「由調查資料所得，我們發現了一個重大的線索，而這個線索，可能對我們破案有很大的幫助。」

所有探員都屏着氣息地聽着。

「我們調查資料中顯示，王仕美在現職工作已有八年，一向和人相處都沒有問題，而他認識他的太太是在三年前的時候，兩人相戀一年後就結婚。」

魏幫辦停了一下再說道：「但王太太陳小茜的資料卻有許多值得我們留意的地方。例如她在未認識現任丈夫的時候，她已經和人同居過，而最奇怪的是和她同居的人突然間失踪了。而陳小茜亦曾經報過案，劉沙展，讀讀你的紀錄給我們聽。」

劉沙展拿起枱頭一份紀錄，很小心地將裏面一份文件讀出來：

「……報案當日，陳小茜到警署報案，說和她同居的男友林世昌失了踪。案件調查並沒有任何結果，只有一名鄰居說見到陳小茜家中的冲涼房在案發前好像有許多煙冒出來，但看下去又不似是火燒着任何東西，所以就毫無結果。」

「那麼這個林世昌現在下落如何？」魏帮辦問。

「仍然下落不明。而這件案亦暫時擱置了。」

「李沙展，你說說另外有關案情的資料及鄰居有關的口供聽聽。」

李沙展將醫院的報告說出來以後，接着就將有關的口供報告說出來：

「……其中一位鄰居的麥太太說，在案發當晚，陳家的冲涼房內有陣陣的煙冒出來，因為那天晚上天氣稍為寒冷，所以那些煙比較易見，而且冲涼房

「我這張王牌，你看怎麼樣？老宋！」

林尚輝走出去後，王老板拿下巴朝他的背影消失處一呶嘴，問那四眼男子老宋說，老宋的公開職業是律師，同時又是王氏業的私人法律顧問，但暗地裏他與王老板是何種關係，那就只有他倆才知道。

「他的背景值得好好利用！但我看這人膽子很小，也很滑頭，這號人容易壞事，我看得提防着點。」老宋眼鏡片後的眼珠一轉溜，說。

「嘿！他再滑頭也給我狠狠的揑住脊樑骨！他休想溜出我的掌心去！每一次交易我都給他拍下錄影帶，拷貝我故意讓他看了，他自然明白背叛我將有什麼後果，再說這人太貪心，見錢眼開。他每弄出一套密碼我就給他二十萬，這數字對他來說就有足夠的吸引力！」

「但也不能不防着他狗急跳牆，或者由於他的膽小壞了大事！」老宋陰森森的笑說。

王老板怔了怔，兀鷹鼻子聳了聳，隨即不以爲然的斷然的道：「這我心中有數！絕對壞不了大事！眼下的關鍵倒是在這姓王的身上下點功夫！他絕對是一個製電版的天才！泰國那邊有消息來了麼？」

「還沒有，我再派人去接洽！」

「得抓緊點！老宋，爲了減低風險，我們一定要落實買家才能開始印製！」

末了，王老板斷然的向老宋說，聽他的口氣，老宋這位私人法律顧問倒更像是他的心腹。

* * *

第二天早上，王志平返回王氏印刷廠上工，他依着王老板的吩咐，先上寫字樓去見他。王老板和顏悅色的吩咐他不必忙著工作，先好好在廠裏熟習從日本學回來的最新製版技術再說。

一連幾天，王志平白天在印刷廠的製版部上工，晚上就返回王老板替他長期租用的酒店去。要他幹的都是一些雞毛蒜皮的功夫，例如修改一下年畫的線條，描摹一些掛曆錯體字母。這出奇的平靜，倒着實把王志平悶得發慌。但他並不敢隨便走動，因爲他發覺無論他走到那兒，背後都好像有線眼盯住他似的。直到第八天的傍晚，他意料要來的、他既盼着又心驚的「正經事兒」終於來了。

這是印刷廠快下班的時份，王志平已在製版部修描着一塊普通年畫電版，突然，老闆匆匆的走進來，對他說：「老板請你上他家吃飯！你這就上車去吧！王先生！」

車子一直駛向郊外，再跑了約莫三幾里路，才在一間不甚顯眼的郊外別墅前停了下來，駕車的老闆按了一長兩短的號叭，別墅的大鐵門就蕩開了，老闆把車子逕直的駛了進去，在別墅的正門前停了下來。這時，有一名隨從從門內走了出來，迎着下車的王志平和老闆說：「老板剛好來了一位客人，他吩咐先請王先生到偏廳坐坐，老板等會就到！」

老闆把王志平領到一個精緻的却顯得有點陰暗的偏廳，然後他就站在門口，像門神似的把偏廳的唯一出路堵住了。王志平心頭一涼，暗道：「這回才當眞是鴻門夜宴！」到了這境地，他深知自己已別無選擇，唯有見一步行一步了。他若無其事的在一張沙發上坐下，隨便的往客廳四周看了一圈，憑他多年的經驗，他立刻就瞧出這平凡的客廳的異樣。客廳的天花板下以及四面的墻壁，分別吊了四盞吊燈和掛了三盞壁燈，但這時開着照明的却只有二盞吊燈和二盞壁燈，因此偌大的偏廳就顯得有點陰暗，爲什麼不把燈都全開了呢？是下人的疏忽麼，顯然不是，因爲這幾盞開着的燈相距排列的位置頗有規律，完全是客廳應有的照明的位置，倒是那些沒開亮的燈顯得有點多餘；難道是人家爲了省電麼？這更是天大的笑話，因爲這客廳中的隨便一件擺設就足够支付這整座別墅的一年的電費！這就只有一種解釋：那些熄滅的吊燈和壁燈內裏另有乾坤，更確切一點說，這乾脆就是電視傳眞掃描器的鏡頭位置！迅速的判定了這點，王志平的心頭又一涼，他知道，從他走進這偏廳的那一刻開始，他的一舉一動就落在隱在某處地方的主人的眼裏了！而且，他根本就沒有退避的餘地，外面伏有多少「精兵」不說，光是堵住大門的老闆就已經難以對付！想到這點，王志平乾脆就泰然的合上眼皮養神，但他的腦裏却無論如何不能安靜，這一年多來纏繞着他的種種往事活像跳蚤似的——打他腦海裏跳了出來：南託信用咭部女職員李素菊向保安部呈報的那幾張該死的僞咭！……李素菊的含冤離職，雙目失明還要穿塑膠花幫補家計活命的李母，她那位小弟弟的天眞活潑的身影……然後是邱雨强那該死的鬼計劃！他在董事長室的惡劣表現……然後是王氏印刷廠的製版部，在日本逗留的那些日子，最後是眼下像囚犯又像貴客的見鬼的處境……

這撲騰着的跳蚤，把王志平的腦袋彈得一陣陣的刺疼，「都是這該死一千次的老虎牙！把我誘上這不死不活的可怕境地！」王志平禁不住在心裏惡狠狠的咒駡了一句，但不知怎地，提起這「老虎牙」三字，王志平心裏也就掠過一絲溫暖，這奇寒中的暖意使王志平在心裏笑了！「嘿嘿，什麼虎口拔牙！虧這鬼東西想得出這見鬼主意！天幸能够功成，倒是得連他那兩隻老虎牙也拔掉才能出這口惡氣！」

就在王志平陷入沉思之際，突然，一個他熟悉的聲調不知從什麼地方鑽進他的耳鼓裏來了！「見鬼！爲什麼

，這利字怎麼解釋？你認爲咱們當家，會因爲什麼事丟棄咱們？」這個問題正是這羣流寇早欲知道的，侯知機自無不知之理，聞言立即閉嘴。

忽然周晋叫道：「俺也要去小解！」就在此刻，范長鎮突然回來了。衆人都拿眼望着他。

范長鎮道：「你們都不認識俺啦？看什麼？哼哼，范某知道你們心中想着什麼！」

楚嘯雲道：「你倒有自知之明！爲何你跟那姓錢的，用西夏語交談？怕咱們聽到什麼？」

范長鎮道：「范某要賄賂他。」

楚嘯雲道：「要賄賂他更應該用漢語交談，証明你心懷鬼胎，有不可告人之目的！」

范長鎮怒道：「你有何証據含血噴人？老子已跟他談妥，今晚便放咱們回去！還有什麼鬼胎？」

侯知機問道：「那麼那些紀念品呢？」

「你不是說不值錢麼？紀念品有個屁用，重要的是生命，老子可沒跟他提到這件事，大不了當作送給他作人情！」

「送給他作人情？」侯知機殺豬似的叫了起來：「你倒會慷他人之慨！」

范長鎮席地坐下，道：「那麼你自個跟他說吧！」羣豪聽他這樣說，一時間找不到反對的理由，營內一片寂靜。良久，外面有人拿了糌粑進來，給他們充飢，不久天色便逐漸暗了，其他人還沉得住氣，唯獨侯知機坐立不安。

天終於黑了，但營外人影幢幢，羣豪輪番出去解手，欲乘機探個虛實，但見營帳一座接着一座，也不知有多少個吐蕃兵，却看不到盡處。

楚嘯雲嘆息道：「別聽姓范的信口開河，還是趁早睡覺吧！」羣豪紛紛躺下，忽然外面傳來一陣脚步聲，兩個武士又拿了好些糌粑進來，楚嘯雲一骨碌坐了起來，抓了一個便往嘴巴裡塞去，大口吞食。其他人見狀亦紛紛效尤。

忽然楚嘯雲唔了一聲，張嘴吐出一團紙來，他心中詫異，將紙團弄開，但見上面寫着幾行蠅頭小字：今晚準備離開，稍候便帶你們出帳，稍安勿躁。記着一個人一千兩銀子！知名不具。

楚嘯雲將紙遞給黃長河看，黃長河喃喃地道：「難道他有這麼大的權力？」

范長鎮冷笑道：「你們如今相信了吧？這便是范某用西夏語與他『交談』的結果！」可是羣豪吃過之後，眼皮沉重，不久便有人開始倒頭大睡。

黃長河叫了一聲：「不好，咱們又中計了！」言未畢，他自己也躺了下去，待他有了知覺，睜開雙眼，但見巡夜的人守在營外，營內的范長鎮已然不見！

再望一眼葛纏和張立鼓等人亦已不在，黃長河這一驚非同小可，連忙推醒楚嘯雲和常恨春。「兩位快醒醒，范長鎮他們溜了！」

楚嘯雲一骨碌坐了起來，一拳擊在地上，憤憤不平地道：「操他娘的，上次喝酒中計，今次吃糌粑又中計，白白便宜了那廝！」

常恨春道：「後悔莫及，廢話少說，咱們快推醒其他人，想辦法溜出去，相信他們尚未走遠！」

「不錯！」楚嘯雲一躍而起，道：「快追！」不料營外跑進幾個吐蕃兵來，手上都拿着弓箭。

郭全煥右手一揮，長鞭貼地抽出，「畢」的一聲輕響，鞭梢纏住一個吐蕃兵的足踝，再用力一甩，那吐蕃兵便倒跌出去，撞倒後面的同僚。

說時遲，那時快，黃長河、常恨春和楚嘯雲三人同時自地上躍起，向前撲去！那些吐蕃兵正在手忙脚亂之中，來不及發箭，只有兩個胡亂發射，都失了準頭！

「砰砰」聲中，那幾個吐蕃兵已被擊倒，與此同時，毛元章亦已醒來，抄起兵器殺了出去。那些吐蕃兵如何抵擋得住？幾個回合便被擊潰，羣豪立即衝出營帳。

出了營帳，但見軍營一個接着一個，到處都是吐蕃兵，火光下，兵戟耀眼生輝，令人心膽俱寒。

張啓林道：「咱們向東衝，今日唯有置之死地，然後方有生機！」言畢他當先衝出去，一對吳鈎劍，舞得像車輪一般。

那些吐蕃兵聽見同僚的叫喊聲，正自四面八方奔跑過來，見狀來勢更凶。黃長河恐張啓林落單，緊躡其後，其他人亦不甘受擒，人人奮勇爭先。眨眼間，雙方已接觸，喊殺之聲震天。

黃長河高聲道：「並非咱們漢人好殺，此乃被迫的，若貴方不願製造糾紛，請讓一條路，咱們要去追錢養吾及范長鎮！」他雖不願多殺生，奈何對方並不領情，只見一名將領坐在馬上高聲揮刀指揮手下圍攻。

黃長河等人起初還因爲迷魂酒葯力未全消，而影响了體力，但經過了接戰，葯力發散，人人蹩足了勁，殺傷不少吐蕃兵，可是吐蕃兵越來越多，眞有殺不勝殺之感，忽然遠處傳來一陣呼叫聲，圍攻的吐蕃兵，手脚都放慢了。

遠處的叫聲越來越响，亦越來越近，周晋一回頭，脫口叫道：「頭兒，有人放火！」黃長河轉頭望去，果見附近一座營帳起了火，黑烟向天直冲！

那將軍高聲大叫，圍攻的吐蕃兵，跑了大半去救火，說時遲，那時快，突見一柄鋼刀如離弦之矢般，向將軍的心窩射去！將軍聽見風聲，匆促間揮刀一擋，但聞一道震耳的金鐵交鳴之聲，將軍大呼一聲，翻身落馬！

，這利字怎麼解釋？你認爲咱們當家，會因爲什麼事丟棄咱們？」這個問題正是這羣流寇早欲知道的，侯知機自無不知之理，聞言立即閉嘴。

忽然周晉叫道：「俺也要去小解！」就在此刻，范長鎮突然回來了。衆人都拿眼望着他。

范長鎮道：「你們都不認識俺啦？看什麼？哼哼，范某知道你們心中想着什麼！」

楚嘯雲道：「你倒有自知之明！爲何你跟那姓錢的，用西夏語交談？怕咱們聽到什麼？」

范長鎮道：「范某要賄賂他。」

楚嘯雲道：「要賄賂他更應該用漢語交談，証明你心懷鬼胎，有不可告人之目的！」

范長鎮怒道：「你有何証據含血噴人？老子已跟他談妥，今晚便放咱們回去！還有什麼鬼胎？」

侯知機問道：「那麼那些紀念品呢？」

「你不是說不值錢麼？紀念品有個屁用，重要的是生命，老子可沒跟他提到這件事，大不了當作送給他作人情！」

「送給他作人情？」侯知機殺豬似的叫了起來：「你倒會慷他人之慨！」

范長鎮席地坐下，道：「那麼你自個跟他說吧！」羣豪聽他這樣說，一時間找不到反對的理由，營內一片寂靜。良久，外面有人拿了糌粑進來，給他們充飢，不久天色便逐漸暗了，其他人還沉得住氣，唯獨侯知機坐立不安。

天終於黑了，但營外人影幢幢，羣豪輪番出去解手，欲乘機探個虛實，但見營帳一座接着一座，也不知有多少個吐蕃兵，却看不到盡處。

楚嘯雲嘆息道：「別聽姓范的信口開河，還是趁早睡覺吧！」羣豪紛紛躺下，忽然外面傳來一陣脚步聲，兩個武士又拿了好些糌粑進來，楚嘯雲一骨碌坐了起來，抓了一個便往嘴巴裡塞去，大口吞食。其他人見狀亦紛紛效尤。

忽然楚嘯雲唔了一聲，張嘴吐出一團紙來，他心中詫異，將紙團弄開，但見上面寫着幾行蠅頭小字：今晚準備離開，稍候便帶你們出帳，稍安勿躁。記着一個人一千両銀子！知名不具。

楚嘯雲將紙遞給黃長河看，黃長河喃喃地道：「難道他有這麼大的權力？」

范長鎮冷笑道：「你們如今相信了吧？這便是范某用西夏語與他『交談』的結果！」可是羣豪吃過之後，眼皮沉重，不久便有人開始倒頭大睡。

黃長河叫了一聲：「不好，咱們又中計了！」言未畢，他自己也躺了下去，待他有了知覺，睜開雙眼，但見巡夜的人守在營外，營內的范長鎮已然不見！

再望一眼葛纏和張立鼓等人亦已不在，黃長河這一驚非同小可，連忙推醒楚嘯雲和常恨春。「兩位快醒醒，范長鎮他們溜了！」

楚嘯雲一骨碌坐了起來，一拳擊在地上，憤憤不平地道：「操他娘的，上次喝酒中計，今次吃糌粑又中計，白白便宜了那斷！」

常恨春道：「後悔莫及，廢話少說，咱們快推醒其他人，想辦法溜出去，相信他們尚未走遠！」

「不錯！」楚嘯雲一躍而起，道：「快追！」不料營外跑進幾個吐蕃兵來，手上都拿着弓箭。

郭全煥右手一揮，長鞭貼地抽出，「畢」的一聲輕响，鞭梢纏住一個吐蕃兵的足踝，再用力一甩，那吐蕃兵便倒跌出去，撞倒後面的同僚。

說時遲，那時快，黃長河、常恨春和楚嘯雲三人同時自地上躍起，向前撲去！那些吐蕃兵正在手忙脚亂之中，來不及發箭，只有兩個胡亂發射，都失了準頭！

「砰砰」聲中，那幾個吐蕃兵已被擊倒，與此同時，毛元章亦已醒來，抄起兵器殺了出去。那些吐蕃兵如何抵擋得住？幾個回合便被擊潰，羣豪立即衝出營帳。

出了營帳，但見軍營一個接着一個，到處都是吐蕃兵，火光下，兵戟耀眼生輝，令人心膽俱寒。

張啓林道：「咱們向東衝，今日唯有置之死地，然後方有生機！」言畢他當先衝出去，一對吳鈎劍，舞得像車輪一般。

那些吐蕃兵聽見同僚的叫喊聲，正自四面八方奔跑過來，見狀來勢更凶。黃長河恐張啓林落單，緊躡其後，其他人亦不甘受擒，人人奮勇爭先。眨眼間，雙方已接觸，喊殺之聲震天。

黃長河高聲道：「並非咱們漢人好殺，此乃被迫的，若貴方不願製造糾紛，請讓一條路，咱們要去追錢養吾及范長鎮！」他雖不願多殺生，奈何對方並不領情，只見一名將領坐在馬上高聲揮刀指揮手下圍攻。

黃長河等人起初還因爲迷魂酒葯力未全消，而影响了體力，但經過了接戰，葯力發散，人人蹩足了勁，殺傷不少吐蕃兵，可是吐蕃兵越來越多，眞有殺不勝殺之感，忽然遠處傳來一陣呼叫聲，圍攻的吐蕃兵，手脚都放慢了。

遠處的叫聲越來越响，亦越來越近，周晉一回頭，脫口叫道：「頭兒，有人放火！」黃長河轉頭望去，果見附近一座營帳起了火，黑烟向天直冲！

那將軍高聲大叫，圍攻的吐蕃兵，跑了大半去救火，說時遲，那時快，突見一柄鋼刀如離弦之矢般，向將軍的心窩射去！將軍聽見風聲，匆促間揮刀一擋，但聞一道震耳的金鐵交鳴之聲，將軍大呼一聲，翻身落馬！

與此同時，一座營帳後，又飛出許多火把來，落在附近的營帳上，霎時間，吐蕃兵陣脚大亂！

黃長河見機不可失，高聲叫道：「弟兄們，快殺出一條血路！」用不着他開腔，楚嘯雲已揮刀在前衝殺，吐蕃兵無心戀戰，被他殺開一條血路，羣豪隨他衝殺出去。

背後的吵雜聲，不絕於耳，奇怪的是前面的營帳亦起了火，情勢更爲混亂，羣豪得以趁機衝殺出營，往東直跑。

忽然郭全煥叫道：「且慢，待俺出去弄幾匹馬來！」黃長河忙令毛元章陪他回去。未幾，果見他倆帶了十餘匹健馬來，羣豪翻身上馬，向東急馳。

常恨春道：「剛才那場火甚是奇怪，莫非是錢養吾放的？然則咱們豈非怪錯好人？」

段秋山道：「錢養吾怎會爲咱們，用此手段與吐蕃決裂？萬一失敗，必死無疑！一定是另有其人。」

周晉道：「但咱們在吐蕃根本沒有朋友，除非是范長鎮……不過此人十分反覆，難以捉摸。」

楚嘯雲道：「俺不知他是什麼人，只知他是咱的救命恩人，管他娘的，先離開吐蕃再說！」

常恨春遲疑地道：「咱們雖然跑得掉，但不知他能否全身而退，咱們一走了之，甚不夠意思，是否回去接應？」

毛元章道：「人家要救咱們，咱們再送羊入虎口，豈非違其願望？那人既然膽敢縱火，必有辦法保住生命！噢，說不定他是吐蕃軍中的漢人，因同情咱們，是以……」

羣豪大多贊成其說法，當下向東急馳一陣，郭全煥道：「頭兒，你看地上，沒一點馬匹走過的痕跡，錢養吾、范長鎮，可能不走這條路！」

黃長河跳下馬，在附近勘察了一番，再跳上馬鞍放目縱觀，四周除了吐蕃兵之外，不見范長鎮等人的踪影。

楚嘯雲焦急地問道：「黃兄如何？」

黃長河坐回鞍上，道：「看不到踪影，暫時繼續前進。」羣豪又馳了三四里路，已至山區，這一帶山雖不高，但面積甚廣。黃長河勒馬道：「咱們先上山，居高臨下，也許能找到范長鎮！」

侯知機最熱心追回銅鼎碎片，一馬當先上山。就在此刻，忽聞後面的常恨春喊道：「小心！」侯知機人如其名，看也不看，一彎腰，把身子藏在馬腹下！但覺馬兒突然倒立而起，他猝不及防，雙臂環抱不緊，摔倒地上，向下翻落！

原來剛才山上有冷箭，雖射不中他，却射傷了馬兒！說時遲，那時快，山上數十枝長箭齊發，接着山石滚下，羣豪急忙勒馬後退。

侯知機叫道：「等等侯某……」某字尾音未落，又聞他悶哼一聲，原來肩上已中了一箭，常恨春縱身回去，輕舒猿臂，將他拉上馬，撥轉馬首急馳！

就在此刻，山上第二輪箭矢已發，嚇得段秋山尖聲高叫：「常大哥小心！」

常恨春抽刀上身半轉，將射來的箭擋開，可是胯下的馬兒，却不懂閃避，中了數箭，悲嘶倒地。侯知機掙脫了常恨春，首先溜了！

常恨春人落地却未亂，不斷以刀遮擋，然後慢慢站起來，段秋山愛郎心切，揮劍上前協助，常恨春忙道：「段姑娘快退下！」當下兩人慢慢退後，一離開山脚，山上的滚石便不起作用。

侯知機指着山上，破口大罵：「范長鎮，你這卑鄙小人，有種的便下來跟咱們明刀明槍鬥一場！」

突見山上石後現出一個人來，却是錢養吾，只聽他哈哈笑道：「恭喜諸位脫離吐蕃虎口，也多謝諸位爲咱送來了厚禮！待返回中原，錢某等必想辦法報答！」

段秋山冷哼一聲：「眞是說的比唱的還好聽。你若有心報答咱們，還會在山上以冷箭偷襲？」

錢養吾再發出一陣大笑：「諸位若不幸曝屍於此，錢某等人，每逢春秋必會遙祭諸位英魂！」這句話把羣豪氣壞，楚嘯雲望一望地形，向左首那方跑去，欲從山側上去，可是山上的人，居然不爲所動，毫無反應。

常恨春連忙傳音道：「楚兄，山上可能尚有埋伏，千萬小心！」楚嘯雲來至山側，抬頭一望，原來這方山坡陡直，坡上站着幾位生面孔的漢人，都張弓搭箭對着自己！他心頭一懍，連忙退後幾步。

黃長河亦繞路而來，見狀同樣皺起眉頭。楚嘯雲恨恨地道：「操他娘的，咱們上不了山，如何追回銅鼎碎片？如何報仇雪恨？」

黃長河道：「總有辦法！黃某不信他們會一直跟咱們耗着，大不了再繞路往山後去！」

楚嘯雲心頭一動，脫口道：「那就得快！吸，到目前爲止，未見范長鎮，也許姓錢的在此攔截咱們，他先帶着銅鼎碎片走了！」黃長河吃了一驚，拉着楚嘯雲返回原地。

衆人聽了他倆的看法後，抬頭望去，這山雖不高，但綿延不絕，欲不登山而越，須費不少時間，但除此之外，旁邊的山坡都頗陡直，是以一時難以決定。

侯知機表現甚爲決斷，道：「不必多顧慮，邊走邊找路上山，方是上策！越耗下去，范長鎮走得越遠！」羣豪隨他向山右走去，侯知機忍不住跑動起來。

段秋山笑道：「你爲何不上馬？吸

，你肩上的箭傷口又淌血了！」一句話說得羣豪都笑了起來，適才雖被錢養吾射殺了幾匹馬，幸好郭全煥「召喚」了十餘匹，尚有空餘，侯知機訕訕一笑，翻身上了一匹空馬。

黃長河帶着不屑地道：「侯兄，銀子雖然可愛，但生命更加寶貴，為防萬一，你最好把傷口紮一下！」侯知機又羞又怒，反駁不得，依言撕下一幅衣襟，將傷口紮緊，此刻他方知道原來箭傷頗深，適才急瘋了心，沒有留意，實則，半邊衣服已被血水染紅。

羣豪策馬馳了五六里，仍不見有路上山，更加催馬揮鞭。再走了三四里方覓到路上山，一路上小心翼翼，東張西望，步步為營，終於平安到了山頂，舉目向左望去。那裡尚有人影？

侯知機大叫一聲，拍馬馳去，毛元章道：「你這般猴急，不怕摔下山去？」當下羣豪尾隨其後，到了適才錢養吾停留之處，但見地上有馬糞、蹄印，再向山後望去，遠處有一彪人馬，正向東馳去。

楚嘯雲道：「他們溜了，快追！」這次他一馬當先下山。

下了山，羣豪再無顧忌，策馬狂追，一口氣馳了七八里路，雖然將距離拉近，但胯下的馬匹已漸漸抵受不住，馬速慢了下來。周晉道：「在此黃澄澄的土原上，沒有食物食水，即使追到他們，亦未必有活路！」

一句話提醒了羣豪，頓覺喉乾舌躁，心頭涼了半截，楚嘯雲罵道：「操他娘的，你怎不早說！」

黃長河道：「早說遲說都得趕路，莫不成在此等死？」他為了鼓勵羣豪，率先拍馬馳前，奈何馬兒速度越來越慢，始終沒法將距離拉近。

常恨春突然道：「咱們沒有水，難道他們有？」

段秋山道：「他們有備而走，有食水毫不奇怪。」

「即使有備，也不可能攜帶足夠！錢養吾在此生活多年，必知水源，只要跟着他們，便不愁無水喝。」

侯知機道：「最怕他們又在水中下毒！」

「是故咱們更加要趕上前去，若他們攜帶足夠的食水，咱們也可以搶他們的！」

此言一出，羣豪精神均是一振，是以又鼓起餘勇催馬前進，羣豪馬兒走得雖慢，但錢養吾那干人馬則更慢，雙方距離逐漸接近，忽然郭全煥叫道：「看，他們停下來，說不定已找到水源！」

黃長河道：「快，否則他們喝了水，再下迷藥，便喝不得了！」郭全煥唿哨一聲，胯下的馬匹突然洒開四蹄，向前急馳。

楚嘯雲道：「操你娘的，你有此能耐，為何不早點施展？」

郭全煥道：「這種方法只能偶一為之，那只是把馬匹潛在能力，全部發揮出來，事後元氣大傷！」當下羣豪催馬上前，馬背上看到白光閃鑠，分明有水，在陽光下閃耀，羣豪心頭更喜，不料錢養吾那些手下，倏地紛紛倒地。郭全煥輕咦一聲：「這些吐蕃兵弄什麼玄虛？」

話音未落，已聞錢養吾破口大罵：「范長鎮，你這卑鄙無情的小人，恩將仇報，在水裡下毒，錢某做鬼也不放過你！」奇怪他雙脚搖晃不定，却未倒下。眨眼間，羣豪已至，他慘笑一聲：「諸位若要報仇的如今正是良機！」

侯知機冷笑一聲：「要殺你，有何難哉，少廢話！把那些銅碎片交回來，否則教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錢養吾道：「銅鼎碎片？那是什麼寶貝？」

侯知機躍下馬，抽刀指着錢養吾，冷冷地道：「再不供出實情，取你狗命！」

錢養吾苦着臉道：「那些東西在范長鎮身上，他先走，由錢某押後，攔阻諸位！」當他倆說話時，黃長河走前檢視倒在地上的吐蕃兵，不料那士兵突然睜開雙眼，左拳右掌，直擊黃長河的前身要害。

黃長河猝不及防，吃了一驚，忙不迭抽身退後，但小腹依然吃了一拳，幸好力道已卸去大半，是以猶能叫道：「大家小心，他們詐死！」

話音剛落，地上的吐蕃兵紛紛長身而起，抽出兵刃攻擊羣豪。說時遲，那時候，錢養吾倏地飛起一腿，直踹侯知機的胯下！

這一腿十分狠毒，侯知機虞不及此，來不及閃避，只好轉身，以大腿擋之，只見他一個踉蹌，幾乎栽倒，錢養吾踏前一步，再飛起一腿，踢侯知機的後背！

人影一閃，只見常恨春自旁射至，一把將侯知機拉開，喝道：「休得逞凶！」他邊說邊飛腿，脚尖踢向錢養吾的胸膛！錢養吾亦非省油燈，微微一退，側身讓過，可是常恨春腿上之造詣，實在非同小可，但見他一扭腰，左腿凌空劃了半個弧圈，以脚跟猛撞錢養吾之後背。

這一腿，又疾又猛，而且匪夷所思，令人防不勝防，待得錢養吾醒覺，已來不及閃避，但聞「蓬」的一聲，後背吃了一記，痛入心脾，體內氣血翻騰不已，連退數步。

常恨春邊走前邊問：「銅鼎碎片呢？」

錢養吾猛吸一口氣，發出兩長三短的嘯聲，嘯聲未了，常恨春又發動攻勢，迫得錢養吾狼狽不堪，常恨春冷冷地道：「你去通知范長鎮吧，可惜已來不及！」

錢養吾大喝一聲：「吃老子一掌！」雙掌一揚，却發出六枚金錢鏢，射向常恨春！

常恨春半轉身，左手一招，右掌一掃，收了兩枚，掃落四枚金錢鏢，但錢養吾却趁此良機，站穩陣脚，展開反攻，兩人鬥得難分難解，一時不分高低。

那邊廂，黃長河等人與吐蕃兵鏖戰，羣豪雖然飢渴交迫，仍然大佔上風，躺在地上的全是吐蕃兵，這些吐蕃兵都是漢人，在中土難以立足，方跑到吐蕃，亦是亡命之徒，悍不畏死。

楚嘯雲道：「你們不怕死，老子樂得成全你！」他的刀法十分實用，似是專為殺人而創造的，因此倒在他脚下的屍體亦最多！眨眼間，三十多名吐蕃兵，已死傷大半。

黃長河道：「錢養吾，你這些手下，雖肯為你買命，但你忍心不為他們着想一下？你還有點人味麼？」這句話十分見效，霎時間，吐蕃兵的氣勢大弱。

錢養吾把刀也抽出來，對付赤手空拳的常恨春，亦佔不到一絲便宜，連忙再發哨聲，常恨春道：「你是通知范長鎮？嘿嘿，他大概已跑遠了，還會理你死活！」

錢養吾罵道：「他奶奶的，俺又中了他的計了！老子再遇到他，必將他碎屍萬段！」

侯知機在遠處問道：「他走了何處？銅鼎碎片在他身上？」

錢養吾道：「正是在他身上，錢某怎知他去了何處？咱們約好在此會合，待俺引你們來此，便將你們合擊於此，誰知……」

侯知機冷冷笑道：「你這老匹夫說的話，也信不得！」

錢養吾突然躍開，喊道：「停，大家停手，且聽我一言！」他手下巴不得有此命令，都停下手來，羣豪則拿眼望着他。錢養吾輕咳一聲，道：「諸位，錢某無意與你們為敵，這都是我一時懵懂，聽了范長鎮的饞言……」

黃長河道：「少說廢話，把咱們的東西交還出來，你已吃過范長鎮一次虧，還會把所有的東西都交給他？鬼才會相信你的話！」

錢養吾苦着臉道：「實情確是如此，教我如何交還給諸位英雄？」

楚嘯雲大喊一聲：「殺！」他拔刀先把身邊的一位吐蕃兵砍倒，其他人亦紛紛動手。

忽然一個吐蕃兵道：「諸位英雄饒命，小人願意招供，東西藏在河底！」話音剛落，但見錢養吾脫手洒出一片金錢鏢，人如豹子般，飛上一匹駿馬，向南急馳。

郭全煥跨上一匹馬，黃長河却道：「由得他去，別追。」這當兒，侯知機已跑到河邊探視。那吐蕃兵指着某處，侯知機俯身下去，雙手在沙上亂挖，果然讓他找到了幾件，毛元章亦忙在他附近挖掘，算算一共是十八件。

毛元章道：「還有一半，一定是在范長鎮處！」

侯知機望着地上的銅鼎碎片，忘記了飢渴，喃喃地道：「侯某一共挖了十件，最低限度，應該有五件是屬俺的！否則太不公平了！」

楚嘯雲罵道：「做你娘的夢！今早若非常恨春，你早已死在箭雨下，適才若非咱們保護你，你敢說能活下來麼？不是咱們殺得他們屎滾尿流，他們會乖乖招出來？按說你撿回一條命，理應將自己那一份送與常恨春！」

侯知機結結巴巴地道：「這個豈有道理……適才乃侯某隨口開玩笑而已，楚兄當眞，常兄也不會認眞。」

常恨春淡淡地道：「各取所得，自無糾紛，同心協力，方能返國，諸位還是商量正事要緊！」

段秋山道：「這些吐蕃兵如何處理？」

楚嘯雲道：「一人一刀，豈不乾淨俐落！」但黃長河只留下馬匹糧食，將人放走，然後先讓畜生喝河水，見無異狀，才讓人喝，最後又用繳來的皮囊，盛滿了水，吃了乾糧，立即上路，所謂人是鐵飯是鋼，吃飽了後，人馬均是精神飽滿，一路暢行無阻。只是不知范長鎮去了何處。

侯知機喃喃地道：「喂，也許范長鎮不走這條路，咱們得改變路線。」

楚嘯雲冷笑道：「咱只想回國，這條路應該沒錯！」

侯知機問道：「難道你不要那些銅鼎碎片了？」

楚嘯雲喝道：「你別打俺的主意！」

常恨春道：「寶貝須有福之人，方能得之。一切隨緣，不能勉强，勉强為之，說不定會把命丢在這裡！」羣豪依舊東行，侯知機雖然不願，却也不敢落單。

到了晚上，更加覺得荒涼，四周不見一個人影，令人不寒而慄。未幾，到了一片高原，黃長河下令休息，免得人馬太疲，晚上輪流巡値。

翌日，羣豪繼續前進。忽然黃長河和常恨春同時輕咦一聲。段秋山問道：「大哥，什麼事？」

常恨春道：「遠處似乎有打鬥聲！」話剛說畢，羣豪不約而同，揮鞭催馬向左前方馳去。過了山坳，便見兩幫人正在惡鬥，定睛一望，正是范長鎮、錢養吾和其手下們！

錢養吾的人大多丢在河畔，人數不如范長鎮，經驗亦有所不如，因此倒地的，大多是錢養吾的人。形勢甚是險惡，侯知機哈哈笑道：「眞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

范長鎮等人見狀，不由自主地停下手來，他乾笑一聲：「恭喜諸位脫險，更因能與諸位並轡回國而高興！」

侯知機怒道：「范長鎮你少來這一套！速將銅鼎碎片交出來，否則別指望活着下山！」

范長鎮道：「奇怪，你那些破銅爛鐵，分明是給錢養吾取去，怎地伸手向范某要？」

錢養吾道：「姓范的，你不講江湖道義，不講信用。還想陷害我？呸！這一切都是你出謀獻策！他們是爲了那些破銅片，我却是找你算賬！」

段秋山道：「奇怪，你與他還有什麼賬？」

錢養吾道：「咱們事先商量妥當，他先到河畔那裡佈置一切，而我在半路攔阻，好讓他有充足的工夫佈置，然後引你們到那裡，一鼓而殲之，如此便無人知道，寶物落在咱們手上，可是他却背信棄盟，獨自溜了，險些送掉錢某一條老命！」

范長鎮道：「你如今說這種話，與死無對証有何分別？俺去小解，你向俺提議的！不錯，范某怕死，是以假意答應你，但要我陷害一路同甘共苦的中土英雄，范某決計做不出來！幸好，黃捕頭是明理人，才不會相信你的話！」

誰知黃長河淡淡地道：「你說錯了，黃某相信錢養吾多過你！」

范長鎮忙道：「黃捕頭，憑你之聰明機智，應能作出英明的判斷，范某若如他所說，又豈會獨自溜掉？應該與他配合，將諸位殺了，方是上策，由此可見他在打誑！」

楚嘯雲冷笑道：「要殺咱們可也不容易！」

黃長河沉聲道：「范長鎮，黃某再問你一句，你到底交不交出銅鼎碎片？」

范長鎮道：「事實不在某身上，教俺交什麼？」

黃長河道：「既然閣下不見黃河心不死，唯有以武力解決！」他倏地抽出寶刀，向范長鎮撲去。人未至，刀刃已斬向范長鎮的頭頂。

這一刀去勢較快，但范長鎮亦非油燈，及時抽刀而起，向上一撩。不料黃長河這一刀竟是虛招！只見他腳尖微旋，上身向側一扭，右臂動作突然改變，銅刀橫劈，將旁邊的一位流寇，攔腰劈爲兩半！

范長鎮大喝一聲：「別人怕你，范某可沒把你放在眼內！」

黃長河寶刀殺人之後，迴削范長鎮的腰側，與此同時，范長鎮手上刀亦展開攻勢，兩刀相觸，濺起一蓬火星子來，兩人同覺手腕一麻，齊向後退了一步！但一退即進，刀來刀往，鬥得甚是凶險燦爛。

此刻，常恨春等人亦與流寇們展開斷殺，葛纏知道這干人之中，數常恨春武功最高，是故找上了他，他武功雖不如范長鎮，但勝在沉穩機警，一時之間，常恨春竟亦佔不到什麼便宜。

羣豪這邊，最凶悍的數楚嘯雲，一下場便先砍倒一人，不過流寇人多，倒了二個，立即有人塡補空位，這些流寇慓悍之至，毫不畏死，是以反將羣豪圍在核心，錢養吾及其手下則樂得坐山觀虎鬥，站在一旁瞧熱鬧。

周晋道：「大家沉住氣，先伺機殺他們幾個，形勢自會改變！」

「對極對極！」侯知機邊打邊道，突然射出幾枚銅錢，旁邊一個流寇吃了一驚，不由自主閃一閃身，楚嘯雲反應快，刀更快，「刷」地一聲，刀鋒過處，將其一條大腿卸了下來，高原上立即响起一道錐心的慘叫聲。

說時遲，那時快！郭全煥長鞭過處，也捲飛一名流寇，這兩着大寒敵膽，使流寇們採取穩打穩紮戰術，雙方呈膠着形勢，勝負決定於黃長河和范長鎮之戰。若黃長河能盡快打敗范長鎮，其餘的便不足畏懼！相反黃長河若敗在范長鎮手中，羣豪這邊亦危矣。

范長鎮只比黃長河略遜半籌，要分出勝負，自無那般容易，不過常恨春與葛纏實力有分野，鬥了三四十個回合，常恨春故意賣了一個破綻，引葛纏欺身上前，范長鎮上身突然向後倒下，但他雙腳居然可以離地，鈎住葛纏的足踝，將他一齊拉倒！

這一着大出葛纏的意料，身子失重心時，鋼刀趁勢向地上的常恨春劈去。

好個常恨春，只見他不慌不忙，左腿突然屈膝提起，膝蓋撞在葛纏的小腹上！這一記力量極大，使得葛纏一口氣幾乎喘不過來，提刀的右臂亦軟軟地垂了下來。

說時遲，那時快，只見常恨春左手撥開鋼刀，右拳與右腿，同時擊出！「砰砰」兩聲，夾雜着一道悶哼，葛纏身子飛了起來。

又見常恨春如豹子般跳起，凌空連環兩腿，再踢在葛纏身上，但聞葛纏慘叫一聲，摔落地上爬不上來。這還是常恨春留了力，否則已可取其生命！而這幾個動作，寫來雖慢，實際疾如星火，一閃即逝，就算有人要救援，亦來不及，看得旁邊的錢養吾又驚又羡！

常恨春解決了葛纏，回身到人叢中找張立鼓。「姓張的，常某不想殺你，奈何情勢所迫，不得不如此，你過來，咱們玩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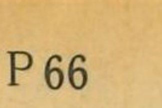
張立鼓在人叢中混戰，表現英勇，但要他與常恨春單打獨鬥，那有此膽量？只當作沒聽見，不斷退縮，常恨春殺了進去，直接找他。

范長鎮突然高聲叫道：「錢養吾，你還站着作甚？大禍臨頭，袖手旁觀，你以爲黃長河會放過你？」

錢養吾淡淡地道：「這是你們之間的事，與錢某何關？錢某已將銅鼎交還給他們了！」

范長鎮冷笑道：「俺若被打倒，你還能獨善其身？你那份銅鼎碎片，還在他們身上，難道你不想取回？」錢養吾不由怦然心動。

（未完・十一）



錢莊風雲

提供深造課程　揭開僞咭秘密

港澳商戰黑幕諷刺小說／蕭萬貫・文　可飛・圖

（本故事純屬虛構，如有雷同實屬巧合）

上文提要： 方玉嬋章承業聯手更改遺囑半月後，章洋龍病情趨惡化，臨終前命陳律師取出遺囑，但當看到內文時，神色立變，渾身顫抖，方玉嬋恐他說出眞相，更假意着他好好休息，不許多說話……章洋龍逝世後，董事局重組，黃伯祥任董事長一職……前管家黃玉香找上章承志，並說出遺囑有可疑之處……豐年地產的許鎮風被南託追討借貸，無力償還，走上自殺之路……

波譎雲詭的九月終於過去了。本來是秋高氣爽的節令，但從昨晚下半夜開始，竟破例的下起毛毛細雨來，直到第二天早上，依然是淅淅瀝瀝的下個不停，如絲的細雨就幻化成雲霧，幾十層高密密麻麻的摩天大樓彷彿被攔腰斬去，下面的一小截依稀可見，上面的一大截就被雨霧掩蓋去了，馬路上擠滿了一隊隊鴨羣般的車輛，呱呱呷呷的拚命的响着號叭，却誰也不敢走快半步，極有耐性的慢慢的晃蕩着爬行。

這其中的一輛的士裡面，就坐着南亞信託銀行保安部主任邱雨强，他看着外面的雨霧，催促着司機快行，但司機拿下巴呶呶前面如長龍般的車子聳聳肩苦笑時，他也無奈的咧咧嘴，露出兩隻叫人害怕的老虎牙。

因這的延誤，邱雨强趕返到銀行時，他破天荒的第一次遲到了，這時銀行敞開大門開始營業，邱雨强苦笑一下，乾脆就打正門而進。門衛瞧見他，臉上立刻就堆上笑容。

「早晨！邱主任。」

「早甚麼？整整遲了半小時了！這見鬼的天氣！」

「是，是，這天氣也當眞古怪，但這在邱主任你來說算得甚麼？偶然一次誰會怪你？啊！對了，剛才章副總經理進門時，向我打探你回來了沒有，大概他有事找你！」

「噢？是章承志副總經理麼？他從不跟我打交道，找我幹什麼？」

「我哪兒知道？要不，我替你打個電話，說你回來了，這樣好麼？邱主任。」

「隨便……但算了，不麻煩你了，等會我自己打電話給他就成了。」

邱雨强想了想，心中的那一股强烈的懸念因而就噗的粘到這上面來，馬上補了一句，就走開了。他返回他的保安部辦公室時，却意外的發覺，副總經理章承志就坐在裏面等着他。

「邱雨强，回來了麼？我等着你哩！」

章承志聽到推門聲，就抬起頭，臉向着邱雨强，略爲靦覥的笑笑說，

邱雨强心頭的懸念又閃動一下，他來找我幹什麼？這麼急！瞧他樣子，好像滿腹心事！這些公子哥兒眞不好纏？老頭子早不去遲不去，偏偏却在這節骨眼上撒手去了！

「對不起，我遲到了，讓你久等，章副總經理！」

「是這鬼天氣吧？我那部車子在路上整整等了二十分鐘，我也遲到了，而且我也是剛上這兒來，那保安員說你還未回來，讓我先坐一坐，他說你一會準到，他這估算可眞準確，邱雨强，我正有事找你！」

章承志說，他的話顯得嘮叨夾雜不清，但在邱雨强的印象中，却立刻感到這裏面透出的一股强烈的、毫不做作的坦誠，因此把原來盤旋在他腦

中的公子哥兒的影子冲淡了一點，他把椅子拉近章承志一點，坐下說：「請說吧！章副總經理，我在聽着！」

章承志苦笑着說：「什麼章副總經理？爽脆一句承志不就成了麼？頂着這塊有名無實的牌子，我也覺得討厭……但這是爸爸吩咐下來的，我不管也不成！他臨死還抱怨你逼他扮演那個丑角色，不明不白地背上待下屬冷酷無情的黑鍋！我是說那僞咭案事情，聽說你的副手王志平幹得挺好的，你却要爸爸下令把他撤職……這王志平現在怎麼樣啦？還有那僞咭案的事情？」

這實在是邱雨强心中現下最要命的事兒，在章承志的口中却隨隨便便的就說出來了，邱雨强的心不禁突突的一陣劇跳，這僞咭案子不知不覺已拖了將近一年的，他的計劃本來進行得挺順利，但不料直接掌握此事的董事長章洋龍却突然去世，邱雨强計劃中的中心環節立刻就因此被懸在半空裏，上不着天，下不到地……但不料他的心事却被章承志一口道破了！

「你知道這事……眞奇怪！爲什麼你不早跟我說？」邱雨强緊張的望着章承志的臉孔說。

「是爸爸臨終吩咐的！他要我日後直接負責處理此事，說你會來找我，要我協助你……但現在我能協助你什麼？我不知道，我忍不住就找你說了！」章承志迷惑的說，顯然，他已被近幾個月來接連發生的事弄糊塗了！

邱雨强這時也被弄糊塗了，章洋龍在臨終之時既然把破僞咭案這秘密告知章承志，要他直接負責此事，顯然他已把章承志作爲他的第一繼承人，這才把這重責放到他的肩上，但不料結果却是章承業接掌南託的實際大權。章承志却只是一名無足輕重的副總經理，試問，他在銀行的重大事情上能起什麼作用？

「是，你爸爸所說的全是實情……但他沒向你留下別的什麼話吧？」邱雨强想了想，問章承志說。

章承志搖搖頭道：「他的話，我都對你說了，其他的我正要向你打探哩，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邱雨强無奈的苦笑，把案子簡略的向章承志說了，「……這件事涉及銀行內部的高級職員身上，阻力很大哪！」

「你是說信用咭部！但不管是什麼人，豈能容他在銀行內部作奸犯科，這件事我馬上向董事局提出來！」這牽涉重大的案子令章承志感到震驚，他氣憤的說，恨不得一手把啃噬着他父親留下的基業的老鼠揾出來！

邱雨强苦笑着搖頭，他霍的站起來，把椅子往章承志這面再挪近一點，這時幾乎是臉靠臉了，這才悄聲說：「這事你千萬別激動！弄不好會鬧出人命案子！」

「有這麼嚴重麼？雨强！」

「嘿！那些僞鈔集團的黑道人物甚麼事幹不出……只要讓他們聽到一點風聲，線人的處境就極端危險！這點請你千萬記住！如果章先生在世，我就放心了，不管碰上天大的事情他也是挺沉得住氣的！可惜他却突然去世了！」

邱雨强苦惱的歎了口氣，他有他的苦衷，章洋龍的去世，使這宗案子更加複雜了，偏偏他還選中章承志這位沒見過大場面的哥兒來參與其事！這心事他又礙於章承志的身份沒法啓齒。

章承志點點頭，若有所思的說：「是呀，如果爸爸他健在，一切事情就好辦了！不單是這宗案子，還有其他重大的事情！我也碰了不少釘子哩！如果爸爸還健在，我根本就沒心思去理會，更犯不着去跟他們爭三鬥四，把一家人弄得像貼錯門神似的……但這是爸爸臨終時吩咐的，我能撒手不管麼？不管怎麼說，能出力的，我都會協助你，把僞咭案偵查下去。」章承志說着，這話題喚起他對爸爸的感情，他的臉孔因而漲紅了。

邱雨强往激動的章承志臉上溜了一眼，心中不禁苦笑道：「別的不敢說，但在破案這事上你到底能協助我什麼！」他心中這麼想，但由於職業的習慣，却繞了個圈，冷冷的冒出一句突兀的話來。

「章老先生把這件最秘密的事情也對你說了，瞧得出他非常信任你，如果他把你選作第一繼承人，這倒是自然而然的事哩！你說是麼？」

章承志歎了口氣，對這敏感的話題根本就沒打算迴避他，坦然的說：「你是奇怪爲什麼爸爸立大哥作第一繼承人這事吧？說眞的，我也被這件事弄糊塗了！聽爸爸臨終前的口氣，也不管我是否同意也要把南託的重擔往我身上壓，這也是我留在香港的唯一原因。後來爲什麼會變成這樣，我就不清楚了。」

「難道你不感覺到這裏頭有點奇怪麼？」

「我想過，也聽到一些有關的風言風語，但後來我乾脆就不去傷這腦筋啦！」

「爲什麼？這可是你個人的利益所在哪！」

邱雨强望了章承志一眼，章承志苦笑着聳了聳肩膀說：「爲什麼？明明知道沒有結果的事情，還巴巴地去想它幹麼？這豈非自尋煩惱麼？再說我這個人也不會花錢，現在我股份名下的年股金也足夠花銷了，犯不着去跟一家人爭三鬥四，讓外面的人瞧着笑話！況且南託現在的事情也夠人心煩了，爸爸大概想不到，他剛一去世，就弄出了這許多事情來！」

「是麼？你對這『利』字倒是挺豁達的！這使我想起你爸爸的脾氣來了！」邱雨强又在意的望了章承志一眼，這

時，他似乎已在這位被他籠統的視作「公子哥兒」的章家少東身上尋着了一點什麼的獨特氣質，因此他說話的語氣也漸漸的隨便了，「你身上有你爸爸的影子……承志！」終於，邱雨强用一種與朋友相處的語氣跟他說話，不過，在邱雨强的內心深處，他始終不敢對章承志在僞咭上能起什麼大作用存有奢望。

＊　＊　＊

就在章承志與邱雨强在南託保安部秘密談話的當天下午，在王氏印刷廠當上製版技工的王志平也從日本大坂乘飛機返回香港，他進廠後的第三個月，王老板就主動提出，送他去日本深造現代最新的製版、印刷技術，在深造期間，由王老板提供學費、生活費、旅費等一切費用，另外，還在香港照樣領取三分之二的薪酬，如此優厚待遇的唯一條件就是學成歸來後必須繼續爲王氏企業效力，這千載難逢的機會，幾乎是天下所有的打工仔都夢寐以求得難以拒絕，王志平自然只有答應，事實上他也沒有選擇的餘地。他在日本逗留了五個月，在這段期間却恰恰是南亞信託銀行及章氏家族的多事之秋，因此王志平就彷佛置身在另一個世外桃源，對香港的事毫不知情，直到最近，他才偶爾在日本的一份中文報刊上讀到南亞信託銀行董事長章洋龍突然去世的消息，按道理這是值得他幸災樂禍的訊息，但却一下子把王志平弄呆了！至於爲什麼，這只有他才知道，不久，他就向王老板提出，自己已完全掌握他所學的最新印刷製版技術，要求提前返回香港，在徵得王老板的同意後，他就馬上趕返香港來了。

王志平走出啓德機場的入境通道，他正想以第一時間打一個電話的時候，兩個青年男子却立刻把他迎住了，其中一位男子，竟然是王老板的私人司機小林，王老板請他上飯店吃飯時，王志平跟林司機就認識了。

「志平兄，你回來了，王老板知道你乘這班機，特意準備了一席酒菜，替你接風哩，我這就載你去酒店好了！」

「啊！王老板太客氣了！」王老平受寵若驚的彎腰鑽進車子，一面說，但他的心裏却在突突的一陣劇跳，來了！要來的瞧樣子就來了，這麼着下了這個判斷，志平感到渾身灼熱起來，這不知是喜悅，還是意識到兇險將至的驚恐。

小林和那位伴着他坐在後排的男子，自上車後就閉上了嘴巴，瞧樣子就連一絲氣息也休想從打這上面透洩。王志平在肚子裏苦笑一下，乾脆也來個默不作聲，趁機把繃緊的腦神經盡量的鬆弛一下。

在皇都酒店，王老板早就坐着等候他的光臨，王老板聳着他那兀鷹鼻子招呼王志平坐下，他的聲調還跟平日一般的令人舒服的柔和，在這桌豐盛的接風酒上陪坐的，就只有王老板的貼身隨從老關，在席間，老關自始至終一聲不吭的緊咬着他的大板牙，出乎王志平意料之外的，王老板在席間說的盡是一些不着邊際的話兒，甚至還興緻勃勃的說起日本那些風花雪月的紅燈區的風流逸事來，但說着、說着，王老板的話風極自然的一轉，就隨口的問道：「是哪，說眞的，志平，一個男人儘管拈花惹草，但家裏却不能少了一個女人呵，聽說你到現在還是王老五一名，這不好過吧？哈哈，該打定個成家立室的念頭了吧？」

王志平略一怔，隨即便笑笑說：「多謝王老板心意，但我這號流浪漢，還有女孩子瞧得上眼麼？哈哈。」

「有！嘿嘿，一定會有！」王老板的臉色略一沉，以表示他這時是非常認眞的了，「你沒聽說麼？鮮花也會插在牛糞上，爲什麼？還不是『鮮花』愛『牛糞』上面的利錢麼！現在你是學成歸來囉，手握現代最先進的電版技術，這就是本錢，當然還得會運用，能夠好好運用，這本錢就會翻上幾翻，甚至幾十幾百翻的變作利錢，你有了錢，還愁沒有合適的女孩子麼？我看哪，那時她們在你後面排着長隊來追逐哩！嘿嘿！」

王老板似笑非笑的咧了咧嘴，摸住酒杯底的手往桌上一伸，撐住桌面，兀鷹般的鼻子急促的聳着，眼珠緊盯着王志平。

正題兒來了！這下意識的潛在已久的念頭終於霍的跳上王志平的腦殼，他的心也因此抑止不住的突突一跳，他還沒來得及表示什麼，他臉上那一閃即逝的漲紅却竟然逃不過王老板的眼睛！

「你說是麼？志平！你倒像好驚怕似的！」

王老板突地加了一句，他那兀鷹般的鼻子因此聳動得更急促，似乎連他自己的眼珠子也信不過了，要拿他這獨特的器官在對方身上嗅出那怕是極微小的異味來。

「嘿嘿！接風酒變成鴻門宴了！」王志平立刻意識到這點，因此他把全身萬千個細胞提高警覺，他自然知道，假若他的回答稍有偏差，立刻就會陷入兇險的境地！他走進這皇都酒店貴賓廳廂房的第一刻開始，就已經察覺這兒四伏的危機，廂房裏面還有一個套房，但門却是閉上的，顯然裏面伏有「精兵」，到底有多少，根本無從估計；而貼着王老板的隨從老關這時他就更難以對付，只消王老板稍有暗示，老關一聲令下，這兒立刻就是一個刀光劍影的戰場，這時的老關雖然依舊咬着大板牙默不作聲，但他眼上閃着的那一絲殘暴的兇光，却瞞不過王志平的眼睛。

「我是很害怕哪，王老板，本錢一下子可以變成幾十倍幾百倍的利錢，

這行麼？我們活了二、三十年，從來沒聽說有這種利錢豐厚的生意哪！」王志平咧着嘴巴，吃驚的衝口而出嚷道。

「行！當然行！哈哈，你懂得運用就行，爲什麼？這以後慢慢再對你說……來，再喝一杯！這算是我賀你學有所成身負絕技回來王氏企業！」

「這還不是多蒙王老板的栽培麼？這恩義我會銘記！」

「好！聽到你這話我王某開心極了！瞧，這一杯我就先乾了！」

王老板說完，他把杯中的白蘭地一仰脖子喝光了，然後，他含笑的望着王志平，王志平哈哈一笑，也把酒乾了。

「對了，志平，酒店我也替你訂好了！回去歇一歇，明天你上我寫字樓去，我再跟你好好說一下！老關，先送志平回酒店去吧！」

王老板說，他這種熱情幾乎是不容人拒絕的，王志平識趣的謝了，向王老板告辭，然後就由老關伴着走了出去。

王志平和老關走出去一會後，王老板朝裏面的套房啪的彈了一下手指，吆喝道：「你們出來！」

立刻，裏面就有四條大漢應聲而出，其中一位穿西裝打領呔的青年男士，竟然就是南亞信託銀行信用咭部主任林尚輝！

「怎麼樣，你瞧清楚了麼？ＭＲ，林！」王老板盯着林尚輝畢恭畢敬的臉孔說。

林尚輝向王老板鞠一鞠躬，恭敬的回答道：「不錯，就是他！以前是南託保安部的副手，挺得主管邱雨強的信任！」

「噢！那章洋龍生前親自下令解僱他是眞有其事囉？」

「這倒是眞的！這點我在主管邱雨強那裏查證過。」

「章洋龍爲什麼要解僱他？聽說他幹得挺不錯嘛，我接到從那兒送來的另一的條線報！」

王老板沉聲說，眼睛一直緊盯着林尚輝，片刻也沒放鬆。林尚輝不由打個冷顫的；他沉吟了一下，這才回道：「這件事我查過，姓王的要替信用咭部女職員李素菊出頭打抱不平，公然向章老頭子問罪，他平日的性子本已火爆，章老頭子如何受得了，當場就親自下令把他解僱了，他可能因此而恨透了章老頭子。」

「唔！他倒是有點膽氣！他原來的電版技術又是打從那兒學來的？你知道麼？我親自鑑證過，挺不錯哩！」

「在銀行保安部任職的人，都必須掌握這門技術，特別是主管級人馬，這是有利於鑑別鈔票和信用咭等印刷品的眞僞，那姓邱的算得上這門技術的高手，姓王的跟着他，手藝自然也差不了多少。」

林尚輝口齒伶俐的回着話，漸漸王老板盯在他身上的刀般的目光放緩了，然後他略一點頭，表示這話題已到此爲止，但他的最後判斷却從不會說出來，王老板的目光轉向其餘那三條大漢。

「亞炳！你跟亞江去酒店把老關換回來！有什麼動靜直接向我報告！」

亞炳、亞江答應一聲連忙走了，這酒店的貴賓房內，就剩下王老板、林尚輝和那位戴眼鏡的自始至終默不作聲的中年男子。王老板這時才把林尚輝招近身邊，沉聲說：「你的事怎麼樣？」

「前陣子緊張了一會，後來接連出了許多事情，就平靜下來了，看來是當做小案處理了！」

「他們沒有懷疑到你頭上麼？」

「當然沒有，銀行發現僞鈔僞咭是平常事，通常只是當失職處理了事那回事有那姓李的小妞頂了鍋，這事就算了結了，再說眼下掌大權的是章家的大公子，我跟他怎麼說也是同學一場，有他頂着，尋常的風雨刮不到我身上。不過……」

「什麼？說下去！」

「……我總覺得保安部那姓邱的像幽靈般盯住我！但也不見他有所行動，這才叫人擔心哪！王老板！」

林尚輝的女人腔的確聲線有點抖索，他那雙眼裡也掠過一縷强烈的驚恐的閃光。王老板扭頭與他後面那位四眼男子換了一下眼色，四眼男子微笑一下，王老板點點頭，就沉聲說：「鎮靜點！天塌下來我會照應着你，當然也不能不提防，所以要加快手脚……那幾套信用咭新密碼你弄妥了麼？」

「還沒有哪！自出了那事後，密碼檔案就換了人保管，要下手得慢慢想辦法哪！不然讓姓邱的嗅出什麼味道，那就完了……」林尚輝突然頓住，一股强烈的寒氣打他的背上滲入胸口去，他渾身抖顫了一下，他自然知道一且讓姓邱的揪住線索將會有什麼後果！「姓邱這頭老虎可不是好惹的哪！」他情不自禁嘟嚷了一句。

王老板的兀鷹鼻子聳了聳，目光就霍的投到林尚輝的臉上去。「怕什麼！他沒揪住你的痛脚，還會把你吃了麼？這幾套密碼我等着用，無論如何要在七天內給我弄出來！你既然幹了第一次，還怕幹第二次麼？再說我給你的報酬明擺着，弄出一套是二十萬，多弄幾套出來你就是百萬富翁！到時候雙腿一溜，到什麼地方也可以快活一輩子啦！這算盤你好好計算一下……你先走吧！七天後我在老地方等你！對了，還得請你幫一個忙！」

王老板說着，從衣袋裏掏出一張百元面額的美鈔，遞給林尚輝。

「這是僞版，不高明的僞版！請替我照樣子弄一張眞版出來，明天晚天八點，我派人來取……好啦，你走吧，照老樣子聯絡！」

「我這張王牌，你看怎麼樣？老宋！」

林尚輝走出去後，王老板拿下巴朝他的背影消失處一呶嘴，問那四眼男子老宋說，老宋的公開職業是律師，同時又是王氏業的私人法律顧問但暗地裏他與王老板是何種關係，那就只有他倆才知道。

「他的背景值得好好利用！但我看這人膽子很小，也很滑頭，這號人容易壞事，我看得提防着點。」老宋眼鏡片後的眼珠一轉溜，說。

「嘿！他再滑頭也給我狠狠的揑住脊樑骨！他休想溜出我的掌心去！每一次交易我都給他拍下錄影帶，拷貝我故意讓他看了，他自然明白背叛我將有什麼後果，再說這人太貪心，見錢眼開。他每弄出一套密碼我就給他二十萬，這數字對他來說就有足夠的吸引力！」

「但也不能不防着他狗急跳牆，或者由於他的膽小壞了大事！」老宋陰森森的笑說。

王老板怔了怔，兀鷹鼻子聳了聳，隨即不以爲然的斷然的道：「這我心中有數！絕對壞不了大事！眼下的關鍵倒是在這姓王的身上下點功夫！他絕對是一個製電版的天才！泰國那邊有消息來了麼？」

「還沒有，我再派人去接洽！」

「得抓緊點！老宋，爲了減低風險，我們一定要落實買家才能開始印製！」

末了，王老板斷然的向老宋說，聽他的口氣，老宋這位私人法律顧問倒更像是他的心腹。

＊ ＊ ＊

第二天早上，王志平返回王氏印刷廠上工，他依着王老板的吩咐，先上寫字樓去見他。王老板和顏悅色的吩咐他不必忙著工作，先好好在廠裏熟習從日本學回來的最新製版技術再說。

一連幾天，王志平白天在印刷廠的製版部上工，晚上就返回王老板替他長期租用的酒店去。要他幹的都是一些雞毛蒜皮的功夫，例如修改一下年畫的線條，描摹一些掛曆錯體字母。這出奇的平靜，倒着實把王志平悶得發慌。但他並不敢隨便走動，因爲他發覺無論他走到那兒，背後都好像有線眼盯住他似的。直到第八天的傍晚，他意料要來的、他既盼着又心驚的「正經事兒」終於來了。

這是印刷廠快下班的時份，王志平已在製版部修描着一塊普通年畫電版，突然，老關匆匆的走進來，對他說：「老板請你上他家吃飯！你這就上車去吧！王先生！」

車子一直駛向郊外，再跑了約莫三幾里路，才在一間不甚顯眼的郊外別墅前停了下來，駕車的老關按了一長兩短的號叭，別墅的大鐵門就蕩開了，老關把車子逕直的駛了進去，在別墅的正門前停了下來。這時，有一名隨從從門內走了出來，迎着下車的王志平和老關說：「老板剛好來了一位客人，他吩咐先請王先生到偏廳坐坐，老板等會就到！」

老關把王志平領到一個精緻的却顯得有點陰暗的偏廳，然後他就站在門口，像門神似的把偏廳的唯一出路堵住了。王志平心頭一涼，暗道：「這回才當眞是鴻門夜宴！」到了這境地，他深知自己已別無選擇，唯有見一步行一步了。他若無其事的在一張沙發上坐下，隨便的往客廳四周看了一圈，憑他多年的經驗，他立刻就瞧出這平凡的客廳的異樣。客廳的天花板下以及四面的墻壁，分別吊了四盞吊燈和掛了三盞壁燈，但這時開着照明的却只有二盞吊燈和二盞壁燈，因此偌大的偏廳就顯得有點陰暗，爲什麼不把燈都全開了呢？是下人的疏忽麼，顯然不是，因爲這幾盞開着的燈相距排列的位置頗有規律，完全是客廳應有的照明的位置，倒是那些沒開亮的燈顯得有點多餘；難道是人家爲了省電麼？這更是天大的笑話，因爲這客廳中的隨便一件擺設就足够支付這整座別墅的一年的電費！這就只有一種解釋：那些熄滅的吊燈和壁燈內裏另有乾坤，更確切一點說，這乾脆就是電視傳眞掃描器的鏡頭位置！迅速的判定了這點，王志平的心頭又一凉，他知道，從他走進這偏廳的那一刻開始，他的一舉一動就落在隱在某處地方的主人的眼裏了！而且，他根本就沒有退避的餘地，外面伏有多少「精兵」不說，光是堵住大門的老關就已經難以對付！想到這點，王志平乾脆就泰然的合上眼皮養神，但他的腦裏却無論如何不能安靜，這一年多來纏繞着他的種種往事活像跳蚤似的——打他腦海裏跳了出來：南託信用咭部女職員李素菊向保安部呈報的那幾張該死的僞咭！……李素菊的含寃離職，雙目失明還要穿塑膠花幫補家計活命的李母，她那位小弟弟的天眞活潑的身影……然後是邱雨强那該死的鬼計劃！他在董事長室的惡劣表現……然後是王氏印刷廠的製版部，在日本逗留的那些日子，最後是眼下像囚犯又像貴客的見鬼的處境……

這撲騰着的跳蚤，把王志平的腦袋彈得一陣陣的刺疼，「都是這該死一千次的老虎牙！把我誘上這不死不活的可怕境地！」王志平禁不住在心裏惡狠狠的咒駡了一句，但不知怎地，提起這「老虎牙」三字，王志平心裏也就掠過一絲溫暖，這奇寒中的暖意使王志平在心裏笑了！「嘿嘿，什麼虎口拔牙！虧這鬼東西想得出這見鬼主意！天幸能够功成，倒是得連他那兩隻老虎牙也拔掉才能出這口惡氣！」

就在王志平陷入沉思之際，突然，一個他熟悉的聲調不知從什麼地方鑽進他的耳鼓裏來了！「見鬼！為什麼

這娘娘腔也跟這兒纏上了！」這潛意識中第一個念頭騰的衝上腦殼，他的身上因此一陣燥熱！「如果這是眞的，那一切就完蛋了！」他下意識的想，但立刻又意識到他現下呆着的是這個危機四伏的恐怖偏廳，他因此馬上强逼自己冷靜下來，臉上仍然保持着原來淡淡的微笑！

「……那麼，我就先告辭，改天再來拜候，好麼，王老板。」

隨即，那娘娘腔的聲音又鑽了出來，這回王志平倒是一字不漏的聽清了，除了南託信用咭部的林尚輝，天下間還有誰擠得出這教人毛骨聳然的娘娘腔調！

然後，這聲音又沉寂了，似乎姓林的已經告辭。就在這時，王志平混亂的思緒還未平靜，王老板却突然在偏廳與客廳相連的暗門幽靈般出現在王志平的眼前！他的兀鷹鼻子聳動着，刀般的目光霍的就投在王志平的臉上！

「讓你等久了！志平，剛才來了一個客人，我想你會認識他的……」

「是呀，我剛才就聽到他的聲音，他不就是南託銀行的林主任麼？」

王志平不等王老板的話音落下，就坦然的搶先說道。王老板一愕，王志平的回答似乎大出他的意料之外，一絲獰笑因此在他的嘴角閃了出來！

「嘿！你好像早知道這事情啦！所以你不覺得驚奇？」

「這有什麼値得驚奇？我以前在銀行只是偶爾跟姓林的碰碰面，話也不多一句，再說現在我再也不是銀行裏的人，他的事跟我有什麼關係？我這種人就是這個怪脾氣，與我無關的事就從來不放在心裏，我是見了南託的人就討厭！當他是阿貓阿狗……但失態了，好歹他也是王老板你的朋友！」

王志平冷漠的說，他臉上保持着平靜，迎着王老板刀般搜刮的目光，半點沒有退避的猶豫。但在肚子裏，王志平却緊張得連腸子也幾乎套疊了，因爲他根本就不知道這見鬼的娘娘腔跟王老板是那一種關係，如果是普通的營業生意上的朋友，這還好過一點，但如果有什麼秘密的勾當聯繫，那就大有可能已弄清了自己的眞正的身份，他只要拿這向王老板露出一絲半點，自己的腦袋馬上就得搬家！因此他的回話似乎是不經意的隨口而出，但實際上他是拚着豁出去的而絕望說的！

王老板嘴角的那一絲獰笑居然漸漸的隱去了，王志平在這任何人都會原形畢露的精神突襲下的反應，似乎是一味溫和的甘草葯劑，對王老板的疑心病，既沒加重也沒減輕。他聳了聳鼻子，隨即打了個哈哈，說：「是啦，是啦，不在其位不謀其政，這是人之常情，再說他們對你也太冷酷無情嘛！但不說這些，哈哈，你現在一樣有出頭之日！志平噢，來，來，請上飯廳去，這頓晚飯我是特意爲你擺設的！」

這倒當眞是一頓充滿溫馨的家常便宴！主人是王老板和他那位看來是老婆一類的婦人以及一位不知是甚麼身份的妙齡少女，客人除了王志平外，就只有那位戴眼鏡的私人法律顧問宋律師。王老板和他的老婆殷勤的招呼着王志平，王老板親手替王志平倒了滿滿一杯「人頭馬」，然後他擧起自己的那杯，盛意拳拳的站起來說：「志平啊！來，我跟你乾了這杯……小燕，你也向王先生敬一杯！」

那位妙齡女子——小燕，這時也含笑捏着酒杯站起來，說：「王先生海量，我哪敢跟你鬥酒？這伯伯是知道的！我就拿汽水陪你好麼？」

「是是，小燕酒量不行！啊，志平，差點忘了替你介紹，她是我契侄女，王氏企業的秘書，你們以後多認識、認識！喝了這一杯以後就是朋友囉，哈哈！」

「恭敬不如從命！這麼說，這一杯我非得喝光了！」

王志平微笑着站起，一仰脖子把滿滿的一杯「人頭馬」喝光了。然後他又在王老板的盛情下連飲了五大杯。這時，王志平暗地估量一下，這酒下肚少說也有二大樽了，雖說憑他酒量算不了什麼，但這「人頭馬」却似乎有點古怪，下肚子後便突覺熱辣辣的使人渾身焦燥難安，一股尋求發洩的慾望亦因此而被緩緩的誘發出來，而且這慾念是越來越强烈。他猛然醒悟這酒裏是被做了手腳了，但做這手腳的目的是什麼，他不知道，「唯有見一步行一步吧！」王志平想道。但漸漸地，王志平發覺越來越不對勁了，胸腹中翻騰的那股烈火越來越厲害，而且直往腦殼衝，把腦袋脹得彷彿就要爆炸開來，他知道自己快要把持不住了！

「不喝了！王老板……今晚我太高興了，再喝恐怕要當場出醜了！」

王志平把舌尖狠命的一咬，一陣鑽心的刺痛使他的神智清醒了點，他說，但饒是這樣，他的口語也有點含混不清，一絲獰笑浮上王老板的嘴角却又迅即隱去，他望了他身邊的婦人一眼，少婦隨即笑盈盈的站了起來，把王志平的酒杯又斟滿了，然後嘻嘻的笑着說：「這是我敬你的第一杯，也是最後一杯吧！王先生難道忍心拒絕麼？瞧，我就先喝爲敬啦！」她把手中的一小杯酒喝光了，然後含笑睨着王志平。王老板、宋律師、小燕等人的目光也全聚到王志平的身上，此時此刻，王志平根本就沒有選擇的餘地，他自忖大約還可以支撐這一杯，便乾脆爽快的一把抄起酒杯，咕嘟的喝了。

豈料這杯酒剛下肚，竟像火種燃着了裏面的汽油，騰的一下子燃燒起來，那火焰、那烟霧、那灼熱夾混着直衝上王志平的腦殼，他痛苦的低吟

一聲就摔在地上失去了知覺。

王老板輕喚了王志平幾聲，不見答應，便朝後面打了個手勢，立刻，貼身侍從老關和另外兩條大漢亞江、亞炳就從飯廳的後面奔了出來。

「把他抬去五號客房！」

王老板揮一揮手說，老關等三人立刻把王志平抬了出去。

「準備好了麼？老宋！」

王老板霍的轉向宋律師，宋律師點點頭，掏出一紙文件，遞給王老板，「都寫在上面了！只要他按一個指印就行！」王老板飛快的在文件上溜了一遍，夾在指縫間啪的彈了一下，就一聲獰笑：「嘿！就讓他照單全收吧！」

「但我就是不明白，既然你對他有疑心，爲什麼還要在他身上花功夫？」

「嘿，你知道麼，他的確是一塊製電版的天才！以前美國有一位製版大師，他的電版跟眞的有九成五相似，已經非常了不起，但姓王的手藝竟達至九成八！這就幾乎可以亂眞！你說，値不値得在他身上下功夫？我不管他到底還有什麼背景，只要他鑽進來，就休想再打這飛出去……你馬上去辦吧！」

王老板把指縫間的文件往宋律師的手上一擲，斷然的說。宋律師不敢再猶豫，轉身直奔五號客房去了。

「待會你再進去！記住，可得下點你的拿手把戲！」

王老板朝旁邊站着的小燕略一點頭，說。然後他就和那少婦一道走出飯廳。

在王氏別墅的五號客房，王志平被擲在一張闊大的沙發上面，攤開手腳，呼呼的昏睡不醒，老關等三人靜悄悄的守在外面。這時，宋律師走了過來。「他？」他朝裏面呶一呶嘴，「放心！死豬一樣！」老關咧咧他的大板牙，說。

宋律師走進去，老關跟在他身邊預防萬一，但這時的王志平已失去任何一丁點的抵抗力。宋律師掏出那份文件和一個精緻的指印泥盤，捏住王志平的右手食指，塗上印泥，然後就壓在宋律師的那份文件上。宋律師朝文件上的清晰的指印溜了一眼，才用酒精把這食指上的印泥洗淨，隨即就和老關一道退了出去。

一會後，那位妙齡少女小燕就悄悄的摸了進來，然後，這道客房門便打裏面掩上了。

到下半夜時份，王志平才猛的醒來，他睜開眼的第一件物事是躺在他身邊的一個赤裸裸的女人胴體！而他自己也一樣是赤裸裸的！他暗叫一聲慚愧，被人如此擺佈竟然毫不知覺！

他三扒兩撥的穿上衣服，朝四周掃了一眼，這竟是一處女子的閨房，小小的客廳擺着一張小餐桌，天花板上垂下一盞水晶吊燈，燈光柔和，襯着粉紅色的牆壁，顯得異常溫馨、清雅。

王志平朝床上的女子瞥了一眼，那是剛才在席間才露臉的「契侄女——秘書」小燕……王志平不禁一陣納悶：對方爲什麼不乾脆攤牌，反而費了這許多手腳。

就在這時，房門却被人在外面打開了，兩個人一前一後的走了進來。走在前面的是宋律師，他那尖核般的眼珠在眼鏡片後溜轉，後面的就是王老板，他皮笑肉不笑的望着王志平，像瞧一頭脖子被鐵鍊拴着的猴子趕着去玩雜耍似的。

* * *

九月尾十月初的一場反常的雨水過後，天氣便有點涼了，望着節令做生意的小販推上街頭的毛衣、毛背心突然暢銷起來，然後這些廉價貨就首先由每日趕早摸黑的工人、店員披着在大街小巷上紛揚，然後是那些在報刋電台上賣文弄口的才子、才女們不約而同的感歎：秋天到、天氣涼了！

這天早上，多套了一件羊毛背心的南託董事副總經理兼豐捷、多明尼財務公司總經理的魯春齡自返豐捷總經理室後，便接連碰上幾宗不如意的事。

這幾宗都是與貸款有關的。第一宗是一間地產公司要求以地皮作抵押借貸五十萬港元，而且貸款部主任已經簽了字，最後就只差魯春齡這位總經理的簽署而已。魯春齡接了秘書呈上的這份貸款報告就勃然大怒，他問秘書說：「誰命你送來的？你說！」

「是貸款部丁主任，總經理！」

「替我傳一句話！請他馬上到我這兒來！」

不一會後，貸款部丁主任就氣喘吁吁的趕來了，他是南託收購豐捷重組時留下來的老臣，平日處事很有分寸，因此就連精細的魯春齡日常也不大挑剔他，這時被魯春齡緊急召來，他略顯不安。因爲這是魯春齡任職豐捷年多時間的第一次傳召他，而在他心裏總覺得魯春齡這位總經理的處事方式是有點莫測高深的味道的。

魯春齡望了丁主任一眼，劈頭就問道：「宏生地產公司的貸款是你審批的嗎？根據什麼？丁主任！」

「他們有地皮作抵押，總經理曾經說過，地產是第一抵押品，所以在五十萬以下的審批權的範圍內，我就大膽照批了！」

丁主任鎮靜的迎着魯春齡的凌厲的目光，回答說，但他這處事的方式却不知怎的竟把魯春齡激怒了！他把那份貸款報告狠狠的一拍，不容置辯的斥責道：「做生意講的是頭腦靈活！特別是這白花花的錢銀交易，絕不能一本通書唸到老！此一時彼一時嘛，前陣子樓房地產吃香，當然可以作爲第一抵押品，但現下時勢變了，樓房地產的價値七顚八倒的，按貸的宗旨就得馬上改變！這份報告請你拿回去重審！能夠推就想辦法推掉！這段時間除非是拿黃金、鑽石來作抵押，別

的抵押貸款全都要嚴格控制！我不想豐捷在這非常時期鬧出什麼亂子！就這樣吧，丁主任！」

丁主任出去了，他雖然不敢違逆，但瞧得出他滿肚子不高興。魯春齡望着他的背影一聲冷笑，隨手又抄起案上一份會計部呈報的存貸月報，看了兩頁就又狠狠的朝桌上一擲，往會計部撥了一個電話。

「馬主任麼？還貸速度太慢了！這不行！無論如何要抓緊追討！這樣吧，所有五十萬以上的貸款到期一個月前全部發出還款通知！而且絕不允許延期！照我意思去處理吧！馬主任！」

以決然的手腕處理了這兩宗不愉快的事，魯春齡臉上那冷笑就漸漸的褪去了，代之而起的是一種決戰前夕似的沉思。嘿，目下這個非常時期，可容不得豐捷出半點差錯！這是魯春齡腦殼裡浮上的第一個意念。這可是整個計劃的一個重要環節！隨即，另一個念頭就霍的跳了出來。

這麼盤算的結果，魯春齡的右手又伸向電話去了。他這時的聲調放得極柔軟，跟剛才那凌厲簡直判若兩人。這電話他是直接撥向南託董事總經理室的章仙綺的，這段時間章仙綺簡直絕跡不上豐捷這邊，就好像她已壓根兒把她原來看重的豐捷及她的心上人魯春齡都遺忘掉了似的。

意外地電話中立刻就傳來章仙綺的聲音，而且當她知道對方是魯春齡時還抱歉的先說了一句體己話。魯春齡的嘴角浮上一絲獰笑，但他的聲調却變得更加甜蜜了。

「仙綺喲！你倒像是失踪了似的！你知道我很想見你哪，有些話非得跟你談談哩！這樣吧，等會我駕車來接你去屯門吃海鮮！好麼？」

「不行哪，春齡！眞對不起，改天好不好？今晚我約好了一位大馬的朋友見面，我怕來不及去屯門了！」

「嘿！是年輕男子吧？」

「瞧你！想到什麼地方去了……好，老實告訴你吧，本來我也不想去的，但這是媽媽的意思！況且這位蘇爾先生是爸爸生前的好朋友，也是媽媽的好朋友，不能不去哪！這樣吧，辦妥了這些事，我再跟你約個時間，好麼？春齡！」

「什麼事這麼急巴巴的？連我也不能說麼？要不，我或許能出點力……但如果不方便就別說了吧！」

「喲，你生氣了麼？爲了不能見我的原因？」

「你明知故問嘛！但這又怎麼樣？誰叫中年人動了春心比年輕人更厲害哩！」

「我知道你的心意……其實告訴你也沒甚麼，不過是談談我跟媽媽在大馬的一些私人投資的事！但媽媽吩咐過不能對任何人說！我本打算以後才跟你慢慢說的……但別說這些了吧？改天我來電話約個時間好了！」

章仙綺在那面喜形於色而又略顯詭異的說，然後，她就把電話擱下了。魯春齡緩緩的把電話擱下，擰着眉頭，陷入長時間的沉思中。哼！大小姐的心性，她竟然以爲我在呷她的醋，這豈非活見鬼的自高身價。她也不脫了外衣照照鏡子，倒是她這件外衣還有點光彩，還可以照着魯某人走一段路程！但這小妞忙着甚麼呢？在大馬的一些私人投資！嘿嘿，這個時勢，她們還有心思去投資？這不是把魯某人當三歲的娃娃麼！不如說是思謀利用南託的資產去大馬投資更妥切麼！」

有如電光火閃般的，這最後一個判斷騰的跳上魯春齡的腦殼，立刻，他全身的萬千細胞就聚到此焦點上來了……怎麼利用？嘿，還有甚麼比白花花的現金更爲直截了當！魯春齡在心底裏低嚷了一聲，然後這聲音又立刻在他的心房鑽出來，幻化成一頭張牙舞爪的啃鐵獸，伏在一個銀行的巨大錢箱上埋頭噬咬！嘿嘿，這錢箱雖然巨大，但鐵皮分明已經腐銹，看來這「千面觀音」也破損了這一點啦！魯春齡的腦殼一陣燥熱，這念頭像火一般的燒灼着他。

嘟……這時，電話却是不識時務的響了，魯春齡狠狠的一手提起電話，沒好氣的就嚷了一句：「誰？不是說外面的電話一律不接麼！」

「對不起，魯總經理，這人連續打來好幾次了，他說有一宗大生意跟你談談，還說是你的老朋友……」

秘書委曲的解釋說。魯春齡的心突地一跳，嘿，誰有這麼大的口氣向我自我吹噓？他轉了念頭，吩咐秘書把電話接進總經理室。

「是魯先生麼？對不起打擾你了，有一件事我想你一定樂意知道的！」對方的口音居然出奇的陌生而又詭秘，魯春齡不得不往下聽，「請別問我是誰，我只是想問一問你，有沒有興趣多知道一點你在的士高相處的那位伊娜小姐的背景？如果有興趣，那就請魯先生在今天晚上八時到美人酒吧見一見面！」

魯春齡的心又卜卜的一陣急跳，他跟伊娜小姐那晚的鬼混他根本上只是當逢場作興而已，那晚過後，他就再沒把這事放在心裏，對方突然提起，他不禁一陣驚愕。

「鬼話！你大概找錯人啦，我沒興趣聽這些東西！」

「請別擱下電話，不然你會後悔，因爲到時你還可以得到一些有趣的資料！你不感興趣不要緊，但你的女朋友章家小姐會很感興趣，記住，今天晚上八時，美人酒吧，到時見吧，魯先生！」

對方不急不慢的說，說完就把電話擱下，似乎已斷定，魯春齡已是被鈎住腮的肥魚，根本就掙脫不出他那柔韌的絲線。

這可把魯春齡氣得半死，這對於魯春齡來說，當眞是陰溝裏翻船，「嘿嘿，這擺明是拿這來敲我的腿骨吧？他也不打探打探魯某人是甚麼料子！」魯春齡又好氣又有點好笑，他這位算計人的積年老祖宗不料也遭人算計了！他一怒之下，伸手就要抄起電話，這電話是打給他在警方的一位警長朋友的，在這個區域由這位警長出面擺平，縱使是多凶的牛鬼蛇神也得退避三舍！

魯春齡已把電話抄起了，但內心一陣猶豫，終於又把電話緩緩的擱下。他是這道上的高手，自然深諳這黑道中的厲害關係，對方的口氣如此託大，而且對他的事瞭如指掌，甚至連他與章仙綺的關係也抓捏到了，顯然並非普通的攔路截劫的嘍囉，若自己驚動警方來硬的，一擊即中自然萬事大吉，但留下尾巴可就後患無窮，別的不說，單是對方預留一手，一怒之下把那些見鬼的資料直接寄給那心高氣傲的章家小姐，自己和那妞兒伊娜的資料不把她氣得彈起來才是怪事，如此一來，他在章家的地位便會立即動搖，章仙綺這根扶手棍也會應聲而斷，那就當眞是得道成佛四大皆空！這麼盤算的結果，魯春齡就不敢輕舉妄動了。

在接下的時間裏，這電話像吐着信舌的毒蛇，不時向魯春齡作勢的咬噬。

到晚上七時四十分，已返回他長期租用的酒店的魯春齡，他早早浴罷，借機清醒一下腦殼，他甚至已披上睡衣，一步跳上床去，試着蒙頭大睡不去理會，但他的腦殼剛沾上枕頭却又被那毒蛇般的咬噬刺得騰的跳起來，終於，他三扒兩撥的重新穿起衣服，決然的走出酒店的房門。

* * *

美人酒吧魯春齡偶爾也有光顧，今晚依然是平昔那樣的神秘而浪漫的情調，但魯春齡却根本沒心思去領略，他踏進這酒吧門口就霍的站住了，他覺得自己這時是不折不扣的獵物，而獵物是被動的，因此他就算一動不動，獵人也會主動找上門來。果然，他僅僅停留了一忽兒，一個戴茶色眼鏡的男子已走到他的身邊，若無其事的彷彿是隨意的亮了口風。

「是魯先生麼？後面廂房有人等你，請吧！」

「請，你帶路好了！」

魯春齡冷冷的應了一句，鎮靜的跟在這男子後面向裏間的廂房走去，這些廂房是美人酒吧的一大特色，是專爲那些花得起錢而尋求幽秘的人而設的，每一間廂房全裝有隔音設備，地方不大，但極舒適，最適宜天下間一切秘密的交易。廂房內，早有一位穿西裝打扮斯文的中年男子等着魯春齡的光臨，這男子也同樣戴了一副茶色眼鏡，加上燈光幽暗，因此魯春齡很難瞧清楚他的面容。

「請坐！魯先生，用這個辦法把你請來，對不起！」

「免了，廢話少說，費了這麼大的心思，到底有甚麼話，就爽快說吧！我可沒有時間跟你們玩這套把戲！」

魯春齡沒好氣的一句就把對方的故作客氣頂了回去，然後他鎮靜的微笑，彷彿根本就沒把對方瞧在眼內。

這男子大概也已把魯春齡的底細摸得清楚透徹，同時，或許也受了事前的某種暗示，深知眼前這人絕非等閒之輩，因此儘管魯春齡冷言冷語的沒甚好氣，却依然客客氣氣的，令氣氛不致過於僵硬，同時，也不敢再兜圈子，乾脆利落的一下子就把正題兒亮了出來。

「先坐一坐好麼？魯先生！其實也沒有甚麼，不過是我們老板想見你，當然是談一宗大買賣，這對魯先生你可是有百利而無一害哪！」

「嘿嘿！甚麼大買賣？倒不如說是黑買賣吧！正經生意犯得着來這一套麼？」

「喲，既然你說是黑買賣那也沒辦法，就算是這樣，這對魯先生你這方面來說仍然是絕對有利的！而且我們的老板相信，魯先生是絕頂聰明的人，當然不會錯過這個合則兩利的天賜良機吧！請魯先生放心，我們絕不是打算拿那些東西來玩甚麼打腿骨的把戲，這宗買賣談妥了，彼此就是朋友，那些資料，哈哈，當然就失去價值啦，這可是老板的意思，小弟我不過是代傳而已！」

「你的老板是誰？甚麼買賣？藏頭露尾的算甚麼東西，拿話來嚇人麼？你們又能掌握甚麼資料，弄這些鬼把戲，魯某人出道比你還早哩！嘿嘿！」

魯春齡嘿嘿一聲冷笑。對方越是詭秘、客氣，魯春齡就越是心驚，因此他採用一種拚命激怒對方的策略，試圖在對方的激怒中秤出他的斤兩，那就比較容易對付了。但這男子比魯春齡判斷中的還要厲害得多，自始至終不爲所動，始終保持着一種成竹在胸的超然態度，眼前這男子已如此厲害，那他背後的「老板」還不知是甚麼厲害的角色！魯春齡不禁有一種被人捏在掌心裏的驚恐，但越是這樣，他的神色就越發冷傲得令人莫測高深！

戴深色茶色眼鏡的男子的嘴角疾速的抖了一下，他知道，在魯春齡這等人面前，唯有走老板預先伏下的第二步棋子！他微笑一下，嘶的拉開他身邊的一隻皮包，打裏面掏出一叠的照片，噗的一聲擲在桌上。「請魯先生過一過目好麼？」他又微笑一下，睨着魯春齡說。

魯春齡的心卜卜的一跳，嘿嘿，王牌終於打出來了！魯某人倒要看看這王牌的斤兩！他冷笑着，抄起了這疊反轉的照片，他翻開第一張，他的心跳就加速了，這上面有一雙男女，

正在一個幽暗的酒吧角落抱作一團，他不必細加辨認，就知道那女子正是伊娜！那男的正是他自己！他再掀起第二張、第三張，他的臉孔情不自禁的一陣發燒，那上面正是他和伊娜在那幽密的套房中鬼混的情景，那不堪入目的纏綿鏡頭，就連他自己此刻瞧了心頭也一陣難堪的劇跳！他深知這種照片如果公開出去，不但那章家大小姐立刻會翻臉不認人，而且身爲銀行大班的名譽也立刻大受損害，說不定因此一來他的地位，以致他苦心經營的一切亦隨即化爲烏有！

這接連的幾棒心理重棍，魯春齡就算再鎮靜也有點感到難以負荷了，他的臉皮一陣蒼白，輭輭的難於直立，終於，他咬牙切齒的把照片狠狠的撕碎，但身子却緩緩的向椅子上坐下！

「這底片多少錢？開個價吧……哼哼！」

「啊哈，是魯先生來了麼？失禮，失禮，讓你久等了！怎麼？惹魯先生生氣啦？你也不知天高地厚，怎能用這請客方法……漢平！你馬上去把底片拿來還給魯先生，去吧。春齡呵，手下有得罪之處，請勿見怪！」

正當臉色鐵青的魯春齡咬牙切齒的嚷了一句，廂房的屏風後面，却適時步出一位風度翩翩的中年男子，迎着魯春齡走過來，一面若無其事的叫了起來。魯春齡霍的轉過頭來，在幽暗的燈下，立着這幽靈般的身影，這不是曾有一面之緣的豐隆銀行董事長余森牟還有誰人，魯春齡鐵青的臉孔立刻被心中的怒火燒得通紅，那位叫「漢平」的男子却見機的溜走了。

「嘿！余森牟先生，小弟有甚麼得罪之處？犯得着老兄你來這招鬼域伎倆！」

魯春齡騰的直跳起來，狠狠的嚷道。余森牟却淡靜的微笑一下，在魯春齡面前相距不足一尺的地方站定了，隨即冷冷的不承認也不否認的回敬了一句：「魯先生是人中之龍嘛，我的手下因爲害怕請不動你，例如說吧，魯先生把鍾坤這混蛋逼得窩裏反這手段，余某人雖敗猶榮，因爲碰上魯先生你這位此道高手嘛！」

余森牟說罷，也不瞧魯春齡忽紅忽白的臉孔，哼了一聲就在魯春齡對面的沙發坐下去。魯春齡的腦殼嗡的一聲響，余森牟這冷不防的一記悶棍，比方才照片那一棍是更厲害，因爲魯春齡根本意料不着這幕後的老板竟然是南託章老頭子的死對頭余森牟，聽他的口氣，他似乎已把他親自指揮的那「請君入甕」的毒計知道得一清二楚！現下正是他狠狠報復的天賜良機，這判斷登時令魯春齡的心臟一陣冰涼，如果這是爲了錢銀的攔途截劫這倒是容易擺平，但豈料捏着他脖子的竟然是把他恨之入骨的豐隆大老板余森牟，他哪兒會把區區的「贖金」放在眼裏？他已把他選作洩恨的頭號砲灰！碰上了這財雄勢大的極難纏的人物，魯春齡驚恐得感到自己平生以來第一次心頭的顫抖。他臉上雖然極力的保持着鎮靜，但却身不由己的一屁股摔回椅子上！

「你！看來是拿這事作大報復吧！」

「嘿！余某人的眼睛沒瞎，怎會拿你作報復？你還不是身在其位謀其事麼？況且這事已過去了，余某人輸得起也放得下，早就把這事撇開了！」

「那你這是甚麼意思？」

魯春齡沉悶的吼了一聲，就好像一頭被逼急了的惡狠的餓狠似的。一絲自負的笑意迅速的在余森牟的嘴角掠過，能夠把眼前這等超級角色陷進這境地，余森牟實有一種滿足的自傲，但千萬別玩過了火候，否則把這頭狠逼急了，他就會不顧一切的反咬一口，余森牟的臉色就瞬即放緩了，漸漸的有了朋友相見般的笑意，然後這笑意又被知己相逢的熱誠來取代了。

余森牟站起來，坐過魯春齡這一邊，又向他挪近了身子，輕輕的一拍魯春齡的膊，這才說道：「打開天窗說亮話吧！余某人信奉這一條宗旨：在商場上沒有永遠的敵人！因此我絕不會把這一筆賬算到你的頭上，況且你也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嘛！我之所以約春齡兄你見面，完全是爲了一宗大生意買賣，而且我絕對敢擔保這對你．有百利而無一害……當然囉，這得看春齡兄你是否衷誠合作！」

魯春齡眼珠一轉，說：「這就是你——森牟兄的目的？」魯春齡這時雖然是心有不甘，但話中的語氣已放輭了，「這宗兜來兜去的大買賣，你試說說看，我是怕森牟兄太瞧得起我啦！」

余森牟像算準了魯春齡的反應似的微微一笑，「行！一定成功，只要你肯跟我合作！」余森牟說，他略略一頓，就決然的把他最後的底牌擲了出來，「因爲這事說到底也得靠你，因爲你現下是南亞信託銀行的副經理，豐捷財務還加上一個多明尼財務的總經理！南託的情形你比我更清楚，其他的人早就計算着如何撬它的牆角，如果再不動手，恐怕這千載難逢的時機快將失掉啦！春齡兄絕頂聰明，當然明白我這意思啦，呵呵！」

余森牟打了一個呵呵就嘎然而止，然後就目光灼灼的直盯着魯春齡。崩的一聲，魯春齡的心弦對余森牟這若明若暗的「大生意大買賣」狠狠的敲了一記，反彈回去，嗡嗡的廻音不絕。魯春齡當然明白余森牟這話中的含意，他甚至比他計算得更遠，因爲這正是他苦心經營的積年大計，他感到震驚的是身爲豐隆銀行董事長的大老板，竟也萌動暗中算謀別家銀行資產的念頭，而且看來還是存心積累已久的算謀！

（未完·十）

雪豹（下）

血染萬花谷　殲滅聚賢堂

新派湖海恩仇錄／龍乘風·文

可飛·圖

上文提要：禤老大爲人狠毒如蛇蝎，但她那柔情萬種的風情却迷倒了楊萬海和杜少賢，楊亦因此而喪生……萬花婆婆追查耿行雲下落二十載，終於在聚賢堂的佈局下，獲知仇人踪跡。聚賢堂以爲奸計得逞，可趁兩人血戰獲得漁人之利。但却爲喬冲、諸葛不凡等人識破陰謀，並合力援助萬花谷主對抗敵人……

喬冲道：「不管怎樣，咱們是很感激閣下的。」

司馬玉道：「你再這樣說，我可要無地自容了。」

王十番哈哈一笑，道：「兩位大俠別再婆婆媽媽了，如今俺的喉嚨裏早已淡出鳥來，何不到酒家裡找些吃吃喝喝，不亦快哉？」

吃人和尚笑道：「王老闆，這番話最合酒家心意。」

王十番望着萬花婆婆，道：「萬花谷主，你老人家大仇得報，也該慶賀才對，別老是愁眉苦臉，教人看了從心底裏直悶出來。」

萬花婆婆卻沒有理睬王十番，只是拄着拐杖蹣跚地離去。

衆皆愕然，也有人發出了嘆息。

但喬冲卻追趕上前，叫道：「萬花谷主，且慢走！」

萬花婆婆淒然回頭，道：「喬大俠，有何指教？」

喬冲道：「萬花谷如今已落入聚賢堂手中，谷主今後何去何從？」

萬花婆婆道：「也許流浪天涯，也許會削髮爲尼，從此以後不再理會江湖中事。」

喬冲道：「萬花谷主——」

萬花婆婆截然揮手，道：「老身已不再是萬花谷主，谷主二字，大家以後再也不要提起。」

喬冲搖頭道：「萬花谷主此言差矣，常言有道：『理直氣壯』，但如今聚賢堂只是在暗中玩弄陰謀，根本毫無道義可言，如此邪惡之徒得到了萬花谷，又怎能令武林同道折服？」

萬花婆婆道：「武林同道怎樣想，那是別人的事，老身已老了，而且不能出爾反爾，正是覆水難收，萬花谷從此刻開始，再也不是老身的地方了。」

喬冲道：「凡事該以大局爲重，再說，杜少賢在澤城中佈下重重陷阱，又與耿行雲聯成一氣對付前輩，難道也是應該的嗎？」

萬花婆婆道：「聚賢堂處事作風怎樣，那是聚賢堂的事，老身豈可效法？」

喬冲道：「但前輩可會想過，萬花谷一旦落入聚賢堂手裏，情況將會變成怎樣？」

萬花婆婆嘆喟一聲，默然無語。

喬冲接着又道：「萬花谷決不可以落入奸徒之手，前輩還請愼重考慮。」

萬花婆婆道：「老身主意已決，喬大俠不必多言。」

她說得斬釘截鐵，似已再無半點轉寰餘地。

忽聽一人吼叫道：「萬花谷主怎樣想，那是她老人家的事，她要出家爲尼也好，要任人魚肉也好，咱們都用不着多管閒事。」

這人是王十番。

吃人和尚的聲音隨即接着響起，叫道：「你老闆，你到底想說什麼東

西？」

王十番道：「俺的意思是說，咱們不必向萬花谷主問這個問那個，總之，咱們大夥兒認爲應該怎樣辦就怎樣去辦，用不着嚕嚕嗦嗦，說來說去，還是他奶奶個熊沒完沒了！」

吃人和尚道：「這次你說得很對！」

王十番道：「俺說話當然是對的，不然的話又怎能做老闆。」

吃人和尚道：「萬花谷主甘願把萬花谷雙手奉送給聚賢堂，那是她老人家的事，但咱們也可以不必客氣，從杜少賢手裏把萬花谷奪回來。」

「對了，此謂之他奶奶的有來有往，各不相欠，各不相讓，各不相干！」

「眞是他媽的廢話連篇！」

「你們別吵好不好？」紫貝叫說：「何不聽聽喬大哥怎樣說？」

王十番和吃人和尚果然乖乖住口，兩人都望着喬冲的臉。

喬冲沉吟着，良久才道：「兩位說得很對，萬花谷主可以把萬花谷送出去，但咱們也可以把萬花谷搶回來。」

王十番發出了一聲歡呼，吃人和尚則桀桀一笑，道：「很好！很好！又有一番熱鬧了！」

萬花婆婆沒有再說話，只是長長的嘆一口氣……

窗外有雨，雨中有人手持黃油紙傘，一步一步向這邊走了過來。

司馬玉在房子裏看得很清楚，這個撐起紙傘走過來的並非別人，正是禤老大。

禤老大！禤翠紅！

司馬玉不想看見她，眞的不想。

但如今老大已來了，他卻沒有躲避。

他並不想躲避，而是禤老大既然已經來了，他就算避也避不來的。

所以，司馬玉嘆了口氣，接着把房門輕輕打開。

但禤老大並沒有進入這房子，她只是在門外站着，一言不發。

司馬玉只好走出門外，他在禤老大的面前垂下了臉，也是一言不發。

外面的雨越下越大。

也不知道過了多久，禤老大才朱唇輕啓，道：「你爲什麼不看着我的臉？」

司馬玉仍然垂着臉，道：「我不想看。」

禤老大道：「是不是因爲我已經是一個很難看的老太婆？」

司馬玉搖搖頭，道：「不，你還是和以前般明艷照人，江湖中有誰不知道，禤翠紅是個絕色美女？」

禤老大輕輕嘆一口氣，兩眼凝注着他的臉：「你說的是不是眞心話？」

司馬玉道：「我怎敢騙你？」

禤老大道：「很好，無論怎樣，你讚美我的話，我聽了總是會心花怒放的。」

司馬玉道：「但我知道，你這一次找我，並不是想聽這些話的。」

禤老大道：「你果然很聰明。」

司馬玉道：「但也許是個不折不扣的笨蛋，因爲我越來越不聽你的話了。」

禤老大笑了笑：「人貴自知，你最少還沒有忘記，咱們到底是幹那一行的。」

司馬玉道：「但我早已厭倦。」

禤老大道：「這並不是一個很好的理由。」

司馬玉道：「理由好不好並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是否眞實。」

禤老大道：「你眞的厭倦了殺手生涯？」

司馬玉道：「千眞萬確。」

禤老大道：「但我呢？你有沒有爲我想過？」

司馬玉說：「你並不窮。」

禤老大道：「一個人窮不窮，並不是由別人來看的，你身上若有一兩銀子，在那些腰纏萬貫的人看來，自然是窮得要命的，但對於一貧如洗，身上連一文錢也沒有的窮措大看來，你卻比他富有很多了。」

司馬玉道：「你並不是個只有一兩銀子的人。」

禤老大道：「但卻也決不是那些腰纏萬貫的大富豪。」

司馬玉道：「你想成爲武林中最富有的一個女子？」

禤老大聳了聳肩，又搖了搖頭：

「我並不如你想像中那樣貪婪，但卻也不是個容易滿足的女人。」

司馬玉說：「你的話已很矛盾。」

禤老大道：「人在江湖，誰能一輩子都不矛盾？就以萬花婆婆來說，她如今就已矛盾得很。」

司馬玉道：「何以見得？」

禤老大道：「她已把萬花谷雙手奉獻給聚賢堂，但如今又有了悔意！」

司馬玉道：「萬花婆婆並沒有後悔，也沒有說過要把萬花谷搶奪回來。」

禤老大冷冷一笑，說：「雖然她嘴裏不說什麼，但卻跟着你們一塊兒走。」

「這又有什麼不妥？」

「當然不對，她若不是有心要收回萬花谷，就該和你們遠遠分開。」

「你認爲萬花婆婆該走到什麼地方才對？是不是眞的要她這把年紀還去削髮爲尼？」

「不管她削髮爲尼也好，到天涯海角流浪也好，那是她的事。」

「但她也可以跟着咱們一塊兒走的，再說，聚賢堂的手段，並不見得如何光明正大，在澤城一役，杜少賢根本就是想要了萬花婆婆的老命！」

「萬花婆婆要別人的命，別人爲什麼不能要了她的老命？」

「但耿行雲陰險毒辣，本來就是個可惡可恨可殺的老奸賊，正是殺之不枉！」

「你這種想法，眞是可笑。」

「如何可笑法？」

「江湖爭殺，向來都是成者爲王，敗者爲寇！又有什麼冤枉不冤枉的，尤其是幹咱們這一行的，更不能有這種想法。」禤老大睜圓雙目，語氣激昂。

司馬玉望着她，臉上露出了極其失望的神情。

「老大，你變了。」

「我變了？」禤老大冷冷地笑了笑。

「不錯，以前你只是爲了要活下去才殺人，但現在你已活得很好，何以還是非要殺人不可？」司馬玉說道。

禤老大道：「只因爲我現在還沒有得到想要的東西。」

司馬玉道：「你還是念念不忘豪俠林？」

禤老大道：「你早已知道，那又何必再問？」

司馬玉倒抽了一口涼氣，欲語無言。

豪俠林並不是一個人的名字，而是一個銷金窩。

在這裏，只要你花得起銀子，就可以享受到最好的一切。

最好的酒，最好的佳餚！最漂亮最銷魂的女人。

如此地方，當然是銷金窩。

禤老大早已看上了這個地方，在十年前，她已立下志願，成爲豪俠林的主人。

但要成爲豪俠林的主人並不容易。

禤老大必須要有足夠的財富，才能把豪俠林這個地方買下來。

禤老大的心意，司馬玉是知道的，但卻不贊成她這樣做。

他對禤老大說道：「豪俠林對你其實並不太重要！」

禤老大冷冷道：「你怎知道這地方對我並不重要？」

司馬玉道：「你現在很想得到豪俠林，只因爲你還沒有得到它。」

禤老大道：「我若買下豪俠林，就會成爲江湖上最有財勢的一個女人。」

司馬玉道：「你現在就已經很有財勢。」

禤老大道：「但我還沒有得到豪俠林！」

司馬玉道：「你就算非要得到豪俠林不可，也用不着殺那麼多的人！」

禤老大道：「咱們是幹那一行的？咱們若不殺人，金子銀子從那裏來？」

司馬玉道：「我有辦法。」

禤老大道：「你有辦法不去殺人，而又能找到足夠的錢買下豪俠林？」

司馬玉道：「你只是想得到豪俠林，但這用不着買！」

「不買，難道搶？」

「打家劫舍，事等閒耳，又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的。」

「但你可知道，豪俠林的主人是誰？」

「當然知道，是一個叫韓球的老混蛋。」

「你錯了，韓球並不是豪俠林眞正的主人。」

「不是他？」司馬玉有點詫異。「不是韓球又會是誰？」

「杜少賢！」

「杜少賢？」司馬玉的臉色變了，「這兩三年來，你一直爲杜少賢賣命，原來就是爲了豪俠林？」

禤老大道：「難道你認爲我做錯了？」

司馬玉道：「當然錯了，而且還錯得很厲害，難道你不知道，杜少賢是個吃人不吐骨的魔星嗎？」

禤老大道：「杜少賢是個怎樣的人，我比你更加清楚。」

司馬玉道：「既然明知道他是個怎樣的人，何以還要給他利用？」

「爲了要得到豪俠林，就算冒險也是值得的。」

「與其冒險，何不直截了當去對付這個姓杜的狂魔？」

「杜少賢若是個容易對付的人，早在十年前已經栽倒下去！」

「就是因爲江湖中人不團結，所以杜少賢的勢力才會坐大！」

「你在教訓我這個大姊嗎？」

「不，我只是不想你這個大姊掉進泥沼裏越踩越深！」

「你這種擔心是多餘的。」

「不是多餘，而是事實如此，你若不再悔改，遲早會給杜少賢吞掉！」

「你眞的這樣關心我這個老大姊？」禤老大的語氣忽然軟下來，連眼神也變得一片柔和。

「當然是眞的。」

「你若眞的關心我，就該助我一臂之力才對。」

「你的事也就是我的事，但與其給杜少賢愚弄，不如先發制人，殺掉這個狂魔再說。」

「沒有人能動得了杜少賢。」

「只是因爲咱們還不夠團結。」

「你錯了，杜少賢的潛力是無可比擬的，只有那些冥頑不靈的人，才會以卵擊石。」

「老大姊，你太傻了，傻得令人失望。」

「你眞的不肯幫助我？」

「不是不肯，而是不想你給杜少賢玩弄於指掌之間。」司馬玉道。

禤老大望着司馬玉，良久才長長的嘆了口氣，說道：「你太聰明了，但卻是自作聰明。」

說完之後，禤老大就走了。

司馬玉也長長的嘆了口氣，他望着禤老大的背影在雨點中消失。

也不知道過了多久，一個人在他身邊淡淡一笑，道：「禤老大走了，她以後再也不會找你。」

那是喬冲的聲音。

司馬玉道：「你都聽見了？」

喬冲道：「我人雖然並不好看，但

耳朵卻比一般人都長，而你們說話的聲音又不是特別細小，我就算想不聽也不行。」

司馬玉道：「禤老大雖然並不是個善良的女人，但她對我卻是很好的。」

喬冲道：「我知道。」

司馬玉道：「你能否放過她？」

喬冲道：「我可以答應你，我不殺她，但別人對她怎樣，我卻是不得而知的。」

司馬玉道：「這個我是明白的……」

喬冲嘆了口氣，道：「咱們很快就要到達萬花谷了，你現在若要撤退還來得及。」

「撤退？我爲甚麼要撤退？」

「你若不撤退，就得與聚賢堂中人爲敵。」喬冲道：「你若與聚賢堂爲敵，也就等於跟禤老大勢不兩立。」

司馬玉道：「老大不會對付我的。」

喬冲道：「但若爲勢所逼，那就很難說了。」

司馬玉道：「喬大俠，小弟的事，小弟自有主張，你不必操心。」

喬冲道：「既然如此，喬某也不便多言，總之，小心爲是。」

語畢，掉頭而去。

* * *

雨點還是下個不停，淅淅瀝瀝的聲音，使人有着一種奇特的感覺。

萬花谷外，不知何時紮起了五座帳營，帳營外插着數十面錦旗，旗面上都繡着一個「賢」字。

這個「賢」字，到底是代表「聚賢堂」，還是代表「杜少賢」這個人？

也許，兩個意思兼備，也是不足爲奇的。

王十番望着這數十面錦旗，臉色顯得很不好看。

他問吃人和尚：「你現在怎樣了？」

吃人和尚道：「肚子很飽，氣力十足。」

王十番道：「妙極，吃不飽，力不足，既然吃得飽飽的，就得齊心協力去對付聚賢堂的兔崽子。」

吃人和尚道：「咱們這就衝殺上去怎樣？」

王十番道：「不可。」

吃人和尚兩眼一瞪，吼叫道：「你怕甚麼？」

王十番道：「俺甚麼都不怕，就只怕打草驚蛇，誤了大局。」

吃人和尚道：「你甚麼時候變得這樣穩重的？」

王十番道：「每當有人放屁放得又多又臭的時候，俺就會特別小心，特別穩重，最少也該把鼻子好好掩着，以免臭得當場嘔吐。」

吃人和尚臉色一變，怒道：「你在罵誰放屁？」

王十番一笑，道：「別緊張，這連場臭屁，就算是俺放的好了，咱們是好兄弟，犯不着爲了芝蔴綠豆般的小事而傷了和氣。」

吃人和尚「哼」一聲：「誰跟你是好兄弟！」

王十番道：「若不是好兄弟，那便是好兄妹了，想不到你原來是個婆婆媽媽的小女子。」

吃人和尚跳了起來，道：「你敢罵洒家是個小女子！」

王十番道：「是俺說錯了，你並不是個小女子，而是小尼姑……」

* * *

帳營外只有數十面錦旗，並沒有人。

營外無人，營內又怎樣？

諸葛不凡、喬冲、司馬玉、紫貝等人站在谷外觀看了大半天，各人臉上的神情都很凝重。

紫貝道：「最好把這些帳營一把火燒掉！」

諸葛不凡搖搖頭，道：「老天正在下雨，想用火攻，難乎其難。」

喬冲道：「即使沒有下雨，要燒掉這些帳營，只怕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再說，就算燒掉帳營，也是毫無作用的。」

王十番撫掌笑道：「喬冲言之有理，照俺看，這是空城計，杜少賢這個混帳的兔崽子在故佈疑陣，好教咱們不敢貿貿然衝殺進去。」

諸葛不凡卻大不以爲然，道：「據我所知，萬花谷已聚集了不少聚賢堂的高手，這決非空城計。」

王十番道：「管他是不是空城計，咱們還是可以直殺過去的。」

諸葛不凡道：「這一戰事關重大，實在不宜輕舉妄動。」

王十番道：「依諸葛前輩之見，咱們是否應該老是守在這裏才對？」

諸葛不凡道：「咱們是來取回萬花谷的，自然不能老是守在谷外，但在進襲之前，必須小心計算，以免爲敵人所害。」

王十番道：「說來說去，咱們還是不能强攻硬搶的，對不？」

吃人和尚道：「既不能强攻硬搶，就得別出心裁，以智謀賺取萬花谷。」

王十番道：「是不是用美人計？」

吃人和尚兩眼一瞪，道：「咱們有美人嗎？」

王十番向紫貝一指，道：「她就是咱們的大美人。」

吃人和尚道：「就算她是個大美人，這條美人計又該如何使用法？」

王十番道：「這個俺就不怎麼清楚了。」

諸葛不凡「哼」一聲，道：「甚麼美人計，簡直是笑話。」

王十番道：「若不用美人計，是否三十六計，走爲上計？」

吃人和尚道：「這就更加笑話了，咱們若要走，又何必來？」

王十番道：「此謂之大丈夫能屈能伸。」

吃人和尚罵道：「伸你娘個屁！」

諸葛不凡臉色一沉，喝道：「兩位靜一靜好不好？」

王十番道：「當然很好，正是以靜制動，上策之上策也。」

吃人和尚接道：「洒家本來就不喜歡胡亂說話，如今正好趁機會休息休息，阿彌陀佛善哉善哉！」

* * *

萬花谷外，一片濃厚的殺機籠罩着。

在那幾座帳營內，並不是空無一人的，而且，在裏面的全是久經訓練的殺手。

聚賢堂的殺手。

杜少賢早已料到羣豪會再臨萬花谷，所以，他有備而戰。

但羣豪卻無法知道萬花谷內的虛實。

然而，無論怎樣，這一戰還是無法可以避免的。

王十番首先搶殺入營，他殺入的那一座帳營，裏面全是第一流的弓箭手。

因此，王十番還沒有衝入帳營，已有無數利箭有如飛蝗般向他射至。

王十番揮斧劈箭，別看他看來笨笨鈍鈍的，揮斧的手法卻是快得令人無法想像。

晃眼之間，已有逾百支利箭給他劈落在地上。

王十番怒吼道：「兔崽子，還有甚麼下三濫的本領，一併使出來好了，俺若是害怕的，就不是好漢！」

他一面吼叫，一面衝前，悍然地殺入營內。

營內終於衝出數人，各自揮舞利刃，向王十番展開狂襲。

王十番哈哈狂笑：「就只怕爾等龜蛋不肯出來！」

大笑聲中，利斧怒斬怒劈，聲威駭人之極。

眨眼之間已有兩人躺下。

但營中有更多殺手湧出，而且這些殺手武功更加厲害，王十番雖然勇猛，但卻已有支撐乏力之感。

好漢怕人多，王十番豈能例外。

但吃人和尚也已緊接趕上，只見禪杖揮處，擋者披靡，又是一員悍將殺到。

殺聲震天！

然而，在另外一些帳營內，又有無數殺手殺出，其中不乏黑道上的厲害脚色。

吃人和尚大笑：「來得好，洒家已很久沒有痛快斷殺！」

話猶未了，「颯」的一聲，一把長刀劃過他的小腿，登時血流如注。

但吃人和尚絲毫不懼，反手一杖，只聽見「颯」的一聲，那個使長刀的殺手已給他一杖砸得面龐碎裂，仰卧倒下。

萬花谷外，混戰連場，不少武林豪傑紛紛加入戰圈，形勢極其混亂。

喬冲卻不見了踪影。

他的人呢？

「雪豹」喬冲往那裏去了？

* * *

萬花谷有兩個谷口。

但一般武林中人，都不知道萬花谷總共有兩個谷口，因爲另一個谷口，外面全是茂密的叢林，不熟悉途徑的人，根本找不到這谷口的所在。

在這谷口附近，有一幢小樓。

這幢小樓依山而建，看來毫不惹眼，即使在這小樓附近，也未必會察覺到它的存在。

這時候，小樓的露台上，站着一個人。

一個男人，一個非常瀟洒挺拔的男人。

這人就是杜少賢。

杜少賢站在露台上，臉上木無表情。

他在等一個人。

他知道這個人必定會來，而且無論是誰都一定阻擋不住。

因爲這個人就是「雪豹」喬冲！

露台上的風彷彿越吹越冷，杜少賢身上的衣衫很單薄，但他並不在乎。

他並不怕冷，也不怕任何强敵。

但喬冲呢？

喬冲是個怎樣的人？他的刀法是否眞的有如傳聞中那麼厲害？

杜少賢對喬冲這個人似乎很瞭解，但又似乎很陌生很陌生。

喬冲，你甚麼時候才會來？

* * *

風越吹越冷，喬冲終於出現在杜少賢的眼前。

喬冲是獨自來到這小樓之下的，他身上的衣衫也同樣單薄。

他也不怕冷，也不怕强敵。

但杜少賢呢？

杜少賢是個怎樣的人？他的武功是否眞的有如傳聞中那麼厲害？

喬冲對杜少賢這個人似乎很瞭解，但又似乎很陌生很陌生。

但喬冲一定要會一會杜少賢，這是江湖中的一件盛事，也是無法可以避免的事。

所以，喬冲來了，他在小樓下站立的姿勢，幾乎和杜少賢站立的姿勢一模一樣。

但這兩人並不一樣。

最少內心並不一樣。

杜少賢有杜少賢的一套，喬冲也有喬冲的一套，兩者之間可說是涇渭分明的。

杜少賢在露台上向下望。

他看見了喬冲，喬冲也看見了他。

杜少賢悠然一笑，道：「喬兄，既已來了，何不上來一叙？」

喬冲道：「杜總舵主，你笑得並不好看。」

杜少賢道：「我是不是像一條狡猾

的狐狸？」

喬冲道：「你並不像狐狸。」

杜少賢道：「那麼，喬兄認爲我像甚麼？」

喬冲道：「你甚麼都不像，就只是像你自己，你是杜少賢，沒有人能跟杜總舵主比擬，最少，放眼武林，目下還找不出一個像你這般心狠手辣的人。」

杜少賢又笑了。

他皮笑肉不笑，笑起來的時候連雙肩也沒有移動分毫。

因爲他是杜少賢。

杜少賢就是一個如此冷面無情的江湖巨擘。

但若說他眞的無情，卻又不然，最少，他對一個人是有情的。

他對月影教的大小姐有情。

喬冲亦然。

月影教的大小姐，就是杜少賢和喬冲都爲之迷惘不已的女郎。

人非草木，誰孰無情。

杜少賢也有情，但他除了對大小姐有情之外，對其餘的人卻是何其情薄？

喬冲卻並非這樣。

這正是杜少賢和喬冲兩人之間最大的分野。

喬冲在小樓下站着，他在等候杜少賢的出手。

他與杜少賢之戰，是無可避免的，這一天，也許應該是兩大高手一決高下的時候。

然而，杜少賢卻好整以暇，並不着急。

他不着急，是眞的不着急，還是根本不願意和喬冲交手？

這一點，除了杜少賢自己之外，旁人是永遠猜不到的，就連喬冲也是一樣。

＊　＊　＊

小樓四周有落葉。

落葉片片，刀光也片片。

喬冲忽然在小樓外舞刀。

他舞的是豹王刀。

劍可以揮舞，刀亦然。

劍舞姿態動人，刀舞也是一樣的。

喬冲的刀法就舞得很好看很好看。

杜少賢站在露台上看了很久很久，終於讚道：「好刀法！很好看的刀法！」

喬冲把豹王刀收回，道：「好看的刀法，不一定是好刀法，好刀法並不一定好看。」

杜少賢道：「但喬兄的刀法，既好看也是好的刀法，在下折服折服。」

喬冲道：「杜總舵主何出此言？豈不有長他人之志氣，滅自己威風之嫌嗎？」

杜少賢道：「喬兄又何出此言？喬兄的刀法好不好，與在下又有甚麼相干了？」

喬冲道：「放眼武林，能有閣下這等基業之輩，着實不多。」

杜少賢道：「這值得羨慕嗎？」

喬冲道：「世人怎樣看法，那是很難說的，正是見仁見智，各有各的看法。」

杜少賢道：「喬兄的看法又怎樣？」

喬冲道：「杜總舵主財勢遍及大江南北，論威風確是一時無兩的，但這並不等於眞正的成功。」

杜少賢道：「何謂之眞正的成功？」

喬冲道：「眞正的成功，是要以德服人。」

杜少賢道：「以德服人談何容易，杜某固然不能，喬兄呢？」

喬冲嘆了口氣，道：「喬某也同樣不能。」

杜少賢道：「既然連喬兄也無法以德服人，動輒以兵刃相見，又如何能令杜某之流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喬冲道：「喬某雖然無法以德服人，但最少自信未曾濫殺無辜。」

杜少賢道：「此乃喬兄想當然之念而已，何謂之無辜，何謂之該殺，本來就很難說個明明白白的。」

「杜總舵主此言，似乎有强詞奪理之嫌。」喬冲盯着杜少賢的臉。

杜少賢道：「放眼天下，那一個眞正正的英雄豪傑不是滿手血腥的？喬兄，成大業者，不謀於衆，杜某自有杜某的一套，喬兄縱然佛口婆心，對在下只怕還是一無所用。」

喬冲道：「杜總舵主不愧是一代梟雄，喬某愚魯，敢問一句：杜兄是否欲統治武林，成爲至尊盟主？」

杜少賢悠然一笑，道：「做不做盟主，那是毫不重要的事，最重要的還是廣結天下豪士，爲我所用。」

喬冲道：「杜總舵主好大的抱負。」

杜少賢道：「如無大志，杜某至今仍然是藉藉無名之士，又怎能於中原逐鹿，問鼎於羣豪之間？」

喬冲道：「但請恕喬某直言，如今在杜總舵主左右，並無眞正豪士，有的只是魑魅魍魎之輩，如此豈非有違杜兄之大志？」

杜少賢道：「喬兄所言甚是，未知喬兄是否有加盟本堂之意？」

喬冲道：「喬某過慣浪跡天涯之歲月，請恕不願羈縛。」

杜少賢道：「但杜某之意，喬兄尚未明白。」

喬冲道：「未知杜總舵主意下又是如何？」

杜少賢道：「喬兄若然願意加盟本堂，杜某願以總舵主之位相讓。」

喬冲道：「道不同不相爲謀，杜總舵主之雅意，喬某敬謝不敏。」

杜少賢道：「喬兄若堅持已見，只怕沒有什麼好處。」

喬冲哂然一笑，道：「喬某做事，

從來不理會是否有什麼好處，杜總舵主不必多言。」

杜少賢道：「如此說來，咱們很難可以化敵爲友了？」

喬冲道：「要化敵爲友，只有一個方法。」

杜少賢道：「願聞其詳。」

喬冲道：「除非杜總舵主把萬花谷交還給萬花婆婆，並且正式解散聚賢堂。」

杜少賢眉頭緊皺，道：「喬兄，這豈不是存心爲難在下了？」

喬冲道：「爲難與否，全看杜總舵主一念之善惡而已。」

杜少賢道：「喬兄，你是個聰明人，但這一樁事，却做得並不高明，常言有道：『識時務者爲俊傑』，喬兄若一味執迷不悟，到頭來大大吃虧的，恐怕還是喬兄自己！」

喬冲道：「還是那一句老話：『道不同不相爲謀』，喬某主意已決，杜總舵主不必多言。」

杜少賢嘆了一口氣，道：「既然如此，杜某亦無話可說，喬冲，你拔刀罷。」

喬冲冷冷的盯着杜少賢，道：「喬某的刀就在手邊，杜總航主用什麼武器？」

杜少賢道：「我這個人就是武器。」

這是狂談般囂張的說話，他要激怒喬冲。

但喬冲不爲所動，他只是緩緩地拔出了豹王刀。

刀鋒閃爍着逼人的寒芒，喬冲已動殺機。

杜少賢却還是悠閒地站在露台上，悠閒得像個正在林子裏採摘花果的少女。

但這位杜總航主的手心是否已在隱隱冒汗？

＊　＊　＊

豹王刀既出鞘，就再也不會留情。

喬冲身形突然暴起，一下子就飛躍上露台欄杆之上。

杜少賢沒有出手對付喬冲，只是右腿向欄杆左方輕輕一蹬！

但他只是輕輕一蹬，欄杆內就有無數種細小的暗器同時射出。

這是極巧妙的機關裝置。

這本是萬花婆婆的地方，但這機關並不是萬花婆婆裝置的。

萬花婆婆決不會在欄杆上裝置機關，這是杜少賢的傑作。

杜少賢掌管萬花谷，只是這兩天的事，但却已有足夠的時間，讓他派人在欄杆上裝置厲害的暗器機關。

聚賢堂的「千手巧匠」駱平，是武林中最負盛名的機關工匠，由他裝置的機關，絕少人能躲避開去。

刹那間，只見喬冲已給暗器所吞噬。

但也就在這刹那間，喬冲的身形又再向上躍高！

這是「節節高升」的輕功。

喬冲的身形再躍起之際，就連杜少賢也忍不住喝采叫好。

但在喝采聲中，杜少賢的身形也同時躍起，而且還自衣袖中射出一條鋼鞭。

這本是隴中奇士「一鞭鎭八荒」呼延雲的兵刃，但如今呼延雲已給杜少賢鎖在牢獄裏，而這一條鋼鞭也成爲了杜少賢之物。

杜少賢曾練過鞭法，而且造詣不凡，但一直以來，都找不到一條合適的鋼鞭。

只有呼延雲這一條鋼鞭，是杜少賢最合眼的，於是便將之强搶過來。

呼延雲的鋼鞭，是他朝夕不離手的兵刃，別說是外人，就連他的妻妾，也不敢輕易摸一下。

曾經有一個不知死活的妾侍，恃寵生驕，趁着呼延雲喝醉之後，用這鋼鞭宰殺了一條黃狗，結果後來給呼延雲用這鋼鞭把她的雙手手骨硬生生擊碎。

這是呼延雲給她的一個教訓。

而且，他也在警告別的人，無論在什麼時候，什麼情況之下，都休想碰他的鋼鞭。

這件事杜少賢早就聽說過，而且也知道呼延雲是個怎樣的人。

但杜少賢却毫不考慮地衝進了呼延雲的家。

他把呼延雲的一對手打斷，然後搶走他的鋼鞭，又把他鎖在牢獄裏。

杜少賢做得十分乾淨俐落，就連呼延雲也大爲折服。

呼延雲雖然脾氣猛烈，但却是個識貨的人，可惜他唯一折服的人，一出手就搶走了他的鋼鞭，又把他的手打斷。

但這是無話可說的。

江湖中人，江湖中事，往往如此。

＊　＊　＊

杜少賢以鋼鞭迎戰喬冲，戰況十分燦爛。

喬冲的「節節高升」輕功，固然精采之極，但杜少賢的鞭法，也是妙到毫巔，令人防不勝防。

杜少賢以緊逼戰略，着着不留餘地進逼喬冲。

喬冲則以嚴密刀法與之週旋，兩人身形兎起鶻落，招式快速着實罕見。

喬冲身形變化奇快，總算能夠在半空中閃避開杜少賢的進襲。

但杜少賢的攻勢更兇。

他一聲冷喝，奇招立出，鋼鞭趁勢由左下方斜斜向上刺出，直刺喬冲小腹。

喬冲立刻以腿蹬向小樓牆角。

他一蹬腿，身子又凌空向上翻飛。

但杜少賢的攻勢更快，他雖然背

對着喬冲，但却能耳聽風聲，憑聲辨位，反手一鞭，又再疾襲喬冲雙腿下盤，好不厲害。

但喬冲反應之快，眞是令人難以想像，他突然把豹王刀脫手射出，直射杜少賢咽喉。

這一着不但精妙無比，也兇險無比。

這是唯一能逼退杜少賢的險着。

杜少賢只得身形向右側急閃。

他這一閃一退，喬冲立刻扭轉形勢，最少，他已有機會奪取先機。

高手相爭，誰能奪得先機，就有更大勝算，這些道理，杜少賢明白，喬冲當然也明白。

豹王刀已脫手飛出，而且也給杜少賢急閃之下閃避開去，但喬冲仍然擁有極厲害的武器。

他的一雙手就是武器。

他使出了「天字第一號伏魔掌」，掌法一展開，氣勢便咄咄逼人。

杜少賢當然知道厲害，他冷喝一聲，身形暴變，一招化爲九擊。

鋼鞭從九個不同方向，反擊喬冲。

喬冲從容閃避，右手猛然推出，一掌怒擊杜少賢右胸。

杜少賢「喔」一聲，鋼鞭招勢忽變。

「颯」的一聲，鋼鞭射向喬冲背後。

喬冲身形倏地冲天飛起。

但他在身形飛起之前，他已疾迅之極地抓起了地上的豹王刀。

刀聲霍霍，那是豹王刀所發出來的刀聲。

杜少賢雙脚直站在原地，身子動也不動。

豹王刀刀法奇特，一刀之中最少蘊藏着七八種變化。

而且，喬冲一刀緊接一刀，他的人就像鋼鐵，意志更加像鋼鐵。

他一連五刀，由上向下直擊杜少賢前胸空門，又再一連十二刀，砍向杜少賢的臉。

他出刀又快又準，而且攻中帶守，守中有攻，相當厲害。

而在此同時，杜少賢的招法也在大變。

他身子陡地向右竄衝數尺，反手一鞭擊向喬冲的背心。

颯！颯！颯！

一連數招，反擊之勢淋漓盡緻。

喬冲額上已在滲汗，杜少賢的確是一個不簡單的對手。

但杜少賢呢？

他的臉也開始變得一片鐵青。

他的臉再也無法綻露出笑意。

* * *

刀聲霍霍，每一刀都是不凡的刀法。

鋼鞭的招數也不凡。

這兩人都在緊纏着對方，隨時隨地都可以把對方置諸死地。

但喬冲未能取勝，杜少賢也是一樣。

像杜少賢這樣厲害的高手，喬冲好像從來沒有遇見過，但杜少賢也沒法子可以把喬冲拿下。

當然，再苦戰下去，勝負總會分出的，但那將會是怎樣的一戰？

這兩大高手，會不會拚個同歸於盡？

忽然間，小樓外有人在嘆息。

這個嘆息的人，臉上木無表情，站立着的姿勢十分古怪。

喬冲認得這人。

他叫孟開山，是西方魔教的「刀疤鐵使。」

西方魔教早在數十年前就已給中原羣雄趕出中土，但仍然有極少部份餘孽份子，在中原戀棧不去。

孟開山就是其中之一。

孟開山的年紀，當然已不小了，如今，他最少已有七旬開外。

當年魔教與中原羣雄決戰於泰山南天門，雙方損兵折將不計其數。

那時候，孟開山的武功，已經十分厲害，不然的話，也不可能成爲魔教的「刀疤鐵使」。

當年，孟開山在混戰之中，突然心中想起一個人。

那是他年幼時青梅竹馬的一個好朋友。

就連孟開山也不知道，何以會在如此重要的時刻裏，突然想起這個好朋友。

就是這麼想了一想，他的輕功身法出了錯。

他站錯了半步。

就是這半步之差，使武當派的坤和道長有機可乘，在混亂中一掌擊中了他的右半邊臉。

這一擊異常沉重，險些殺了孟開山。

其後，孟開山雖然僥倖撿回性命，但也已受創極深，一輩子也難以忘懷。

自此之後，他站立的姿勢就變得十分古怪。

他不但站立姿勢古怪，就連武功也變得極其古怪，完全不可以常理而度之。

這麼一個人，突然出現在這裏，當然是值得提防的。

喬冲不敢小覷杜少賢，更不敢小覷孟開山，這兩個都是武林中極難對付的人物。

但怎樣才能同時對付孟開山和杜少賢，却是一件絕不簡單的事。

喬冲首先要全力對付杜少賢，只要孟開山一動手，他就要同時對付杜、孟二人。

喬冲的刀法越來越嚴密，他不再急攻，以免虛耗太多的內力。

杜少賢精明厲害，他當然知道，喬冲心裏的想法，也知道只要孟開山一動手，喬冲武功再高，也是非要落

敗不可的。

但孟開山一直站在那裏，動也不動。

杜少賢心中暗自納罕，孟開山這條老狐狸到底在打什麼算盤？

忽然間，有人大喝一聲，然後，小樓之上就爆出了一蓬火光。

火光爆出之後，緊接而來的是烟幕，那是一種彩色繽紛的烟幕。

這種烟幕看來十分妖異，這是連杜少賢也想不到有人會耍出這麼一着的。

這是誰耍的把戲？

是喬冲？還是孟開山？

杜少賢肯定，這決不會是喬冲的傑作。

既不是喬冲，自然是孟開山幹出來的傑作了，但孟開山爲什麼要這樣做？

莫非這條老狐狸有什麼陰謀嗎？

一想到這一點，杜少賢就不敢怠慢了，他立刻身如怪鳥般向小樓外急掠出去。

他急掠出去的時候，鋼鞭仍然發揮着極凌厲的招式，他不能讓敵人有可乘之機。

杜少賢一向都是這樣的一個人，所以，他才能在短短的時間之內，在江湖上建立了他的霸業。

他兇狠而謹慎，從來不打沒有把握的仗。

但這一仗他是否有眞眞正正的把握？

他也不知道。

因爲他從來沒有遇上過像喬冲那樣的一個敵人。

* * *

喬冲也沒有遇上過像杜少賢那樣厲害的一個敵人。

杜少賢的武功，固然十分厲害，但最厲害的，還是這個人的頭腦。

沒有頭腦的人，根本不可能成爲武林中的大人物。

無論是正是邪，是僧是俗，都是一樣。

當彩色烟幕一爆開的時候，喬冲也在撤退。

他不能再逗留在這小樓裏，面對着不知道從何處而來的敵人。

他退得比杜少賢更快，但却沒有再和杜少賢碰在一起。

因爲兩人撤退的方位並不相同，杜少賢衝向西南，喬冲的身形却是射向東北。

這兩大高手撤退的方位不相同，遭遇也不一樣。

只聽見「波」的一聲，其中一人給一團炸藥炸得整個人直飛出去！

而另一個人，却給一個女人牢牢的抱着！

* * *

給一個女人抱着的並非別人，正是喬冲。

喬冲抱過不少女人，但從來沒有給女人抱過，這次可算是破題兒第一遭。

而且，他是給這個女人，牢牢抱住的。

抱住他的女人，就是褟老大。

要抱住喬冲，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褟老大却能輕易地把喬冲抱住。

喬冲也任由褟老大抱住。

褟老大凝視着他，看了很久才長長嘆一口氣，說道：「你眞是一個很特別的男人。」

喬冲道：「但你這個女人更加特別。」

褟老大吟吟地笑道：「你是否認爲我是一個蛇蝎美人？」

喬冲道：「你的確很美，但距離蛇蝎還差很遠。」

褟老大道：「江湖之中，似乎只有你才會這樣形容我這麼一個女人。」

喬冲道：「因爲別人並不瞭解你的一切。」

褟老大道：「別人不瞭解，你又怎樣？」

喬冲道：「我是個狂人，別人不喜歡幹的事，我偏要幹。」

褟老大道：「你曾經幹了些什麼事？」

喬冲道：「跟着一個別人以爲是蛇蝎美人的女人，足足兩個月之久。」

褟老大大目光閃動：「這個女人就是我？」

喬冲點點頭，道：「不錯，這個女人就是你。」

褟老大嫣然一笑：「你覺得我是個怎樣的人？」

喬冲道：「你有陰險的一面，但也有俠骨柔腸的另一面。」

褟老大瞪大了眼睛，失笑起來，道：「我的耳朵是不是出了毛病？」

喬冲道：「你的耳朵很靈敏，絕對不會聽錯，我的確說你是個俠骨柔腸的女人。」

褟老大道：「喬大俠何出此言？」

喬冲道：「因爲我曾經跟着你到過兩個地方。」

褟老大道：「是那兩個地方？」

喬冲道：「第一個地方，是湘北雷電山莊。」

褟老大的臉色變了：「你眞的跟着我？」

喬冲道：「雷電山莊祁氏昆仲擁有逾萬兩黃金，但在一夜之間不見了一半，這是你的傑作。」

褟老大道：「那又怎樣？」

喬冲道：「你只盜走五千兩金子，是因爲祁氏昆仲二人，只有一個大惡賊，另外一人，却並非大奸大惡之輩。」

褟老大道：「這是不是一件很滑稽的事？」

喬冲道：「滑稽的是你這種做法，祁氏兄弟，一好一壞，但你却把這兩人共同擁有的金子盜走一半，對好人

來說並不公平。」

褟老大道：「我是個女流之輩，做事滑稽一點又有什麼稀奇了！」

喬冲道：「別把女人說得分文不值，你其實是一個十分精采的女俠盜。」

「女俠盜？」

「不錯，你盜走五千兩金子，並不是自己要花用，而是用來賑災。」

「你跟着我跑的第二個地方，就是黃河下游的容家村和侯家集？」

「不錯，那些地方的災民，若沒有這些金子，只怕最少會餓死一大半。」

「你眞是多管閑事。」褟老大橫了喬冲一眼。

喬冲哈哈一笑：「多管閒事，本來就是我輩中人的本色，不然的話，喬某又怎知道你有時候陰險毒辣，有時候却又俠骨柔腸？」

褟老大默然半晌，才道：「不錯，我曾經害過不少人，但事後總是難免會爲之後悔，所以，有機會的時候，不妨幫助窮苦人家，這樣心裏總會好過一些。」

喬冲一笑，道：「你懂得這樣想，可見爲人還不算太壞。」

褟老大道：「但這只是你的想法而已，別人對我的想法就不一樣，例如司馬玉，他從來沒有把我當作是一個好的女人。」

喬冲道：「你這個女人本來就不怎麼好，充其量只是半壞半好而已。」

褟老大道：「半好半壞，最少還有一半是好的，但在司馬玉的眼裏，我只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壞女人。」

喬冲道：「這也很難怪，他其實心腸很直。」

褟老大嘆一口氣，道：「所以，他決不會是個眞正出色的殺手。」

喬冲道：「你非要得到豪俠林不可嗎？」

褟老大道：「以前，我的確這樣想，但如今想法却又有了變化。」

喬冲道：「何以生變？」

褟老大道：「每個人都會變，只是誰也不知道將會變成怎樣而已……」

* * *

杜少賢給一團炸葯炸成粉碎！

這眞是一件令人難以想像的事，杜少賢再聰明，也萬萬想不到居然有人會用這種方法來對付自己。

——當杜少賢從小樓向外躍出的時候，小樓下面突然有一團東西向上拋至。

但杜少賢並沒有看見這一團東西，因爲那時候小樓正在烟霧瀰漫。

他更想不到，這一團東西居然是炸葯。

拋出這一團炸葯的人，正是孟開山！

孟開山欠下褟老大一個人情，因爲在兩年前，褟老大救了他的一個徒兒，現在，孟開山協助她殺杜少賢，全然是爲了不想再欠她什麼。

褟老大終於想通了。

她不再稀罕豪俠林，這是不是司馬玉影響了她的決定，這就只有她自己才知道了。

* * *

風在吹，吹得令人心曠神怡。

紫貝的心情很好，因爲她最少已弄清楚，誰靠得住誰靠不住。

曾經對她很好的一個男人，無論紫貝向他要求什麼，他都不會拒絕，包括把一頂大轎子借給她。

但那又如何？

靠不住的人，依然是靠不住的。

這個人已得到了應得的報應，但這並不是紫貝心情大佳的主要原因。

最重要的，還是她的喬大哥已戰勝了武林中最可怕的一個敵人——杜少賢。

喬冲忽然在她身邊出現。

「紫貝，你在想着誰？」

紫貝眸子一亮，睨視着喬冲：「你認爲我心裏還可以想着誰？」

喬冲道：「這個人當然不會是我。」

「當然不會是你。」

「但那人是誰？」

「你猜猜？」

「是司馬玉！」

紫貝哼一聲：「爲什麼會是他？」

「不爲什麼，只因爲這個人的確値得你多看他兩眼。」喬冲悠然地說。

「這只是你的想法。」

「但這並不能算是一廂情願的想法，最少還有兩個人都是和我一般的想法。」

「這兩個人不是王十番和那個吃人和尚罷？」

「當然不是。」

「那麼是誰？」

「是褟老大和諸葛前輩，這兩個人的眼光比鷹還更銳利，無論你心裡在想着些什麼，只怕很難可以瞞得過他們。」

紫貝又哼一聲。

她問喬冲：「你什麼時候去找我表姊？」

喬冲道：「什麼時候並不是問題，最重要的還是她肯不肯見我。」

紫貝一怔：「你曾經開罪了她？」

喬冲點了點頭。

「不錯，因爲我近來經常和一個漂亮的女郎在一起。」

「這個女人是誰？讓我去揍她一頓。」紫貝立刻氣冲冲地說。

喬冲悠然一笑，道：「你是認眞的？」

「當然認眞。」

「那麼，你自己揍自己好了，因爲這個漂亮的女郎就是你自己！」

紫貝氣得直跳起來，忍不住一脚就向喬冲的小腹踢了過去。

她這一脚當然踢不中喬冲。

喬冲在朗笑聲中走了。

他走得很快，江湖中有誰不知道「雪豹」的輕功是最瀟洒的？（全文完）

上文提要： 楚湘雲跟着厲山雙煞來到一座廟宇，匾額上寫着「三官堂」，見幾個道士圍坐，中間坐着一個黃衣老僧，赫然是少林靈山大師伯，原來這些道士是華山派東門子良掌門人和他的師弟，另一幫人是郝公玄和黔幫幫主沙無忌，跟着又來了靈峯，帶少林寺僧擺成陣勢，毒神逢巨川也來了，雙方發生衝突，公羊叔乘雙煞不備，搶走楚湘雲，衆人亦不歡而散……

斧環傳奇

新派俠情中篇連載／東方玉‧文／可飛‧圖

賽孫臏歌謎未揭　江湖客奪寶而來

郝公玄道：「老夫有個約會……」

一語未畢，只聽山下有人大笑而來，那笑聲由遠而近，倏忽間，業已到了幾人眼前！

獨角龍王轉眼望去，只見數尺外並肩站著三個人。

中間一個一身白麻長衫，腰中束著一條鵝黃絲帶，臉形狹長，雙目極細，嘴巴極闊，遠望過去，宛如一段木頭雕成一般，頦下留著稀稀疏疏的幾根白鬍子！

左右兩人，却穿著一身鵝黃長衫，腰間也各自束著一條絲帶，除了衣服顏色不同之外，這三人全都生得又瘦又高，一副死樣怪氣的眉眼！

旋風煞木通瞧到三個怪人現身之後，目光不期朝陰風煞望了一眼，桀桀笑道：「白衣崆峒居然也率著兩位師弟趕來了！」

那白衣人雙目似睜似閉，瞧著大家，乾笑了兩聲，抱拳道：「郝眞人，木老哥、木大嫂請了，咱們泰山一別，快三十年沒見面啦！」

郝公玄手捋蒼鬚，笑道：「三十年不見，楊兄還是和昔年一樣，絲毫沒老！」

白衣崆峒咧嘴大笑道：「好說，好說，郝眞人倒是越來越年輕了！」

他本來臉型奇狹，嘴巴特闊，這一咧嘴大笑，嘴角幾乎張到耳根，露出一口森森白牙，更顯得難看已極！

陰風煞等他說完，冷冷的道：「楊大俠和兩位令師弟趕到石鼓山來，不知爲了甚麼？」

白衣崆峒楊開源白慘慘的臉上一無表情，冷漠的道：「木老嫂子來得，我們兄弟就來不得嗎？」

陰風煞陰聲道：「這麼說來，楊大俠也是爲了白衣劍侶藏寶來的？」

白衣崆峒皮笑肉不笑的道：「彼此，彼此，老嫂子何用明知故問？」

陰風煞冷笑道：「楊大俠三十年不見，莫非練成了甚麼驚人之藝？」

白衣崆峒陡然目射奇光，瞧著陰風煞道：「老嫂子這話如何說法？」

獨角龍王沙無忌因厲山雙煞那副自高自大的神氣，絲毫沒把自己放在眼裏，心中早就對他們有嫌隙。

此時眼看白衣崆峒楊開源口氣不善，雙方大有一觸即發之勢，這機會豈肯輕易放過？聞言大笑道：「楊老哥大概還不知道白衣劍侶的藏寶，木大嫂已答應過她乾女兒，全力支持，不容再有人覬覦。」

白衣崆峒兩道一字眉微微軒動，睜目問道：「尊駕何人？恕楊開源眼拙。」

神鈎眞人郝公玄道：「老夫還當二位認識，忘了引見，這是黔幫獨角龍王沙幫主沙無忌。」

獨角龍王見他連口頭上的久仰都沒說一聲，心中嘻嘻冷笑，你楊開源只不過是崆峒派掌門人，好大的架子，心中想著，臉上絲毫不露，依然笑

道：「木大嫂的乾女兒，就是北嶽門下的楚湘雲姑娘。」

白衣崆峒乾笑道：「難怪木老嫂子方才問兄弟練成了甚麼驚人之藝，那想必木老嫂子已經練成了甚麼驚人之藝？」

陰風煞冷冷答道：「沒有，老婆子還是三十年前的一些老套。」

白衣崆峒仰天一陣厲笑，道：「老嫂子的陰風掌，雖然厲害，恐怕還唬不倒人吧！」

陰風煞尖笑道：「那也未必，就說三十年前的泰山之會吧，雖沒排定名次，咱們厲山雙煞，憑著一爪一掌，也總算熬過去了。楊大俠你呢？大會才一開始，就和華山的東門子艮同遭淘汰，咱們如果同樣是老樣子，我老婆子不就比你楊大俠差強人意嗎？」

這一番話，當眞說得刻薄至極，簡直把崆峒掌門楊開源挖苦得一錢不値。

獨角龍王沙無忌站在一旁，心頭暗暗稱快！

白衣崆峒一雙細目，精光閃動，但他臉上，卻絲毫看不出忿怒之色，只乾嘿了幾聲，道：「兄弟和兩位師弟，三十年來，久居邊陲，這回一起到中原來，就是要和諸位老朋友敍敍，兄弟自問白衣崆峒這四個字，想來還不致一下就摔在石鼓山吧？」

他話聲剛落，忽然聽到有一絲極細的聲音，說道：「你把『白衣』兩個字摔掉就行！」

這一句話，聲音極輕，不知發自何處？但在場的人，全都聽得十分清晰！

白衣崆峒這回一張木然的臉上，隱隱泛起怒容，雙目精光暴射，矚目四顧，除了右側山腰上的毒神逢巨川，和黑鳳仙虞三娘之外，只有左側小山頂上，倚石而坐的白衣書生主僕兩人。

但白衣書生此時依然面對湘江，絲毫沒動，而且和自己這邊相距極遠，不可能會聽得到自己說話。

他兩道如線寒芒，不由又朝林中射去，厲聲笑道：「發話的是那位高人，請出來讓楊某見識見識！」

他話未說完，身軀忽然搖了兩搖，終於拿不住樁，退後了兩步！

白衣崆峒被這突如其來無聲無息的力道擊中，若非本身功力深厚，及時驚覺，運功抗拒，早已受了重傷。

饒他平日生性陰沈，也不禁猛地一驚，目光閃電般掠過，抬頭大笑道：「剛才是那一位高人，暗中對兄弟下手，擊中的掌風無聲無息，兄弟不勝佩服之至！」

白衣崆峒方才無緣無故突然後退出兩步，大家正感驚奇，聽他這麼一說，不禁全都爲之一呆！

但在這一瞬之間，只見山風吹動，白衣崆峒楊開源一襲白麻長衫，從胸前直到下襬，好像被鋒利刀刃劃過一般，裂了開來，但腰間束著一條鵝黃絲絛，卻絲毫無損！

白衣崆峒敢情還沒察覺，此時眼看大家的目光齊朝自己胸前投來，不禁也低頭瞧去！

這一瞧，直把他一張白慘慘的臉上，驟然通紅，半晌說不出話來，他方才也曾懷疑到穿白衣的只有左側小山頂上那個白衣書生。

急急抬頭瞧去，小山頂上的主僕兩人，這一瞬間，業已走得不知去向！

站在他身邊的神鈎眞人和厲山雙煞，獨角龍王等，都是幾十年的老江湖了，這情形，那會瞧不出來？

幾道目光，登時不約而同朝小山頂上瞧去！

當然，方才要白衣崆峒摔下「白衣」這一句話，和後來出手擊掌，劃破他身上白衣的，自是出於一人之手。

但假如這人就是小山頂上的白衣書生所爲，那麼此人身法之快，出手之奇，簡直到了出神入化，不可思議的境界！

白衣崆峒楊開源的武功，比神鈎眞人郝公玄，雖要略遜半籌，但也決不會在厲山雙煞之下，像這般連對方人影都沒瞧到，就被人家一掌劃破衣衫，說來眞是誰也不敢相信之事。

難怪神鈎眞人瞧得凜然失色！

厲山雙煞和獨角龍王也都臉色大變！

白衣崆峒楊開源乾笑兩聲，朝大家拱拱手道：「兄弟技不如人，恕先走一步！」

話聲一落，率著兩個師弟，轉身欲走！

神鈎眞人郝公玄忙道：「楊兄請留步。」

白衣崆峒停步道：「眞人有何見教？」

郝公玄手拂蒼髯，笑道：「楊兄既然來了，何用急於要走？就是以方才發生之事而言，那位隱身暗中的朋友，只是乘楊兄不備之際出手，楊兄也算不得輸。」

白衣崆峒楊開源是生性陰沈的人，方才實因自己終究是一派家師身份，遭人襲擊，還劃破了他以白衣爲號的長衫，面上難堪，才有退出石鼓山之意！

此時神鈎眞人這麼一說，心中忽然一動，暗想：郝公玄的挽留自己，分明含有制衡厲山雙煞之意！

不由咧嘴一笑，拱手道：「好說，好說，兄弟多蒙眞人指敎。」

他們說話之時，江面上突然有一條小船，逐漸駛進，轉眼之間，那小船已在山腳下靠岸！

船中走上一個儒生打扮的清癯老者，和一個面目俊朗身穿長袍的青年，一路指指點點，邊說邊走，沿著山徑而來！

陰風煞一眼瞧到有人乘船而來，

遠遠望去，又是一身儒衫，還當是賽孫臏來了，連忙問道：「老不死，來的可是令狐宣？」

旋風煞凝目瞧了一會，搖頭道：「令狐宣昔年被他師兄削斷雙脚，大家才叫他賽孫臏的，這人不像！」

白衣崆峒朝山下望了一眼，道：「兄弟已有多年未涉足中原，對武林人物，所知不多，不過據兄弟看來，這人故意走得緩慢，但身手卻是不弱！」

旋風煞木通點頭道：「楊兄說得不錯，兄弟也有同感。」

這幾句話的工夫，那儒衫老者，只走了一小段山路，就在路旁一塊大石上坐了下來，一面大聲笑道：「杜老弟，從這裏到石鼓書院，還有好一段路，這裏遠覽嵐光，俯視江流，大可領略山水之趣，你也坐下來歇一歇吧！」

青年人回頭向江面上望了一眼，才道：「老夫子，弟子久聞石鼓之名，還是到大石鼓上去盤桓一番，也許老夫子觸動詩懷以石鼓爲題，做上幾首好詩，也不讓韓愈的石鼓歌專美於前。」

儒衫老者用手搥了搥背，眼睛掃過江面，瞧到另一艘小船也快要駛進，便哈哈一笑，站起身來，道：「也好，你有興緻要去瞧瞧石鼓，咱們就上去吧！」

兩人說著，果然朝山上走來！

獨角龍王沙無忌忽然「噫」了一聲，道：「他是龍門幫的總護法千手儒俠史南溪，他在這裏露面，看來龍門幫的人，業已傾巢出動了呢！」

陰風煞冷冷的道：「你黔幫都聞風趕來，這裏原是龍門幫的地頭，他們來了有甚麼値得稀奇？」

神鈎眞人郝公玄皺皺眉道：「陸地神龍程元規如果親自趕到，倒是一個勁敵！」

這時，江面上另一條小船，也已攏岸，船艙中緊接著縱起四條人影，一下就掠到岸上，身法極快。

遠遠望去，最前面是一個腰懸古劍的青衫少年，接著是一個身穿青衣和一個身穿紅衣的少女，後面跟著一個黑衣老蒼頭。

這四人才一上岸，便逕自朝山上奔去！

旋風煞木通突然低喝一聲：「老太婆，那是秋兒！」

陰風煞也驚喜的道：「啊是她們！秋兒……乾……女兒……」

話聲未落，兩道黑影，凌空飛起，閃電般朝山下撲去！

這往山上奔來的四人，正是陸翰飛、楚湘雲、冷秋霜、和喬裝老蒼頭的黑娘子倪采珍！

原來昨晚千手儒俠史南溪趕跑漠北三狼，天色已是黎明，大家堪堪回到船上，正待啓椗，卻好甯不歸，東方矮朔互相追逐而來！

陸翰飛認出後面那個矮小老頭正是東方矮朔，便很快自船中躍起。

東方矮朔一眼瞧到陸翰飛，就要他把地上的姑娘家抱上船去，連話都來不及說，就追趕甯不歸去了。

陸翰飛先前還不知道躺在地上的姑娘是誰，走近一瞧，竟是半路上失蹤的湘雲妹子，心頭大喜，連忙替她解開睡穴，回到艙中，大家各自述說經過。

冷秋霜聽說楚姑娘拜自己師傅做了乾娘，心中更是高興，一口一聲湘雲姐姐，叫得挺甜。

嬌憨，極惹人憐，兩位姑娘家，一會工夫，就好得像親姊妹一樣。

兩條船啓行不久，黑娘子放出去向君山報信的鴿子，也飛了回來，帶來陸地神龍的密函，要他們在岸上和陸翰飛一行，裝做互不相識，非萬不得已，不可以出手等語。

千手儒俠雖知幫主謀略過人，但一時也測不透此中玄機，只好依計而行。

黑衣娘子先前奉幫主之命，替冷秋霜裝扮成楚湘雲模樣，原也料定厲山雙煞會帶著楚湘雲趕到石鼓山去，才面授機宜，要她趁雙方遇上之時，移花接木，把楚姑娘掉換轉來，如今楚姑娘業已安然回轉，冷秋霜也就回復了她本來面目。

卻說陸翰飛等四人，堪堪奔到山脚，只見兩條人影，迎面飛落！

冷秋霜眼快，口中叫了聲：「師傅。」

嬌軀倏地朝陰風煞懷中撲去！

楚湘雲眼珠一轉，也立即跟著迎了上去，嬌聲喊道：「乾娘。」

陰風煞揚起雞爪般枯手，一手一個，把兩人一起攬到懷裏，口中桀桀笑道：「乖孩子，寶貝肉心肝，妳們眞把老婆子急瘋了！」說到這裏，突然鳩臉一沈，厲聲問道：「是誰把妳們擄去的，快說，我老婆子非把他碎屍萬段不可。」

旋風煞身子猛的跨前一步，兩隻眼睛綠光暴射，盯著陸翰飛厲笑道：「小子，拐帶咱們秋兒的就是你吧？」

大袖一捲，一雙白慘慘的鬼爪，倏地提起，正待抓去！

冷秋霜瞧得大急，用手推著陰風煞，急叫道：「師傅，妳快瞧師公咯，人家陸大哥是好人……」

旋風煞雙爪慌忙垂了下去，咧嘴笑道：「老夫只是和陸少俠開開玩笑，其實老夫早就知道他是好人的。」

楚湘雲連忙朝陸大哥眨眨眼睛，陸翰飛心中會意，走前一步，朝厲山雙煞作了一個長揖，道：「晚輩陸翰飛叩見兩位老前輩。」

陰風煞好像是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有趣，她一張鳩臉，咧著血盆嘴，桀桀尖笑道：「陸少俠，你們還是趕快辦正事要緊，快別多禮，今兒個聞風趕到石鼓山來的高手，可不在少數！你是我老婆子秋兒的大哥，也是

我老婆子乾女兒的師哥，你們只管放大膽子行事，誰要不開眼，衝著咱們兩個不死的來，誰也別想在這裏興風作浪。」

那千手儒俠史南溪，和杜志遠兩人，眼看厲山雙煞突然出現，心頭方自一驚，但因有幫主吩咐，非到萬不得已，不可出手，是以停在一邊，暗暗戒備。

此時聽陰風煞柯靈居然拍起胸脯，會把事情攬到他們身上，眞是大出意外，緊張心情爲之一鬆，暗想：有這兩個魔頭，替陸老弟保上了鏢，自己就可用不著出面了！

但就在陰風煞柯靈話聲剛落，右側一條斜伸山谷，突然傳來狼嗥般大笑之聲！

陸翰飛抬頭望去，只見一個身材瘦小，頭戴羊皮帽，身穿一件長僅及膝黃麻長衫，背負奇形劍的古怪老人，由五個頭戴羊皮帽，腰插狼牙棒的彪形大漢，護擁著從山谷中緩步而來！

在他身後八九尺處，魚貫相隨，走出兩個灰衣老道士，八個中年道士，那正是華山派掌門人東門子艮和師弟仙人掌左浩！

黃衫老人目光陰鷙，一張淡金色的臉上，嚴肅得沒有一絲笑容！

這時雖然緩步而來，但每跨一步，足有七八尺光景，當眞有昂首闊步，目中無人的氣勢。

冷秋霜瞧到漠北五狼的老三、老四、老五都垂手跟在黃衫老人身後，就想到他準是千手儒俠說過的甚麼老狼神狼奇里了！

史老前輩說老狼神武功極高，只有師傅師公聯手起來，才打得過他，冷姑娘心中轉了許多念頭，忽然給她想出了一個主意！

她故意依在陰風煞身邊，回頭瞧著老狼神，低聲問道：「師傅，這個戴皮帽的小老頭是誰呀？」

陰風煞臉色凝重，細聲道：「他是老狼神狼奇里，早在三十年前，就名滿陝甘……」

冷秋霜哦了一聲，沒待陰風煞說完，手掌推著她師傅，急急問道：「師傅，師傅，他是不是就是那個野狼生的人？」

陰風煞聽得大驚，老狼神狼奇里內功何等精湛，冷秋霜這句話，聲音雖然不大，如何瞞得過他的耳朵？

這老怪物就是忌諱人家說他是狼養的，陰風煞聞言連忙叱道：「秋兒不准胡說……」

話聲未落，突聞一陣衣袂飄風之聲，老狼神不知何時，已站在厲山雙煞面前，一雙陰鷙的眼神，射出森森光芒，臉上似笑非笑的瞧着冷秋霜，問道：「女娃兒，妳方才說的甚麼？」

陰風煞想不到老狼神來得這般快，心頭不禁大吃一驚，急忙一手把冷秋霜拉到身後，斜退半步，尖聲笑道：「我老婆子還當是誰，甚麼風把你老狼神吹到石鼓山來啦！」

陰風煞平時甚麼人都不放在眼裡，但對這位兇名久著的老狼神，也不無顧忌，說話之間，提足全身功力，不敢絲毫大意！

老狼神口中嘿了一聲，大不剌剌的道：「她是妳的徒兒？但觸犯老夫忌諱的人，就是玉皇大帝的兒子，也難逃一死！」

「死」字出口，左手大袖，驀地朝陰風煞身後捲去！

這一下，當眞說時遲，那時快，他輕描淡寫的一拂，有若迅雷驟發，使人不及掩耳！

連陰風煞擋在身前，早有準備，都沒他出手的快，匆忙之中，舉手一攔，「陰風掌」只使出五成力道！

「蓬」的一聲大震，老狼神狼奇里屹立不動，陰風煞却被震得後退了半步，可是他那股掌風，雖被陰風煞擋住大半，還有一小部份却依然朝冷秋霜捲去！

冷姑娘初生之犢不怕虎，纖纖玉手，倏地一揮，居然把那捲到身前的凌厲掌風，接了下來！

老狼神可不知她「九陰神功」已有三成火候，一時却也感到大出意外，臉上神色微微一怔！

旋風煞木通瞧到妻子被老狼神震退，自己來不及出手，心頭不由大急！

他倒不是怕陰風煞接不下來，而是怕老婆責怪，雙爪一提，身子猛的跨前一步，黑袍鼓動，桀桀厲笑道：「老狼神，你惹上老夫夫婦，咱們可不怕你。」

老狼神瞥了他一眼，冷冷的道：「老夫並沒說你們厲山雙煞怕過誰來？方才只是你們徒兒，觸犯老夫忌諱，不過她小小年紀，能夠接得下老夫一擊，此事便算揭開了。」

陰風煞後退一步，心頭暗暗驚凜，這老怪物多年不見，功力還眞愈來愈精純了，但她當着這許多人，一下被震得後退了半步，臉上大是無光，尖哼一聲道：「你倒說得稀鬆，厲山雙煞有這般好惹，也不叫厲山雙煞了！」

老狼神皮笑肉不笑，無聲無息撇了下嘴角，倨傲的道：「也好，你們要待怎的？等老夫辦完正事再說。」

這一陣工夫，神鈎眞人郝公玄，獨角龍王沙無忌，和白衣崆峒楊開源帶着師弟，同時往山下走去！

郝公玄一眼瞧到老狼神師徒，微微皺了下眉，打個稽首，大笑道：「東方道友原來把狼老哥請出來了，哈哈，久違久違！」

老狼神大不剌剌朝郝公玄、白衣崆峒略爲點了點頭，算是招呼，一邊摸着嘴角幾根狼鬚，嘿道：「大家耳朵倒是眞靈！」說到這裡，忽然目光一轉，投到陸翰飛身上，問道：「你就是南嶽箇子眞的門人？」

陸翰飛早已聽千手儒俠說過老狼神狼奇里的厲害，此時眼看四週這些人，全都爲了覬覦白衣劍侶的藏寶，衝着自己和湘雲妹子而來，心頭已大感憤怒，再聽他直呼師傅名諱，不由俊臉一沉，凜然應道：「不錯，你就是狼奇里吧？」

老狼神被他叫得一怔，多少年來，江湖上沒有當着自己敢直呼自己名字的人，眼前這少年眞是吃了豹子膽！

他仰臉望着天色，手捋狼鬚，徐徐說道：「年輕人，你既然知道老夫名號，好生無禮！」

陸翰飛朗笑道：「是你先直呼了先師名諱，在下即以其人之道，還諸其人，有甚不對？」

老狼神兩道眼神，陡然射出奇光，但兩道光芒，一閃而隱，問道：「和你同來的北嶽門下呢？」

他因楚湘雲站在陰風煞身邊，只當也是陰風煞的徒弟，是以有此一問。

楚湘雲身軀一挺，應聲道：「是我！」

老狼神瞧了她一眼，點點頭道：「令狐宣和你們約好今天到石鼓山來的？」

楚湘雲道：「是又怎樣？」

老狼神淡金臉上，綻起一絲笑意，道：「他人呢？」

楚湘雲故意朝四下瞧瞧，咭的笑道：「奇怪，你問我們，我們又去問誰？」

老狼神道：「好，令狐宣既然還沒趕來，你們先跟老夫上去。」

陸翰飛劍眉一剔，正待開口，楚湘雲急忙朝他眨眨眼睛，笑道：「陸大哥，我要問問乾娘，咱們還是在這裡等，還是到山上去等？」

老狼神疑惑的道：「妳乾娘是誰？」

陰風煞陰聲道：「除了我老婆子，還有甚麼人配做她乾娘？」

老狼神乾嘿道：「難怪這兩個娃兒有恃無恐，原來仗着厲山雙煞替他們撐腰！」

陰風煞哼了一聲，招手道：「陸少俠，乖女兒，你們過來，一切有我老婆子呢！」

楚湘雲怕陸翰飛執拗，嬌軀一扭，回到陰風煞身邊，輕笑道：「陸大哥來咯，乾娘在叫我們呢！」

陸翰飛只好跟着走了過去。

老狼神張口發出狼嗥般一聲大笑，眼光掃着旋風煞木通，陰風煞柯靈，突然把笑容斂去，凌厲的道：「老夫面前，只怕兩位還擋不了橫吧？」

陰風煞陰惻惻尖笑道：「狼奇里，這會你估計錯誤了，和咱們聯手合作的人，可多着呢！」

神鈎眞人郝公玄連拂胸前蒼鬚，含笑不語。

老狼神怔得一怔，目光不期投到郝公玄臉上，怪笑道：「這麼說來，郝兄也有插手之意了？」

郝公玄微微一笑道：「狼老哥未來之前，兄弟和木老哥兩位原已有約在先，而且兄弟和東門道友也有一點過節，訂在石鼓山了斷。」

老狼神厲笑道：「好！好，咱們多年不見，借這機會敍敍也好，你們劃下道來，老夫無不奉陪。」

冷秋霜和楚湘雲站在陰風煞身後，婷婷玉立，生得一樣明艷照人，當眞像兩朵含苞待放的鮮花！

漠北五狼生長關外，個個生性好色，侍立在老狼神身後，十隻眼睛，却骨碌碌只是釘着兩位姑娘直瞧。

冷秋霜忽然拉了拉楚湘雲，低低咬着耳朵，一會工夫，兩人各自搓了一個紙團，冷秋霜偷偷的朝仙人掌左浩肩頭彈去，楚湘雲却朝獨角龍王沙無忌打出！

仙人掌左浩陡覺一縷勁風，朝肩頭打到，他伸手一接，只覺入手甚輕，是一個紙團，不由心中大疑，急忙打開一瞧，只見紙上用木炭寫着「糊塗」兩字。

「糊塗？」

他口中低低唸了一聲，目光却向四下打量，是誰開自己的玩笑？

糊塗狼老四，聽到左浩低低的叫自己糊塗，心中大是生氣，但他沒叫出「狼」字來，自己不好發作！

那知這邊左浩「糊塗」兩字，剛剛出口，獨角龍王沙無忌手上，也打開紙團，低聲念道：「原來他的名字就叫糊塗。」

他雙目一抬，接着大聲喝道：「是那一位朋友……」

他本來是說：「是那一位朋友開的玩笑？」但他和上面的話，連了起來，乍然聽來，變成「原來他的名字叫糊塗，是那一位朋友……」底下的話，還沒出口！

糊塗狼老四聽得勃然大怒，厲吼一聲：「就是太爺！」

身形猛衝而出，一拳朝獨角龍王當胸打去！

獨角龍王沙無忌身爲一幫之主，在西南幾省，也是响噹噹的人物，武功自然不弱，一見糊塗狼老四猛衝而來，右臂一橫，朝前架去！

「蓬！」

兩人全都身材高大，雙臂接實，糊塗狼老四震得後退了三步，獨角龍王也拿不住樁，身子晃了一晃，退後了一步。

糊塗狼老四怒笑道：「好傢伙，太爺……」

老狼神正好朝神鈎眞人說出劃道的話來，瞥見糊塗狼老四怒吼一聲，疾衝而出，又被獨角龍王震退下來，心頭不由大怒，厲喝一聲：「孽畜，好大的膽子！」

大袖一揮，糊塗狼老四被打得翻了一個觔斗，爬起身子滿面脹得通紅

，嘿嘿的道：「師傅，是他叫弟子糊塗狠，弟……弟子現在叫……叫聰明狠了！」

他話聲未落，只聽有人輕哼一聲，道：「狠奇里居然會教出這樣的膿包徒弟來！」

他聲音好像從半空中飄來，說得極輕，但大家誰都聽到！

白衣崆峒楊開源，聽得臉色驟然一變，因爲這聲音和方才叫自己捽下白衣兩字，分明出於一人之口！

神鈎眞人，厲山雙煞，自然也聽出是方才偷襲白衣崆峒的人口音，臉上全都爲之一怔！

老狠神臉上飛起一絲獰厲之色，仰天喝道：「甚麼人，敢在老夫面前……」

話聲堪堪說到一半，突然身形搖了兩搖，身上一襲長僅及膝的寬大黃衫，却似被一陣大風，吹得朝後飛起，獵獵作响！

老狠神終究功力深厚，沒被震退，但一張淡金臉上，流露出無比驚詫！

這原來一瞬之間的事，老狠神一怔神間，那股擊來的巨大力道，突如其來，也突然消失！

空中又飄來一聲不屑的輕哼：「老狠神也不過爾爾！」

老狠神狠奇里那還忍耐得住，雙手叉腰，發出狠嗥般厲嘯，喝道：「甚麼人，替老夫滾出來，咱們較量較量！」

「憑你也配？」

大家全都聚精會神，抬頭朝四下察看，尋找這聲音發自何處。

突然，「呼」「呼」兩聲，兩塊比磨盤還大的巨石，從二十餘丈外的高空飛墜而下，夾着呼呼風聲，直朝老狠神和衆人站立之處砸來！

狠奇里又氣又怒，目注巨石，正待落下之時，揮動雙袖迎去，在場之人，全都凝神戒備！

就在此時，瞥見從左右兩邊灌木林中，飛起兩道人影，其快如電，迎着兩塊巨石飛去，張手一抱，各自凌空抱住一塊巨石，交叉而過，一閃而逝！

這一下，瞧得大家又是一怔，那兩塊巨石，少說也在百斤以上，從那麼高飛砸下來，速度增加，重量也隨着增加，下砸之勢，已不止千斤。

即使在平地上伸手接住，已是不易，何況這兩人是從斜刺裡飛起，凌空接住巨石，還絲毫不受巨石下墜的影响，往斜刺裡飛去！

在場諸人，即如老狠神狠奇里，神鈎眞人郝公玄、厲山雙煞、白衣崆峒一干頂尖高手，自問縱身躍起，接住巨石，再飛身落地，都不難做到，但這般斜掠而過，這份「躡空虛渡」的輕功，誰也自歎弗如。

這宛如隕星的兩道人影，抱着巨石，交叉而過，眞比電光還快！

就在大家一怔之際，左邊林中，有人尖聲叫道：「老酒鬼，快瞧，來啦！來啦！」

右邊一個聲音接口道：「唔，你矮子眼光倒不錯，這傢伙氣派十足，居然還坐着孔明車來的！」

陸翰飛先前也沒瞧清這飛掠而過的兩道人影是誰？此時聽兩人這一開口，不由心中一喜，那不是甯不歸和東方矮朔公羊老前輩的口音，還有誰來？

「甚麼？坐孔明車來的？那是賽孫臏令狐老前輩來了！」陸翰飛心中驀地一動，急忙擧目瞧去！

那少說也還在數里以外，正有一輛雙輪小車，順着官道，朝石鼓山而來！

大家經兩人一嚷，也紛紛轉頭往山下瞧去，獨角龍王沙無忌低呼道：「來的果然是令狐宣！」

白衣崆峒楊開源生性陰沉，城府極深的人，忽然心念一動，暗想此時機不可失，自己何不如此如此？

當下故意放眼打量了一下四週形勢，轉眼又望了衆人一眼，徐徐的道：「賽孫臏不久可到，諸位因白衣劍侶藏寶之事，猶爭執未下，兄弟有一句話，不知該不該說？」

白衣崆峒咧嘴一笑，道：「據兄弟觀察，此刻石鼓山聞風趕來的高手，只怕決不止咱們眼前這幾個人，他們有的潛伏暗處，有的方才業已露面，覬其用心，無非爲了覬覦白衣劍侶的藏寶而來……」

老狠神口中嘿了一聲。

白衣崆峒並不理會，繼續說道：「是以兄弟之意，郝眞人和東門道兄雖另有過節，不宜在此地了斷，木老哥賢夫婦和狠老哥更不宜在此時拚鬥，因爲憑諸位老哥的功力，雙方一經動上了手，決難在短時之間分得出勝負，大家打得力竭筋疲，正好予以別人以可乘之機，這就是鷸蚌相爭，漁翁得利……」

老狠神聽得聳然動容，他方才被人暗中襲擊了一掌，已然發覺隱身發掌之人，武功之高不在自己之下，這就雙目閃動，冷冷的道：「依你該當如何？」

白衣崆峒瞧出他已爲自己言詞所動，心中暗喜，但白慘慘的臉上，却絲毫不露，抬頭道：「依兄弟之見，諸位道兄不如暫息爭端，聯手合作。」

東門子艮疑惑的道：「聯手合作？」

白衣崆峒微微點頭道：「不錯，眼下形勢咱們非聯手合作，先對付意圖劫藏寶之人不可，因令狐宣到達之後，白衣劍侶的藏寶，隨時隨地有出土的可能，也隨時隨地有被劫的可能。咱們在這一段時間，就該通力擔當起保護之責，等藏寶出土之後，與會之人，不妨各憑武功，公平決鬥，以決定寶物誰屬。」

神鈎眞人呵呵笑道：「楊兄高見，老夫甚是贊同。」

老狠神仰頭看天，撚着他幾根狠髭，道：「老夫也並不反對。」

陰風煞冷笑道：「楊兄這主意倒出得不錯，可惜老婆子已經答應過乾女兒，何況石鼓歌是簡大先生第一個發現，南北雙嶽，且因此喪生。目前賽孫臏令狐宣，也是爲了南北雙嶽門人，才遠道而來，白衣劍侶的藏寶出土，無論怎麼說，都該歸南北雙嶽門人所有，何用比武決定？」

厲山雙煞原也爲了覬覦異寶而來，但自從陰風煞收了楚湘雲做乾女兒，態度竟會有一百八十度的轉變，她這一番話，說得在場諸人，全覺臉上一熱！

陸翰飛聽到他提到恩師，不禁熱淚盈眶，連忙朝陰風煞作了一個長揖，顫聲叫道：「老前輩，晚輩兄妹，並非爲白衣劍侶藏寶而來……」

老狠神、郝公玄等一干人，聽得一怔，不約而同全都掉頭朝他望去！

只見陸翰飛朗朗說道：「老前輩仗義執言，晚輩極爲感激，只是晚輩兄妹，因恩師遭人暗算，起因於一張石鼓拓本，連仇人是誰，都有撲朔迷離之感，遠上武陵，無非求令狐老前輩指示迷津，俾可爲師門復仇雪恨，才有今日石鼓山之約。目前晚輩一路查訪，已知仇人姓名，但和令狐老前輩約在此地見面，晚輩兄妹，不得不來，至於白衣劍侶的藏寶，晚輩德薄能鮮，不敢妄作非份之想。」

神鈎眞人掀鬚大笑道：「哈哈，陸老弟果然不愧南嶽門下，咱們不妨事先來個約定，待會，誰得到白衣劍侶的藏寶，誰就負責協助南北雙嶽門下，完成他們報雪師仇的宿願。」

陸翰飛對這些盛名久著而又只知以攘奪爲能事的人，心存鄙薄，聞言傲然答道：「師仇不共戴天，在下誓必手刃仇人，不敢假手他人，眞人厚意，在下心領。」

郝公玄清癯臉上不禁一紅，連連點頭道：「有志氣，有志氣！」

陰風煞氣憤的道：「陸少俠不稀罕白衣劍侶的藏寶，老不死，咱們奪到了手，就給乾女兒做見面禮吧！」

老狠神敞笑道：「好，咱們一言爲定，先聯手拒敵，再決定寶物誰屬就是。」

白衣崆峒陰陰一笑，道：「那麼咱們此刻就該先上山去，看看形勢，好分開在四面戒備，免爲他人所乘才好。」

郝公玄點頭道：「楊兄設想週到，咱們正該如此。」

大家全無異議，便立即朝山下走去。

一會工夫，到了石鼓山底下，陸翰飛瞧到石鼓上寫着的「本日未正，令狐宣準時抵此，南北雙嶽門下，可在此佇候」，兩行字迹，便朝楚湘雲道：「湘雲妹子，我們就在這裡等候令狐老前輩吧！」

楚湘雲答應一聲，就拉着冷秋霜和黑娘子倪采珍，一起走近他身側站定。

厲山雙煞也緊跟着他們身後走近。其餘的人，自然不肯離得太遠，只在他們四週散立，誰也沒有出聲。

石鼓山四週，一片靜寂，只有澗水淙淙，和黃葉墜地之聲，歷歷可聞！

天下高手似乎盡皆虎視眈眈，等候着賽孫臏揭開石鼓歌之謎，只等寶物出世，伺機下手！

這該說暴風雨來臨前的片刻安寧，在一片亂石山崗上，終將有不少武林人物，埋骨於斯！

山徑上，一路响起車輪轆轤之聲！

一輛孔明車，漸漸在衆人眼前出現，距離逐漸接近，車上端坐着一個年約四旬，臉色蠟黃，雙目微陷的中年文士！

白晰而修長的雙手，捧着一個小小的圓形軸輪，不住轉動，那輛孔明車，居然不用人推，就運轉自如，沿着山徑上來。

陸翰飛、楚湘雲連忙迎了上去，躬身道：「晚輩陸翰飛，楚湘雲叩見老前輩。」

賽孫臏微微擺手道：「你們果然先來了，我要未時才到，怕你們等久了，特地叫人在石鼓上留了字，你們看到了嗎？」

楚湘雲道：「原來石鼓上兩行字，眞是老前輩叫人留的？」

賽孫臏仰頭望天，淡淡的道：「普天之下，誰敢冒我令狐宣的名？」

老狠神縱橫武林，殺人如蔴，那會把區區賽孫臏瞧在眼裡，此時見他一副目中無人的模樣，不由發出狠嗥般一聲大笑！

賽孫臏敢情方才並沒注意到四週還有這許多人，此時聽到笑聲，不期探頭朝四週瞧了一眼，大不剌剌的問道：「這些人是幹甚麼的？」

陸翰飛被他問得一怔，還沒答話！賽孫臏忽然若有所悟，點頭道：「不錯，他們聽到白衣劍侶金玉雙奇在石鼓上留詩，留待有緣的一斧一環即將出世，才大夥兒趕來，好乘隙下手？哈哈，這江湖眞成了强盜世界，我令狐宣連石鼓上的詩句還沒想通，他們倒等着奪寶來了！」

陸翰飛聽千手儒俠說過老狠神狠奇里，神鈎眞人郝公玄，都是三十年前名震一時的大煞星，無一好惹，賽孫臏武功有限，萬一觸怒他們，立時惹上殺身之禍，心頭方自一驚！

那知賽孫臏從沒在江湖上走動，當着這些魔頭，還懵然不知，大聲說道：「陸老弟，你替我告訴他們，區區脾氣不好，更不願有人驚擾，叫他們退到十丈以外去！」

（未完・十三）

上文提要：米秀英奉米倉之命揹着重傷之米順到米大媽處治療；申寒魄爲了報答米倉昔年救命之恩及誤傷米順之歉意，甘願將手上的兩張人皮奉上，並將箇中秘密告之，但却要他將伽魯大師的骨灰罎交還……申寒魄等人與毛錦秋、于得水、百里長虹竟不約而同到達華陰縣……冷霞觀內，毛錦秋與百里長虹慘遭教訓，且奉命結爲夫婦……



新派俠義中篇故事／東方白·文　可飛·圖

豹俠

刁婦心狠手辣　敗行公諸於世

硬接了幾腿，申寒魄暗暗驚異，這老婦生就一身銅筋鐵骨。

雙方心意相通，這樣打不出結果，「嗆」地一聲又分了開來。

第二次攻擊，老婦誠心想下煞手，似乎不僅僅要救回一條胳膊。

劍、拐一輕一重，攻擊的路子一猛一詭，這打法極難，對手應付更難。六十招之後，拐在他的背上掃了一下，衣裂皮綻。

老婦道：「小子，自己卸下一臂，比老娘動手好些。下刀的部位由你自己選擇，只要在手腕以上部份切下就成，老娘不計較夠不夠斤兩……」

含着一抹冷峭的哂意，申寒魄道：「到目前爲止，我還沒見過一個十拿九穩能卸下申某一臂的人物……」

老婦吼叫着，道：「老娘能！不信試試看，百招之內……就能辦到……」

申寒魄道：「如果辦不到呢？」

那知老婦道：「沒有辦不到的理由……」

「嗤」地一劍，挑開了申寒魄的衣袖，接着一拐雷霆萬鈞地砸下。

申寒魄剛剛滾過之處，「蓬」然大震，地上出現一個小坑，枯草及土石飛濺。申寒魄還未站穩，一拐又攔腰掃來。

申寒魄躍起閃過這一拐，那柄劍已到了他的下盤，這可能要被卸下兩條腿的危機已逼在眉睫。

不能閃，不能上躍也不及下墜，幾乎註定了認命的局面。

在這刹那，彎匕咬在口中，騰出一手，抓住了拐身，而那柄俟機欲刺的劍已刺向他的前胸。

拐劍的搭配眞是綿密細微，無隙可擊。

而烏金鞭已抽出，回救不及，這又是一次絕望的局面。

她似乎在不斷誘發這種死亡的局面和陷阱。

就在這不可能有奇蹟出現的檔口，左手鬆拐，鞭纏拐身一帶，老婦馬步不穩，身子一斜，申寒魄口中的彎匕又到了手中。

順着已失去準頭的劍身一撥一劃，老婦的衣袖全部裂開，肘部皮肉綻裂幾乎見骨。

收鞭疾退，申寒魄抹抹額上的汗，道：「大娘，實在是收手不及，絕非有意傷人的，肘部不礙事吧？」

老婦的拐劍已緩緩垂下，血自手掌淌到兵刃上，她幾乎還沒有想通剛才那鬆拐、持匕、抖鞭及揮匕的過程。爲什麼贏定了會有此下場？

其實那是申家的「漏盡三通」大擒拿的煞着，用之於彎匕上照樣詭奇無比。

當然，這要用得適時，用得巧妙才行。

別看她言行較爲粗直，卻不是輸了不算數而胡攪蠻纏的那種女人。

拐、劍收起，道：「申寒魄，今夜

老娘一時大意，也算栽了！可是這件事還沒有完。」

申寒魄道：「大娘，剛才您逼得晚輩無路可走，行將落敗重傷，不過是豁出去僥倖反敗爲勝，實在不足爲訓。

「大娘住在何處？晚輩打算登門謝罪……」

可是米大娘已經轉身掠出了墓園。

扭動身子，申寒魄咧咧嘴，背上被抽了一拐，還眞不輕。

想想剛才的慘烈情況，米大娘的武功即使不比米大叔高些大概也不低。

他和米家恩怨各半，他受過米倉治病之恩，他也捨身拚命爲米家擋過大敵，應該是恩仇了了。

可嘆的是，受恩不報，受一點怨却必須報復，這種人聽到人家作了壞事雖不明顯，即深信不疑；看到人家作了好事，明顯地擺在那裡，却懷疑是否事實。

他嘆口氣離開了現場。

但他剛走，大約在三四十步之外的翻倒石翁仲後面站起一人，緩緩地走到剛剛打鬥的現場，似在回想剛才的搏殺情景，道：「這傢伙連米老太婆都擊敗了，要報仇看來是太難了……」

那知此刻忽然在她的身後傳來了清脆的聲音，道：「這頭『豹子』固然厲害，要殺他却也不難……」

倏然轉身，約十步之外的石龜上站着一個眉清目秀一身白衣的年輕人，要不是這人也早就來此藏在草中，此人的輕功就十分驚人了。

張盈盈回頭就走，那年輕人「颯」地一聲，凌空翻落，迎面攔住。

這一翻足有十五步以上，張盈盈吃了一驚。

如果是頭「狠」的話，在這荒涼的古墓園中太危險了。

她冷冷地道：「你要幹什麼？」

這人連連搖手，露出潔白而整齊的白牙，道：「別誤會……別誤會！在下是來幫助姑娘的。」

冷冷一笑，張盈盈道：「你能幫什麼忙？」

年輕人道：「爲妳報仇呀！」

張盈盈道：「你知道我和誰有仇？什麼仇？這仇是如何引起的？」

瀟洒地仰仰頭，負手而立，衣袂飄飄，世上竟有這麼俊美的男子，只是張盈盈並不喜歡這種男人。

此人道：「他殺了妳爹張海川，那是因爲張海川爲了人皮又殺了他師兄白雲和尚，而那人皮又關係着十顆金丹……」

張盈盈道：「連米大娘都不是他的敵手，你有多大斤兩？掂過沒有？」

年輕人道：「對在下的斤兩，尚有自知之明。

「只怕姑娘不信，所以就請姑娘當場試試看，如認爲在下夠格爲妳報仇就談談報酬。

「如果認爲在下這兩手不怎麼道地，那就免談如何？」

哂然一笑，張盈盈道：「看你的樣子，一陣大風就會把你吹倒，我看你還是回家保養保養，叫你老娘多爲你加菜，每餐多吃兩碗老米飯，養肥養壯了之後再來不遲。」

年輕人道：「人不可貌相，在高手當中，你可看到一個癡肥的人？」

的確，高手當中還沒見過一個肥胖的人，一個高手如果肥胖了，其技藝必然荒廢了，而有退無進的。

張盈盈回頭又要走，忽感背後這人攻了上來，轉身撤劍，但對方已和她擦身而過，忽感脈門上微痲了一下，那長劍差點脫手。

心頭一驚，難道這麼嫩，又是弱不禁風的樣子，竟是個高手？

張盈盈不服，立即攻出七八劍。

對方非常輕鬆地閃避著，大約在十五六劍時，忽然貼上，劍已到了這年輕人的手中，而且人已退後三步，含笑而立。

人雖俊，目前張盈盈看來却十分討厭。

年輕人道：「張姑娘，妳以爲這兩手比『豹子』如何？」

撇撇嘴，張盈盈道：「完全是花拳繡腿。」

年輕人仍然笑容可掬地道：「怎麼樣才不算花拳繡腿？」

張盈盈道：「如果你能再奪一次劍，我才相信你不是花拳繡腿。」

年輕人道：「只要妳信，怎樣都成……」

以兩指捏著劍身，把劍柄送給張盈盈，而劍尖距他自己的小腹大約不及一尺半。

張盈盈伸手去接，一握劍柄，當對方鬆了手，她就往前猛送。

那知對方的動作太快，就在這瞬間又捏住了劍身一帶一側身，另一手不知作了個甚麼動作。

張盈盈只感到右肘一痲，長劍又在人家手中了。

她簡直想哭，甚至想罵他詭詐。事實上詭詐的是她，要不是對方技藝高超，這一劍不是戳入小腹中了？

年輕人齜著光鮮的白牙道：「張姑娘，談談報酬如何？」

張盈盈深深地吁口氣，要是這人有甚麼壞心眼，自己那能逃出他的手掌？

她冷冷地道：「這報酬就由你來談吧！」

年輕人不假思索，而且笑著說：「這報酬很簡單也很實惠，那就是一旦事成，妳就嫁給我。」

「呸」張盈盈掉頭欲去，這人又攔住了她，道：「張姑娘是否不答應？妳要知道，除了我，要想找個能拾奪申寒魄的人嘛……」

張盈盈道：「這件事還要考慮考

慮……」

這工夫對方把劍丟了過來，又是劍柄瞧她，而是由上往下落，張盈盈一接，大吃一驚，急忙用雙手去接，還差點掉落地上。

那是因爲劍的重量突然增加了數十倍有餘，而接住了之後，却又是原來那麼重了。

她非常驚異，這麼年輕，居然會有這麼深奥的武功！

她此刻已經深信，這絕不是邪術，而是武功了。

她道：「任何事都要報了仇以後再談。」這次離去，他沒有阻止她。

* * *

「飄二爺」已爲申寒魄背傷推拿完畢，道：「俺早說過，姓米的一家都是雜碎，只有個米秀英還好些。」

「你要出門還瞞著俺們，萬一他奶奶的你被人暗算撂倒了！到那裡去找你呀？」

申寒魄道：「我只以爲，這類的恩怨好解決，見了面把話說開了就不會太火爆。那裡知道，米倉護犢，她比米倉更甚。」

「飄二爺」道：「還好你教訓了那老梆子一次，也好叫她知道，老梆子再硬再老也能切得動，光是年紀大，招牌可唬不住人咧！」

申寒魄道：「老康，關於張海川的死，我忽然想到一個人，她是十分可能的，那就是毛錦秋。」

「飄二爺」道：「怎見得是她？」

想了一下，申寒魄道：「第一，不久前我在無意中聽到米家的人談論她，說是使鍊刀的武林中人本就不多，玩得比她好的，恐怕也只有她的師父了。」

接道：「其次是昨天，我發現她到一家鐵匠鋪去鑄鍊刀。」

「飄二爺」陡然一怔，道：「如果她眞的用鍊刀，九成九是她，因爲那辰光張海川和她在一起。」

「可能她以爲張海川幫不了她的忙，反成累贅，竟殺了他而嫁禍於你。」

申寒魄點頭道：「我也作過這種推測，的確合情合理。」

「飄二爺」道：「怎麼？她的鍊刀丟了要重鑄一把？」

申寒魄道：「不，而是鍊刀不知被甚麼重兵刃擊斷了鍊子，要把鍊子重行鑄合起來。」

「那鐵匠還是個鑄造兵刃的老手，說是沒有把握要試試試看。」

「狗蹦子」道：「申爺既然明知是她，爲何不生擒她，交給張盈盈？娘個細皮！這個爛女人眞是叫人恨得牙根癢癢的……」

申寒魄道：「第一，張盈盈不在這兒，其次，我又發現了一件事，我以爲反正跑不了她。那時候鑄匠正在研究如何鑄合那鍊子，于得水却趕了去，可憐兮兮地表示毛錦秋遺棄了他，竟和一個年輕的小子在一起，甚至同住一家客棧，同住一個客房。」

怪叫了一聲，「飄二爺」嚷嚷道：「這頭小草驢又要吃嫩草是不？那年輕人是誰呀？那小子還以爲走了桃花運，抖起來哩！」

申寒魄也頗爲不解地道：「那年輕人竟是百里光的獨子百里長虹。你們說說看，這兩人配對兒，不管怎麼說，可不大合理吧？」

「飄二爺」道：「是啊！毛錦秋協助米老頭宰過窮家幫好幾口子，百里長虹又不是不知道。」

「飄二爺」又道：「而百里長虹嘛！據說身手了得，人品也不差，怎麼說也不該迷上這個破鞋兒。」

申寒魄道：「當時于得水十足一副可憐相，說是毛錦秋不管他，他是死路一條。而毛錦秋却悄悄告訴他，說是爲了大事，不得不暫時彼此利用。」

「飄二爺」道：「這話沒有甚麼不對，光是一個毛錦秋，成不了氣候，光是一個百里長虹，也是他奶奶的鷄巴打鼓一個點兒，要是他們一旦聯手，這股實力就不能忽視了。」

申寒魄點點頭，道：「我想所謂彼此利用，毛錦秋這麼說是安撫于得水，因爲她需要他的財力支援，以便任意揮霍。

「至於百里長虹利用她，一方面是武功，另一方面是色慾。」

「飄二爺」道：「可惜張盈盈沒有來，要不，把她找到，順便把毛錦秋誘出來，當面揭穿她殺人嫁禍的陰謀。」

「小申，你這黑鍋就不須再背咧！」

那知「狗蹦子」道：「二爺，張姑娘也來哩！」

申、康二人精神一振，「飄二爺」道：「他奶奶的！你在甚麼地方看到她的？」

「狗蹦子」道：「是在小街上一家很蹩脚的悅來客棧中。」

「飄二爺」離座道：「這碼子事兒是越快解決越好，這就走人如何？」

申寒魄想了一下，「飄二爺」又道：「要不然俺去逮毛錦秋，你去找張盈盈，咱們雙管齊下，然後在此聚頭。」

「狗蹦子」道：「要不，我陪二爺去逮毛錦秋，申爺去找張姑娘。」

申寒魄處理事情，想得比他們週到些，他怕毛錦秋和百里長虹聯手，康莊和胡沖萬一接不下來怎麼辦？

這話又不便出口，道：「咱們還是先一道去逮毛錦秋，再找張盈盈如何？」

到了太平客棧，在大門外就發現了毛錦秋和百里長虹一桌吃飯，此刻時在酉正，吃飯的人已不多，但在座零零星星人中，顯然有窮家幫的人。

申寒魄大步而入，一直走到毛錦秋的桌邊。

由於他們停了下來，毛錦秋才發現來了大對頭，立刻在桌下踢了百里長虹一脚。

百里長虹愕然道：「三位是……」

「飄二爺」道：「這位是『豹先生』申寒魄，這位是『狗蹦子』胡沖。」

「俺是嫖客，也不必通名道姓，大家都走這一條水路，不過是先來後到而已！

「但是，這娘們俺剛剛包了半個月，先繳了二十個小元寶。所以在這半月之內，要是那位仁兄不開面，硬想割靴子，這可就是瞧不起俺姓康的了……」

百里長虹茫然道：「你包不包女人關我屁事？那個女人被你包了？」

飄二爺道：「他奶奶個熊！這女人明明坐在你對面，却硬是裝熊。」

「俺說小錦秋，你他奶奶的老是手心向上，收了俺的小元寶，還沒有陪俺睡一夜，就另找戶頭，一貨兩賣呀！

「這辰光被俺逮個正著，妳要是不退訂金，就要跟俺走。要不，那就沒完。」

毛錦秋一看這場面，雖說有個百里長虹，她自己的兵刃却不在身上，一旦幹起來就未必討好。

何況她已估計過，百里長虹的身手雖比她高些，和「豹子」碰那就沒有把握了。

她切齒道：「『飄二』，你把老娘當甚麼人？在這大庭廣衆之下，滿口噴飯，敗人名節。虧你們還自詡爲俠義之士哩！

「申寒魄，你這人還有點正義感，你倒是評評理，這算幹啥？」

一邊窮家幫的人也都像齜牙咧嘴的野獸，準備一齊上。

申寒魄正要阻止「飄二爺」胡扯一通，「飄二爺」大聲道：「怎麼？俺敗妳的名節？

「哈哈！各位聽到了沒有？這個小錦秋本是金陵秦淮河上的歌妓，以後下了海，據說由於生了惡疾不得不休息一段時間，那時候大爺曾去照顧過她。

「此番在此相逢，她說惡疾已經治好，可以接客，爺們以爲，這娘們年紀雖已不小了！但在這小地方嘛！也算是出色的貨色咧！

「俺先付了她二十兩金子，包她半個月，沒想到她胃口不小，八成想坑幾個瘟生、大頭之後拔腿一溜……」

百里長虹知他在胡扯，撩出一臂，「飄二爺」退了兩步嚷嚷道：「怎麼？你這吃軟飯的傢伙，想串通小錦秋誣詐俺的二十兩黃金？他奶奶的！這可是撈過界咧……」

百里長虹冷峻地道：「姓康的，你不必逞口舌之利，你要是不服，就到外面擺上。」

「飄二爺」道：「好啊！難道俺這老嫖客還怕了你這個吃嫖子奶水長大的新嫖客不成？」

申寒魄伸手一攔，道：「慢著！在下有話要說清楚，百里小俠和這女人在一起，必是受了她的蠱惑，因爲這女人和貴幫的過節並未化解……」

百里長虹道：「這是本幫私事，外人何必多管閒事？」

申寒魄道：「好！此事不提。」

當下又厲聲道：「有件事在下已敢確定是她幹的，那就是『天風堂』主人張海川之死，她用鍊刀勒殺了人嫁禍於在下，使在下深受困擾，張海川的女兒張盈盈一直跟踪在下要報父仇。」

毛錦秋暗吃一驚，立刻閃到百里長虹身後，道：「長虹，他這是血口噴人，完全沒有根據，就以姓康的來說吧！你看他剛才在胡說些甚麼？他們這是沒事找事，欺人太甚！」

百里長虹冷冷地道：「我百里長虹一向是沒事躲事，有事不怕事。走吧！這不是動粗的地方。」

毛錦秋道：「長虹，他們三個，咱們兩個，而且我的兵刃又不在手邊，他們明明是佔咱們的便宜呀！」

百里長虹漠然道：「佔便宜的人表示他們不足，有便宜給別人佔的人，表示有餘。要是怕這個，還不會奔波千里跑到這兒來呢！」

申寒魄道：「老康，咱們一向是讓別人佔盡了便宜的人，犯不著落個佔便宜之名，你留下來，只要胡沖跟我去就行了……」

然後以傳音入密道：「到鐵匠那兒把她的鍊刀弄到手，也好作證。」

「飄二爺」打量百里長虹道：「百里長虹，你這小子大概是吃她的三鮮吃上了癮頭，連她是塊甚麼料子都忘了！

「張海川當年認識了她，以致闖下了殺人揭皮的大禍，結果還死在她的手中而又嫁禍申寒魄。

「而後，張海川把她送給于得水，在緊要關頭，她跟護院捲逃，打得火熱，再往後又和張海川復合，張死後居然又厚著臉皮再次投入于得水的懷抱。

「他奶奶的！你要是急了，想找個雌兒洩洩火，何不到南關那條瓶子胡同去？因爲這個騷貨比賣的還要爛哪！」

百里長虹道：「你說完了沒有？你知不知道自己是啥玩藝兒？就憑你幾句話就能挑間撮嫌，破壞別人？」

「飄二爺」正要反駁，「狗蹦子」眼尖，輕扯了「飄二爺」的衣襟一下，道：「二爺，你看他們的左手小指……」

「飄二爺」一看，不由一楞，在他的記憶中，至少毛錦秋沒有少一根指頭。

立刻就嚷嚷起來道：「小申，你看，這兩位千古大情人一旦定了情，必然是驚天地而動鬼神，當場各斷一根小手指，對天盟誓，終生不渝吧？

「一個是今生不二色，一個是這輩子不再零賣了！小申，你看……」

申寒魄也剛剛注意到，雖說老康是胡說八道，不過在不知道他們斷指

原因的情況之下，乍見二人都是左手小指切去，大多會作此聯想的。

兩人不約而同地握起左手藏起來，「飄二爺」拍手道：「看見了……看見了……」他有時眞像小孩子一樣。

申寒魄揮揮手，道：「百里長虹，我們走……」

「飄二爺」當時未跟出，却在稍後暗暗跟著，巧的是，他們又同時選中了申寒魄和米老婆子動手的墓園。

申寒魄道：「胡冲，你在一邊看著點，不必動手。」

「狗蹦子」道：「申爺，你以一敵二，這不公平。」

冷冷一笑，申寒魄道：「在武林中混，不可能永遠是單挑獨鬥，要隨時準備以一對二、對三或者更多一些……」

百里長虹冷冷一哂，道：「錦秋，妳也在一邊看著，給我數招式，看看我第幾招上把人撂倒？」

胡冲扯著嗓門道：「娘格細皮！你少在這兒吹大氣！就連你老子加上幾個長老也未必管用。」

夜風在枯草上「沙沙」作響，幾點寒星在天空中顫抖著。

當百里長虹連人帶鏉貼上時，烏金鞭盤旋收回，而彎匕却自長鞭的圈弧中戳出，這本是煞手招式，百里長虹變換了五個方位就閃過了。

接著百里長虹反撲的勢道犀利無比，逼得申寒魄也不得不在五個角度上換了很多方位。

毛錦秋道：「長虹，第五招了，看來你要撂倒他，應不會超過八十招的……」

百里長虹過去也碰過女人，却從沒有和一個女人天天廝守過。

而毛錦秋這塊料，頗懂得房中術，這點皮毛對付老油子當然還不夠，百里長虹却是服服貼貼，視爲至寶。

所以在客棧中，衆目睽睽之下，康莊揭毛錦秋的瘡疤，又編排罵人，百里長虹深感面上無光，恨之入骨。

他下決心要申寒魄停止呼吸。

點穴鏉上發出尖銳的嘯聲，枯草飛濺激射，人也在一片晶幻光影中時而圓如人球，時而扁如人餅，時而如蛇蜿蜒穿過根本不大可能穿過的鞭浪匕芒之中。

「啪」地一聲，申寒魄挨了一下，被掃砸在右胯骨上，不用看，那兒必是血糊糊的一片。

毛錦秋歡呼著：「長虹……差不多了！檢那要命的部位，再來那麼兩三下就成了！都已經快四十招哩……」

「狗蹦子」手心直淌汗，他倒不是以爲申爺八成要敗陣，而是挨那一下子必是皮開肉綻。看來在武林中要混出點名堂，至少要皮肉筋骨受千百次創傷才能換得來。

百里長虹越打越精神，大凡在自己的女人面前動手，士氣不會太差。

一連幾招不常用的狠招施出，長鞭幾次揮空，人在草中疾滾，點穴鏉雨點似地戳下，胡冲幾乎要出手了。

閃過十一二鏉，最後終於又挨了一下，好在是臀部稍下，大腿以上部位的肉厚之處，却也裂開一道小孩嘴似的口子。

但幾乎在百里長虹要換一種方式作決定性的攻擊時，烏金鞭在空中爆出一串清脆的鞭花，「啪」地一聲纏住了鏉身。

雙方暗用內勁一收，在閃電的交錯瀉過時，彎匕由外向內一攪。

這一下很實在，百里長虹的左手腕幾乎被切開一半，餘力未盡，掃在他的腰上，這道血槽約七八寸長。

「狗蹦子」好像這半天沒喘氣，這才激動地嚷嚷道：「八十招要人家停止呼吸對不對？」

又道：「沒錯！娘的！毛錦秋，妳眞是一個掃把星，沒幾天，又要尅死一個哩！」

百里長虹自以爲勝利在望，眞想不透，爲甚麼會有這種閃失？

是他自己的疏忽還是對方那一招太絕？當時如電光石火，已經記不得了。

他退了五七步喘著，毛錦秋上前檢視他的創傷。

左手已變成血手，腰部以下的血水立刻濕透了衣衫。

毛錦秋扳開他的衣服看那道口子，她低聲道：「長虹……你不能再動手了……」

百里長虹斬釘截鐵地道：「不，我百里長虹掛了彩，對方也不輕鬆。接著幹下去，鹿死誰手尚在未定之數……」

他推開毛錦秋，有如一陣旋風再次撲上。

這次情況不同，烏金鞭似在等著他，漫天晶幻芒燄的圈圈及電蛇，攪亂了他的視覺。

雙方又拆了數十招，「嘩啦」一聲，烏金鞭自百里長虹的脖子上抽纏一下，脖子上約兩寸寬處的皮已被鞭身的鱗片撕下。

百里長虹發出狂獸入陷似的嘶嘷，一手撫着頸部踉蹌後退。

毛錦秋也驚得手足無措，不知該怎麼樣支援他、救護他？

「狗蹦子」嘎聲道：「娘格細皮！有八十招嗎？恐怕連七十招都還沒到吧？」

又道：「毛錦秋，對於殺死張海川那檔子事兒，妳該乖乖地說句實話囉！」

毛錦秋扶住了百里長虹，儘管她不是個重視情感的人，但此時此地能和她聯手一拚的，仍要倚靠百里長虹才成。

脖子上被抽去一圈皮，能不能算是撂倒了他？她低聲道：「長虹……你還行嗎？」

這答案絕不會是相反的，這早在

她的意料之中。

如果，再次力拚時，她要獨善其身，趁機一走了之。

百里長虹此時只感脖子上火焚般地痛楚，腰上反而感到痲木。

他知道再拚下去，也許不須對手擊中他，不久就會倒下去。

要是認栽，那比倒下更可悲。

百里長虹道：「爲甚麼不行？對敵受傷……掛彩……誰也難免……對方不是在受傷之後才反攻得手的嗎？」

毛錦秋道：「是啊！可是我怕你支持不住……」

百里長虹一頭大汗，張嘴喘著道：「笑話！這點傷還撂不倒我百里長虹！」

他雙目凝血，微瞇著眼，決定作困獸之鬥，緩緩地走向申寒魄。

百里長虹道：「姓申的……雖然你也掛了彩，我……我却很折服你的韌性……」

申寒魄道：「彼此，彼此……」

就在那點穴鏉微微提起，準備作孤注一擲，而毛錦秋已緩緩地後退，還向後面梭溜了一眼，看清了退路時，申寒魄的背後墓園牆外人影幢幢地飛掠進來。

「狗蹦子」一看，不免心中打鼓。

這辰光，正是申爺力戰百里長虹，內力消耗最鉅的檔口，來一兩個還可以應付，居然是百里光、黃鼎文，梁松及五名堂主，一共是八口子。

這幾乎又是窮家幫的精英，而百里光一看自己的寶貝兒子落得如此狼狽，雖然已知兒子和毛錦秋打得火熱，仍然不大信任，道：「長虹，這是怎麼回事呀？這女人到底是站在那一邊？」

百里長虹這個孤傲的年輕人，眞是臉上無光，道：「錦秋當然是站在我這一邊……只是她的兵刃不在手邊……所以沒插手。」

百里光瞇著眼，有點不信邪似地打量申寒魄道：「你們以二對一，佔了我兒子的便宜？」

「叭」地一聲吐了口唾沫，「狗蹦子」道：「老甲魚，快別沒話找話說哩！我『狗蹦子』這兩套，不幫還好，一旦插手，人家申爺還嫌礙事哪！」

斜了百里光一眼又道：「你不妨打聽打聽，『豹先生』在任何場面之下，可曾以多爲勝過？這就是英雄和狗熊的分別吧！」

「狗蹦子」停了一會子道：「娘格細皮！有的人動不動就是全家出動，打羣架是把好手，單挑嘛！玩藝有限，老怕輸不起……」

百里光揮揮手，道：「這是兩個兇手，揹了本幫幾條人命，別聽他瞎扯，這不是單打獨鬥的時候，上！」

兩位長老加上五名堂主，七根響杖，搖魂盪魄，鋪天蓋地似的罩向申、胡二人。

百里光却走向兒子百里長虹。

那知百里長虹厲聲道：「爹，你不要過來。」

百里光攤著手，道：「長虹……爲甚麼？」

百里長虹嘶吼著：「原來窮家幫的聲譽是以羣毆建立起來的，哈哈……」

百里光老臉發熱，道：「長虹，你要把眼光放遠一點……咱們是爲了那東西……一旦有了那個……今後還用得著一起上嗎？現在不能不一時權宜。孩子，讓爹看看你的傷勢！」

百里長虹嘶吼著道：「不必了！爹，謝謝你的關切……錦秋……咱們走！」

兩人掠出墓園，百里光嘆了口氣，道：「媽格巴子！光是講道義，耍威風有啥用？命都保不住了！就算你得到了『舍利金丹』又有甚麼用？眞是少不更事……」

這時候七對二，「狗蹦子」也幹上了。

不過如今的胡冲，可和半年前的胡冲不同了。非但招術純、內勁足，最重要的是應變的能力大爲精進。

他接下兩個堂主，居然有攻有守，游刃有餘呢！

而申寒魄力戰兩長老及三個堂主雖吃力，却還能應付，而現在，他發現百里光正在紮束衣衫，準備加入。

烏金鞭又是漫天晶燄，嘯聲盈耳。

草梗狂飛，在詭譎的方位上挪移閃騰，彎匕「嗤嗤」聲中，黃鼎文的左頰及右胸上已是肉裂血出。

幾乎同時，長鞭幻出無數的蛇燄，在人類視覺中明滅閃爍，虛實不定。

「啪啪」兩聲，梁松的長衫被長鞭一抽兩開，自胸部到下襬分成兩片。

百里光的竹杖料出無數的蛇形晶芒，仇和貪念亢奮著他的拚勁，沒出六七招，就挑破了申寒魄的手腕及左邊臂膀。

兩個長老和三個堂主負傷力拚，專門在百里光攻擊時發動與敵偕亡的自殺打法。

申寒魄不能和他們這樣拚搏，因而百里光就佔了很大的便宜，「叭」地一聲，左小腿肚上又被掃了一杖，馬步不穩，梁松的杖已到了小腹處。

性命交關，一個小扭轉，再一個大翻身，百里光的竹杖向他臉上猛砸，黃鼎文的竹杖也攔腰掃到。

不挨一下子似乎不可能了。

兩害相權取其輕，湊上黃鼎文那一杖的中部，被其掃中，根本不痛，反把黃鼎文彈退一步。

百里光的竹杖旁耳而過，申寒魄的身子彈起放平，自百里光的杖上翻過時，一腳踹在他的下顎上。

百里光退出六七步，好像有點頭暈腦脹地，甩甩頭，猛吸一口氣，凌空飛撲過來。

黃、梁二長老見幫主仍可再戰，

立刻和三個堂主呼應，全力作最後一擊。

這工夫，「狗蹦子」受了傷，也重創了一個堂主。倒是越幹越起勁，而上下夾擊，雷霆萬鈞，凌空下擊的百里光却大吼一聲「聯珠碎玉」……

這是瞬間的陡變，只見兩長老及三堂主的竹杖四面八方砸掃而來時，自然會被閃避過，就在這一砸未中之時，五根竹杖全力交砸，發出碎珠裂玉的巨響，而五根竹杖已化作千萬竹屑，也可以說是飛刀或飛鏢，向申寒魄如雨罩下。

這是一個絕對的生死關頭，如果面對它，他將可能面目全非，遍體鱗傷。

然而，還有百里光一根完整的竹杖，已在蜿蜒顫動，俟機而上。

「蓬」地一聲，申寒魄的長衫如飽帆滿篷般地脹起，如此一來，只要保護他的頭脚就成了。

一陣「卜卜」聲中，竹屑在童子罡氣的反震下射回，對方反而要全力來應付掉頭如雨射來的竹屑了。

百里光似也有點手足無措了，童子罡氣一收，那知百里光就等他這一刹那。那竹杖詭不可當，「刈」地一聲，自申寒魄的左大腿腿肚上穿了個洞。

百里光哈哈一笑，還沒笑完，鞭影如九天烏龍破空而下，「颯」地一聲，由左耳到右耳，臉上被抽了一道橫痕，再上寸許，兩個招子就得報廢。

在這情況之下仍能傷敵，百里光不能不服，這辰光滿天星斗，天昏地轉，大喝一聲「退！」又是領先向墓園牆外狂竄。

待百里光一走，下面的人恨不得多生兩條腿，也四散逃奔。

「狗蹦子」揮起十三節鞭就追，道：「娘格皮！就會夾著尾巴跑，你們乾脆改爲『跑家幫』算哩……」

「胡冲，別追哩！」

申寒魄一招呼，「狗蹦子」就停下了，立刻折回，道：「申爺，我不過是他娘的咋唬咋唬，那樣他們會像餓狗被敲了一棒子一樣，跑得更快。」

「申爺，你的腿……」

申寒魄坐在石翁仲上擄了褲管，道：「百里光這老小子挺陰的，這一杖差點戳了個透明窟窿……」敷上金創藥，胡冲爲他包紮。

胡冲喘著道：「這窮家幫眞不要臉，每次出手都是一伙上，這個老東西還不如他的兒子有志氣。」

申寒魄道：「武林中眞正講身份的幫派並不多見。胡冲，倒是你的武功進步很多，實在可喜。」

胡冲又在爲他的其他傷處療傷，道：「申爺，你猜爲甚麼近來我的武功進步較快，過去二位也指點過我，却他娘的很少長進？」

申寒魄道：「你一定是記住了那個『狠』字吧？」

胡冲道：「申爺，的確就是這麼一點觀念，使我的進境快速進展。而善於利用一個『狠』字，在個人，可以增加信心，對敵人也可以增加其怯意……」

申寒魄抹抹汗，笑笑道：「胡冲，你領悟了這一點，還會有更大進步，但要更上層樓，還要悟通另外一個字才行。」

胡冲道：「申爺，一個字往往使人一生受用不盡，以前眞沒想到，總以爲我這鳥人不是練武的胚子，只能在金陵夫子廟前或北京天橋賣賣大力丸或拔毒膏甚麼的……申爺，另一個字是甚麼？」

申寒魄道：「動手過招，一進一退，一攻一守，勝敗生死往往在瞬間決定，而決定勝敗和生死的因素，往往是一個『機』字。」

皺皺眉，胡冲茫然道：「這『機』字怎麼解釋？俺這沒唸幾年書的人，談這個可眞抓瞎咧！」

申寒魄道：「就算是唸過書的人，也要自無數次力搏及性命交關的危機中去體會，『機』就是『機鋒』稍縱即失，全憑靈犀一點，觸類旁通……胡冲，不知老康有沒有弄到毛錦秋的鍊刀？」

這工夫胡冲已爲他包紮好，申寒魄也爲他的傷處上了藥，道：「胡冲，我們走吧！」

胡冲蹲下來，道：「申爺，我來背你。」

申寒魄道：「不必了！我還能走。」

胡冲道：「申爺，俺也知道你能走，但是上了藥就要好好保養，讓它盡快復原，走路就會流血，那是不容易好的。」

這工夫「飄二爺」匆匆趕來，道：「怎麼？只有你們兩個鳥人哪！毛錦秋和百里長虹呢？」

「狗蹦子」說了，「飄二爺」道：「百里光這個老相公，眞是越混越回去哩！小申，你的腿……」

申寒魄苦笑著道：「人在江湖，虛名纏身，必然是大難不患小難不斷。受傷是免不了的，就以百里長虹來說，他的災難比我大。」

「飄二爺」道：「這下老雜碎可弄消楚了！就是把他的龜子龜孫全找來還是不成。不過要是換了俺，今夜可要難看哩！」

「狗蹦子」道：「二爺，你怎麼才來，這半天工夫，你到那裡涼快去了？」

「飄二爺」道：「放心！俺可不會跑到那瓶子胡同去找粉頭關門拉舖，他奶奶的！俺發現了一件怪事……」

申寒魄道：「啥事？」

搔搔頭皮，「飄二爺」道：「應該沒有看錯，俺發現三個人，背影很像『天竺三仙』，就那麼一梭溜，就轉過街角不見了！俺追去找了很久，沒有找著。」

申寒魄道：「他們已回天竺，就算還沒回國，大致已經到達百粵或川桂了。」

「飄二爺」搖搖頭道：「事情有點怪呀！要說這是巧合，難不成那三個人是鬼不成？俺對自己的招子可是很有信心哩！小申，打道回府吧！」

胡冲道：「二爺，依你看，申爺傷了腿，半月之內不能和人動手，要不，怕是一個月也好不了。是不是要找個地方靜養？」

「飄二爺」道：「應該，應該！住客棧是不成的。『狗蹦子』，這要麻煩你去找房子。」

申寒魄道：「老康，這先不急，明天咱們要如期到冷霞觀去拜訪，可別忘了！已經遲延了一天哩！」

「飄二爺」道：「這可不能怪咱們，那天小道姑不是說過，至少要三天，甚至過三天再去，能不能見到她還不一定嗎？」

申寒魄道：「她是那麼說的，咱們可要按理數走的。」

「飄二爺」道：「小申，我背你回去。」

「狗蹦子」道：「二爺，我剛說好了，我要背申爺的。」

「飄二爺」道：「你背？甚麼時候能回到客棧？奶奶的！你還是斷後吧……」

申寒魄也不再客氣，讓康莊背起掠出墓園，胡冲不由暗暗折服，背上百多斤重，掠過六七尺高的圍牆還是那麼輕鬆，他就辦不到了。

出了圍牆，要穿過一片柏林小徑，「飄二爺」以爲，這麼晚了穿林而過不大安全，除非是三人都是囫囫圇圇地。

於是他繞著林子走，也不過多走半里路。那知有人在林中道：「姓康的，不必背了！把人留下來吧！」

三人立刻聽出這是張盈盈的口音，「飄二爺」立刻停下來，道：「是張姑娘嗎？這麼晚哩！虧妳有膽子藏在樹林裡！」

張盈盈和一個年輕俊逸的年輕人緩緩走出，道：「有甚麼好怕的？申寒魄，看來你傷得不輕，不過爲了報仇嘛！可不管你受傷沒受傷！」

申寒魄漠然道：「不錯，對仇人不必那麼寬大，張姑娘是自己動手還是請來了幫手？不過申某不能不說清楚，申某雖然傷了腿，動起手來，張姑娘還是不成。」

冷冷一笑轉身，指著俊美的年輕人，張盈盈道：「有人能侍候你。」

那俊美年輕人昂首踱到前面來，十分悠閒篤定。

「飄二爺」放下申寒魄道：「張姑娘，俺正要找妳，以便證明殺令尊的兇手不是申寒魄，而是另有其人。」

張盈盈斷然道：「我不信！」

「飄二爺」忍耐著，道：「張姑娘，要是俺拿出證物來，進一步再逮到那兇手，妳怎麼說？」

張盈盈大力一揮手，道：「兇手就是申寒魄，其餘的鬼話我一概不信。你聽懂了沒有？」

「飄二爺」道：「這證物就在我身上呀！」

張盈盈捂起了耳朵，厲聲道：「不必浪費唇舌！我不聽！」

申寒魄一揮手，道：「老康，算了，夏蟲不可語冰。何必糟蹋唾沫星子……」

「飄二爺」今夜可算是忍耐到家了，臉紅脖子粗地跳著脚，道：「他奶奶個熊！妳信也好，不信也好！俺就不信妳能把爺們怎麼樣？找個小白臉、小相公來饞人，可惜爺們不好此道……」

「大膽……」那俊美的年輕人如疾風迅電似地撲上，「飄二爺」一看這身法就立刻收斂了輕敵之心，來不及撤下鋼扇，拚了十一二手，「啪」地一聲，被那纖纖白嫩的手砸中左肩背處，向前栽出三大步。

在北方，「小相公」有男妓的意思。

不但「飄二爺」血氣翻湧，心頭震驚，一邊的申寒魄是行家也是旁觀者，更是暗暗吃驚，竟看不出是甚麼路數和派別，但却不是僥倖。

「飄二爺」心裡有數，但他怎麼能服貼？仍不撤出大鋼扇，再次撲上，申寒魄道：「老康，你退下來，人家是找我的！」

「飄二爺」像未聽到，他以爲被這小相公打一掌，是平生奇恥大辱，這次聚精會神，攻守特別小心。

才力搏十來招，就不能不承認，要勝對方根本不行，能多支持數十招就很有面子了。

高手動手，彼此實力容易估出，即使有潛力隱而不發，也瞞不了行家。

「飄二爺」估計差不多了，雙臂絞動時，兩柄小飛刀交叉射出。

這是他的護身符，只要能把對方逼得手忙脚亂，也就扳回點顏面，人的慾望往往會因地因時而有所改變或修正的。

但是，即使往最壞處去想，也沒想到這個「小相公」還眞不含糊，白嫩的小手一撥，「刈刈」聲中，兩柄小飛刀一左一右轉向飛出，釘在附近的柏樹幹上。

「飄二爺」知道今夜是栽定了，羞刀難入鞘，準備撤下大鋼扇，申寒魄道：「老康，人家找我，你是在胡攪個甚麼勁？」

「飄二爺」雙手一張，道：「不不，小申，你受了重傷，你不能折騰，再說對方是乘人之危的。」

申寒魄道：「老康，那是我的事，我很不喜歡別人倚老賣老，硬要插手管我的事，閃開！」

（未完・十二）

上文提要： 常勝公子來到懷玉山莊，向史明、史亮追討胡蘆仙子，先將史亮殺掉，砍下史明一邊胳膊，他還不肯承認偷去胡蘆，却嚇怕了他的老婆，供出胡蘆收藏之處，找回失物之後，常勝公子到了九江，在發財賭坊贏了大錢，連老闆唐蜜的賣身賭注也贏過來，發財賭坊易主，常勝公子成了賭坊主人，唐蜜成爲奴婢……



新派諧趣江湖遨遊錄／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賭國豪雄

餐敘嚴詞拒絕　競技贏得遺寶

常勝公子上了床。

且是坐在她的身旁，很平靜的說：「妳以爲我一定會要妳嗎？」

唐蜜望着天花板，傲氣猶存的道：「奴才是在履行義務！」

小神通老於此道，是行家，伸出兩隻手輕輕揉着她的雙乳，笑眯眯的道：「妳今年幾歲？」

唐蜜渾身一陣顫抖，有如中電，道：「十八。」

小神通的目光往下面一移，戲謔道：「十八？好老啊，比我還大，難怪蓮花洞口會芳草如茵。」

唐蜜大感羞窘，拉起被子蓋住隱私處。

不輸少爺又道：「不過，話又說回來，女人十八一枝花，正是時候，應該說是本公子還小。」

唐蜜暗啐道：「哼，人小鬼大，簡直是個惡魔！」

小神通又開口了，神態格外嚴肅：「唐蜜，有幾句話我必須要查清楚，妳要實話實話。」

「請主人吩咐。」

「聽妳的口音，似非九江人氏？」

「是從外地來的。」

「專門爲了給胡一刀和發財賭場難堪？」

「可以這樣說。」

「小小年紀，竟有此功力，眞不簡單。」

「主人年紀更小，功力更深，更不簡單。」

「本少爺係出自先天遺傳。」

「我是環境使然。」

「請教令師何人？」

「抱歉，唐蜜並沒有輸掉這件事，主人無權過問。」

「那裡人？」

「奴婢同樣未作承諾。」

「起碼妳應該表明，是不是二手貨？」

「二手貨？什麼叫二手貨？」

「就是有沒有被男人『趴』過的意思啦。」

「沒有。」

「眞的？」

「信不信由你。」

「本公子是有點懷疑。」

「何必瞎疑猜，是眞是假，一試便知。」

「說的也是，說的也是。」

立將羅帳拉下，挺「劍」而攻。

＊　＊　＊

第二天。

唐蜜香閨的小客廳裡。

門剛打開，四絕大俠白小痴便一頭闖進來，鬼頭鬼腦的，望着黏在一起的小神通和唐蜜，神秘兮兮的道：「兩位，辛苦啦。」

唐蜜錯愕一下，道：「辛苦？什麼意思？」

白小痴口沒遮攔的道：「我是說兩位昨夜很累吧？」

唐蜜的耳根子都紅了：「哼，死相！」

和小神通分開，起身去倒了三杯茶。

白小痴轉對不輸少爺道：「嬌滴滴，甜蜜蜜的，不錯吧？」

小神通展露出一臉滿足的微笑，道：「原裝進口，當然不錯。」

「讚不讚？」

「讚！」

「爽不爽？」

「爽！」

「主人既已讚足爽飽，現在該我白小痴也讚一讚，爽一爽了吧？」

「小痴，你——」

常勝公子言猶未盡，白小痴已猴急的衝上前去，雙臂張開，欲將唐蜜抱在懷中。

「哼，癩蝦蟆想吃天鵝肉，你找死！」

好厲害的唐蜜，纖手揚處，白小痴躲不開，避不過，根本不是人家的對手，啪！啪！兩聲，清清脆脆的挨了兩個耳光子。

登時隆起了十條指痕，打得白小痴眼冒金星，齜牙咧嘴的道：「好兇的婆娘，妳怎麼可以隨便打人呢。」

唐蜜面籠寒霜，語冷如冰：「打你是客氣，再不乾不淨，毛手毛腳的，小心姑奶奶剝你的皮。」

白小痴心有未甘，破口大罵：「他媽的，妳以爲妳是誰？聖女？公主？王母娘娘？觀音菩薩？還是媽祖？既已輸給我們主僕，就得任由我們主僕擺佈。」

唐蜜的話比刀子還鋒利：「臭小子，你要搞清楚，姑奶奶是輸給了小神通，可沒有輸給你白小痴。」

白小痴據理力爭：「一樣啦，輸給我家主人，就等於輸給我。」

唐蜜聲色俱厲：「不一樣，他是他，你是你，他是主人，你是奴才！」

打不過，說不贏，白小痴只好求助於小神通：「主人，你是否說過你吃肉我喝湯的話？」

「說過。」

「算不算數？」

「算數。」

「如此，這個野丫頭是否該我來『趴』？」

「混蛋，本公子的女人你怎麼可以『趴』！」

「我抗議，主人食言背信，亂開空頭支票。」

「亂來，亂來，骯髒鬼，你簡直和猪一樣髒，一樣蠢，聽清楚，任何事情都可以分而食之，唯獨女人例外，要知道，對女人男人是最自私的，再想入非非，當心你吃飯的腦袋！」

這話語氣極重，又復怒容滿面，白小痴驚得一呆，還說了三聲：「衰！衰！衰！」沒敢再多言爭辯。

步履聲起，許總管應聲而到。

「老闆早！」

「許總管早！」

白小痴又找到了話題：「有一件事，希望主人能澄清一下。」

不輸少爺道：「什麼事？」

「姓許的是總管，我白小痴也是總管，究竟誰大？」

「你是總公司的總管，他是分公司的總管，自然是你大。」

「哈哈，這差不多，不然就太沒有面子了。」

「關於神通賭坊賬務的事情，兩位總管已講清楚了吧？」

「講清楚了，胡掌櫃跟許總管很够意思，還預支了二萬兩銀子的紅利給主人買酒喝。」

小神通頷首一笑，稱讚了許總管幾句，見他遲遲未去，道：「許總管有事？」

許總管道：「有人求見。」

小神通指着自己道：「找我？」

「是的。」

「是那一位？」

「來人說，見到東家後自當稟明一切。」

「男的還是女的？」

「是男的。」

「管他是誰，有請。」

「就在這裡？」

「這裡有什麼不好？」

「此乃寢居之地，不宜見客。」

「在那裡比較好？」

「來人正在前面花廳候着。」

「好，走！」

＊　＊　＊

來到九江，尚不足一日，同時亦無任何熟識之人在此，小神通懷着滿腹的疑雲，與唐蜜、白小痴，在許總管的引導下魚貫而行。

進入花廳，果見有一身著藍衣，五官端正，年約五旬上下，甚是魁梧莊重的人候在那裡。

許一刀在一旁陪着，小神通的前脚甫踏進花廳，二人便一齊站起來，許一刀以最快的速度，將小神通主僕介紹給客人。

寒暄數語，分賓主落座，許一刀、唐蜜等人只有站着的份兒。

小神通人小，架子可不小，打量一下來人，老氣橫秋的道：「閣下在找我？」

藍衣老者恭謹有禮的道：「希望沒有擾了神通大掌櫃的清靜。」

「好說，好說，本公子想知道，我們可是舊識？」

「是初見。」

「閣下是——？」

「徐立夫。」

「徐大俠此來有何見教？」

「小老兒係奉敝上之命，想請大掌櫃過府餐叙。」

「餐叙？你是說你們老闆擺下了鴻門宴？」

「不敢，神通掌櫃說笑了。」

「還沒有請教你們老闆是誰？」

「南龍，龍九天。」

東司馬．西歐陽
南龍北虎僧道俗
若論羣雄誰爲首
萬綠叢中一點紅

這一首歌謠，在賭國武林流行已久，連三歲孩童都可以瑯瑯上口，歌中指八人，俱屬一時之選，想不到小神通渡海西來未幾，便被南龍的手下找上門，不由心兒打鼓，疑慮叢生。

當下略一沉吟，道：「可是爲了在西湖畫舫中，向快樂賭場『借』銀子的事？」

白小痴的話像機關槍，搶先說：「哼，小氣鬼，喝涼水，莊吉利不過才向我家主人孝敬了三千兩而已，不過扮了三天的皇帝便清潔溜溜，單是我白小痴被坑得就數十倍於此。」

徐立夫爽朗的聲音笑說：「小友說那裡話來，區區之數，敝上不會往心裡擱。」

小神通道：「那是爲了『黑死病』？」

徐立夫道：「姓黑的犯了公子的禁忌，死有餘辜。」

「想必是與懷玉山莊史家關係密切？」

「跳樑小丑，江湖末流，南龍豈會折節下交。」

「奇哉，怪哉，這也不是，那也不對，本少爺想不透是什麼地方撞到了龍九天的尾椎？」

「敝上純粹是仰慕公子的賭技，欲一睹俊逸神采。」

一日夫妻百日恩，一夜風流下來，唐蜜連心都給了小神通，道：「主人，依奴婢看，南龍是黃鼠狼給鷄拜年，準沒安好心。」

白小痴亦道：「八成是在打葫蘆大仙的歪主意。」

徐立夫苦笑一下道：「兩位都想歪了，敝上在賭國武林中乃是頂兒尖兒的人物，豈會計算後生小輩，更不信世間眞有賭神存在。」

白小痴道：「我問你，南龍現在何處？」

「雲遊四海，日前甫抵九江。」

「人既在九江，又仰慕我家主人的丰采，他爲什麼不自己來？」

「這個——」

「別這個那個，明擺着是擺架子，看不起我們公子。」

四絕大俠詞鋒銳利，咄咄逼人，徐立夫甚感不快，聲沉語重的道：「不知小友是個什麼身份，有沒有插嘴的餘地？」

白小痴挺着胸脯，自我吹噓道：「官可大着呢，是神通關係企業的總管兼發言人，請教尊駕在南龍身邊又是個什麼地位？」

徐立夫雙眉一揚，道：「不過是一個跑腿的小角色了。」

不輸少爺冷哼一聲，心道：「哼，龍九天呀龍九天，你也未免太小瞧我小神通了。」

白小痴的火氣更大：「瞧瞧，說姓龍的在擺架子，果然不假，請人吃飯，再差勁，也該讓他的公子千金，捧着大紅請帖來，根本沒有誠意嘛。」

唐蜜也在旁猛敲邊鼓：「是嘛，自古會無好會，宴無好宴，唐蜜斗膽建議主人，不去也吧。」

小神通正有此意，聞言馬上說道：「就依兩位之意，請徐大俠轉告南龍，說我小神通事情太忙，無法分身，他日有緣在賭桌上見吧！」

＊　＊　＊

呼么喝六手不空，
左擁右抱色不空，
吃喝嫖賭君莫笑，
修行且向方寸尋。

這是聖僧不空禪師自我嘲諷的一首打油詩。

而事實上，証諸不空禪師一生的行爲，這一首詩也幾乎差不多可以全部概括。

他吃肉喝酒；他玩女人，什麼樣的女人都玩；他賭博，不論大小，有賭就博，而且賭技精絕，神乎其技，無人能望其項背。

武功更是名滿天下，冠絕武林，造詣之深，已達爐火純青的境界，打遍天下無敵手。

不空禪師憑着他超人一等的賭技，出神入化的武功，在三年一度的羣英會上，連奪六屆的武林皇帝與賭國之王，更進而被賭國武林同道加封了一個「聖僧」的榮銜。

聖僧的鮮事一籮筐，說也說不盡，道也道不完，至今雖圓寂已久，仍爲人們津津樂道。

當然，大家談論關注的焦點，無疑是集中在聖僧是否有遺物、遺著。

大家一致認爲，不空禪師一定有極其珍貴的刀、劍、麻將、牌九、骰子等寶物，以及有關武功賭技方面的著作遺留後世。

可是，找遍聖僧生前的居停之處，却毫無所獲。

甚至，圓寂何方，埋骨何地，也諱莫如深。

別人不知道，聖僧嫡傳的衣缽弟子——歡喜頭陀同樣不知道。

提起這位歡喜頭陀來，亦頗有乃師之風，旁人皆謔稱他爲「酒肉和尚」，他自己則常常以「修心不修性，修德不修行」自許。

學他師父的樣兒，也給自己寫了一首打油詩，經常掛在嘴邊，其詩曰：

佛祖神前一炷香，
來來往往走四方，
吃喝嫖賭俺都愛，
阿彌陀佛使人煩。

詩如其人，言行合一，在脖子上掛着一串珠子，不是唸珠，是骰子。手裡捧着一個鐵缽，不是用來化緣，而是當作擲骰子的海碗來用，或者作兵器來使用。

擲骰子是他每天必修的功課，對自己的要求也相當嚴格，一天至少要擲千次以上，因此，不論何時何地，隨時隨地會有人看到，歡喜頭陀一面以珠子計數，一面往鐵缽裡擲骰子。

功夫下得很深，在賭國武林也確實有其舉足輕重的地位，可惜跟他的恩師聖僧相較，就是差那麼一點點，與萬聖宮主連爭了三次的武帝賭王寶座，均告敗北。

同時，酒肉和尚的賭品很差，輸的時候固然會潑婦罵街，怨天尤人，贏的時候如瘋似狂，得意忘形，也同樣令人不敢恭維。

所以，在江湖上，他的朋友很少，大家皆不願和他交往。

不知是什麼風，這位歡喜頭陀，酒肉和尚，也來到了九江。

此刻，就在神通賭坊大花廳的外面。

小神通主僕等人剛才的那一番話，多一半已聽入他的耳中。

霍然，歡喜頭陀扯開破銅鑼似的嗓子嚷嚷道：「高論，高論，宴無好宴，會無好會，南龍既然擺臭架子，你小神通自然也可以翹二郎腿，給龍九天將一軍。」話落人現，一屁股坐在小神通的對面。

事到如今，徐立夫自知多言無益，當即悻然辭出。

四絕大俠白小痴望着他遠去的背影，補了一句：「不送，不送，南龍如果確有誠意，歡迎他來神通賭坊拜候我家主人。」

賭場內生意興隆，甚是吵雜，天曉得徐立夫是否聽見，餘音未盡時，人已消失在大門之外。

歡喜頭陀粗獷的聲音道：「各位，讓和尚我來自我介紹一下——」

望着他那一張三月未洗的油臉，業已褪色的袈裟，頸間的骰子，手裡的鐵缽，小神通截口道：「好啦，不必介紹，你這副德性，天上少有，地上無雙，即便跑到非洲去也不會認錯人。且請說出大師父的來意吧。」

酒肉和尚也很爽快：「貧僧是來化緣的。」

小神通的反應好快：「幹嘛，輸光了沒有賭本？想逛窰子？還是想蓋廟？」

「都不是。」

「那是化什麼緣？」

「化一樣東西。」

「那一樣東西？」

歡喜頭陀指着葫蘆道：「就是這隻葫蘆。」

不輸少爺的臉色接連數變道：「你要葫蘆做甚麼？」

「自然是頂禮膜拜，保証敬若神明。」

「哦，原來是賭場失意，想翻本？」

「更想跟易如意一決雌雄。」

「和尚也相信神鬼之說？」

「賭國中人皆深信不疑。」

「可惜本公子不打算將葫蘆讓人。」

「貧僧願意花錢買。」

「不賣！」

「出很高很高的價？」

「再高再多也不賣！」

「有甚麼辦法可使小施主改變主意？」

「沒有！」

「如果貧僧要跟你賭呢？」

「你是指賭葫蘆？」

「當然！」

「不知和尚拿甚麼東西來跟本少爺賭？」

「可以折價。」

「哼，奸詐、陰詭、老狐狸！」

「那要怎麼樣，咱們才可以放手一博？」

「除非你能拿出和葫蘆等量齊觀的寶貝來！」

這可是個難題，歡喜頭陀沉吟不語，好一會工夫始斷然決然的道：「可以，佛爺我姑且破一次例，咱們就以寶賭寶！」

小神通以爲他在吹牛說大話，嗤之以鼻，冷聲道：「你有甚麼寶貝？」

歡喜頭陀的態度從來沒有這樣嚴肅過，又思之再三，才沉聲說道：「是一幅山水畫。」

差點沒把白小痴的大門牙給笑掉，冷嘲熱諷道：「笑死人，笑死人，你說你的山水畫是寶，我還說我白小痴屙一堆屎是黃金呢，哼，神經病！」

酒肉和尚聞言大怒道：「臭小子，你不要命了，竟敢對佛爺無禮！」

呼！地一聲，鐵缽抖手擲出，咻！好快好準，劈頭蓋面砸過來，當場一個「元寶翻身」滾出去，依然在頭上留下一個巴掌大的疱。

嚇得他冷汗直冒，撫着頭頂直喊：「我的媽呀，這個野和尚好兇！」

歡喜頭陀絕技通玄，鐵缽轉了一個圈兒，又回到他自己的手中，小神通忍不住讚了一句：「和尚好功夫！」

酒肉和尚毫不承情，怒聲道：「娃兒們最好把耳朵洗乾淨，注意聽，這幅山水畫大有來歷，乃先師聖僧不空禪師的遺物。」

聖僧的名頭太大，不空禪師的遺物，被賭國武林中人視爲瑰寶，胡一刀、唐蜜、白小痴齊皆爲之動容，小神通急聲追問道：「眞的是聖僧的遺物墨寶？」

歡喜頭陀瞪眼道：「貧僧願以人格擔保。」

不輸少爺冷厲的聲音道：「哼，這年頭人格不值錢，亮出東西來才算數。」

遲疑、猶豫、思慮再三後，歡喜頭陀終於別過身去，在他身上的一個秘密所在，取出來一卷東西。

親自打開油紙捲筒，果然出現一

幀山水畫。

不大，工筆亦非絕佳，乍看瞧不出有何特異之處。

被白小痴貶得一文不值：「一幅爛畫，又不是唐伯虎的古畫，怎能跟葫蘆大仙相提並論。」

唐蜜亦道：「倒像是從字畫店裡買來的廉價品。」

白小痴好刻薄：「更像是從垃圾堆中撿的破爛！」

氣得酒肉和尚暴跳如雷的道：「混帳——雜種——沒見識的癟三！你們他媽的是不識字？瞎眼了？沒看到上面還有聖僧的親筆題詩？」

經他這麼一說，大家趨前細觀，果見畫的右上角，題有一首字跡工整，含義深奧，又似是一個謎語的小詩：

黃土坡上兩人站，
萬花叢中百草亡，
侯門似海知幾許，
山在虛無縹緲間。

左上角，也有一首詩，已明白的標出這一幅山水畫的重要性，詩曰：

山中自有功與技，
水中自有帝王謀，
欲登龍門定一尊，
功名富貴畫中求。

左下角，赫然還有聖僧不空禪師的親筆落款。

彷若一聲春雷，震醒也震驚了在場諸人。

「媽的！鬧了半天，原來是一張藏寶圖嘛。」

「簡直是寶貝，聖僧的武功賭技人人夢寐以求。」

「麻將、牌九、骰子等物，更是億萬金也買不到。」

「眞是有眼不識泰山，錯把珍寶當垃圾，抱歉！抱歉！」

一時間，花廳內議論紛紛，你言我語，七嘴八舌。

小神通肅容滿面的道：「前輩，你說實話，是不是藏寶圖？」

歡喜頭陀道：「錯不了，是先師留給貧僧的惟一遺產。」

「既是聖僧遺產，你捨得拿來賭？」

「只是當作賭本，臭小子不一定能贏。」

「本公子却放心不下，其中十九有詐。」

「有甚麼詐？」

「我懷疑和尚早已取得聖僧的遺著遺物，拿這一幅空畫來誆人。」

「不不不！絕無此事，貧僧若已得到先師的遺物遺著，就不會打葫蘆大仙的主意了。」

「此話怎講？」

「道理很簡單，假如佛爺我擁有這些，早已無敵武林，稱霸賭國，將易如意那個婆娘打得落荒而逃，何須再借助葫蘆大仙之力。」

小神通道：「話是不錯，這當中似乎還有些問題存在。」

歡喜頭陀不悅道：「小神通，你還有何疑慮？」

唐蜜好聰明，已猜透了主人的心意，代言道：「就常情常理而言，聖僧的遺著遺物，理當親自交給你酒肉和尚才對，沒有必要畫一幅山水畫，來讓大家捉迷藏。」

酒肉和尚道：「姑娘此言不差，實因當時貧僧浪跡未歸，先師似知大限將到，無法久等，故而留下一幅山水畫，便自去尋找埋骨的所在去了。」

「聖僧沒有交代埋骨何處？」

「這一幀山水畫就是交代。」

「可曾按圖尋找過？」

「找過，找到頭髮都白啦。」

「結果如何？」

歡喜頭陀雙手一攤，一臉無奈的道：「奶奶的，老和尚眞會折騰人，遍歷千山萬水，最後狗屁也沒找着。」

白小痴存心漏他的氣，道：「這樣說來，根本就是廢紙一張，垃圾，有甚麼資格跟葫蘆大仙賭？」

酒肉和尚好暴烈的性子，惡狠狠的瞪了白小痴一眼，乍然虎吼一聲，掄動鐵鉢，舞得虎虎生風，對小神通道：「台灣臭小子，你如果膽敢說一句不賭，休怪老佛爺我以老欺小，要動手硬搶啦！」

白小痴狐假虎威：「甚麼？要動粗？哼，簡直是流氓！土匪！强盜！」

唐蜜也在一旁助威：「佛門弟子，六根不淨，吃喝嫖賭不算，還想殺人越貨，你要不要臉？」

「哼，打就打，誰怕誰呀。」

「以小吃大，以衆擊寡。」

「砸爛他！」

「宰了他！」

唐蜜、白小痴一陣鼓噪，激得歡喜頭陀鼻斜、嘴歪、哇哇叫，鐵鉢咻！一聲，挽起一縷勁風，眼看就要動手幹架，不輸少爺及時說道：「馬馬虎虎，勉爲其難，吃虧爲和睦之本，本少爺答應跟和尚一賭就是。」

晴時多雲偶陣雨，就是歡喜頭陀性格的縮影，聽到小神通答應跟他賭了，喜得跳了起來，一把抓住常勝公子的胳膊，急聲道：「台灣小子，你說，麻將、牌九、骰子、梭哈、輪盤，你賭那一樣？」

小神通胸有成竹的道：「都不要，陳腔濫調，早膩啦，換點新鮮的。」

「有何新鮮玩意兒？」

「譬如賭喝酒、賭猜拳、賭騎馬、都很新奇刺激。」

「小子，騎馬有何刺激可言？」

「當然刺激，是騎人，不是騎馬，八仙過海，看誰能爬到對方的背上去拿人當馬騎。」

「好點子，果然新鮮逗趣，台灣來的小子確實有一套。」

「咱們玩三局，三戰二勝？」

「成！」

「輸的人應無條件的將葫蘆或山水

畫交給對方？」

「沒問題！」

唐蜜補充一句：「不准耍賴！」

白小痴道：「耍賴的人是王八！」

＊　＊　＊

大事業已談妥，雙方皆不願躭擱，由許總管領着大夥兒來到神通賭場的後院。

後院有一個地窖，是專門儲酒的地方，小神通命許總管搬出來六罎子「燒刀子」。

「燒刀子」是烈酒，不善飲的人，三杯下肚就會醉倒在地，二人却決定，各擁三罎酒，先喝完者爲勝。

賭賽已經開始，歡喜頭陀的動作乾淨俐落，以掌代刀，卡察！一聲，削掉了封口泥封，捧起來就是一陣牛飲。

好快，小神通才開始不久，酒肉和尚已經喝完一罎子，鐺郎！啪啦！將空罎子擲出去，摔成碎片，又打開第二罎。

當他將第二罎也全部喝光時，忽然發覺情形有點不對，道：「臭小子，你怎麼停下來不喝啦？」

小神通笑意盎然的道：「在下自知不敵，甘拜下風。」

酒肉和尚得意洋洋的道：「你承認輸了？」

小神通從容而答：「本公子自知贏不了。」

已將第三罎酒打開，尚未喝，歡喜頭陀道：「這樣佛爺我也不必再喝啦。」

四絕大俠白小痴道：「你非喝不可！」

酒肉和尚愕然道：「賊小子，你這話是甚麼意思？」

白小痴道：「照規矩，想要贏得此局，你必須將三罎子酒喝完喝光，點滴不剩。」

歡喜頭陀道：「假如貧僧不喝呢？」

唐蜜據實相告：「雙方以平手論！」

白小痴調侃道：「果眞如此，豈不寃哉枉也。」

唐蜜的話更露骨：「煮熟的鴨子飛了，多可惜！」

至此，歡喜頭陀始覺恍然，知道上了人家的惡當。

然而，他實在不甘心，到手的勝利就此化作泡影。

是以，雖然明知是計，只得將計就計，硬着頭皮，將第三罎酒喝下去。

三罎酒共重三十斤，再海量的人也吃不消，酒肉和尚腹大如鼓，面紅耳赤，酒精刺激得他的身體、大腦、手脚、舌頭皆已不太靈光。

不巧，下面的猜拳賭賽，必須手腦並用。

＊　＊　＊

划拳採三拳二勝制。

輸的人自然要喝酒。

不多，一次一罎子。

帶帽兒——帶螃蟹。

已經開始，二人各據一方，猜拳的聲音如雷貫耳。

「螃蟹一呀，爪八個，兩頭尖尖那麼的個兒。」

「兩相好呀該誰喝？」

「六六六呀該誰喝？」

「八匹馬呀該誰喝？」

「該我喝，我就喝！」

歡喜頭陀人稱酒肉和尚，是這方面的行家，甚至是專家，雖然吃了一記悶棍，依然寶刀未老，拔得頭籌，贏了一拳。

夠氣魄，好酒量，一罎子燒刀子，小神通一口氣便灌了下去。

色不變，肚不脹，不輸少爺雖然輸了一拳，却鎮靜異常，十分篤定。

賭賽仍在繼續進行，而歡喜頭陀體內的酒精，也在逐漸擴散，漸漸地，反應慢了，手指也不聽使喚，接下來的兩拳，卒告全軍覆沒。

本已大醉，怎禁得起再灌兩罎子酒。

醉了，醉了，歡喜頭陀站也站不住，坐也坐不穩，業已爛醉如泥。

可是，雙方一比一，平手，還必須要進行第三局。

＊　＊　＊

第三局是騎馬，騎人馬，誰先將對方壓倒在地，騎上去，就算贏。

小神通望着他關公似的大紅臉，道：「喂，和尚，有關規則、規矩、輸贏的標準，你聽清楚沒有？」

酒肉和尚搖一下渾沌的禿頭道：「嚕嗦，早就明白啦。」

白小痴臨時客串裁判，朗聲道：「明白就好，請就預備位置。」

薑畢竟是老的辣，緊要關頭，心生一計，歡喜頭陀取來一桶水，當頭澆下去。

妙，冷水澆頭，頭腦登時爲之一醒，酒肉和尚居然邁開大步，行至他該站的位置。

小神通就傲然卓立在他對面五丈許之處。

白小痴立即發號施令道：「預備，一二三，開始！」

歡喜頭陀的表現一點也不遲鈍，速度快，噸位夠，以泰山壓頂之勢撲過去。

嘴裡還口沫四濺的亂罵道：「媽的，雜種，賊小子，台灣臭小子，想使詐騙人，玩陰謀詭計？哼，告訴你，休想！老佛爺今天不把你壓成肉餅當狗騎，就不是人生父母養的。」

就像是人之將死，迴光返照的樣子，酒肉和尚神勇異常，一眨眼便衝出去三丈遠，猛地一個縱躍，騰空而起，欲將小神通撞倒在地當馬騎。

「主人小心！」

「主人留神！」

歡喜頭陀人高馬大，來勢又猛，

唐蜜、白小痴爲他捏了一把汗。

實則純屬多餘，小神通以靜制動，以逸待勞，故意誘敵上鈎，就在酒肉和尚行將得手的那一瞬間，陡地腰一沉，腿一屈，人已平躺下去。

「着！」

好美好妙的身法，一個「鯉魚打挺」，落脚處人已到了和尚身後，接見飛起一腿，「直搗黃龍」踢中他的屁股蛋兒。

與「鯉魚打挺」同時，忙裡偸閑，常勝公子還略施小手，解開了和尚的褲腰帶。

一踢之力勁道不小，歡喜頭陀飛落在丈八之外。

突覺下體發涼，「香腸」「葡萄」都跑出來了，忙低頭伸手拉褲子，小神通一個大迴旋，又飛來一脚。

「躺下!」

眞靈，說躺下就躺下，和尚重心全失，一個大馬趴仆倒在地。

小神通毫不客氣，跳上去便跨在酒肉和尚的背上，眞的拿他當馬騎。

口裡還不停發出連串吆喝聲。

「騎馬！騎馬！」

「騎馬！騎馬！」

慘！眞慘！陰溝裡翻了船，虎落平陽被犬欺，一步失算，滿盤皆輸，酒肉和尚恨滿心頭，罵不絕口：「騙子！騙子！臭小子賊頭賊腦，一肚子壞水，故意誆老佛爺灌了滿腹燒刀子——」

白小痴打斷他的話，道：「兵不厭詐，你懂不懂？哼，沒水準！」

唐蜜也乘機奚落道：「只怪你四肢發達，頭腦簡單，又自以爲千杯不醉，結果還是被酒坑啦。」

沒再聽到歡喜頭陀罵人的聲音，身子也沒再動，細一審視，始知和尚已不省人事，醉到夢鄉去了，不久便傳出雷鳴似的鼾聲。

將山水畫取過來，小神通對許總管道：「叫幾個人來，將和尚拖到廟裡去，這一醉他說不定會睡上三天三夜。」

許總管俯首應是，不輸少爺繼又說道：「小痴，唐蜜，去準備一下，吃過午飯咱們就走。」

白小痴一怔道：「主人，多住幾天嘛，好不容易有了產業，才過了一天舒服日子，又要到那兒去?」

「去尋寶。」

「你眞以爲聖僧不空會留下痲將、牌九、骰子來?」

「大概八九不離十。」

「奴才不以爲然。」

「你以爲怎樣?」

「如確有其事，酒肉和尚早已捷足先登。」

「他笨！」

「我們又能聰明到那裡去?」

「詩中另有玄機。」

「請主人指點。」

「以後再說吧。」

「不知欲往何處?」

「到處亂闖，不外深山大澤，以及通都大邑。」

「聖僧的遺寶，應在深山大澤之中，往大都市跑作甚?」

「呆啊，去賭、去嫖、去找人呀。」

「又是燕無雙?」

「不錯，是他！」

＊　＊　＊

沒有找到燕無雙。

也沒有找到聖僧不空的遺寶。

這日，唐蜜、白小痴、小神通這三個雖名爲主僕，實則已成爲朋友的大孩子來到了武昌。

武昌是個大地方，人潮如湧，車水馬龍，三個人信步所之，到處閑逛，並無一個固定的目標或去處。

逛着逛着，小神通發現被人釘上了。

釘得很緊，不論人多人少，大街小巷，始終死釘不放，足証不是一個簡單的角色。

他有理由相信，來人必是爲背上的葫蘆，或插在腰裡的山水畫而來，甚至二者兼而有之。

過了片刻，到達城隍廟，人更多，萬頭鑽動，原來這裡正在舉辦廟會，單是野台戲就有三台。

常勝公子終於將實情告訴了尚蒙在鼓裡的唐蜜、白小痴：「我們被人釘上了梢。」

白小痴楞一下，回頭四望，道：「在那兒?」

小神通罵道：「白痴，這樣會打草驚蛇，已經躲起來啦。」

「是公的還是母的?」

「母的。」

「大不大?」

「不大不小，十五六歲。」

「帥不帥?」

「合乎本公子『趴』的標準。」

白小痴吞了一口口水，欲語未語，唐蜜醋性大發，酸溜溜的道：「光天化日之下，竟敢釘公子的梢，讓我去把她撕掉！」

小神通伸手一攔，道：「少吃飛醋，別壞了本少爺的好事，這件事由我自己來處理，你們別過問，繼續逛廟會，本公子要去裝個機關，非要她出洋相不可。」

說走就走，沒入人羣之中。

＊　＊　＊

他那裡也沒有去，兀自撞進公共厠所。

不是拉屎撒尿，而是安裝機關。

很快便出來了，原來插在腰裡的山水畫，改放在褲口袋裡，露出外面一點點。

天曉得機關是如何安的?安在何處?

不輸少爺頭也不回，若無其事地，單挑人潮最多的地方鑽。

這小子神秘兮兮的，令人高深莫

測，武功棒，賭技精，對扒竊也不外行，知道不論是扒手或小偸，差不多都是在人多雜亂的地方下手。

「朋友，請讓一步。」

「老鄉，借光，借光！」

如有急事般，猛往人羣裡擠。

有效，如立竿見影，沒多久便感覺到有動靜。

確是一位十五六歲的黃花大閨女，一身血紅似火的緊身衣，曲線畢露，兩條長辮子足有二尺多長，在大屁股上晃來晃去。

好巧的手法，利用長指甲，夾住了山水畫的一個角，輕輕地往外抽。

怪呀，一絲一毫也抽不動。

只好再深一點，深一點，一把握住了山水畫。

糟糕！不像紙張，分明是握住了一根「香腸」。

不由的一陣心驚肉跳，面紅耳赤，趕緊往外縮。

可惱已經來不及了，反被小神通的手抓住。

抓得好緊，掙也掙不脫，被不輸少爺抓到一個無人的牆角去。

小神通的機關設計得很妙，其實也很簡單，就是將山水畫套在「香腸」上，用細繩綁住。

紅衣少女的玉手至今仍抓着「香腸」，被小神通在外面反握住，急得她心如鹿撞，無地自容，却甩不掉。

只聽常勝公子胡言亂語道：「幹嘛，大姑娘家甚麼事不好幹，偏偏在大庭廣衆之下偸男人。」

紅衣少女羞得恨不能找個地洞鑽進去，聲急語快的道：「沒有，沒有，你亂講，快放開，快放開我呀。」

小神通硬是不放，道：「想要我放開妳可以，但妳必須先回答本少爺幾個問題。」

少女的頭歪到一邊去，不敢正視，講話的聲音也顯得有點結巴、顫抖：「你要問什麼?」

「毫無疑問，妳曉得本公子是誰。」

「你是小神通，一個色魔、賭鬼而又十分邪惡的人！」

「可是，本少爺却不清楚妳的底細。」

「姑娘姓金，叫金不換。」

「金不換?好名字，賭國武林中有一個妙手神偸金滿堂是妳什麼人?」

「是家父。」

「哦，原來是家學淵源，難怪妳會做三隻手，可惜技術欠佳，摸錯了地方。」

「小神通，請你注意口腔衛生。」

「媽的，妳少假正經，其實十個女的有九個喜歡聽髒話，我問妳，想偸什麼?」

「想偸葫蘆，也想偸山水畫。」

「山水畫的秘密妳是如何得知的?」

「是由歡喜頭陀自己傳揚開的。」

「這個老混蛋，他是存心給本少爺製造痲煩。」

見紅衣少女金不換表現得相當合作，也沒再爲難她，當即鬆手將她放開。

金不換二話不說，扭頭就走。

小神通將她截住，道：「有緣千里來相會，見面就是有緣，別急着走，談談嘛。」

金不換沒好氣的道：「談什麼?」

「談天說地，談情說愛。」

「哼，沒有人願和色魔談情說愛。」

「這是違心之論，事實上本公子蠻有女人緣的。」

「臭美！」

「何必拒人於千里之外，將來我們說不定會變成一家人哩。」

「貧嘴！」

「妳是不是想獲得葫蘆、山水畫?」

「廢話！」

「本公子有個建議，保證妳馬上就可以得到。」

「說！」

「嫁給我！」

「嫁給你?哼！做夢！」

「基於夫妻財產共有制的原則，只要妳肯嫁給我小神通，本少爺的葫蘆、山水畫，自然也等於是妳三隻手金不換的。」

「哼！厚臉皮！」

（未完・四）

上文提要：張化到劉府見劉天豪被喪門幫的人圍攻，忙上前解圍，知道他們是爲了嚴莊主之死而發生糾紛，待他們走後，便向劉天豪追查事情的起因，而他亦否認有血魔影出現之事，張化只好退出，亦不敢干預劉鳳的事……劉天豪前思想後，一人在家，非血魔影敵手，不如到嚴家莊去，借喪門幫之力，來對付索命血魔影……



新派湖海恩仇錄　樊中奇·文　可飛·圖

俠義世家

血魔虛驚　惡果自食

劉能在跌倒在地之後，驚得幾乎昏了過去，他眼前陣陣發黑，心中不住地叫苦，他身又拚命縮着，只恨不懂得遁地之術，讓自己縮到地底去，他深悔自己怎會鬼使神差的到了長江，跟隨霍東方等三人來此，但事已至此，後悔也只是徒然，他心中不斷地在盤算，想着脫身之計。直到那瘦削中年人提着一人進來，他偷眼一看，登時嚇得呆了，那被提進來的，竟是程耀青！他這才「啊」地一聲叫了出來！

隨着那一聲叫喚，他的身子像被一般强勁的力道所拉一樣，突然拉直，向上直蹦了起來，又「叭」地一聲，直挺挺地跌在地上。事實上，這時人人都坐着，並沒有一個人動手，劉能的身子所以會直跳起來，全是因爲他自己心中驚駭太甚，全身神經、筋胳緊張的緣故。劉能躺在地上，那瘦削的中年人手一鬆，已將程耀青擲於地下。

程耀青向前爬了兩步，徒地看到了劉能，他像見了鬼怪一樣地叫了起來，道：「是他！是他！殺人的是他！好色的，也是他！」

程耀青這一叫，劉能陡地怪笑起來，道：「住口，這種事是胡說得的麼？」他一面申斥，一面舉手一巴掌，向程耀青的面頰摑去，程耀青閃避不及，「叭」地一聲響，被摑個正着，令得他身子一滾，向外滾了過去。但是，他却及時抓住了劉能的肩頭，所以他向外滾出，乃是帶同劉能一齊滾出去的。

劉能大叫道：「放開我，我和你早已講好，事情成功之後，你要金銀，我要人，如今你拉着我則甚？快放開我！」他雙手亂劈，雙脚亂踢，一齊向程耀青攻去，程耀青在地上連爬帶跌，也是還手不已，二人在地下滾轉扭纏，就像是兩條瘋狗打架一樣。

到了這個時候，實在不必吳天慶再多說些甚麼，七煞頭陀、霍東方和華山神龍等三人，心中已雪也似亮，再明白也沒有了。他們三人一齊離座而起，道：「老吳，恭喜你今天大仇得、報。」

吳天慶「嘿嘿」地乾笑着，道：「我本也想不到這麼快就可以報仇的，我準備請你們和劉金獅一齊來，當面責問劉金獅，看他有何話可說。却不料老劉不來，派了這賊子來，我們也省了一番手脚，于師弟，帶我和客人出去。」

那瘦削的中年人答應了一聲，扶起了吳天慶和七煞頭陀、霍東方、華山神龍一齊走了出去。

只剩下劉能和程耀青二人，仍然糾纏在一起，在地上打滾。此時，他們兩人，已全然不像武林高手，當然也絕沒有甚麼武學招式可言了。兩人咬着，打着，跌着，在衆人離去之後，劉能猛地跳了起來。他的武功，究

竟是居於程耀青之上，一躍而起之後，將程耀青猛地拋了開去，重重地撞在牆上。

程耀青怪叫了一聲，身子向前反撲過來，又被劉能一脚踏住，正踏在程耀青心口之上，只聽得「蓬」地一聲響，程耀青跌在地上，口中尚在喃喃地道：「那……一……十二車……全是……上佳的……珠寶……」他一張口，便有大量鮮血湧出，講到後來，血沫亂噴，淒厲之極。

劉能才一見到程耀青之際，已陷入半瘋狂的狀態之中。但是此時，他却已漸漸定下神來，他喘着氣，第一件發現的事，便是屋中已然空無一人了！

劉能當然不會不知道，要在華山神龍、霍東方和七煞頭陀此三人的手中逃出去，那是絕無可能的事情，但是，他却不能不逃！

他跌跌撞撞到了門口，站在門口停了一停，拉開門向外張望，門外居然一個人影也不見，這的確是大大出乎劉能意料之外的事情，他連忙向前走去，可是，他才走出了幾步，便聽得四面八方，皆已響起了一陣異樣的爆裂之聲來。

此時的劉能已成了驚弓之鳥。他一聽到那陣爆裂聲，還不曾弄清那究竟是什麼聲音之際，便立時大一驚，連忙向後退了幾步，他一面定睛向前望去，只見前面走廊上，黑漆漆的一大團，翻翻滾滾，向前湧了過來。

在那翻滾着，變幻着的一大團東西之中，還夾雜着一點一點紅色的星星，在乍一看到之際，劉能當眞想不出，那是甚麼玩意兒？他只是呆呆地站着，然而沒有多久，他便心中明白，那是濃烟，烈燄挾着濃烟，正在向前面捲了過去。

劉能這一驚，實是非同小可，他大叫一聲，連忙轉過身去，他本來準備轉過身，向前逃跑的，可是，他才一轉過身去，不禁呆住了，前面的濃烟，距離他更近。

他連忙再次轉身，濃烟已從四方八面湧了過來，將他圍住了，一團又一團的濃烟，像是千奇百怪的妖魔一樣，向他聚攏過來，他漸漸地感到自己的脖子，好像被無形的手，緊緊招住了一樣，連氣也透不過來，他想高叫，可是，他才一張口，濃烟鑽進他的口腔內，他陡然感到喉間像被利刃割開來似的痛楚。他向前衝着，他在濃烟中衝着，還未曾看到眞正的火頭，但是，他却聽了轟隆隆的爆裂聲，和看到許多火星，在他身邊四周圍爆炸不休，他感到身上的衣服，也給火星燒焦了，頭髮也給燙得吱吱亂叫，不斷蜷曲了，他不顧喉嚨的疼痛，大聲叫着，但他的叫聲雖大，仍然被那爆裂聲所掩蓋。他一直向前狂奔，終於，他遇到火頭了！

那火頭像是毒龍似地向他捲了過來，當火頭捲到他身上的時候，那一陣致命的痛楚，令得他的身子蜷曲起來。他想叫也叫不出聲來了。但是，却還是不斷有聲音自他的身上發出來，那是他的皮肉被烈火所炙的「滋滋」聲，那種聲音，聽在劉能自己的耳中，好像是有兩個人的笑聲，那二人便是吳英傑和吳素蘭。

如果劉能不是此時因爲過度的痛楚，而神智又陷入半昏迷狀態之中的話，他是應該聽到一個人的笑聲的，那便是吳天慶的笑聲。

但劉能此時却全然聽不到，他只感到痛，火舌像利刃一般，無情地剮割着他的身子，他嚎叫着、翻滾着，他從來也未曾想到——死，居然是如此痛苦的！

這時，在吳大俠住宅之外的十來丈處，吳天慶和他的師弟，七煞頭陀、華山神龍、霍東方等三人，都看着火勢越來越大的房子，吳天慶乾澀的聲音問道：「火燒得怎麼了？」

霍東方道：「火正燒得猛烈之極，他是再也逃不出的。」

吳天慶那灰濛濛的眼眶之中，不禁落下了兩行淚來，道：「英傑和素蘭兩個孩子，就是在這所宅中出生和長大的，如今，害死他們的仇人，被活活燒死在此，他們在九泉之下，知道我雖只剩下一把骨頭，但總算……總算……已爲他們報了仇，也該瞑目了！」

吳天慶講到這裏，長長地吁了一口氣，這口氣吁得極長，過了許久，他仍然在出氣，七煞頭陀首先吃驚起來，道：「老吳，你怎麼啦？」

但是吳天慶却不回答他，仍是出氣多，入氣少。

霍東方陡地踏前一步，伸手向吳天慶的背後按去。可是，他出手雖快，他的手尚未曾按到吳天慶的背後，吳天慶却已面無人色，霍東方一呆，連忙收手，再去探吳天慶的鼻息，却已氣息全無了。

霍東方心中一陣難過，喟然一嘆道：「老吳去了。」

吳天慶的師弟，將吳天慶抱了起來道：「多謝三位，我師兄曾說過，只要報了大仇，他是不想再留在世上的了，唉，三位不必難過！」

他口裏勸慰衆人，可是他自己却是語音哽咽起來，他也未曾再往下說去，身形展動，便向前疾掠而出，轉眼不見了！

三人這才轉過身來，只見前面火光熊熊，燒得正自熾烈，三人都不出聲，只是默默地望着，直到夜幕低垂，天色漸漸黑了，火勢却仍然十分猛烈，映得半邊天血也似的紅。

華山神龍首先開口，冷笑一下道：「我們也應該離去了！」

七煞頭陀嘆了一口氣，道：「正是，唉！老吳約我們來，却是爲了這樣的事，實在做夢也想不到的。」

霍東方徐徐地道：「兩位，我們尚不能就此散去的。」

七煞頭陀一瞪眼，道：「還有甚麼事？我可不願去了！」

他在講「還有甚麼事」那話之際，實在已想到了，所以才會有「我不願去了」這句話的。那是他想到，霍東方這樣說法，必然是要他們再去見金獅劉天豪之故，他們和金獅劉天豪全是好朋友，如何向他提出他兒子曾做了這十惡不赦，已被活活燒死的事？是以他便說不願意去了。

霍東方道：「七煞，你不想去也不行！」

七煞頭陀道：「你一個人去就行了！」

霍東方搖頭道：「必需我們三人齊去，老劉才會相信。我一個人去，老劉若是一個不信，動起手來，我是敵不過他的，豈不是變成了你陷害我了麼？」

七煞頭陀翻了翻眼睛，說不出話，罵道：「偏是你這樣小心眼，胡亂瞎猜，我看，老劉就不會是這種不明理的人。」

霍東方道：「你去了，是不是？」

七煞頭陀點了點頭，霍東方又轉頭向華山神龍望來，華山神龍道：「唉，劉金獅知道了此事，不知要怎樣難過了。」

七煞頭陀又不耐煩起來道：「少囉唆了，要去這就去，火燒房子尚有甚麼好看的！」

三人一齊轉身，向北疾掠而去，他們三人的輕功，何等之快？在黑夜中向前掠出，一如鬼火流星一般快疾無止。

他們一直向北趕路，第三日，到了長江岸邊，只見許多華山派的弟子，正聚衆在長江邊上。

華山弟子之中，却還有兩個披麻戴孝，手持哭喪棒、怪模怪樣的人在。雙方像是在講話，還隔得老遠，七煞頭陀便「呼」地一聲道：「華山老兒，你看你不該叫華山神龍，只合叫華山泥鰍。」

華山神龍沉聲道：「無禮！」

七煞頭陀向前一指道：「不是麼？你看！你門下和喪門幫的人，親熱得很哩！」

華山神龍對喪門幫也是不大喜歡，但是，他的脾氣却十分僵硬，七煞頭陀如此說了，他却非要反駁幾句不可，是以他道：「喪門幫也只不過是行爲古怪些，並沒有甚麼不好。」

七煞頭陀道：「那可也夠悲了，好端端的人，却如喪考妣，弄甚麼玩意兒？」

華山神龍道：「他們本來就叫喪門幫嘛！」

七煞頭陀一瞪眼，還想再說些甚麼，前面華山派中人，也已看到了華山神龍等人，有人發一聲喊道：「好了，師尊來了！」

十七八人一齊奔了過來，跪下叩見，其中兩個人齊聲道：「師尊，喪門幫中，有兩位朋友，到華山去找你老人家，你老人家不在，弟子等便帶他們南來了。」

華山神龍衣袖一拂，一股勁風，將跪在地下的弟子，一齊托了起來，他却已抬頭向那兩名喪門幫的人看去。

那二人連忙行禮道：「參見華山掌門。」

華山神龍「嗯」地一聲道：「甚麼事？」

他本來是想說「華山派和喪門幫素無來往，有何事見教」的，但一想到剛才七煞頭陀的說話，說得那麼難聽，自己若是這樣講，反倒變得在向他示怯了，是以他只是問了「甚麼事」三字。

那兩人躬身道：「奉幫主之命，請華山掌門到嚴家莊一行！」

華山神龍一呆，道：「嚴家莊？可是九尾龍嚴令的莊子？」

那二人又忙道：「嚴壯主已然逝世，他死得離奇，敝幫闔幫上下，都疑心事情與金獅劉天豪有點關係，但事情如何，還待各高手去剖析。」

那二人講來十分謙恭有禮，絕無囂張之情，但是，由於他們所講的話，超乎尋常，是以在金獅劉天豪交情好的人聽來，便顯得十分刺耳了！

華山神龍和霍東方二人，還是皺了皺眉頭，未曾講甚麼，七煞頭陀却已罵出口來，道：「放屁，你們喪門幫上下，沒有一個不是賊頭賊腦，有甚麼資格來疑心人家？說不定九尾龍就是你們自己害的！」

喪門幫的來人面色突變，一齊抬起頭來道：「閣下說笑話，還是當眞的？」

七煞頭陀厲聲道：「王八羔子，你也不打聽打聽，我七煞頭陀甚麼時候和人開過玩笑來？」

華山神龍忙道：「請問劉金獅現在何處？」

那二人道：「他在嚴家莊上——久仰頭陀大名，頭陀出言辱及敝幫上下——」

二人一句話不曾講完，七煞頭陀已自大吼道：「辱及你們怎樣？我還要打你們這兩個賊頭狗腦的東西！」

他蒲扇也似的大手掌揚了起來，尚未發掌，已然呼呼風生，那二人大驚失色，一齊向後退了開去。

七煞頭陀呵呵大笑道：「狗腿果然逃得快，再走慢一步，便叫你們屍橫就地！」

那兩個喪門幫中人心知如若不走，七煞頭陀當眞是說得出，做得到的，好漢不吃眼前虧，一個轉身，一溜烟地向前跑了開去。

七煞頭陀兀自氣憤，道：「王八羔子，不殺了你們，心中倒反窩了一肚子氣！」

霍東方道：「七煞，你別得意，喪門幫人多勢衆，你這個麻煩，可惹得不小！」

七煞頭陀因爲剛才正在想着，見到了劉天豪之後，不知如何開口才好，恰好喪門幫中的兩人，一開口，又說劉天豪是殺害九尾龍的兇手。他心中一氣，便罵了起來。當時他只顧罵得痛快，却並未想到會有何後果，此時，給霍東方一提，心中才暗感不妙，他雖然性烈如火，但却也有點奸計。呆了一呆，笑道：「哼，我們三個人，若是怕了喪門幫，那還成甚麼話？」

他輕巧一句話，竟將霍東方和華山神龍也拉了進去。他這樣子說法，可算是摸透了華山神龍的心理。華山神龍是個好勝心極强的人，就算他心中罵上千百聲，也不會在口中說甚麼的，因爲，他若是在口中一講的話，那等於是自己承認了害怕喪門幫了！

但華山神龍不出聲，霍東方卻不會不響，他笑了笑道：「七煞，你口舌招尤，闖下了禍，却硬要向我們兩人身上推，我看，我們兩人未必會上你這個當！」

七煞頭陀早已打定主意，是以他立即道：「上當也好，不上當也好，從剛才那兩個王八羔子的話中聽來，老劉似乎已被他們軟禁在嚴家莊了。咱們能不管麼？」

霍東方呵呵笑了起來，道：「想不到，你這賊頭陀，唸了幾本歪經，口齒竟然也靈便得緊！」

七煞頭陀道：「不敢！不敢！我們一齊到嚴家莊去了！」

華山神龍悶哼一聲，霍東方道：「我們和老劉是甚麼交情？自然去了，何必你多口？」

華山神龍道：「霍兄說得是！」

三人一齊過了江，一路北行，他們三人可以稱得上是武林之中頂尖兒的人物，所經之處，遠近武林後輩，盡皆前來謁候，所提起的，全是嚴家莊的事，但嚴家莊中的事情，眞相究竟如何？却也人言人殊，不得而知。

那一天，黃昏時分，夕陽西下，晚霞如火，已然來到了嚴家莊前，只見莊前一字排開，站着八個喪門幫的高手。

華山神龍等三人來到嚴家莊前，那八個喪門幫高手一齊迎上來，道：「華山掌門，霍老師，敝幫幫主等候多時，敬請進莊相叙！」竟不提七煞頭陀。華山神龍和霍東方兩人，不禁大爲詫異，因爲對方以禮相請，自己當然沒有拒絕之理。可是，對方又故意不提七煞頭陀，分明是有意給七煞頭陀難堪，而七煞頭陀又是和他們一齊到來的，而他們又不能撇下七煞頭陀不理，自顧自進嚴家莊去的。

霍東方踏前一步，也向那八人拱了拱手，道：「各位，我們是三人一齊前來的！請上覆貴幫幫主，我們來嚴家莊，自有要事，不是爲了意氣之爭而來的！」

需知金獅劉天豪，乃是武林中數一數二的人物，如今喪門幫說他殺了九尾龍嚴令。這實是一件非同小可的大事，霍東方不但將自己要爲劉天豪辯護的來意說明，而且，也已向對方暗示，七煞頭陀雖然曾得罪過喪門幫，但如今也絕不是算賬的時候。

那八人的風度甚好，聽了霍東方的話之後，道：「霍大俠說得好，但既然有人說敝幫上下，全是一些賊頭狗腦的人，想必也不會堅欲與敝幫爲伍的，當然會有人格自重，遠遠離開的了！」八人之中，只有一人說話，但是十六隻眼睛，却一齊斜睨着七煞頭陀。八人的臉上，也大有不屑之色。此時，不但七煞頭陀面上變色，連華山神龍和霍東方二人，心中也有些怒意！

霍東方心中暗忖，你們別以爲七煞頭陀是好吃的果子，恃着人多，就可佔到便宜，我既已將話點明，你們不聽，我也犯不上硬替你們做好人。是以他不等七煞頭陀發作，便搶着道：「遠道來了，人家願不願意引見，霍某人還是不開口的好了！」他和華山神龍一使眼色，二人便打橫跨出了兩步。

本來，華山神龍和霍東方二人，明知道到了嚴家莊上，七煞頭陀和喪門幫之間，是必然要糾紛的。他們指望這場糾紛，可以片語釋前嫌。是以一上來的時候，是他們二人站在前面，擋住了七煞頭陀，其間，華山神龍尚在背後，不斷地向七煞頭陀打手勢，示意他不要出聲，要不然，以七煞頭陀的暴躁脾氣而論，早已暴跳如雷了，那裏尚能等到現在？

華山神龍和霍東方二人見喪門幫中人勸說不聽，心中有氣，已然準備袖手旁觀，讓七煞頭陀自己去鬧，各自跨了出去，便變成七煞頭陀面對着那八個喪門幫中的高手。如此一來，七煞頭陀感到正中下懷，他存心和對方撕破臉，倒先不發怒了。只見他嬉着一張醜臉，大頭搖擺，向前走出了兩步。

七煞頭陀在武林之中，究竟享有盛譽。他一向前走來，儘管他嬉皮笑臉，不是想動手的樣子，但是那八個人的神色却是大爲緊張，只見他們各揚起一隻手來。八個人仍是一字兒排開而立，但是，他們每人的左手，却都搭住了另一人的右手，而且，搭住方式，十分奇特，乃是手心正對着手心的，就像兩個人的手，緊緊地貼在一齊一樣，八個人已然連成了一體。

此時，霍東方和華山神龍二人，不約而同，各自以上乘內家「傳音入密」功夫，向七煞頭陀道：「小心，喪門幫既然以這八個人出來打頭陣，他們必然有點來頭，可別陰溝裏翻了船！」

那兩句話，只有七煞頭陀一人聽到。他不加以回答，只是「哈哈」一笑，又向前踏出了兩步，到了離那八個人只有四五尺之處，側着頭，打量着那八個人，足足有半盞茶時間，才聽得他道：「看了半天，賊頭狗腦，還是賊頭狗腦！」

那八人面色一沉，身形突然又變，在當中的幾個人向後退出，在兩邊的人向裏靠來，本來八個人是一字排開的，這時却成了馬蹄形，但是八人的手掌，還是緊緊的貼在一齊。

七煞頭陀又哈哈笑了起來，道：「變來變去，也還是賊頭狗腦！」他只顧搖頭擺腦地講着。那八人已然齊聲怒吼，離得他最近的二人，已然倏地出手。喪門幫中，一共是八個人，但是，他們因爲是搭手的關係，可以出手的只有一頭一尾兩個人，也只有一隻手可動，另一隻手，還是搭在別人的手上的。此時出手的，也正是那兩人，只見他們手掌一翻，一個掌向上，一個掌向下，已然「砰砰」兩掌拍出。掌力縹緲，難以捉摸，乃是極其陰柔的內力的。

七煞頭陀固然是嬉皮笑臉，但是他的內心却早已有了主意。他在八人手掌搭在一起之際，已然看出，那是一種內力互通的功夫。能合幾個人的功力，集中在一個人的身上。但這却也不容易練成的。不但參與的人要功力相若，學的武功相同。更要緊的，是要練的人心意一致。那是談何容易之事？是以練這門功夫的人，武林中極爲罕見，而如今對方一上來，竟是八個之多，那實在是極不容易的事情了。而這種功夫，當然也是人數越多，越是淩厲的。他們共有八個人，就算每人只有五年功力的話，加在一起，也有近四十年功力了。是以七煞頭陀的心中，是着實不敢小覷他們的。

此時，那兩人一出掌，七煞頭陀便心下盤算，先硬接上他們一掌試試，在探測對方功力深淺之後，再作打算。倘若連這兩掌，也都接不住，那自然也沒有再和對方動手的餘地了。

因此，他一見雙掌擊到，身形一矮，叫道：「來得好。」他雙掌一翻，呼呼風生，兩掌便迎了上去。七煞頭陀練的功夫，乃是佛門神功中，至剛至陽的伏魔神功，與喪門幫那種陰柔的功夫恰好相反。

掌才發出，聲勢已然先聲奪人，眼看四隻手掌將要相交了。可是，就在此際，情形却突然發生了些變化！

喪門幫中頭尾二人，原是伸掌蓄勢向七煞頭陀襲來的，可是，在七煞頭陀既出掌，正欲硬接時，對方兩人的手掌，突然「叭」地一聲響，避過七煞頭陀雙掌，不與之相接，反倒互相交了一掌。在他們手掌相交之際，他們二人的掌心，已然相貼。而這時，原來在正中的兩人，倏地分了開來。

八人身形，一齊展動。原居正中的兩人，已首尾交替，迅疾無比地閃到了七煞頭陀的背後，各自一掌，照準七煞頭陀的背門印下，這一着不但有內力互通之妙，而身形變化，也輕巧絕倫。此一變招，乃喪門幫「一字長蛇陣」的陣形變化。

七煞頭陀兩掌發出，硬接不成，背後却已受敵，爲七煞頭陀始料所不及的。

七煞頭陀心知，若是轉身應敵的話，對方一定尚有更加意料不到的變化，只怕夾纏下去，一個不妙，還要失手在這八人手中，豈是不妙。而這八個的內力互通之術，固然超卓，可是，却沒有一個是成了名的頭臉人物，若在此輩手下，稍一失愼而敗下陣來，那正合上了「陰溝裡翻船」這句話了。傳將開出，七煞頭陀竟然會敗在喪門幫無名小輩的手中，以後還怎樣做人？是以此時，他理宜轉身迎敵，或是反手和對方對掌，但是，他都不敢那樣子做，而是一提眞氣，身子猛地向上拔了起來。

七煞頭陀突然身子拔高兩三丈，在半空之中，猛地向前翻起一個觔斗來。一連翻了七八個觔斗。

當然，每翻一個觔斗，他的身子便向下縱落許多。七八觔斗下來，他身子也已落地了。但是這七八個觔斗翻下來，他却已迅疾無比地向前翻出了七八丈，已然脫出了那八個人的包圍，進了嚴家莊的大門口了。

這一變化，來得迅疾之極。當七煞頭陀的身子在空中翻轉之際，就如旋風一樣，前後只不過是電光火石，一眨眼間的事情。那八個人的陣形變化再巧妙，也是攔阻不住他的了。

七煞頭陀甫一落地，便一聲長笑道：「華山，老霍、我已進莊了。你們還不來麼？」

那八人齊聲道：「原來七煞頭陀，擅長滚蛋功夫！」那八個人語音一致，講來極其響亮。

就當他們話剛出口之際，七煞頭陀突然一聲怪叫，身子已向上騰起。一躍起來，便在空中疾翻觔斗了。

剛才他翻觔斗，是由高處翻低處，可是此際，却是由下而上，一個觔斗比一個觔斗高。轉眼之間，七八個觔斗過處，他已騰身於兩三丈高空中了。這一下變化，可說是比剛才他突然向外逸去，更出人意表之外。

而當他翻到半空之中，到了那八人頭頂之上，那八人還在錯愕之間，只聽得七煞頭陀在空中發出了一陣驚天動地的大笑之聲。緊接着，便是一陣尖銳之極的破空之聲，只見七色光芒，出自七煞頭陀的身側，向外電射而出！

那七股光芒，向下射出的勢子，可以說快疾到了極點。華山神龍和霍東方二人一見那七股色彩不同的光芒，電射而出，心中猛地吃了一驚。因

爲他們想不到，七煞頭陀竟然會將他當年震驚天下，久已未用，輕易絕不動用的絕技——七色神梭，使了出來。這七色神梭，當年，他曾立下毒誓，除非不發，發則必然要射中敵人。此時他七梭齊發，對方八個人，至少要有七個人被射中，不死也得重傷。這一來，和喪門幫的仇可結得大了。而起因，却只不過是言語齟齬而已，這實實在在是大大不值得的事情。

正當華山神龍和霍東方二人大吃一驚之際，只見嚴家莊中，有兩個人如流星也似向外趕去。那二人向外趕過去的勢子，可說快到了極點。那二人趕出的勢子，不遜於七色神梭下射之勢。然而，他們却是從遠處而來。七色神梭則自上向下射來，相隔只不過兩三丈遠近而已。

這兩條人影尚未掠到近前，雙手齊揚，「嗤嗤」之聲不絕，也有十幾件暗器，一齊向外飛了出來。有的射向七色神梭，有射向七煞頭陀。

射向七色神梭的那些暗器，自然是想將七色神梭砸得向外飛了開去。可是，七煞頭陀的七色神梭，雖然說是暗器，但每一柄長達兩尺，全是精鋼打就，作三棱形，兩頭尖、當中豐，鋒銳無匹，每一柄足有十來斤重。在每一神梭之上，皆鑲有三粒寶石，每柄神梭上的寶石顏色不同，是以不論日夜，當七色神梭電射而出之際，只看到七道顏色不同，奪目之極的耀芒。天下武林人物使暗器的甚多，暗器的種類也是不可勝數，但是，若論堂皇，霸道，只怕是七色神梭爲第一了。七色神梭既然如此之重，小暗器砸了上去，自然是不發生作用的了。

此時，七煞頭陀的身子再向上翻去，避開了暗器，却同時大叫道：「要命的別動！」

那八個人，一見到七色神梭電似疾快飛來，他們棄了內力互通之術，正準備亂竄亂逃。忽然聽得七煞頭陀在半空之中這樣叫法，這八人也是慣走江湖的人，立時省悟，果然都站立不動。

只聽得「颼颼颼」七下聲響過處，八人中，早有七個人，覺得右腿上一陣發涼，各有一柄神梭，穿過了他們的褲袴，順着他們的皮膚滑了下去。就着他們的脚邊，釘在地上。那七個人一時之間；實是不能相信自己，是否還在人世！

七煞頭陀身形一沉，落下地來。當然落地之後，那八個人還是呆若木鷄地站着，七煞頭陀「喂」地一聲道：「各位，我這副七色神梭，得來不易，各位莫非不想歸還了麼？」

七煞頭陀一出聲，那八人才各自驚呼一聲，一齊向上拔起，並向後退去，正當他們剛退開俄頃，地上齊齊整整，插着七柄神梭，那七個人的確是被射中了，但却只射穿了袴脚，飛棱緊貼着他們的大腿掠過，竟然一點也未曾傷及他們的肌膚。

七煞頭陀內力用得恰到好處，方位算得準確無比，這一手絕技，實是令人嘆爲觀止！

華山神龍和霍東方二人直到此時才鬆了一口氣。而自莊內飛射而出的二人，一看到七人未曾受傷，面上神色也頓時緩了過來。

那兩個飛射出來的人，看來像是孖生兄弟，天生的倒吊眉，三角臉，臉長逾尺，面上似哭非哭，悲苦無比，彷彿他們的愛妻被奪，兒女被殺似的。此時二人一齊向七煞頭陀拱了拱手道：「佩服，佩服！」二人一開口，更是語帶哭音，令人聽了，極不舒服。七煞頭陀一轉過頭，和那二人打了一個照面後，心中也不禁一凜，暗忖：這兩個人是怎麼了？他媽的誰看到他們這副欲哭無淚的長相，還忍心和他們動手嗎？七煞頭陀的性子暴躁，但是骨子裏，却是個心地良善的好人。

當下，也向二人拱了拱手，道：「兩位心中若有不痛快，請走遠一點去哭，洒家別的不怕，却最怕人流淚拖鼻涕了。」

那二人却只苦笑一下，並不回答七煞頭陀的話，只是自顧自講起話來，一個道：「這七色神梭果然非同凡響，人家剛才說了，這東西十分難得，我們自當奉還。」

另一個道：「自然，說不得只好獻醜了。」

七煞頭陀乃是何等人物，他聽得二人如此說法，便知道那兩人雖然看來貌相這等的淒苦，但分明是身懷絕技的人物，聽他們的說話，像是要在自己的七色神梭之上玩點花樣。

那七色神梭乃是自己仗以成名的武器，却是容不得他們來開玩笑的，還是快點去將它收回來的好。

七煞頭陀一想及此，身形閃動，已向前掠了過去，可是他這身形甫展，那二人却已然出手了。

須知那二人，確實是孖生兄弟，乃是喪門幫的兩個副幫主賴奇，賴能，兄弟二人幼有奇遇，武功極高，這觀乎他們剛才從嚴家莊疾掠而出的敏捷身手，已可知梗概的了。

賴奇、賴能話方講完，七煞頭陀還在轉念間，二人的右手已一起揚了起來，只見他們每個人的中指，都迅疾無比地連彈了七下，每一下，發出十分輕微的「啪」地一聲，七下聲響，向前電射而出。

這時候，正是七煞頭陀搶先一步，想把他的七色神梭收回來之際，七煞頭陀一見十四股銀茫，每兩股射向一柄七色神梭，他立時便停住了脚步！

因爲，照這情形來看，那二人各自發出一枚暗器，像是想將插在地上的七色神梭射了起來一樣。

七煞頭陀在站定了腳步之後，心中不禁暗自冷笑，心忖別說那七柄七色神梭是一大半插在地上的，就算用力去拔，也要費勁不少。就算神梭是放在地下的，每柄也重達十斤以上，看他們所發出的暗器，銀光甚細，不像是有甚麼大力，只怕想要拔起自己的神梭，也不是容易之事！他既然存了看那兩人出醜之心，自然不再向前去，而那十四股銀光的去勢極快，他這裏身子才站定，只聽得「叮叮叮叮……」七下聲音過處，十四枚長不過半吋的喪門釘，已分別射在七色神梭之上，出乎七煞頭陀的意料之外，每一枚神梭，被兩枚喪門釘射中之後，竟「刷刷」連聲，向上斜斜地直飛了過來！

七煞頭陀一見這等情形，心中不禁大驚，身形一縱，待要趕過去，將七柄神梭抄在手中，可是，他身形才起，賴氏弟兄手指又彈七彈，又是十四枚喪門釘，射了出來了。

七煞頭陀向上掠起的去勢雖快，但是，也難以和賴氏弟兄彈出的暗器比擬。那十四股喪門釘挾着「嗤嗤」風聲，向前電射而出，後發先至，趕過了七煞頭陀，又分別射在半空之中的七枚神梭之上！

七煞頭陀身在半空，眼見這等情形，心中不禁暗裏叫苦，這十四枚喪門釘的勁力，他是心裏明白的。剛才神梭插在地上，尚且能將之彈得離地而起，向上疾飛了起來，何況此時神梭在半空之中，怎能與他的喪門釘相碰？果然，七煞頭陀心中正叫苦間，只見七枚神梭被喪門釘彈中之後，就如同勁弓脫弦的箭一般，向上疾飛了起來，轉眼之間，已穿過了護莊河，向嚴家莊內圍牆，直落了進去。在這般情景之下，七煞頭陀當眞是追也不好，不追也不好，爲難之極。

賴氏兄弟則已向前掠近，七煞頭陀身形下墜，轉過身來，三人恰好打了一個照面，賴氏兄弟一拱手道：「大師賜諒，我們闔幫上下，既然都有點賊頭狗腦，那麼手腳自然不免快些，要不然，豈不是成了偷一次，被捉一次的大笨賊了麼？」

難得的是，他們二人分明在手腳上佔了上風，將一套威鎮江湖的七色神梭，如流星趕月般逼進了嚴家莊之內，錯非七煞頭陀不想得回那套神梭，要不然，還眞得大費周章！可是，他們二人的面上，却一點驕傲也沒有，在講話之際，也像是隨時可以哭出淚水一樣。

幸好霍東方此時上來打圓場，哈哈一笑道：「七煞頭陀，喪門幫兩位副幫主，既然將你的一副七色神梭請了進去，你是神梭之主，自然也在被請之列了，我們何不一齊進到莊內，慢慢再說。想來，喪門幫雖然人才濟濟，但也不致於會以爲咱們三人是好欺負的。」

七煞頭陀趁機收手，心想除了這樣，也沒有別的方法可想，是以忙道：「哈哈，那洒家就進莊去瞧瞧！」

賴氏兄弟發出一聲冷笑，齊聲道：「要是七煞大師瞧不順眼時，那我們自然會吩咐人將七色神梭交還，好讓大師再展神威！」

賴氏兄弟這幾句，說得十分尖酸刻薄，七煞頭陀眼一瞪，口一張，又待發話，可是他一想，自己的七色神梭的確是落在人家手中，自己發話，對方若是再嘲幾句的話，只怕更加受不了，還不如忍氣吞聲算了。是以，他雖然張大了口，却是未曾發出聲來。

霍東方哈哈大笑道：「對了，咱們且到莊內去瞧瞧，也好拜會輕易不在江湖露面的喪門幫幫主，請各位領路。」賴氏兄弟道：「請！」隨着這一個「請」字，他們二人的身子，已然斜斜向前，讓了開去，霍東方、華山神龍和七煞頭陀三人，一齊跟在後面，緩步跨進莊內。

三人跨進了莊內，心中暗自吃驚。因爲喪門幫素來行事，怪誕神秘，武林中的聲名並不太好。三人早就有點瞧不起他們，可是這時進得莊來，只見莊內的喪門幫幫衆，或三個一堆，或五個一羣，看似閒閒散散的站着，但是一路看下去，每一組人站的方位，都大有組織，分明如遇變故，便可以首尾相顧，合力禦敵的。能有此等的調度，那喪門幫自然也不是「野狐禪」了。

賓主五人，走進了莊門，便是一塊大廣場，到了嚴家莊的聚事廳中，只見聚事廳內，已坐了不少人。凡是坐着的，俱皆不是喪門幫的人。三人略略一看，那些人，都是武林中極具名望的首領，即使未曾見過面，大抵一望而知，都是有來頭的人物。廳中並沒有喪門幫的人在，只是喪門幫的人，盡皆站着，排列兩旁，站在柱後，而聚事廳的正中，上放着莊主九尾龍嚴令的靈柩。

靈柩前香烟繚繞，靈位之側，一張老大的高椅。這時，高椅上正坐着一位亂髮如蓬，虬髯如蝟的老者。那老者的頭髮、虬髯，盡皆雪也似白，只看到一雙靈光閃耀的眼睛，在亂髮之中閃閃生光，形態威猛，令人一見，心中便不禁生凜！喪門幫幫主銀髯翁許長命，霍東方等三人全是知道的，但是見到他的面却是第一次，這時三人心中盡覺稱奇，心想，這人多半是一上來，便練錯了功夫，竟會去專練陰柔的功夫。若是他練陽剛的功夫，再加上他的長相，豈不是和天神一樣。

三人穩步走來，銀髯翁許長命緩緩站起來，賴奇、賴能二人，加快腳步，轉到許長命的背後，一左一右站定。許長命向霍東方和華山神龍一拱手道：「兩位請坐！」

早已有喪門幫幫衆，搬了兩張高椅過來，却再度冷落了七煞頭陀。霍東方與華山神龍互望了一眼，齊聲道：「我們來到嚴家莊，尚未在嚴莊主靈前拜祭，怎地便坐呢？」

兩人這兩句話，却也十分厲害，分明是指責喪門幫强佔地頭，不將嚴令的靈柩放在眼內。而且，也表示否認喪門幫在嚴家莊中的主人地位，暗示雙方都是客人之意。

許長命一聲冷笑，道：「原來你們是嚴莊主的好友？」

霍東方道：「自然如此！」許長命又道：「既是如此，稍停三位還需秉公論斷，莫令嚴莊主死得寃枉了，也莫令眞兇逍遙法外才好！」

七煞頭陀厲聲道：「許長命，你想說誰是眞兇？」

許長命徐徐地道：「再等一日，待敝幫所請的人來齊之後，敝幫弟子，自當將事情眞相，詳細報告出來，嚴莊主遺體尚在，各位也可以看出嚴莊主致死之因。那時，眞兇就不指自明了。」

七煞頭陀道：「說得好聽，那麼，你將劉金獅軟禁在嚴家莊上，却是何用意？」

許長命嘿嘿乾笑了兩聲道：「軟禁劉金獅，這未免太笑話了。劉金獅乃是何等樣人，豈是喪門幫軟禁得了的？他是自己前來嚴家莊的。」

七煞頭陀揚聲道：「本來嘛！劉金獅乃是光明磊落的漢子，豈會畏懼小人的誣陷！」

金獅劉天豪在武林中的聲名實是極高，况且，此時喪門幫邀來的人，泰半是劉天豪的至交，這些人雖然是喪門幫出面請來的，但對於喪門幫指責劉天豪殺死九尾龍的一事，心中却十分不滿，只不過他們想到，喪門幫方面，一定掌握了不少証據，否則，此事關係至大，豈容草率誣陷。而且，各人甫抵嚴府之中，喪門幫始終以禮相待，是以他們也都未便發作，但這時，七煞頭陀大叫一聲，衆人便有同感。一時之間，大廳上人聲鼎沸。

許長命一聲長嘯，道：「在下已然說過，若是各位憑心秉公，斷定嚴令之死，與劉金獅無關，那麼，自許某人以下，喪門幫幫衆七百四十八人，任憑劉金獅處置，各位如今且暫勿多議，如何？」

許長命講出了這樣的話，衆人乃告靜了下來，七煞頭陀也不禁呆了一呆，道：「那麼，我們要見劉金獅！」

許長命冷冷地道：「明日，閣下自然可以見到劉大俠的！」

七煞頭陀堅持道：「不行，他如今爲甚麼不能見人？」他只講了一句話，立時揚聲道：「劉金獅！劉金獅！老華山、霍老大和我，都已到了嚴家莊！」這一句話，乃是鼓足了眞氣叫出來的。刹那間，大廳之上充滿了迴音，綿綿不絕，傳了開去，不知可以傳出多麼遠。只要劉天豪在莊上，是定然可以聽到的。

七煞頭陀的聲音，剛一靜了下來，便聽見遠處傳來了「哈哈」一下笑聲，那一下笑聲來得雖遠，可是，笑聲傳到了大廳之中，却仍然震人耳鼓，而且，聲音沉實嘹亮，一聽便知那是內家氣功有極高造詣的人所發的。大廳中人立時聽出，那正是劉天豪的聲音！

接着那一下笑聲，便聽到劉天豪道：「七煞，是你麼？」

七煞頭陀也大叫道：「劉金獅，你在何處？」

劉天豪的聲音繼續不斷地傳了過來，道：「我自然是在嚴家莊內，如今爲避嫌疑，我們還是暫不見面的好！」

七煞頭陀與劉天豪的交情甚篤，他一上來，便對喪門幫沒有好聲氣，便是因喪門幫將劉天豪軟禁了起來之故，這時，他和劉天豪這個應答，知道劉天豪並沒不妥，他便已放下心來，「呵呵」大笑道：「劉金獅，事完之後，我們還得和許長命玩玩。」

劉天豪也道：「自然、自然！」二人一齊長笑，笑聲連綿不絕地傳開去，整個嚴家莊中的人，都可以聽得見。

這時，劉天豪正在嚴家莊東端的一個小院落之中，那院落四面環山，乃是一個環形的小湖，水是從山上引下來，又緩緩向外流去的，是十分清澈的活水，小湖約有三丈來寬，環繞着院落。這時，水中有十來艘快船，來回穿梭也似地划着，快船之上，全是喪門幫中的高手。喪門幫將劉天豪安排在這樣的一個院落之中，當然是怕他在邀請的衆人來到之前溜走，却不料劉天豪是有意假嚴家莊來避難的，要趕他走也不肯走的。

劉天豪才在嚴家莊中住下來時，心中着實還在提心吊膽，唯恐索命血魔影追上門來，祇怕連喪門幫的高手，也是抵擋不住。可是，一天接一天，他安安穩穩地住在嚴家莊上，甚麼事情也沒有。他的心中，也一天定過一天。等到七煞頭陀的聲音一傳了過來，他更是高興，因爲，自己的幾個知己朋友都也到了，祇怕喪門幫這次勞師動衆，結果却不免要虧本了！

他心中得意，心情輕鬆，背負着雙手，緩緩地向外踱去，到了湖邊上，望着湖上來回划動的快船，心中祇覺好笑，看了一會，又沿着湖慢慢地踱着。自從索命血魔影在他家中的墻上出現以來，他的心情，以這時最愉快了，他彷彿看到自己的災難快要完結了，聲名、地位，都已漸漸地恢復正常了，他又可以成爲武林中，首屈一指的人物，連索命血魔影這種厲害的人物找上門來，他都可以應付過去，今後，尚有甚麼事應付不了？他想到了這裏，當眞忍不住要大笑了起來！

可是，也就在此時，他突然聽得，在議事廳方面，傳來了一聲怪叫，道：「放屁，我要去，你們憑甚麼阻住我的去路！」

劉天豪一聽得那聲音，便陡地一呆。那是劉鳳的聲音，是他的大女兒劉鳳！劉鳳爲甚麼也到嚴家莊來了？她在吵甚麼？喪門幫準備怎樣對付她？劉天豪一直最關心的是劉鳳，雖然劉鳳早已長大成人了，但是，他始終還當她是一個小孩子一樣，是以當劉鳳的聲音一傳到了他的耳中，他立時站定了身子來。

只聽得劉鳳的聲音，繼續傳了過來。但是劉鳳的功力，當然不能與七煞頭陀相比，七煞頭陀眞氣一提，以內家眞氣將聲音吐出，出自他口中的每一個字，劉天豪都可以聽得清清楚楚，但是劉鳳發出的聲音，劉天豪聽來，却是斷斷續續的一些話，他聽得劉鳳在叫道：「放屁，我有要緊的事……你們怎地不讓我去見……我……非見不可，非見不可……哼……放屁……放……的狗臭屁……你們……想動手麼？」

在「你們……想動手麼？」這句話之後，便再聽不到劉鳳的聲音了，劉天豪本來早已算好了，在這裏安安穩穩地住着，直到喪門幫召齊了武林高手，來公斷九尾龍嚴令的死因時，那時，憑着他在武林中的聲譽，以及他和嚴家莊上，前來的那些高手的交情，再加上他是自己來到嚴家莊的，足証他不是做賊心虛之流，而且，嚴令死的時候，除了自己一家人外，根本沒有別的人看到，死無對証，他至少有七成的把握，可以擊退喪門幫的指控！而且，他也已經想好，當他擊退了喪門幫的指控之後，他就付之一笑，並不追究喪門幫，賣個交情給許長命，如此一來，自己這樣大方、豪爽的事跡，傳了開去，武林中一定傳爲美談，他在武林中的聲譽，自然只有更好了！他的如意算盤，本就打得不錯，但是，劉鳳的聲音，突然傳了入他的耳中，却將一切都打亂了。

他不能再在這小院落中等下去，他必須要出去看看，喪門幫究竟要怎樣對付劉鳳，而劉鳳口中所說「要緊的事」，究竟又是甚麼事呢？他陡地轉身，眞氣一提，身形已待拔了起來，向正湖中心的一艘船上躍去！

可是，也就在那一刹間，他的心中突然掠過一絲念頭：是不是索命血魔影來到嚴家莊來，但是却已經找到了劉鳳了？劉鳳所謂有要緊的事，就是指索命血魔影要來找他而言的？如果是這樣的話，自己怎可以出去？然而，幾乎是當他想到了這一個念頭的同時，他苦笑了起來。他知道事情不會是那樣的，劉鳳是他的女兒，他怎會不了解劉鳳？如果是劉鳳有了索命血魔影的甚麼訊息，那麼，她絕不會冒險再來看自己，一定遠遠離開的，這時，她會來的，那証明她所帶來的定然是好消息！

一想到是「好消息」，劉天豪再也忍不住，他一聲大喝，身子突然向上，斜斜地拔了起來！劉天豪的武功何等之高，他身形疾拔而起，捲起一股勁風，令得湖邊上的野草盡皆偃伏，而他身在半空，衣袖迎風，獵獵有聲，就像是一頭怪鳥一樣，疾起疾落之間，已然落到了一艘正在划行中的快艇之上。

那快艇上有四個喪門幫的高手，劉天豪突然自天而降，他們四人驚愕得連話也講不出來，只是張大了口。劉天豪「哈哈」一笑，隨着他這一笑，他的身子，又再度向上斜斜拔起！這一次，他若是再落了下來的話，便可以到達對岸了！

但是，喪門幫不是一些烏合之衆，幫主許長命更是足智多謀。他們對劉天豪的防範十分嚴密，劉天豪只當自己可以輕而易舉地闖出去，那實是大錯特錯的事！

他第一次的躍起，由於出其不意，被他順順利利地落在船上，點了點足，二度拔起，可是，當他二度拔起之際，湖對岸的草叢之中，只聽得弓弦之聲不絕，緊接着，便是密如連珠的「颼颼」聲，少說也有七八十支長箭，向身在半空的劉天豪電射而至！那些長箭和普通的羽箭大不相同，長達四呎，尖鏃又長又尖，簡直像是一枝長矛一樣，而且，發箭之人，也顯然是在武學上有相當造詣的高手，箭的來勢極其勁疾！

劉天豪心中不禁陡地一凜，他手一伸，已抓了一枝長箭在手，緊接着一橫手，便去格擋別的箭，只聽得「錚錚」一陣响，那些箭竟連箭桿也是鐵鑄的！箭雖被他砸得四下飛了開去，後來一支射中他的身體，可是，他却也難以再向前掠出，而逼得向下落來。他既然未曾到岸，向下落去，自然是落在水面之上！

劉天豪心中又驚又怒，他一面向下落去，一面眞氣疾運，等到他雙足離水面只有尺許之際，他雙手猛地向下一按！他早已將內家眞力，聚於掌心。這時，兩掌向下壓出，內家眞力如排山倒海也似，湧了出來。刹那之間，只聽得「轟」、「轟」兩聲响，湖水被他內家眞力激盪，形成了極大的噴泉，向上湧了起來，而他的身子，也仗着這兩按之力，向上颼地拔了起來！

他的身子是隨着兩股噴泉一齊向上升起的，水向他的身上淋下，但由於他全身眞氣迸發，水珠沾在他的身子，紛紛迸射了開去，一時之間，蔚爲奇觀！

他這次拔在半空之中，也已學了乖，人才拔起，雙袖便向前疾掃了出去，呼呼兩股勁風，將迎面射來的鐵箭一齊擋了回去，而他向前的去勢不

減，人已逼到了岸前，這時候，他向岸上望去，心中才不禁叫了一聲「糟糕！」

原來，就在那一個躭擱之間，在快船上的高手，已一齊躍上了岸去，和早就埋伏在岸上的高手會合，足有八十多人，圍成一個半圓，劉天豪向岸上落去，是非落在這個半圓之中不可的，除非他向後退，他如果向後退，那麼，他就又要掉到水中去了！劉天豪略一猶豫，一聲長嘯，身子仍然彈了起來。他是想藉着突然彈起來的勢子，在衆人的頭頂之上，逕自掠了出去的。

可是，他在一彈了起來，就聽得圍在前面的七八十人發一聲喊，已有六個人一齊躍起，向上迎了上來，六柄明晃晃的長劍，一齊向他遞了上來，劉天豪覷得眞切，中指「啪」地彈了出去，正彈中在一柄長劍的劍尖之上。那喪門幫中人武功雖也不錯，但是，怎能和劉天豪相比？一指彈中，他手中的長劍，「嗡」地一聲，便已被彈得向天上直飛了出去，劉天豪身在半空，可是動作一樣敏捷，一指才彈中，手便向下一沉，五指一放一收，便已抓住了那人的胸口，將那人擋在他的身前，還有五柄長劍，本來是向他疾刺了過來的，但這時一見這等情形，便慌不迭地縮了回去。

劉天豪「哈哈」一笑，身子在衆人的頭上直掠了過去，已落到了人圈之外！劉天豪身子剛一站定，突然間眼前一花，一條人影如鬼似魅向他撲了過來。

這條人影來勢之快，實在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像劉天豪這樣的高手，也覺得陡地一呆。

就在他一呆之間，只聽得「啪」地一聲，右腕之上，陡地一麻！劉天豪這一驚，實是非同小可，他終究是功力非凡的高手，右腕一麻之後，手指不由自主地鬆開，但是，他立即反手一掌，向那條人影疾拍了出去，出手極其快疾！

可是，他那一掌拍空了，那條人影已向後疾退了開去，人影退開之際，是帶着劉天豪抓中的那名喪門幫高手，一齊向後退開去的。劉天豪在刹那之間，被來人將抓在手中的人抓走，心中也不禁大是駭然，連忙單掌護胸，向前看去，却看到喪門幫的幫主許長命！他正似笑非笑地，站在自己身前。

劉天豪心中更是陡地一凜，心忖這傢伙別看人不似人，但是武功之高，却的確非同小可，只怕不在自己之下！他沉聲道：「許幫主，小女來，何以你不讓她與我一見？」

許長命却「哈哈」一笑，道：「劉大俠怎知我不讓劉大小姐與閣下相見？」

劉天豪呆了一呆，道：「人呢？」

許長命向後一指，道：「看，這不是來了麼？」

劉天豪抬頭看去，果然看到劉鳳拉着一個孩子，向前疾掠而來，在她的身後，尚跟着好幾個喪門幫幫中的高手。

轉眼之間，劉鳳已到了他的面前，而劉天豪也看出，劉鳳牽在手中的孩子，正是他十歲的外孫，劉鳳的兒子。

劉天豪連忙道：「阿鳳，你將小豆兒也帶來作甚？」

劉鳳忙道：「爹，我和你說，在我們家出現的那——」劉鳳說到這裏，劉天豪便吃了一驚，這事若是說了出來，還當了得？他連忙揚手，不讓劉鳳再講下去。

劉鳳連忙收住了話題，不再向下講去。四面一看，劉天豪深知劉鳳一定有極重要的話向自己說，他忙問許長命道：「許幫主，小女有話要和我說，閣下和貴幫衆，可否迴避一下？」

許長命道：「劉大俠可以回屋中去詳談的。」

他向前一指，指的正是這幾天來，軟禁了劉天豪的那一個小莊院。

劉天豪從那小莊院中衝出來，本來就是爲了要和女兒相見。他本來就準備在羣雄到齊之後，才出來的，並無意走脫。

此時，看許長命的意見，像是大有防範他逃走之意，他心中不禁有氣，冷冷地道：「許幫主以爲我會離去麼？老實說，如今你要我走，我也未必走哩！」

許長命道：「那就最好了！」

這時候，除了喪門幫的人之外，許多爲喪門幫邀來的人，也都來了，和劉天豪交情較淺的人，都遠遠地站着，而與劉天豪交情好的人，則都湧向前來。

七煞頭陀則一馬當先，大聲的道：「老劉，要打架麼？」

劉天豪心中，急於要知道劉鳳急急忙忙前來，帶來的究竟是甚麼消息，無意再和許長命等人爭執下去。他又見這許多人趕到，反倒急於要進屋去了，是以「哈哈」一笑，道：「各位朋友請止步，明日且聽許幫主如何羅列罪名，今日小女前來，在下要敘一敘父女之情，不敢驚動各位了。」

衆人聽得劉天豪如此說法，緊張的氣氛已然鬆弛了不少，有許多人已漸漸離去，但是還有十來個和劉天豪交情最好的，如七煞頭陀等高手，却唯恐在最後關頭，喪門幫會使甚麼卑鄙的手段，對劉天豪有甚麼不利的行動。是以，他們不約而同的，在那個小院落之外，或坐或立，留了下來，並沒有離去的意思。

而許長命看到了這等情形，也生怕這些人會衝進去將劉天豪救走，是以，他和喪門幫中一干高手，便留在那院落之外，表面上是在招呼衆人，和衆人說話，實則是在監視衆人，不讓衆人有所行動。

是以，小院落外的情形變得十分微妙，外弛內張，衆人表面上全是有說有笑，但骨子裏却都在用心防對方突然的行動。

却說劉天豪、劉鳳和劉鳳的兒子小豆子，一齊走進了院落，一逕向前走去，穿過了幾重門，才到了院子的中心地。

劉天豪側耳聽去，還在院落之外的那些人的說笑聲，隱約可聞，有時，有人講話講得大聲了些，還可以聽得十分清楚，但是，在小院落中，却的確是一個人也沒有，很寧靜。

劉天豪忙道：「阿鳳，甚麼事？」

劉鳳也四面看了一下，確定了四周圍沒有人，才道：「小豆子，你說！」

小豆兒却低着頭，一言不發。

劉天豪見了這等情形，心中不禁又是好氣，又是好笑，同時，也充滿了疑惑。因爲看這情形，又像是以往一樣，是小豆兒做錯了甚麼事，他母親帶了他來自己的面前，要自己申斥他。

但如今是甚麼時候了？當眞可以說是危機四伏，生死未卜，小孩子就算眞的做了甚麼錯事，又怎地可以將他帶到嚴家莊來？

他立時道：「阿鳳，現在甚麼時候？你還拿小孩子來煩我？」

劉鳳忙道：「爹，我不是拿小孩子來煩你，這孩子，實在太頑皮了，你非好好地教訓他一頓不可，我已經罵過他了，可是還不成！」

劉天豪不耐煩的道：「算了，算了，他頑皮一些，又有甚麼打緊？」

劉鳳急道：「不是，爹，甚麼事都是他弄出來的，你聽他說吧！」

劉天豪突然一呆，道：「甚麼？甚麼叫全是他弄出來的？」

劉鳳用手指用力戳着小豆兒的腦袋，道：「賊小子，你可說了，你若再不說，阿公將你活活地打死！」

劉天豪的雙眉緊皺着，道：「小豆兒，甚麼事？你快說！」

小豆兒慢慢抬起頭來，道：「阿公……媽說過，若是我說了，你……你……你就不再……不再……責……責罰我的。」

劉天豪怒道：「少廢話，究竟是甚麼？」

小豆兒遲遲疑疑，但是，終於講了出來，道：「那天……我一大清早起來，用了一桶豬血——」

小豆兒才講到這裏，劉天豪的面色已「刷」地一下變了。他的右手猛地一伸，五指如鈎，已抓住了小豆兒的肩頭，那一抓，敢情極其用力，抓得小豆兒「格格」直響。小豆兒痛得怪叫了起來，再也說不下去了。

劉鳳連忙叫道：「爹，你要抓死他了，你還不放手！先聽他說完吧！他已經知道不是了，這才來向你老人家認錯的！」

劉天豪的手略爲鬆了一鬆，道：「你說！好小子，你快說！你用一桶豬血怎麼樣？」

小豆兒仰着頭，哭喪着臉，說道：「媽，阿公他……」

劉鳳忙道：「你快說，你說了，阿公就會放開你了。」

小豆兒道：「我用了一桶……豬血……在……牆上畫了一……個血人。」

劉天豪的手猛地一鬆，身子也騰地向後退出了一步，在那一刹間，他突然忍不住了，他只覺得眼前一陣陣的金光，在不斷地迸射着，而他却「哈哈」地大笑了起來。他實在是沒有辦法不笑了，那牆上的「索命血魔影」，根本不是甚麼「索命血魔影」，而是他的外孫小豆兒用一桶豬血畫出來的，哈哈，索命血魔影早已在武林中消失了。可是，那個血影，却使自己的一家全完蛋了，哈哈，這不是很有趣麼？這不是很有趣麼？

劉天豪不斷地笑着，小豆兒望着他的阿公，結結巴巴地，又道：「那是……滕管家叫我畫的，滕管家說……我如果照他的話做了……他就去捉兩條劇毒的蛇兒給我玩……阿公……我……弄髒了那牆……下次不敢了。」

劉天豪雖然不由自主地笑着，可是小豆兒的話他還是聽了進去，他也已明白，何以滕勝會在事情發生之後，扮成索命血魔影來恫嚇自己的了。原來，這一切，他是有陰謀的。

小豆兒說下次不敢，還有下次麼？在牆上那個血影未曾出現之前，自己在武林之中，享有何等的威望地位？但是，一桶豬血、一個頑皮的小孩子，用豬血在牆上畫了一個血影，就一切都變了。他已家破人亡，還會有下一次麼？他哈哈地笑着，道：「不會有下一次了，不會再有下一次了！」

他慢慢地向前逼去，講話的聲音也越來越是尖銳，道：「不會再有下次的了，就是這一次了！」他來到了小豆兒面前，陡地揚起手來，「砰」地一掌，便向小豆兒的頭頂之上拍了下去。

小豆兒急叫道：「媽！」在一旁的劉鳳則急叫道：「爹！」此時，小豆兒早已嚇得呆了，站在原地，動也不動，但是劉鳳一面叫，一面却疾撲了過去。

劉鳳看出父親在一聽到那血人原是小豆兒畫上去，而不是甚麼索命血魔影留下之後，顯然有點不怎麼正常了，她也看出，劉天豪突然向小豆兒擊出的那一掌，當眞是心中痛恨之極，想要取小豆兒的性命，是以她向前撲出的勁力十分急遽。撲出之後，心知要攔阻這一掌的去勢，已然不及，唯一的辦法，便是攻他的別處，使他撤掌，是以她隨着撲出之勢，雙掌一錯，「呼呼」兩掌，已然向劉天豪的腰際擊去！

劉鳳的功力本來就不錯，這兩掌更是關係她兒子的性命，更是運了九成功力，去勢極其迅疾，就在劉天豪的一掌快要擊中小豆兒的頭頂之際，只聽得「砰砰」兩聲響，那兩掌已一齊擊中了劉天豪的腰際，而且正打在腰際的軟穴之上。

劉天豪猝然之間，中了兩掌，身子騰地打橫跌出了一步，那一掌仍然向下壓了下來，但却已擊不中小豆兒，而將地上的青磚，擊得「叭叭叭叭」，一連彈裂了好幾塊，他連忙一扭身子，轉過了身子來，道：「好，阿鳳，你好啊，你打起我來了？」

劉鳳的那兩掌，只不過令得他眞氣略略一散，身子跌出大半步而已，以他的功力而論，是絕不會因之受傷的，但是，劉鳳是他最疼愛的孩子，是他從小親手帶大的，他在劉鳳的身上不知付出了多少情感，可是劉鳳此時，却傾全力來擊他的要害！他知道自己此時並沒有受傷，並不是因爲劉鳳手下留情，而是劉鳳功力不逮之故，如果她有可以擊死自己的功力，那麼不消說，自己一定已然死在她那兩掌之下了。當他想到了這一點的時候，再加上這些日子來的一切遭遇，他的心中實在是難過之極，陡地大叫起來，而隨着他的大叫，氣血上湧，鮮血自他的口中，狂噴了出來，噴得他前面的小豆兒和劉鳳二人一頭一臉！

劉鳳一見此等情形，也不禁嚇呆了，叫道：「爹，爹，你怎麼啦，你，你——」

她才叫了兩聲，劉天豪的身子，突然向前撲了過來，劉鳳更是大驚，連忙伸出雙手去，想將劉天豪的身子扶住。

可是劉天豪此際，全身奇經八脈，皆已斷裂，苦練了數十年的內家眞氣，這時正以排山倒海之勢向外迸散了開來，勢子何等之强勁，劉鳳想要伸手扶住劉天豪，她雙手才和劉天豪的身子相碰，便聽得「格格格格」一陣脆響，十隻指骨一齊斷折。

劉鳳痛極而號，身子連忙向後退了開去，可是劉天豪却仍然在向前撞了過來，接着又是「格格」兩聲，劉鳳的腕骨、背骨，一齊斷裂。劉天豪的身子，和劉鳳的身子碰了一下，「蓬」地一聲響，將劉鳳的身子彈了出去，彈出七八呎之遠，撞在一株樹上，枝葉亂飛，劉鳳的身子萎頓在地，幾乎已不復人形，早已死去了。而劉天豪在將劉鳳撞出之後，他的身子搖晃着，像是喝了酒一樣，他的體內，發出爆豆也似的「格格」之聲，轉眼之間，他身子猛地一側，「砰」地一聲響，也倒向地上，他倒下去的時候，力道仍然大得驚人，竟將地上的青磚一齊壓了下去，竟像是地上早就爲他挖好了土坑一樣！

當劉天豪在縱聲大笑之際，笑聲已傳到了外面，外面也起了一陣騷動，所有在故意裝作友好談笑的人一齊靜了下來，過了片刻，七煞頭陀厲聲道：「許長命，你在鬧甚麼玄虛？」

許長命也是莫名其妙，他自己自然知道，自己絕對沒有弄甚麼玄虛。但是，他却怕對方弄玄虛，以此爲藉口衝了進去，好將劉天豪帶走，是以他冷笑道：「七煞頭陀，你們想使狡計麼？」

七煞頭陀見他居然反咬一口，心中更是大怒，喝道：「咱們衝進去，劉金獅定然是中了喪門幫的埋伏了！」七煞頭陀直指喪門幫設下埋伏，在害劉天豪，此時，在這裏的人，又都是劉天豪的至友，不禁人人動容。

而許長命一聽得他們要衝進去，立時一聲長嘯，喪門幫的高手，一字排開，攔住了去路！

七煞頭陀的雙掌互錯，一搖身，便已攻了上去，可是在他攻過去之際，便聽到了劉鳳和劉天豪的高叫聲，劉天豪在高叫「沒有下一次了，沒有了」，聽來似乎不像是在受到喪門幫的攻擊，七煞頭陀雖然十分急躁，却也不是魯莽之人，他一吸氣，硬生生地將攻勢收住。

許長命回頭道：「去看看，是甚麼事？」兩個喪門幫的高手，身形疾拔而起。

七煞頭陀忙叫道：「要去看，大家一齊去！」他和霍東方二人，帶起呼呼勁風，首先掠了過來，一時間，是喪門幫的也好，不是喪門幫也好，一齊向那院落中湧了進去。等他們趕到的時候，劉天豪和劉鳳二人早已死了，只有小豆兒呆呆地站着，七煞頭陀一把拉住小豆兒的手，道：「怎麼一回事？小豆兒！」

小豆兒「哇」地一聲哭了出來，邊哭邊道：「我只不過拿了一桶豬血，在牆上畫了一個血人，我只不過弄髒了一幅牆，我只不過畫了一個血影！」

衆人你望我，我望你，而小豆兒繼續哭叫着：「我只不過弄污了一幅牆，爲甚麼要打死我？」

突然之間，有人明白了，片刻間，人人都明白了，每一個人都站着，一聲不出，劉天豪一家全完了，還有甚麼好說的呢？

（全文完）

上文提要：雲萬里的詭詐，騙過了王克業，梅嚴霜也幾乎上當，幸有人示警，才能將惡賊處決，示警的人是個和尚，協助克業師弟勸告嚴霜，見她心情矛盾，未願放下屠刀，只好讓克業暗中跟着她走……嚴霜去勾漏山，經過慈心菴留宿，菴主飛雲是房珏部衆的人，諉稱帶路入山，幸又有人示警，嚴霜卒將飛雲殺掉，直奔山區而去……



新派武俠長篇　金玉明・文　可飛・圖

煞氣嚴霜

巧擒萬惡元兇　洗雪血海深仇

話沒說完，白姓老者已接口道：「很好，你建一大功，主人必有重賞！」

接又道：「仍然包好，隨老夫來！」

鄭彥應聲，立刻重又將包裹紮好背於身上，隨着五名老者進入了老者背後的一座山洞。

洞中盤折甚久，移時始到了一道鐵鑄的門戶！

白姓老者在門上重叩三聲，鐵門呀然而開！

當門而立，是兩名相貌古怪的老頭兒！白姓老者對這兩個老頭兒，微微一笑，道：「煩二公跟主人稟陳，就說梅丫頭業已擒到！」

左面那個老頭兒，報之一笑道：「稍候！」

話聲中，他已飛退回去，閃進了左後方一道門中！

剎那之後，他重又走出，招手道：「房爺有諭，都進來聽令！」

於是一干人都進了鐵門，鐵門適時自動關閉！

衆人停步在這大廳中間，左後方門戶突移，房珏含着微笑走了出來，身後跟隨着兩名童子。

衆人立即紛紛施禮，房珏揮手而含笑道：「兄弟們免了！」

話聲中，房珏已緩步走向正面的「虎座」，坐了下來。

坐定，立刻對那白姓老者道：「白七弟，梅嚴霜成擒了？」

白姓老者躬身道：「是的，在『慈心庵』中被擒的！」

房珏嗯了一聲，目光一掃地上的包裹，道：「裏面就是？」

白姓老者道：「不錯。」

房珏道：「你仔細看過沒有？」

白姓老者道：「屬下看過了。」

房珏嗯了一聲，道：「大概沒有錯了，對吧？」

白姓老者道：「屬下看來是沒有錯了，但是仍請主人再……」

房珏接口道：「成擒經過如何？」

白姓老者一指鄭彥道：「是鄭堂主送來的，詳情靜候主人親詢。」

房珏哦了一聲，轉對鄭彥道：「鄭堂主你說說詳情吧。」

鄭彥胸有成竹，半實半虛的說道：「梅嚴霜中伏之後，屬下和飛雲就發覺另有強敵到了庵中，飛雲認定先送梅嚴霜是急務，遂商同分頭行事！屬下悄然由暗道先帶着梅嚴霜走，飛雲在庵中留待與敵動手，屬下走出數里之後，慈心庵恰正起火……」

房珏接口道：「你是說，飛雲可能已死？」

鄭彥道：「庵已被焚，飛雲怕是已遭毒手了！」

房珏道：「梅嚴霜祇是中了飛雲的迷香嗎？」

鄭彥道：「並已封了她的軟、痳、啞穴！」

房珏目光一掃白姓老者，道：「七弟可曾看清楚這一點？」

白姓老者道：「看清楚了，梅嚴霜穴道已封！」

房珏沒再問話，雙目却盯注在那包裹之上！

白姓老者適時又道：「話雖如此，屬下認爲主人親自看看似較……」

話沒說完，房珏已轉向其他四名老者道：「林九弟，崔斌八弟你們可曾看得清楚？」

林虎成和崔斌，是白叔承同守外面的五名老者之中的兩位，耳聆房珏動問，林虎成首先答道：「屬下看得清楚，確是那個丫頭！」

崔斌繼之道：「叔承兄曾令鄭彥解開包裹看過，那時屬下等人俱在當場，並且仔細辨認過包裹中人，果是梅嚴霜！」

房珏哦了一聲，道：「那就不會有錯了！」

話鋒一頓，接着又道：「我之所以一再詢問是否這個丫頭，實因這丫頭非但功力無敵，智謀也深，極可能假作昏迷混進山中！如今諸賢弟俱皆看過，又咸認不錯，那就不會再有錯誤了，這丫頭成擒，我們就再無顧慮……」

聲調至此一變，嘿嘿一笑，道：「鄭堂主！」

鄭彥應聲道：「屬下在。」

房珏道：「梅嚴霜成擒，是你的功勞，我不會忘記的！」

話鋒一頓，接着又道：「立即將這丫頭扔在『蛇穴』之中！」

白叔承接話道：「主人不親自檢看……」

房珏一笑，搖頭道：「用不着看了，賢弟們都說不錯，何必多此一舉！」

鄭彥此時恭敬的說道：「屬下恭請主人示諭，派出監看人選！」

房珏哈哈一笑，道：「鄭堂主，老夫信你無疑，不必選派監督人了！」

鄭彥却道：「屬下深感主人信任，但此事嚴重，屬下難當重責，仍請在五老中，選出監督之人，則屬下……」

房珏一笑，接口道：「遇事週全而小心，的是好的！」

話聲一停，房珏轉對崔斌道：「八弟辛苦一趟吧！」

崔斌應聲道：「屬下遵諭！」

說着，崔斌轉對鄭彥道：「鄭堂主請吧！」

鄭彥頷首，自地上抓起那包着梅嚴霜的包裹，背在了身上，向這廣廳右方的一道門戶走去！

崔斌相隨於後，坦步而行！

這舉止，都沒能逃過房珏的眼睛，他暗中點頭不迭！

當鄭彥業已行進右方門戶的時候，房珏突然揚聲道：「鄭堂主回來！」

鄭彥應聲而回，道：「主人有何吩咐！」

房珏道：「放下包裹，打開來！」

鄭彥應聲「是」，開始解脫包裹外面的繩索！

房珏適時道：「慈心庵被焚，飛雲可能喪命，他那迷香是獨門東西，鄭堂主，你可帶着此香的解藥？」

鄭彥搖頭道：「屬下那時祇顧擄人送呈，沒想到這一點！」

房珏一笑道：「沒關係，有時作事太週到的話，反而令人生疑！」

這句話，說得鄭彥胆顫心寒！他不是三歲頑童，自然聽得出房珏言下之意。

因之鄭彥私自慶幸，慶幸身上沒有這種迷香的解藥，否則必然會被房珏疑及自己是另有目的的了！

繩索解開了！床單也打開來！房珏暗中提聚一身功力，注目床單中的嚴霜！

不錯！床單裏面果然是那梅嚴霜，那朶「復仇之花」！

梅嚴霜軟綿綿躺臥床單之上，動也不動！

房珏這時才真的笑了，由心裏發出了笑聲！

在哈哈大笑聲中，房珏對鄭彥道：「就煩鄭堂主，將這丫頭扶在椅上！」

白叔承殘眉一皺，道：「屬下回主人，還是早些處置了這丫頭的好！」

房珏道：「七弟放心，適才我所以小心者，就是誠恐這丫頭有詐，如今我已看得明白，丫頭果已昏迷難醒……」

白叔承接口道：「話雖不錯，仍以立即處置而安衆人之心的好！」

房珏道：「當然！」

話鋒一頓，房珏轉對鄭彥道：「就煩鄭堂主動手吧！」

鄭彥一楞，「連這椅子一道拋入蛇穴？」

房珏搖頭笑道：「不！」

鄭彥皺眉道：「主人之意是……」

房珏道：「老夫要親眼看着她死！」

鄭彥還沒聽懂，白叔承却探囊抖手打出了一柄雪亮的匕首，插在鄭彥身前的地上，接着開口道：「鄭堂主，主人之意是叫你用這個！」

鄭彥哦了一聲，自地上拔起匕首，道：「在這裏動手？」

白叔承道：「正是！」

鄭彥應聲，道：「屬下遵命！」

房珏這時却道：「鄭堂主，你知道『雲萬里』是怎樣死的嗎？」

鄭彥垂手道：「屬下聽說了！」

房珏道：「很好。」

話鋒一頓，接着沉聲說道：「鄭堂主先放下匕首，聽老夫的吩咐，老夫要你出手點這丫頭那裏，你就點那裏，我要先叫這丫頭嚐嚐『五陰斷脈』的酷刑！」

白叔承道：「主人，這丫頭已被迷昏，早無知覺了！」

房珏一笑，道：「我自有辦法！」

崔斌却道：「屬下斗胆多言……」

房珏揮手道：「我知道你要說什麼，八弟放心，茲後這丫頭也難作怪了，在點她五陰脈後，我會叫她醒來……」

白叔承接口道：「一刀殺之，豈不乾脆？」

房珏恨聲道：「這丫頭殘我手下，殺人數百，手段之辣無與倫比，今落我手，焉肯就這樣將她一刀殺死！」

話鋒一頓，接着向鄭彥喝道：「鄭堂主聽着！」

鄭彥應聲，肅立候命！

房珏揚聲道：「出右手食中二指以『破穴指法』，先點這丫頭的『肩井』雙穴

，再轉『期門、七坎』……」

鄭彥隨話聲而出手，迅疾無倫！

豈料怪事適時而生！

首先衆人祇覺眼前一亮，平鋪在地下的那白色床單之上，倏忽兒多了「一朵」小小的紅花！

這朵小紅花，正是——「復仇山中復仇谷，復仇谷內的復仇花！」

復仇之花突然出現，祇嚇得衆人色變胆寒！

接着，平放於床單之上的那柄寶劍自動飛起，疾投向坐於椅中昏迷不醒的嚴霜手內！

嚴霜，睜開了雙目！

嚴霜，撤劍出鞘！

嚴霜，緩緩站了起來！

這石廳上所有的人，都儍了，呆了！

嚴霜笑了，笑聲充滿了「復仇之音」！

笑聲乍停，嚴霜已冷冷地對房珏說道：「房老賊，你想不到吧？」

房珏到底要比其餘的人識多見廣，雖在極度慄驚駭愕之下，却仍能壓制着激動，平靜下心神！

目光緊盯在嚴霜身上，道：「我曾想到妳可能做作入伏，混進山中！」

嚴霜冷哼了一聲，道：「我知道，但你終於還是上了當！」

房珏道：「我承認妳比我的耐心要强些！」

嚴霜冷笑一聲道：「爲報殺家之仇，我忍過人所不能忍的一切，耐過難以計數的日子，當然在最後的剎那，我不會忍耐不住！」

房珏喟吁一聲道：「我一連三次相試，妳在包裹中毫無動靜，我祇當妳果已入伏，豈料到頭來仍然落在妳的謀算之中！」

嚴霜道：「我熟悉你的狠毒，知道你若不親眼看着我死，是不會安心的，我當然會不慌不忙的等你……」

話未說完，房珏已接口道：「事已至此，多說閒話何用？」

嚴霜道：「不錯。」

房珏却一笑道：「嚴霜，妳雖然混進了進來，但却並不一定能如願復仇喲？」

嚴霜也一笑道：「信不信由你，你們是死定了！」

話鋒一頓，劍尖指向房珏道：「房老賊，你死的可能最慘！」

房珏心中轉動着鬼謀，道：「這很平常，誰先落在誰的手中，誰就先遭慘死！」

話聲一停，房珏突然揚聲又道：「衆兄弟，還不一齊擁上！」

沉喝出口，房珏接着向鄭彥道：「鄭堂主近水樓台，還不下手等到何時？」

鄭彥左手拿着匕首，右手提聚着眞力，聞言像個機器人似的，倏忽撲了上去，動作快極！

左手匕首劃奔嚴霜前胸，右手五指抓向嚴霜玉頰！

嚴霜一聲冷嗤，左掌輕揮，一聲慘號傳出，鄭彥匕首扔掉，身軀飛起，摔落丈外地上，挺也沒挺就魂歸地獄去了！

廳內自房珏起，到林虎成、崔斌、石傑、莫義、白叔承等五老，及「天璣」「地旋」二公，無不心胆皆寒！

緣因嚴霜輕揮左掌，他們雖看得分明，但對嚴霜凌虛揮出之一掌的奧妙，却無一識得！

鄭彥在房珏手下，固然是二流的人物，但在江湖中來說，却已能入高手之選，若以房珏這身功力而論，殺一鄭彥自無問題，祇是若想輕舒一掌即能如願，却是休想！

如今房珏自認不能的事情，嚴霜却輕易而成，房珏怎能不懼，其餘衆人自然是越發胆寒！

嚴霜一掌而誅鄭彥之後，冷笑一聲道：「鄭彥昔日是奉令潛伏在『梅莊』的小醜，今朝又有送我進山的功勞，是故我叫他死的毫無痛苦！」

話鋒一頓，左手一指白叔承、石傑、莫義、崔斌、林虎成，五名黑道中老一輩的高手，道：「爾等必然是江湖中人，稱爲『兩淮五霸』的五個老賊？說！我可曾錯認了你們這五個老兒？」

白叔承在五霸中，排行爲大哥，此時雖明知後果不堪，但事已至此深知當縮頭的烏龜，不如作出頭的王八了！

於是一挺前胸道：「丫頭，正是你家五位太爺！」

嚴霜銀牙一咬，道：「昔日爾兄弟是包圍先父的主兇，現在還想活嗎？」

話聲中，嚴霜緩步逼了上去！

白叔承身形閃移，退後丈餘！

他目光向崔斌等人一瞥，道：「今朝若非魚死，定當網破，兄弟們還不動手！」

崔斌探手，寶劍業已出鞘！

石傑一聲沉叱，解下了他腰間的「龍頭軟棒」！

林虎成嘿嘿兩聲，潑風大斧撤出！

莫義自不等待，毒蜂錐已交於雙手！

白叔承哈哈兩聲，他那張成名武林殺人無算的「天羅蓋」，也交於右手之中，左手還多了支「點穴刺」！

「天羅蓋」，名字十分好聽，說穿了祇不過是張小網兒罷了，當然，他這張網並非普通之網！

「天羅蓋」，是五金絞合所編的一張丈餘廣寬的網，此網軟若絲絮，但却非普通刀劍所能傷！

與敵動手，此網張開，將來敵罩入網中，自然生殺由心！

左手那「點穴刺」，另有陰毒的用處，是故這老兒自成名之後，仗恃這一刺一網，作盡惡事！

當然了，這老兒手下自然有着不凡藝業，超人的功力！

否則房珏之毒辣和仔細，不會收攬無能之輩的！

五霸列開陣式，個個眈眈視而不懈！

房珏此時腦海中電旋般閃過一個意念，立即沉聲道：「丫頭乃我等公敵，今朝是有敵無我之戰，談不到什麼仁義，天璣地旋二公，請即出手相助！」

天璣和地旋兩個老頭兒聞令而動，上步站到了嚴霜身側！

他們一左一右而立，但却手無寸鐵！

嚴霜早就注意這兩個老頭兒了，此時正色道：「據我所知，當年血洗『梅莊』並沒有你們！」

天璣頷首道：「不錯！」

地旋却道：「以整個武林之力，對付一家一姓，吾兄弟不爲也！」

嚴霜道：「既然如此，你兄弟何必爲人作刀呢？」

天璣道：「說的是，但妳不該到『勾漏山』來逞兇！」

嚴霜黛眉一挑道：「這是什麼話？」

地旋道：「房大俠祇是在此作客，老夫兄弟奉主人之命，保護山區以及客人，妳想在此逞兇，自是容妳不得！」

嚴霜一楞，道：「你們主人是誰？姓什麼？」

天璣道：「老夫兄弟的主人，妳不會曉得的！」

嚴霜道：「爲免多造殺孽，最好你說出來聽聽！」

地旋道：「告訴妳也沒有什麼，老夫兄弟的主人姓佟！」

嚴霜聞言一楞，不由道：「是佟鍾？」

天璣雙目一霎，道：「咦，妳認得老夫兄弟的小主人？」

嚴霜黛眉一皺，道：「嗯，見過他！」

房珏得此良機，怎肯放過，立刻道：「必然是在『辰州』見過？」

嚴霜沉聲道：「是又怎樣？」

房珏道：「他率人爲『辰州雙奇』助陣，至今未歸！」

話鋒一頓，接着哦了一聲，又道：「老夫明白了，佟老弟可是已死在妳丫頭手中？」

嚴霜嗯了一聲，道：「不錯，怎麼樣？」

房珏暗喜心間，立刻轉對天璣和地旋道：「你們聽到了吧，天魔叟老前輩出山就爲找尋佟老弟，不料佟老弟早已慘死在這丫頭的手中……」

話沒說完，天璣已沉聲向嚴霜喝道：「丫頭，你殺死老夫的小主人的事，是眞的？」

嚴霜冷冷地說道：「他率人陰謀暗算於我，我自然留他不得！」

地旋一聲怒吼道：「那妳今天是死定了！」

話聲中，雙掌猛揚撲去！

天璣適時喝道：「等一等！」

地旋全身已經暴起，聞聲竟能一收而退回！

嚴霜暗中皺了皺眉頭，已知這兩個老頭兒十分難纏了！

地旋退回之後，道：「攔我作甚？」

天璣道：「記住老二，人要生擒，好留給老主人發落！」

地旋哦了一聲道：「怕不容易！」

說着，閃射着寒光的雙目，一掃嚴霜！

嚴霜黛眉深鎖，哼了一聲！

地旋被這聲冷哼勾起了怒火，對天璣道：「老大，祇要有口氣就行吧？」

天璣道：「那不行，總要叫這丫頭能自己供出殺小主人的經過來才成，否則老主人問起來多不方便？」

地旋道：「老大，你也看得明白，這丫頭不含乎……」

天璣接口道：「再不含乎，難道咱們哥兒兩個還收拾不下來？」

地旋一笑道：「要是雙雙動手，自然又當別論了！」

天璣道：「對殺小主人的丫頭，難道還講究什麼？」

地旋頷首道：「對，咱們動手！」

這兩個老頭兒，似乎是根本沒把嚴霜看在眼中，一問一答，大有祇要雙雙動手，嚴霜必然被擒之概！

嚴霜神色一正，道：「你們兩個老頭兒聽着，我殺過佟鍾不假，但是現在却不想再多殺無辜，至於殺佟鍾之仇之恨……」

天璣冷哼一聲道：「現在妳說什麼也沒有用了，老夫兄弟是非生擒住妳不可！」

嚴霜沉聲道：「我爲復血深仇等了十幾年了，今朝不論是誰，祇要敢橫裏出頭代房珏動手，我是有一個殺一個！」

地旋道：「就算這樣好了，丫頭妳進攻吧！」

嚴霜雙目一瞪，道：「我最後警告你們，誰出頭誰先死……」

房珏突然接口向五霸叱道：「白七弟，二公業已答應出手，你們還等什麼？」

白叔承等五人早欲進攻，祇因礙於天、地二公那些規矩，不便出手，此時有了房珏的吩咐，自然不再等待了！

石傑首先發難，龍頭軟棒一順，纏向嚴霜腰間！

林虎成繼之而起，潑風大斧一東一西砍下！

莫義悄沒聲的欺到嚴霜身後，毒蜂錐扎向後心！

崔斌手腕一震，寶劍劃削嚴霜頭臉而來！

白叔承「天羅蓋」當頭撒下，點穴刺分心而倒！

天璣右掌猛的拍下！

地旋左手直抓軟肋！

七個人，無一不是黑道中頂尖兒的高手，也無一不是出招極狠，內中天璣地旋，功力更高，掌勢挾風銳不可當！

豈料嚴霜祇將身形一轉，人已脫出了七人的包圍，寶劍閃出奇光迅疾無與倫比的射奔了房珏！

房珏早已有備，在嚴霜撲到前的剎那，他已縱身加入了七人的行列，使嚴霜撲了個空！

房珏狡猾萬分，他加入了行列，則迫使嚴霜以一敵八，否則就休想能碰到房珏半根汗毛！

嚴霜本來不想再多殺無辜的，此時却已被逼兩難了！

當房珏加入了行列之後，五霸和二公已再次攻上！

嚴霜無奈，祇好揚劍對敵，雙方立即殺在一處！

這次雙方九個人短兵相接，情形是又險又快！

快得簡直使人看不到影子，那林虎成已扔了潑風雙斧，一聲淒厲無比的吼聲傳出，林虎成失去了雙臂！

就在林虎成慘吼出聲，雙臂被砍斷腥血狂噴的刹那，崔斌也將寶劍撒了手，連帶一條右腕也齊肩折斷！

林虎成傷勢太重，扔斧暴吼被迫退出之後，立即摔倒在地上，滾着喊着轉着翻着，不動了，他因傷重又失血過多而慘死了！

崔斌却因祇斷了一隻右腕，悲號一聲暴然而退，才待想辦法止血裹傷，面前寒光一閃，已被釘死在地上！

殺崔斌的，並非是嚴霜那柄寶劍，而是莫義那毒蜂錐！

莫義由後方攻進，當嚴霜追撲房珏而撲空，再次闖進行列中後，莫義變成正面和嚴霜動手了！

嚴霜劍展奇招一劍斬下了莫義的人頭，但是莫義前撞之勢未止，正好撲上了已受重傷的崔斌！

莫義那雙毒蜂錐，連尾帶頭部送進了崔斌的肚子裏面，不論崔斌多狠，也休想再能活下去了！

石傑見機，龍頭軟棒打出一招「毒龍擺尾」，人却不管這一棒能否中的，往斜方飛縱了出去！

適時，白叔承「天羅蓋」猛地罩下，已到嚴霜的頭頂！

嚴霜身形一飄，攔住了石傑的去路，劍鋒一閃，斬向石傑頸間！石傑大驚失色，忙不迭的又往回縱去！

那知嚴霜這一劍，竟是虛招，用意就要石傑再往回逃！

石傑慌不擇路，恰正逃到「天羅蓋」下！

白叔承倏忽揚腕欲將「天羅蓋」收轉，嚴霜寶劍閃揮，硬將那五金絞合而成的繩網削斷！

嚴霜這柄劍，是乃師得自房珏手中而轉贈者，別說是五金合絲的索繩，就是一塊純鋼，也會遇之則開！

網繩一削而斷，「天羅蓋」蓋住了石傑，嚴霜寶劍一劃，「天羅蓋」成了「破羅蓋」，石傑變成了「碎傑」！

兩淮五霸，祇在霎霎眼的工夫，已了賬了四個，剩下來的罪魁禍首的白叔承，怕也活不過多久了！

天、地二公，此時皆已收起狂傲，十分愼重的出手了！

白叔承目睹四個盟弟皆已慘死，魂魄早喪，「天羅蓋」一毀，他亡命般向左方那道門戶中逃去！

嚴霜冷哼了一聲，左手一揚，二指凌虛一點，施展了快活仙婆看家的功力，白叔承立即隨指斷腸而死！

五霸至此是全「罷」了！

嚴霜倏忽退身向天、地二公叫道：「住手，聽我一言！」

此時的天、地二公，有些聽話了，也停手道：「要說什麼？」

嚴霜冷笑一聲道：「你們兩個老東西先向四下瞧瞧再說！」

天、地二公聞言一楞，目光一瞥四外，天璣道：「武林中人動手，死傷是平常之事，有什麼可瞧的？」

嚴霜怒聲道：「你們再看看！」

地旋道：「沒什麼值得看的！」

嚴霜哼了一聲，道：「一對老混蛋，我叫你們看看房珏何在？」

這句話提醒了二公，他倆左找右找，那裏還有房珏的人影！

嚴霜冷冷地說，道：「你們在替他拚命，他却早已逃之夭夭了！」

天璣眉頭一皺，沒有答出話來！

地旋却呸了一聲，道：「這個小子！」

天璣瞪了地旋一眼，道：「老二別撒村話！」

聲調一變，他轉向嚴霜道：「房珏雖然不德，但人都惜命，情有可原。」

話鋒一頓，接着又道：「五霸是爲他而戰，死的冤枉些是眞，至於老夫兄弟，是在爲小主人復仇，故此要另說另講！」

嚴霜黛眉一挑，道：「我問你們一句話，可願實答？」

地旋道：「老夫兄弟向無謊語！」

嚴霜道：「房珏是由左方這道門戶逃的，此門可通山外？」

天璣道：「妳問這些作甚？」

地旋却接口道：「通雖到山外，但想出山，以房珏這小子這身功力來說，不到明天中午，他休想辦到！」

天璣叱道：「老二你不該說這些話！」

地旋却抗聲道：「怎麼不該？」

天璣道：「房珏是客……」

地旋接口道：「我沒見過像這種作爲的客人！」

天璣道：「好了，不准再多說啦！」

地旋道：「也沒有好說的了！」

嚴霜此時對二公正色說道：「我再問你們一句話！」

天璣道：「妳問完一句又一句，到底要問多少句？」

嚴霜道：「現在祇有一句了！」

地旋道：「問吧！」

嚴霜道：「你們到底是代房珏作戰，還是爲報小主人之仇而戰？」

天璣道：「當然是爲報小主人之仇而戰！」

嚴霜轉向地旋道：「你呢？」

地旋道：「我才不管房珏的小子的死活呢？」

嚴霜道：「那很好，現在我有個請求，你們考慮一下答覆我！」

天璣道：「好，妳說出來聽聽！」

嚴霜道：「我們這一戰，留在明天初更如何？」

天璣道：「爲甚麼？」

地旋却道：「這還用問，她要先找房珏！」

嚴霜道：「不錯！」

天璣沉思未曾開口，地旋表示他倒有些贊成！

嚴霜見此情形，立即接着說道：「兩位若能答應我這個請求，我心裏有數，遲早總有所報，否則那就是逼我要用全力和兩位動手了！」

天璣冷冷地說道：「妳用全力又怎麼樣，我們怕妳？」

嚴霜搖頭道：「這不是誰怕誰的問題。」

地旋接話道：「那妳何必說甚麼要用全力呢？」

嚴霜聽出二公有些難下面子，於是一笑道：「兩位前輩請想，我一心復仇，忍耐至今，兩位若不能仁厚慷慨應諾改定明夜再戰的話，我……」

天璣接口道：「明夜再戰倒沒有甚麼，就是妳那句話太難聽了！」

嚴霜心中暗笑，天下盡多死要面子的朋友，二公即其中人物，她略加沉思，已有所得，道：「兩位若能慷慨，我先一禮爲謝。」

說着，果對二公施下禮去。

別看天璣和地旋死愛面子，但却還不是那種喜歡「死要面子活受罪」的朋友，這一禮他們消受不得！

於是天璣飄身左退，道：「老夫無此德能！」

二公一左一右飛身避退，已將通往左方的門戶的道路讓了出來，嚴霜甚麼不懂，一揖爲謝道：「二公仁厚義德，明夜必當有報！」

話聲中，嚴霜身形倏忽投向左方門戶之內！

適時，耳邊傳來天璣話聲道：「不必明夜，反正妳要出山，老夫兄弟在前山山口等妳了！」

嚴霜也以眞氣傳聲道：「如此更將深謝，就在前山山口相見吧！」

* * *

清晨，往「勾漏山」後山的最後一座險崖上，站着一個人，一身雪縷，滿臉秋霜，正是梅家姑娘！

此崖，爲「勾漏山」最高的所在！

過了此崖，再行十里就出了「勾漏山」的後山了！

嚴霜以特殊的輕身功力，一個時辰以前，已飛降在這絕崖之上，靜等着那萬惡的元兇，自投羅網！

果然，在三里以外，房珏正飛縱而來！

房珏比嚴霜早走了半個時辰，但却晚到了一個時辰！

第一是嚴霜今日的功力，實已高出房珏多多，第二是房珏太過聰明，沿途故佈了幾處疑陣，誤了時間。

房珏越走越離絕崖近了，他必須爬上這座絕崖，才能下山，他根本沒想到嚴霜早已來了，故而仍然飛步登上絕崖！

當他已縱臨到崖上時，却也看清了嚴霜正在相待！

他大驚之下，雙足一頓，又往回路飛射逃去！

嚴霜冷哼了一聲，竟不追趕！

房珏邊逃邊往回望，可惜他人在崖下，無法看見！

不過他却絕不停步，縱飛反而加速！

正飛縱奔逃間，面前人影一閃，嚴霜已站在了丈外！

這裏正是塊丈餘突岩，往上，險峻至極，往下，千尺深谷，左右無路可通，嚴霜選的好地方！

房珏逃已無路，毒牙一咬，道：「丫頭，別認爲老夫就非逃不可！」

話聲中，房珏已將那僅有的奇翎取將出來！

嚴霜冷着臉，一字字的說道：「房珏，你若束手就擒，我保證祇割下你的頭來，你若反抗一招，我叫你慘號到三天三夜才死！」

房珏全身一顫，道：「哼，丫頭妳在作夢！」

嚴霜不再答話，寶劍根本沒有出鞘，赤手逼上！

房珏奇翎一展，橫捲而到！

嚴霜目射殺氣，左手出了一掌，硬將奇翎震回！

房珏好毒的心腸，奇翎再翻，這次却並不擊向嚴霜，而是猛地全力掃在那丈寬的突岩之上！

這一擊，何止萬鈞之力，突岩立即斷裂爲二！

外斷的一段，飛投向深谷之中！

嚴霜人是站在外面的一半突岩之上，突岩中斷，自然是隨之而下，飛墜於千尺的深谷之內！

房珏大喜，仰頸狂笑起來……」

笑未數聲，突然變作一聲悲號，人已摔臥地上！

他身旁，站着那含辛茹苦立志復仇的梅嚴霜！

原來嚴霜在身形下墜之時，突動靈機，故作隨石而落，暗中却以「至靜飛雲神功」，將人附在了另半段突岩之下！

在房珏得意狂笑之時，她適時飛身而上，出指點中了房珏的軟穴，以十成功力下手，難怪房珏慘號連聲！

嚴霜現在聰明多了，首先將房珏的軟穴制住，使房珏動不能動，這樣房珏就想自殺都沒了辦法！

嚴霜抓起房珏，將奇翎收好，飛身而去！

* * *

傍晚，在「勾漏山」主峯下的一片凹地上，站着一個人，這人身邊不遠，生着一堆火！

火光照明，看出來這人正在用兩段粗長木，綁成一個「十」字的木架，不知要幹些甚麼！

* * *

天又要亮了！

仍然是昨夜的那塊凹地，依然站着昨夜的那個人！

這人穿的衣服好絕，好怪，好紅！

不！不！

不是這人穿的衣服好絕，而是衣服上的紅色太絕太怪！

旭日跨過了山巒，光芒射進了山谷！

晨暉穿透了參天古木的枝葉，射進了這人的身上。

啊！

這人原來是一位姑娘！

一位秀髮披肩的姑娘！

她一身雪縷，如今已被腥血所污，成了一片血紅！

難怪看來刺眼，彆扭！

因爲那紅紅的顏色，不是眞的，而是人血！

她身旁地下，插着昨夜架好的十字架。

十字木架上，此時却綁着一個人！

這人的四肢，一寸寸皆被大力硬生生所折斷！

不過骨節雖斷，筋肉却依然接着！

此時若是他自己挪動一下，或是有人去碰他一下的話，他必然會痛得鬼哭狼號，拚命的喊叫！

因爲牽一髮而動全身，他已無處不傷了！

這人不但四肢骨骼已被生生寸折，他的雙目也皆失去，和斷骨一樣，是被人活生生挖了出來的！

因之血水仍是不斷的滴流着！

這時，那雪縷上濺滿了腥血的姑娘，星眸變成了兇睛，一面孔殺氣，嘴角現露出可怖的獰笑！

她，正是梅嚴霜！

那綁在木架上的人，不用說，是那狠心狗肺毒肝黑腸，嫁禍他人而挑動是非弒師殺兄的元兇房珏！

適時，祇聽到嚴霜恨聲道：「房珏，你是先父的好師弟，所以我也要好好的照顧你，要不我沒有辦法來對九泉下慘死的爹娘！何況還有『梅莊』幾百條人命，何家村的整村無辜的村民，及你那恩師，他們都已等了十幾年！」

話鋒一頓，她冷哼了出聲！

接着，她自地上抓了一把東西，硬生生將那把東西，都塡進了房珏那已失雙睛的眼眶中！

哎呀！

那把東西竟是活物，好怕人！

這些活物，一隻隻長有三分，原來是紅頭的大黑螞蟻！

大黑螞蟻鑽到房珏的眼眶之內，出出進進，拉拉扯扯，牽牽連連，啃的啃，咬的咬，攢的攢……

天啊！這是甚麼滋味！

房珏立即厲鬼般淒號了起來！

他聲如鬼哭，吼叫着喊道：「姑娘，梅姑娘，梅姑奶奶，姑奶奶……」

接着是一聲聽來令人毛骨聳然的痛號！

剎那，房珏又喊道：「奶奶，我的好奶奶，活奶奶，殺了我吧，我求妳，殺了我吧，求妳，求妳，求妳，我實在受不了啦！」

其實，房珏的話聲和厲號，已難分明，聽不出他到底是在說話求饒，抑或是痛呼厲叫了！

不過他這樣破開喉嚨，殺猪般的厲嚎，却也找來了活罪！

嚴霜早有準備，二指一彈，已將房珏的門牙彈落了兩個下來！

嚴霜並不把牙齊根彈落，祇彈下了一大半來，結果那份活罪，却勝過齊剁下數倍，又酸又痛！

房珏儘管嚎，嚴霜却無動於衷，直待將房珏滿口牙俱皆敲碎，才拍拍手冷笑了一聲走向一旁！

嚴霜在擒獲房珏之後，曾又回到了原本是「天魔叟」所居的洞府，天璣地旋二公，果然守信他往！

嚴霜首先搜遍了大小十四座串通的深洞，將房珏所留的一千餘黨，斬殺殆盡，方始取了食物及水，携房珏而出！

如今嚴霜以水洗乾淨了手臉，重又引着了火堆，燒烤食物和沸水，然後十分安閒的食用！

飯後，嚴霜就在房珏的對面，趺坐調息起來，任憑房珏呼喊厲嚎，她聞若未聞，視而不見！

一天的日子，又過去了。

這是房珏被擒，身受酷刑的第二天傍晚！

嚴霜經整日的調息，非但毫不疲倦，反而精神百倍！

房珏却不然了，此時業已聲嘶力竭，不成人形了！

不過嚴霜整日趺坐調息，他却也借機休歇，祇是全身無處不痛，痛入骨中，是故始終哼咳呻吟不絕！

房珏怕透了黑夜和清晨，因爲嚴霜就選擇了這兩個時間來消遣他，所用手法，無不毒極狠極！

現在又是傍晚了，房珏的心胆早已摔在了一處！

果然，嚴霜在喝過幾口水後，又向他走來！

房珏早想自盡了，無奈功力已失，穴道被封，雖然喊得叫得，却提不得半絲氣力，想死都難辦到！

這眞是應了那句俗語——「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了！

他雖已失明，耳朵却還不聾，聽出嚴霜又步向自己，心爲之顫，胆爲之寒，立刻哀告道：「姑奶奶，饒了我吧，我實在受不了啦！」

嚴霜冷哼了一聲，沒有接話！

房珏又道：「好姑奶奶，我一個人的，姑奶奶，就算我們是仇深似海吧，殺人也不過頭點地，您消遣我兩整天，也該夠了……」

話未說完，嚴霜沉聲叱道：「夠了，若按慘死在你手中的人數來說，姑奶奶我至少要這樣消遣你三年才能歸本！」

房珏哀聲哭喊道：「姑奶奶，您行行好吧，我一身上下連半點好皮肉都找不到了，您用下力，打發了我吧！」

嚴霜冷笑一聲，道：「打發了你，那怎麼行，你又不是一條狗……」

房珏叫道：「我是狗，是條狗，好姑奶奶，用力踢上一脚吧，祇要一脚，我會生生世世感激您的恩德……」

嚴霜冷哼了一聲接口道：「你眞是能言會道，我幾乎想照你說的辦呢！」

房珏道：「謝謝您，您就快辦吧，舉手抬足之勞……」

嚴霜接口道：「不用抬足，舉手之勞而已，這是你自己求我辦的，別怨我！」

話聲中，嚴霜倏忽伸出手來，她會這樣打發了房珏嗎？

說着，嚴霜倏忽伸出了手來……

但是嚴霜並沒有像房珏所要求的，舉手將他殺死，而是伸手捏開了房珏的牙關，冷冷地說道：「就因爲你有一張能言會道的嘴巴，憑這三寸舌，搬弄是非

，才使先父母及千餘名無辜者，慘遭殺劫！如今我就如你所願，以舉手之勞，捏碎了你這三寸不爛之舌，看你還能再口吐蓮花無中生有！」

話聲中，嚴霜二指用力，生生將房珏的舌頭捏斷！

有人說，斷舌則人死！

那是笑話，是在無助之下才有的結果！

現在房珏有嚴霜幫忙，一時半時他還死不了呢。

不過房珏舌一斷，却再難開口說清楚話了！

祇有哭號着，哇哇的窮吼！

痛！是眞痛！

可是這些痛苦，他却全能挺受了下來！

記得不知道是那位「先知」，說過一句話道——「人有享不了的福，却無受不了的罪！」

這話很好，有人不食魚腥，雖至美的海鮮，也當牠成腥臭之物，此人對於魚腥之福，就無法享受！

再看往昔山河破碎之下，難民大逃亡的苦境，數日無食，無水，唇乾翻作豬嘴樣，前心貼着後脊樑，多苦！

可是這些苦，都吃過來了，很少人留在苦的後面！

房珏很能受點苦，當然了，現在他不受也不行！

嚴霜在捏碎了房珏的舌後，連聲冷笑着！

繼之手指房珏，緊咬銀牙喝道：「我要慢慢的，一點一滴的，把人間的活罪，讓你受個夠，受個全，受到你不能再受爲止！然後才活開你的膛，生摘下你那顆黑臭的心，和惡毒的腸，用它來奠祀我那慘死的爹娘！」

嚴霜越說越氣，就火上點着了兩段枯枝，當枯枝燒到一半時，把火吹熄，却將那赤紅的枯枝頭兒，插在了房珏的腿上！

房珏又開始了殺豬似的慘號，一聲接着一聲！

＊　＊　＊

是兩天前！

是嚴霜擒獲房珏的三天以前！

在那剛剛變成斷瓦殘垣「慈心菴」旁的小樹林中，有兩個人佇立着，是一男一女，他們靜靜的站着！

男的，一襲藍衫，藍巾蒙面，停立於一株樹下，正仰觀天際，不言不動，似有無限心事！

女的，是熟人，她正是那當年含羞離開「武林王家」的藍姑，在相隔藍衫公子八尺的地方站着。

半晌之後，藍姑首先開口道：「喂！這不知道是誰，先我們一步下手了？」

藍衫公子沒有接話，似乎正在沉思着什麼！

藍姑黛眉微微一戚，又道：「喂！我們要不要去看上一下？」

藍衫公子仍然沒有開口，當眞是在想別的事了。

藍姑櫻唇一噘，有些惱了，在藍衫公子耳邊大聲喊道：「喂！」

這聲「喂」，驚醒了藍衫公子，立刻帶有歉意的說道：「一時失心，沒聽到妳說的話，別氣。」

藍姑白了藍衫公子一眼，道：「誰氣來着。」

話鋒一頓，接着又說道：「人家說的話你全沒聽到呀？」

藍衫公子尷尬的頷首道：「我正在想着另外一件事情，所以……」

藍姑道：「你在想什麼？」

藍衫公子却道：「還是妳先說剛才說的話吧。」

藍姑道：「我先是說另外有心意的人，先我們一步對這萬惡的『慈心菴』下了手，後來又說要不要近前去看一看！」

藍衫公子哦了一聲道：「由此可見，武林之中正人君子也不少！」話鋒一頓，搖搖頭道：「這火是昨夜發的，就算有人能逃過此劫，此時也不會仍然躲在那斷瓦殘垣之中，不必看了。」

藍姑嗯了一聲，道：「說的是，遇上事情，你總比我處理得恰當，看得清楚。」

藍衫公子一笑道：「姑娘太誇獎我了。」

藍姑星眸一瞪，道：「喂，你叫我什麼？」

藍衫公子慌不迭地改口道：「我一時忘記了前約，該罰，該罰！」

藍姑笑了，道：「罰倒不必，你祇要告訴我剛才所想的是什麼事情就好了！」

藍衫公子聞言垂頭不語，狀似十分爲難。

藍姑雖然看不見他的面目，但却業已知道他爲了難。

於是以十分關懷並以帶着歉意的聲調又道：「你若是很爲難的話，就不用說了。」

這祇是輕輕易易的一句話，但却吐露了眞誠的摯愛！

俗話說的好：良言一句三冬暖，有時一句話，祇要你出於眞誠的關懷，那句話就會有天大的力量！

藍衫公子在聽到藍姑這句話，後突然喟吁一聲道：「我若能娶得妳，眞是幸福！」

藍姑雙頰倏地飛起紅雲，低低地說道：「我有什麼好？」

藍衫公子道：「妳體貼人，關懷人，不會存心挑剔人！」

藍姑頭低的更低了，道：「也許這是現在，將來會變的！」

藍衫公子搖頭道：「我相信妳不會，妳不是那種善變的女孩子！」

藍姑道：「太熟悉了之後，沒了間隔，話言話語自然就會直爽起來……」

藍衫公子接口道：「不錯，但直言而非挑剔，直言，是最關懷的表示，挑剔却是開始厭煩的現象，這不同的！」

藍姑星眸一剎，道：「你是不是說，女孩子多半性情善變而不長……」

藍衫公子再次接口道：「這也不是，因爲有時會被其他的事情左右了自己，不過女孩子最大的困惑，在乎太愛不必要的虛僞面子！」

藍姑似懂非懂的說道：「我也會那樣

的！」

藍衫公子搖頭道：「我仍然相信妳不會。」話鋒一頓，接着又道：「至少希望妳是不會的！」

藍姑道：「我也願意自己不會，但有些事不是每個人都能懂得的，無心而成習慣，將錯認以爲對，也很平常！」

藍衫公子嘆喟一聲道：「不錯，但是將錯認以爲對而成習慣的話，她該想想誰最受苦才對！」

藍姑道：「這句話我不大懂！」

藍衫公子苦笑一聲，道：「不懂就不懂吧！」

藍姑道：「你爲什麼不願意我懂呢？」

藍衫公子道：「我的看法不一定就對，所以……」

藍姑接口道：「所以你就說，不懂就不懂吧！」

藍衫公子又苦笑了一聲，沒有接話！

剎那之後，藍姑記起了一件事來，道：「對了，你不是前些日子說過，明天可能要和我分開一個時期嗎？」

藍衫公子緩緩頷首道：「不錯，至少要分開三五天！」

藍姑哦了一聲，道：「那至多要分開多久呢？」

藍衫公子心頭一震，道：「那就難說了！」

藍姑道：「難說了？這是什麼意思？」

藍衫公子道：「我和人相約，聯手對付一個人，事若順利，最多三五天就可以解決，但若不順利的話……」

藍姑接口道：「我懂了，此行十分凶險對嗎？」

藍衫公子道：「嗯，非常凶險！」

藍姑道：「那我跟你去！」

藍衫公子一驚，道：「妳去作什麼？」

藍姑坦然說道：「幫你的忙！」

藍衫公子笑了，道：「藍妹，妳幫不上這個忙的！」

藍姑道：「誰說的？」

藍衫公子剛想解說什麼，藍姑已接着又道：「反正我決定了，你說上半天來也沒有用！」

藍衫公子急得唉了一聲，道：「妳這是何苦？」

藍姑正色道：「你不知道？」話鋒一停，又道：「這次近月相處，闖南到北，不分日夜，我從來沒和你離開過，現在我不顧羞恥的告訴你吧，我是跟定了你！」

藍衫公子突然揚聲道：「妳把我當作了誰？」

藍姑道：「誰也不當，你就是你！」

藍衫公子道：「妳知道我是誰？」

藍姑哼了一聲，道：「你說你是誰？」

藍衫公子剛要開口，藍姑已接着說道：「你還認爲和當年在府上一樣，我又認錯了？」

藍衫公子全身猛地一抖，聲調已開始顫動起來，道：「藍妹，姑不論我是誰，我現在要問妳幾句緊要的話，希望妳多考慮一下之後再回答我！」

藍姑錯會了意，芳心暗喜道：「你說嘛？」

藍衫公子道：「話很直，也甚難出口，但……」

藍姑含羞接口道：「像我們這近一月相處的情形來說，是該有話直言的！」

藍衫公子嗯了一聲，道：「藍姑，男大當婚，女大當嫁，妳遲早要嫁人的對嗎？」

藍姑嗯了一聲，沒敢抬頭！

藍衫公子又道：「若是嫁人的話，妳願意嫁給誰？」

藍姑羞答答低聲道：「還要問？」

藍衫公子道：「是的，恕我非問明白不可！」

藍姑無奈，手向藍衫公子一指，轉過了身去！

這已經說明了，藍姑不嫁便罷，嫁是嫁定了他！

可是藍衫公子却像是個死心眼似的，又道：「話是越來越坦直，也越來越緊要了！」

他聲明過後，接着又道：「妳知道我是誰？」

藍姑依然是背對着他，點了點頭！

藍衫公子嗯了一聲，道：「妳是願意嫁給我，還是願意嫁給『王克業』這個名字？」

藍姑背着身道：「還不是一樣？」

藍衫公子道：「不一樣，名字就是方便人來記憶呼喚，是人的稱謂，而不是人，它沒有人性，它沒有善惡……」

藍姑接口道：「我懂！」

藍衫公子道：「懂就好，我還要問妳是嫁……」

藍姑很快的答道：「你這個人！」

藍衫公子道：「是當年妳黑夜偶然見過一面的那個人，抑或是現在和妳甘苦相共行道江湖已有一月的我？」

藍姑倏轉了身來，道：「你今天是怎麼了？」

藍衫公子道：「藍妹請回答我！」

藍姑想都不想道：「嫁給現在的你！」

藍衫公子全身又是一抖，道：「這總有理由吧？」

藍姑道：「有，是感情！」

藍衫公子長吁一聲，道：「藍妹，我若是『王克圖』呢？」

藍姑黛眉一蹙，道：「你是誠心的嗎？」

藍衫公子道：「我祇請藍妹再答我這一句！」

藍姑道：「我說過了，祇嫁現在我面前的這個人！」

藍衫公子笑了，是放落重擔似的歡笑！接着，他露出腕上的翠星，道：「藍妹，記得這個東西嗎？」

藍姑低頭道：「記得，是我一時小心眼留下的！」

豈料藍衫公子却搖頭道：「這不是妳留的那個藍星！」

藍姑蹙眉道：「你亂說些什麼？」


常服
氣金丹
事業成功
腦活腎通
各大藥房有售
峨嵋藥廠